

# 三茅宝卷

## 卷一 三茅降生

法令传下来，遵命坐经台。讲起《三茅卷》，梅花带雪开。——圣谕

上有法令传下来，弟子遵命坐经台。

开讲一部《三茅卷》，犹如腊月里梅花带雪开。

说者，《三茅宝卷》，一部劝善书。自古说：日月有光，山川有景，草木有根，流水有源。是“宝卷”一部，必有朝代帝主，忠将良才。内中有文有武，有甜有苦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。这叫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方成“宝卷”一部。卷书写明是昔日所著。昔是远年，日是今日，当初经典，弟子今日来讲；远年近还，要问朝代帝主，当然不难。

昔年汉朝高祖皇登位，一统江山总太平。

提到高祖皇帝，乃是有道明君。江山太平，干戈不举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外国年年进贡，小邦岁岁朝君。如同当初尧天舜日，甘雨和风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主江山该当稳，文出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施刀治乾坤。

疆无强寇国无魍，刀枪不动半毫分。

江湖长长流活水，南北二京总太平。

马放南山吃青草，兵裁粮止转家门。

圣天子一想，现在刀枪不动，要它何用？

刀枪改作农用物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
老兵回转种田地，小兵抄写“上大人”。

黎民百姓见是有道君王登位，真是龙腾虎跃，山欢海笑。
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高祖皇帝即位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龙廷。

家家户户安乐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。

八方多清净，处处罢刀兵。

三阳初开泰，六合正同春。

风调雨顺，五谷贺丰登。

万民齐喝彩，称赞有道君。

皇帝有道，忠良辈出。但不知忠良出在哪州哪府，哪村哪庄？是出在荒山野地，还是出在外国边邦？

也是我主洪福大，大邦中原出忠良。

这位忠良出在广西施恩府，宾州北门安乐村，此人姓金，号叫金宝，同缘钱氏。

金宝身为文宰相，钱氏皇封正夫人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。我们小时候听经，总说金宝出身于边邦小国，你今朝怎说他出在中原大国？众位，《三茅宝卷》要讲它的始末根由，金宝是在茅国出生，是茅初成的儿子叫茅宝。茅宝长到七岁，父母双亡，被姬家山上的大王姬龙、姬虎掳到高山作为螟蛉之子，改名就叫姬宝。后来姬龙、姬虎都亡故了，姬宝长大成人，习得满腹文章，一身武艺，文武双全。他就想了：我在高山独霸一方，自称为王，终究是个草寇之徒。

假使朝中出能将，剿灭我高山命难存。

罢，我不如归顺朝廷，帮皇定国，那是功在当今，名在自己，功名俱全。随即身坐银銮殿，呼兵唤将：“众弟兄们来呀！而今大汉高祖在位，河清海晏，君正臣贤，男有耕种，女有桑织。我等在此占山称霸，骚扰百姓，是天理不容，良心有愧，孤家决意焚山解伙，归顺朝廷，你们老者回家度晚景，少者回家读诗文。

安家银子三百两，各自立业做营生。”

姬宝解散了喽啰，将多余银子打成包袱，焚起南方丙丁火，营寨霎时化灰尘。宁愿高山长松果，不让荒草躲强人。

飞身跨上银鬃马，单奔中原去安身。

众位，他到哪里歇脚呢？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宾州一座城。

到了宾州，姬宝歇下脚来，就在茶馆里吃茶，酒店里吃酒，广交良朋好友。

东门结上熊总督，西门交上桂翰林。

两位大人见姬宝谈吐非凡，通文熟武，就把他留在家里，与他结做八拜之交。

两位大人把京上，带了姬宝进皇城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天子午朝门。两位大人带姬宝来到自己朝房，歇宿一夜。

五更三点皇登殿，二人带他入朝门。

天色已亮，皇帝早朝。熊总督、桂翰林就把姬宝带到金殿。天子就问：“卿家，跟随你后面的是何人？”“万岁，这就是姬家山的姬宝。他文武双全，现在他焚山解伙，投奔中原，效忠陛下，伏乞我主封他官职，予以重用。”熊、桂二位是天子的耳目大臣，一说一听，两说两听。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随手将姬宝传到殿前——

姬宝前来听封赠，护国将军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和马，镇守边关受皇恩。

姬宝奉皇圣旨，带领三千兵马，镇守北阴山关不提。

再说边关有座二龙高山，山上有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，也是霸占山寨，自称为王。钱秀英跟钱毛龙讲了：“我你本是忠良后，枉在高山做大王，随我们本领有多大，冰霜不得见太阳。

假使朝中出能将，征剿我高山谁敢当？”

钱毛龙说：“妹妹，现在有底高办法呢？我看打人不如先动手，骂人不如先开口。先用战书一封，送进中原，如果朝中有人来讨伐，相机行事就归降，朝中无人来讨伐，我身居高山享太平。”但战书上没有这样写。而是大话连篇，向朝廷挑战。几天后，战书呈到天子手里，天子接过战书，转动龙目观看——

高祖把战书看完，龙须也躁得乱纷纷。

天子端坐金殿，同六部大臣就商议了：“现在二龙山大王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，有战书一封，说‘如有能将去交战，他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；如果无人来抵敌，杀进中原午朝’

门，江山与他平半分”。你们哪位文官，哪位武将，能献计定策，领兵出京征剿二龙山？

捉拿他兄妹人两个，班师回朝重封赠。”

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官不做声。

个个跪在金殿上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万岁看看六部大臣没有本章启奏，急得暴跳如雷。

可怜呀，太平年岁，你们官上加官还嫌小，

燎乱年岁，个个胆小怕出征。

万里江山无好汉，总是些贪生怕死人！

六部大臣见万岁悲伤流泪，随即执笏当胸：“启奏我主，龙体保重，不要悲伤。泪出龙目要水荒三载，不出龙目要旱荒三春。我们文武百官只能保护你万岁龙廷，没有出征剿乱的本领。如要出征，只有请北阴山关姬家山来的姬宝，他是文武双全。

一人能当千员将，单刀能杀百万兵。

他本身就是强寇首，还用强寇杀强人。

看他姬宝来归顺，究竟是假还是真。”

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顿时发诏文一道。

立召立召三立召，姬宝召进午朝门。

姬宝来到金殿，拜见万岁：“微臣见驾，不知万岁召臣，是何要事？”“啊呀，卿家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二龙山大王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兴兵作乱，图谋我汉室大好江山，有战书一封要打进中原。我深知你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能为朝纲出征平乱。”姬宝一听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区区小事不要紧，请解罗带放宽心。

随他兄妹多厉害，有我一到总太平。”

天子问了：“卿家，你要带多少精兵？”“万岁，我不要一兵一卒，只要我一人出征。但求我主赐我三件东西：清香一股，大红手帖一本，六角香盘一个。”天子一听，龙心大喜，一一准奏。姬宝接过钦赐三件东西，随即将马匹喂饱，鞍披备好。

姬宝跨上银鬃马，独马单枪就动身。

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哪问浅和深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二龙山在面前呈。

姬宝来到二龙山，下马离鞍。马朝松树上一系，叫声：“寨上岗哨，快替我向钱大王通报，就说他的世兄姬宝来到。”喽啰哨兵还不曾报到钱毛龙身边，姬宝把香焚起来，头顶大红手帖一本，手执一股清香，他就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——

慢慢拜到银銮殿，钱兄连连口内称。

钱毛龙抬头一看：“哎呀，是姬弟呀，你怎中原打扮？”“钱兄，我是中原人怎不中原打扮？”“姬弟，如此说来，你已不在姬家山啦？”“钱兄哎！”

占山为王名声坏，落草为寇天不容。

堂堂七尺男子汉，何不献身伴君皇。

我已放火焚山寨，归顺朝廷受皇封。

北阴山关我镇守，戍疆卫国统三军。”

“姬弟，你既归顺朝廷，为何到我高山上来了？”“哥哥啊，只为你们兄妹战书进京，天子动怒，发三千兵马来剿你们了！”

我从中帮你保一本，劝你们兄妹进皇城。

朝中多你们两大将，胜获擎天柱一根。”

钱秀英随手把哥哥喊到内室：“哥哥啊，恐怕他姬宝心术不好，把你我骗到朝廷问斩！”

钱毛龙说：“妹妹，不像。他与我契若金兰，不会把当我上。这样吧，我们暂且跟他进京，如果他当皇保本，封我们官职，我们兄妹两个尽忠报国。如果要拿我们问罪开斩——

我们兄妹就先动手，闹得他皇城不太平。”

兄妹两个跟手叫众啰兵啰将听令：“你们在山各就各位，坚守寨门，不准巡山打猎，不准下山掳掠，我们同师弟下山游赏数日，即速回山，再听吩咐。”

兄妹跨上银鬃马，随同姬宝上皇城。

路上行走不耽搁，到了天子午朝门。姬宝叫钱毛龙兄妹两个在午朝门外休息，而后来到金殿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微臣奉旨征剿二龙山，现已将钱毛龙、钱秀英兄妹两个带到午朝门外，听候发落。”天子一听，龙心大怒：“如果留住冤家在，我铁打龙廷坐不成。

替我把他兄妹俩，腰斩两段不容情。”

姬宝连忙叩头，跪下来帮求：“祈求万岁，龙心息怒。两国交战，尚且不斩降将，何况他钱家兄妹还是个俯首思归的人呀！”

万岁呀，他扰乱江山没此事，也想做个帮皇辅国人。”

高祖皇帝一听，倒也相信。依本准奏，随即把钱氏兄妹二人传到金殿听候。天子与姬宝金樽玉壶对座，龙凤香烛细谈。万岁问姬宝：“你看是封他内京官，还是封他出京官？”“万岁呀，钱毛龙初顺朝廷，只能封他出京官，不能封他内京官。”天子一听，正合其意。

钱毛龙前来听封赠，山海关总兵你当身。

赐你三千兵和马，镇守边关受皇恩。

钱秀英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。

哥哥呀，你到山海关把官做，丢下妹子靠何人？

众位，万岁是个有心人，就问了：“钱爱卿，你的妹子可曾有门当户对啦？”“万岁，她不曾有哩！”万岁又问：“姬爱卿，你可曾攀亲求缘啦？”“格么，我也不曾有。”天子一听，万分高兴。

寡人今朝把媒做，赐作秦晋结良姻。

高祖又说：“姬爱卿，你能征服二龙山，为孤家分忧，我也不负你有功之臣。

姬宝前来加封赠，当朝一品受皇恩。

钱秀英前来听封赠，当朝一品正夫人。”

从此，姬宝、钱秀英夫妇就在午朝门东首文华殿安身。朝朝伴皇，夜夜事君。他们上护君臣，下爱百姓；老者不打，少者不杖，耆老年幼，对他仰之如北辰。

二人朝纲把官做，赤胆忠心报明君。

姬丞相算是天子的鼎足大臣，官高爵显，名扬四海。早起上殿，万岁开口是姬丞相；到了退殿，万岁闭口也是姬丞相。不得了啦，姬呀姬，倒年年闹起饥荒来了。万岁端坐金殿同六部大臣商议了：“可是我孤王福薄，最近几年，各州各府怎闹起饥荒来了？”众大臣启奏：“我主万岁，莫非当朝姬丞相的姓不好？天天姬，月月姬，饥呀饥，弄得年年饥荒。伏望我主替姬丞相改姓。”天子一听，倒蛮相信，立即写了“金银”两个字，卷起阄团来，放在六角金盘里，吩咐焚起广南真香，掌起通宵红烛，万岁双膝俱跪，祷告上天：“苍天在上，玉帝有灵，下界饥荒，是何原因？如关姬姓，伏乞玉帝赐‘金’。”万岁用御筷在六角金盘里抄三抄，拌三拌，拿起个阄团拆开一看，是个“金”字。万岁龙心大喜。

姬宝当殿改了姓，就叫金宝金大人。

光阴似箭，三载过去，钱秀英倒有了六甲怀孕在身，是东斗文曲星到钱氏腹中投胎。十月怀孕满足，瓜熟蒂落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生到一子后代根。

金丞相看看欢喜哩：“夫人哪，这一子你看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”“太师，你的怎说，我的怎说？”“我的男为乾，你的女为坤。”钱氏说：“就算你的吧！”

取个名字叫金乾，当作无价宝和珍。

过了三年又生一子，是武曲星临凡。金宝说：“夫人，这一子算你的吧。”

次子取名叫金坤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再过三载又生到一子，是应化童子转世。丞相说：“夫人，我们连生三子，这是你我都有福气。”

取名金福三公子，金相府天地福满门。

相府九载生三子，总是天星下凡尘。

他们弟兄三个总是天星临凡，长起来不难。伤风咳嗽无他们份，顺顺当当成人。俗话说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
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过去又逢春。

转眼间，大公子长到十二岁，二公子长到九岁，三公子也长到六岁。这天，天子早朝，金宝来到金殿朝下一跪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我要回去造宅，请师训蒙，让三个孩儿念书，伏乞恩准。”“爱卿，你的住宅打算造在什么地方？”“万岁呀，我来的时候是在宾州歇脚的，打算造在宾州北门。”万岁准奏，发帑银到宾州，南山伐木，北窑搬砖，兴工动土。

宾州北门砌座金相府，旗杆竖到九霄云。

一天，金丞相又来到金殿，口称万岁：“我要回去请师训蒙，教子读书。”“卿家，论我朝纲事情多端，照理不准你回转，不过，你为公子请师训蒙，也是大事。

只准回转六个月，速到京都伴寡人。”

金丞相退后百步，谢主隆恩。来到自己朝房，向书仪官交过印信。安童到水码头雇舟船一只。船夫把跳板一掺，丞相登上官船，吩咐水手拔跳撑篙，扯篷开船。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往前行。
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打纤支橹摇。

丞相回府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旗牌水手忙调桨，到了宾州天妃宫。

调过桨，又到朝阳殿；转过弯，来到西水关。

水码头上震三炮，惊动下官早知闻。

城里州官府，乡下知名人，武职带兵马，文职用香鼎。一步一拜，两步两拜，齐到码头迎接金丞相。

把丞相送到金相府，众官才敢转衙门。

金丞相抬头一望，相府造得金碧辉煌，红漆堂堂。屋上盖的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有左厅右厅，前厅后厅；有廡房库房，厨房马房。狮子亭对玫瑰亭，穿衣亭对脱衣亭。里外花园好几座，沉香阁对牡丹亭。

前后房子廿四进，中间嵌座万福厅。

张口狮子竖头匾，朱漆大门镀金边。

金字灯笼当门挂，百丈旗杆竖青天。

金相府真有钱，买了安童和梅香。丞相吩咐安童，请先生回来教公子念书。

安童察访三天整，文居士先生请进门。

先生接到高厅，饮过茶，喝过酒，把先生送到小书房。弟兄三个换过衣服，来到书房。

先拜山东孔夫子，后拜恩师老人。

开蒙教读孔子书，题头抄写“上大人”。读了三个月光景，丞相来到书房，跟先生讲了：

“先生，他们弟兄三个读书，哪个书性好点？”“太师呀，你家大公子、三公子读书都有过目不忘之才。二公子嘛，他的脾气又犟，你教他读书，他不肯念，你问他可熟，他用手在书上乱戳，整天摩拳擦掌，武气腾腾，踊跃如飞。

就怕文官伴里没他份，武官阵里好轧头名。”

丞相说：“好哇，有文没得武，怕要吃武官的苦；有武没得文，又愁要求人。我次子不贪读书，就请教头回来教他学武。”钱氏夫人就说了：“太师呀，公子要习武，不要请教头，由我传给他。安童，替我在花园搭起兵器馆，筑起演武台来，教次子习武！”众位，这个金坤是武曲星临凡，叫他读书不上进，叫他习武多来劲！

公子习武三年整，百般武艺紧随身。

硬弓拉到十三力，置子拉到九百斤。

拈弓搭箭穿杨叶，抱石如飞只嫌轻。

不提次子有百般武艺，再提到大公子读书。一而十、十而百、百而千、千而万，公子读书腾腾向上。

公子读书好聪明，先生只做领头人。

不提公子读书。再提熊总督、桂翰林那年从京里回来，到金相府来拜客。安童一报，丞相知道，打躬作揖，出来迎接：“不知年兄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“呵呵，年兄，何须客气。”

一把搀住年兄手，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来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格么，吃酒寻话，耕田寻耙。熊总督先开口了：“金年弟，你生到几位令郎，几位令爱？”“不瞒年兄说，生到三位男儿。”“啊，二位年兄，你们生到几位令郎，几位令爱？”熊总督说：“不要提，我只生到一位小女。”桂翰林说：“我就生到一位千金。

可惜徒劳千秋计，没得香烟后代根。”

金丞相劝说：“年兄，不要紧，有了小姐就算是福。”熊总督对桂翰林说：“桂年兄，我替你家小姐为媒，匹配相府长子如何？”“啊唷，我高攀不上。”“哎，你真正客气哩。”

换靴一双为聘礼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桂翰林对熊总督说：“好，有一礼还一礼，我亦替你家小姐为媒，许配金相府次子如何？”熊总督说：“我更加高攀不上。”“啊唷，你也不要客气。”

换酒三杯为媒证，两下结成骨肉亲。

熊总督、桂翰林二位谢过丞相，告辞回府。丞相来到后楼，告诉钱氏夫人：“夫人啊，我算是男了女办了。”“怎的？”“终年积德，所生三子，两子学文，一子习武。我倒定了两房媳妇，这还不算男了女办了？”“唔，我看你一件事还未办完哩！”“怎？”“文，不曾封官；武，不曾拜将。你只定了两房媳妇，一房也不曾过门哩。”“格么，这也容易的。写个拜帖到熊家，再写一个拜帖到桂家，不就行了吗？

只要他们肯答应，就将小姐娶进门。”

钱氏就同丞相说了：“今年只好娶一房媳妇。”“怎？”“一年之中，一个门堂不作兴走两顶轿子。”“呵呵，夫人，不要说娶两房，娶三房总好娶。娶熊氏走东廊门，娶桂氏走西廊门。马上我就翻开通书万年历，择个吉日好时辰。”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把两房媳妇娶进门。

日脚过了没多久，二位公子皆完婚。七盏星灯朝北斗，一对红烛照南星。两对夫妻拜天地，又拜彭祖八百春。

再拜堂前双父母，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夫妻同花烛，五子便登科。

长命百岁寿，千载万年和。

一夜夫妻如山重，二夜恩情似海深。

三朝日子分大小，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熊、桂二氏真贤惠，三从四德女千金。在家敬父母，出嫁孝公婆，香房敬丈夫。早起打水婆洗脸，晚上搀婆上楼门。

婆把媳妇当亲生女，媳妇将婆当母亲。

夫妻说话如姊妹，争论没有半毫分。

过了三个月光景，丞相同夫人讲了：“夫人哪！”

我把两房媳妇丢给你，将三子带了进皇城。

朝见万岁讨官职，你在相府做当家人。”

夫人说：“太师呀，你不必叮咛嘱咐，我总归牢记在心。

你把两房媳妇丢给我，一切尽可放宽心。”

丞相备好路费银子，三位公子换好衣服——

各自身坐一顶轿，父子四个上皇城。

路上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天子外罗城。丞相将三子带到自己朝房，歇宿一夜。次日五鼓早朝，金丞相把三位公子带到金殿，高祖皇帝问道：“爱卿，后面是你的何人？”“万岁呀，一靠天，二靠地，三靠我主福气，也是微臣祖上的德气，终年积德，生到三个孩儿。”“卿家，你家三位公子是学的文还是学的武？”“启奏我主万岁：两子学文，一子学武。”万岁说：“文要看文章，武要看武艺。孤家出一篇金字题目，你家公子做篇文章让我看看。”

三篇改作七篇做，水线也不漏半毫分。

天子一看，龙心大喜。文章贯穿直落，定能帮皇定国。

孤王该应江山稳，出到扶皇保驾人。

顿时就把金家长子传到殿上——

金家长子听封赠，接本御史你当身。

金丞相仍不眠笏，还求万岁再为他长子加封官职。天子依本准奏。

金家长子听封赠，谏议大夫受皇恩。

接下去又叫二公子舞刀弄枪，与御林军比武。金坤武艺高强，马上十八般，马下十八般，圈子里杀到圈子外，飞刀放上九霄云。开弓如满月，箭发似流星。到后来——

金坤用个拖刀计，对手跌倒地埃尘。

天子一看，金坤是虎背熊腰，鼻直口方，龙心更喜。

孤王该应江山稳，出到擎天柱一根。

金家次子听封赠，荣州总兵你当身。

万岁又出题目叫三公子做篇文章，文章做好，天子一看，眼睛发暗。颠颠倒、倒倒颠，文章不成腔：“卿家，你家三公子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。

还要攻读三年整，好到朝纲来跳龙门。”

金家两子，长子金大夫到文鹤殿安身；次子金总兵带三千兵马镇守荣州去了。丞相对三公子说：“儿啊，万岁说你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，我看你啊——

回去陪伴你生身母，再读三年好进京。”

三公子没法，只好气塌塌，辞别父亲。

身坐一顶四人轿，安童抬了转家门。

行走数日，赶到宾州。公子来到高厅，拜看母亲大人。钱氏夫人间了：“儿啊，你家两个哥哥呢？”“母亲，不要提，哥哥总有了官职罗。大哥哥封谏议大夫，二哥哥封荣州总兵。我

呢，万岁说我年纪轻，读书不用心。

亲娘呀，我还要读书三年整，再到京都跳龙门。”

钱氏夫人说：“儿呀，你要为父母拗气，替祖先争光，必须用功读书。”“母亲，不必叮咛嘱咐，为儿牢记在心。”

公子又进书房门，夜苦读可认真。

不提公子把书读，另表经中一段情。

经典是个劝世文，丢掉前文讲后文。一口难说两句话，一手难拿两支针。下文讲底高？再讲滨州南门极乐村，一人姓王名乾，同缘陆氏。王乾是两榜科甲第廿八名进士，有官无职。没得官，他心上不大宽，在家同陆氏讲了——

夫人哪，我到京里求官做，家里靠你一个人。

安童、梅香你要好好用，呼来喝去可不成。

陆氏说：“老爷不必叮咛嘱咐，妾身自会料理。”王乾换过衣服，带路费银子千两——

身坐一顶轿，安童陪他进皇城。

陆氏送到滴水檐前，说：“老爷，我不远送了。

老爷呀，依礼要送你二三里，我鞋尖足小路难行。”

“夫人，尔为尔，我为我，你送我一步远一步，我进京一步是近一步，家里事情多端，你速速回转。”

老爷赶上阳关路，陆氏回转绣楼门。

老爷晓行夜宿，一刻总不肯耽搁。

路上走了数天整，望见天子外罗城。

王老爷一看，欢喜哩！人人总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全是真的。二三里听见人说话，四五里看见买卖人。远望城头层上层，近望总似鸟枪门。外罗城住的是渔樵耕读，里罗城住的是文武百官。

紫禁城不把别人住，总是皇子共皇孙。

城里城外，三十六行生意买卖，七十二样店家招牌，书画琴棋，仕农工商，敲锣卖糖，各执一行。

壮汉挑水街上卖，樵夫担柴进城门。

看这皇城闹热哩：店面对店面，招牌像雪片，摆设得真正像样，有买有卖，有赊有现。

石灰店里雪雪白，乌煤行里暗通通。

米麦行里摆斗斛，银匠店里口吹风。

皮匠店里忙不住，手拿锥子口銜鬃。

茶店门口碗叠碗，酒店门口盅叠盅。

铁匠店里兴兴烘，丝弦店里乒乓嘣。

饭店门口摆胡葱，混堂门口挂灯笼。

遇到一班好世兄，解开罗带拍拍胸。
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

到了皇城是底高时候了？

到了皇城天已晚，要寻招商客店门。

安童就问了：“老爷，今朝下住哪家店？”“安童，生处好寻钱，熟处好过年，我那年子中进士的时候，是住在张都司的饭店的。安童，你帮我还寻找‘张都司饭店’。”讲讲说说到了双六巷首，张都司饭店门口。

老爷抬头看招牌，后堂走出伙计来。

伙计把筷子对围腰里一插，抹桌布对肩头上一搭，灯笼对夹肘里一夹，脚对户槛上一踏，说几句招徕生意的俏皮话——

不欺三尺子，义取四方财。  
生意滔滔涨，财源滚滚来。  
外面明不明来昏不昏，可有生意买卖人？  
辛辛苦苦上皇城，歇宿小舍饭店门。  
小店买卖最公正，老少不欺半毫分。  
暂到我家住一宿，一本万利转家门。  
如有求官取职人，歇宿小舍饭店门。  
暂到我家宿一宿，整整衣冠宽宽身。  
福星高照天官赐，高官厚禄受皇恩。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正是三月三，七月七，来得早，遇得也巧，这个吉兆讨得蛮好。”王乾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去问问看，他是店堂里老板，柜台上的先生，还是跑堂的小倌？他家算账可公平，床铺可洁净，茶饭可新鲜？”安童对里喊：“喂，少请教，你是店里老板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是的。”“你是柜台上的先生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“是走堂的师傅？”“哎，岂敢，岂敢，小的是跑堂的伙计。”“我家老爷问你，你家算账可公平，床铺可洁净，茶饭可新鲜？”“不瞒你客官说，我家这个店，在皇城是数一数二的。我家老板年纪虽轻，做事蛮当心，算账哪怕是大钱夹小钱，和你客官一点不较量。你如果不信，我把店里的情形，说给你听——

我家早上洗脸铜盆花手巾，早茶百合煨莲心。  
搭粥菜是扬州酱菜共瓜丁，上茶吃的癞宝馒头秤半斤。  
糖炒豆沙包烧饼，吃到嘴里甜到心。  
中午冬春饭米刮见心，蘑菇煨香菌。  
粉皮绿豆饼，山药拌面筋。  
要吃荤点心，青龙心对玲珑心。  
狮子心对野兔心，鹿肝心对凤凰心。  
如若客官不对味，另杀北海活麒麟。  
晚上是，快刀切面细柔柔，  
干子百页做浇头，大蒜叶子做香头。  
如若客官嘴里淡，加上酸醋麻酱油。”

王老爷听见了，就喊：“安童，你与他开店之家乱说底高？你不晓得，卖瓜的哪肯说自己的瓜苦？做生意的是三钱买把壶——就一张嘴。”伙计说：“客官，这不是凭嘴说的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你到斜对门的饭店望望看。

斜对门的饭店屋子矮墩墩，烟熏眼睛不得睁。  
堂尘掸掸有半寸深，筛子大的棉絮像硬衬，  
臭虱、扁螂刷刷有半升。  
客官到他店里去住宿，咬得你一夜睡不成。”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就不要三移四改，反正东也把钱，西也把钱，伙计既然说了，就把铺盖行李搬进去吧。”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堂里面去安身。  
王乾得到安身处，专等出任受皇恩。

王乾到通检司朝房投上求官名帖，在饭店里等缺。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了一月又一月，等了一年又一年。

不觉等了三年整，官职不曾有半毫分。

王乾对店主说：“店主，拿把算盘来算算账看，我要回去了。”店主用算盘珠一拨：“一一如一，一二如二，三上五去二，四上五去一，算算银子一千零七。”

老爷听了吃一惊，身上急得冷汗淋。

求官不得犹小可，亏空银子可伤心！

安童就说了：“老爷哎，我家东库有金子，西库有银子，亏空这点银子又算何事？”王乾说——

安童呀，我家东库金来西库银，值不到紫禁城里一衙门。

店主听见连忙插话：“老爷哎，自古说：‘手脚不熟莫打拳，港门不熟莫行船；厨房不熟莫端盘，朝中无人莫做官。’你到京里求官来，你京里可有哪些熟人？”“店主呀，我们宾州城虽小，在京做官的还不少。东门有熊总督，西门有桂翰林，南门有张天官，北门有金丞相，都在朝享受高官厚禄。”店主一听，哈哈大笑——

你家北门金丞相，他们父子三个在朝廷。

“老爷，你何不投奔他？只要有金丞相保本，你的官职十拿九稳。”“店主哎，我又不知他朝房住在哪里？”“哎，这总不晓得？君在高，臣在低；文在东，武在西。太师朝房在午朝门东首珠市巷口，有白玉石铺街的一段。”王乾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就写了大红手帖一本。

辞别店主动身走，来到太师朝房门。

王乾抬头一望，吓得心里直荡。张口狮子竖头匾，百丈旗杆竖青天。

金字灯笼当门挂，红漆大门镶金边。

王乾对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门上有人？请你通报一声。”管门安童回答：“子为谁，何人也？”“呵呵，吾非别人，乃与你家老爷同乡，两榜科甲、二十八名进士王乾是也。”管门安童说了：“你在门外等一等，等我去报与我家太师知道。”安童来到高厅，报与老太师得知。安童问：“太师，你看让他从哪廊门进？”太师吩咐了：“论王乾官卑职小，只好从西廊门进；格么，近是邻舍远是亲，为官莫欺当乡人。安童，替我打开正门吧！”

安童站起身，大开朝阳两扇门。

这时王乾想了：我王乾官卑职小，到太师朝房只好从廊门而入。现在太师敬我一尺，我要敬他一丈；他敬我一丈，我要把老太师顶在头上。他把大红手帖对头上一顶，弯腰作揖，一步三拜。

拜到文鹤高厅上，“太师”连连口内称。

太师连忙赐坐。王乾说：“小人官微职小，不敢就座。”“哎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岂有不坐之理？”王乾领坐，呈上名帖。太师接过名帖，从头到尾，观看到底，说了：“乡亲哎，你胡须花白，不必再为朝纲操心劳碌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家生到几位令郎？几位令爱？”金丞相问到这里，忽然门外安童通报：“老太师，张天官驾到。”金丞相听到吏部张天官临门，谅必有什么要事而来，连忙对王乾说：“乡亲，请暂回避一下，我要迎接贵客。”王乾立刻起身，避到屏后。金丞相同张天官并肩进厅，分宾主坐下，左右奉上香茶。张天官道：“太师，刻下有何贵客临门？”太师道：“你怎得知？”“哎，太师，我怎不知，这座椅还滚热的嘛，不正是有客人适才离开？”“不瞒年兄所说，适才有广西乡亲王乾到此，因他身分低微，故叫他暂避一刻。”天官道：“这又何须，王乾乃吾门生是也。”太师说：“他既是年兄门生，倒要叫他出来见见你。”王乾听到太师一声呼唤——

急急来到厅堂上，恩师连连口内称。

张天官问：“门生来京有何要事？”金丞相接口道：“喏，他为此事而来。”说着，将名帖递与天官大人观看。天官将名帖观看到底，对王乾说：“哎，门生已年过半百，何必再为求官奔

波？

不如请太师当殿保一本，照顾你家男女坐衙门。”

王乾一听此言，两滴眼泪挂到胸前——

恩师哎，不提男女还就罢，提到男女苦伤心。

张天官问：“啊呀，你这样伤心，哪里男花女花总没得？”王乾说——

恩师啊，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只生一位女千金。

张天官劝道：“门生，不要悲伤，有位小姐就算有福。”金太师听王乾说他家有位小姐，接口就问：“你家小姐今年多大？”王乾说：“太师，小女年方十八。

她是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卯年卯月卯时辰。”

金丞相掐指一算：男子逢三卯，做官总不小；女子逢三卯，丈夫要做阁老。“乡亲，你家小姐八字不丑，与我三儿同庚。”太师话头才出口，天官就明白八九分。天官说：“我来得早，遇得巧，你们两家既是乡亲，我看就再结个姻亲吧，我还可讨杯喜酒喝喝哩。”王乾一听，吓得一惊，两手直摇，放趟子对旁边跑：“恩师呀，你这样说，我是蜢子钻在盐包里——腌不死，渍就渍煞得呱。

太师是天我是地，乌鸦怎好入凤凰群？

太师家相公是高山沉香木，我家小女是河边柳树根。”天官说：“哎，不必客气，同是家乡人嘛。不过，还要征求老太师意下如何？”太师连忙欠身：“但愿乡亲把光。”天官说：“这就好了。

爱亲就把亲来做，皇上也有草鞋亲。”

天官说：“门生呀，恭喜你高攀，真是打灯笼火也找不到。”但是王乾又说——

先生呀，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只生一位女千金。

我内助要将小姐留家招女婿，传接王家后代根。

金丞相说：“乡亲，这件事情好办。我家又不是生一子，我家生三个儿子哩！

把三儿送到你门上，传接你王门后代根。”

王乾见太师爱亲，又是先生作媒，不好再推却。不过，他有点放心不下，就说了：“先生，恩蒙太师金诺，将三公子招我王门为婿，但口说无凭啊。”太师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乡亲，我们是上等之人，口说为凭；中等之人，才用纸笔为凭；下等之人，有纸有笔总算不得凭。乡亲，你愁底高呢？”天官说：“这事由我作主。”随手倒起三杯酒来，端到王乾面前，又倒三杯酒，端到太师面前。

酒换三杯为媒证，更改没有半毫分。

格么，天官本来是路过太师府门，顺便进来拜会一下的，谁知又帮说合了一门亲事，媒做成了，他就辞行，回朝房有事去了。王乾见天官一走，立起身来也谢谢太师说：“我也要回家去哩。”太师说：“亲翁，我们结得亲，就同得心，你登我府不相十天也要相他半个月。

等到天子面前保一本，料理你出任坐衙门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太师，你有所不知：我出任为官受禄，我内助在家当家把作，如果她亲托亲、邻托邻，再替小姐允媒人，我不是一个小姐许两家？”丞相一想，不错半点。俗话说：小姐是千金，我就执银子一千两，权且作个定金。就叫手下取来一千两银子。王乾想：他来得慷慨，我回得也要客气。

收一半来回一半，客客气气定门亲。

王乾收下定金，谢过大师，来到饭店，算过饭费银子，辞别了店主。

他身坐一顶二人轿，心急火燎转家门。

行走数天，赶到宾州极乐村。轿帘落平，安童通报陆氏夫人知道。王乾走上前去——

一把拽住陆氏手，并并排排进前门。

来到高厅，夫妇谈心。陆氏开口了：“你进京一晃三年了。是做了州官，还是做了府官？”“夫人，提到做官，我边总不曾沾。”

我枉进京城三年整，不曾见到巡检司老人。”

夫人说：“老爷，你在京三年，芝麻绿豆总不曾弄到一粒，你怎甘心的？”“夫人，我虽然不曾做官，但比做官还要心宽。”“老爷，此话怎讲？”“我同金相府攀了门亲事了。”陆氏夫人一听，暴躁如雷——

老爷呀，你不是为求官上皇城，你是送了我小姐女千金。

你怎不走走前来望望后，王门可有后代根？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不要哭，金丞相说的，他家不是生一子，他生到三个儿子哩。说把第三个儿子送到我王门为嗣婿，传接王门后代根。”“唔，有这样的好事？你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他们做大官的是黄梅时节里的天，御史老爷的脸，说变就变的。到时候——

经不起他说句混账话，立即要把小姐娶过门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只知梳梳洗洗，不懂得世务道理。他在朝纲做官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

他上等人说话不算数，莫怪我下官乱胡行。

我们做亲不是脸对脸，张天官在中间做媒人。”

不提王乾夫妇为女儿婚事议论，再提本朝金大人。王乾走后，金丞相就想了：我在皇城为官受禄，太夫人在家掌管门庭，我金相府亲戚朋友又多，如果亲托亲，邻托邻，再替公子做媒人，就对不起王乾了。罢，我不如回府把三儿送到王家门，好让他们早日成婚。

次日五鼓龙登殿，太师带本入朝门。

金丞相拜见万岁，呈上奏本说：“万岁，微臣有本不可不奏，无本不可冒奏。只为三儿终身大事，我要回转料理一番。”“啊呀，卿家，要论朝纲事情多端，不准你回转；你三儿终身大事，一生一世难得的一次，孤王准本就是。”金太师退后百步，谢主隆恩。来到自己朝房，吩咐备八人轿一顶。

太师在路行，沿途莫稍停。

只为儿女事，昼夜都操心。

守门安童得知太师回府，赶快通报钱氏太太。钱夫人见太师回转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赶忙下楼迎接。金太师一把拽住夫人，走进府门，穿过天井，来到高厅，各自坐定。钱夫人就问了：“太师，你往常回来总要谣讲很长时间，这次怎不曾听见作声，不唧不动就回来了。可有底高要事？”“夫人，我在京里做官，上为国家出力，下为庶民担忧，中为我们夫妻男女，总要操份心血，我倒又为三儿攀了门亲事了。”钱氏夫人问：“太师，这次是攀的文官家小姐，还是武将家千金？”“夫人哪，一不是文官家小姐，二不是武将家千金，是同乡南门外极乐村二十八名进士王乾的女儿。王乾和同缘陆氏中年所生一女，叫王慈贞，正好与我儿同庚。”钱氏听见这话——

太师呀，你平常做事聪明得很，这次怎么糊涂到这功程。

太师很不高兴：“夫人，好说不好听，我哪方面糊涂？”“太师，你还不糊涂？你是当朝一品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替三儿定亲，文官、武将家总不找，偏同第二十八名进士做亲？”太师说：“哎，怪不到哩，你懂底高？王乾职份虽小，他家小姐命好，命逢三卯哩！男子逢三卯，做官总不小；女子逢三卯，丈夫做阁老。穿不完吃不了，命里儿孙也不少。”钱氏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俗话说，我只认他盘篮里米，不管他盘篮有底没有底；只要小姐命好，就不问他王乾的官职大小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我还有句话倒要问问你，我多时不在家，金

相府里的主是哪个做的？”“啊呀，太师你客气底高？

太师呀，天字出头夫作主，非关妾身半毫分。”

太师说：“主倒还是让我做的。夫人，我做了你的主啦！”“太师你做了我底高主？”“夫人，这门亲事，不是王家小姐把我家，而是我家三儿把他家。”钱氏太太装聋作哑：“啊呀，我怎不懂？”“啊，你不懂？就是说，我家有三个儿子，他家就该一个女儿。攀亲的时候，由他的先生张天官在中为媒，我亲口准他，将三儿招与王门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决无更改。”啊依喂，钱氏听见这话不得过哇——

太师呀，东天日出一点青，你对三儿两条心。

你把长子次子当作擎天柱，把三儿当作路边人。

太师呀，你把王家小姐娶过门，我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若把我三儿送到王家去，我不上刀来就上绳。

金相府里的日子我不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！

金太师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安童啊，打轿！”安童说：“太师，打轿做底高？”“进京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你才从京里家来，怎又要进京？”太师说：“我千山万水回来怕没得脸嘴看？进门我就问过她，金相府里的主是哪个做的？她又说天字出头夫作主。既然我做主，她这种脸嘴对哪个？走，送我进京，我要把点颜色她看看！”

五鼓当皇奏一本，她妒夫之罪罪不轻。”

钱氏一听，吓得没命。随即用个缓兵之计，走到太师身边，一把拉住他——

太师呀，你慢点跑来慢点行，我有话同你说分明。

你把公子打发到别家去，要笑坏朝中许多人。

说你传接王家后代是假意，谋占他产业是真情。

说你是当朝文宰相，父子三人受皇恩。

赚到银子用秤称，竟爱王家宝和珍。

老太师一听，夫人说的也不错。他想：我如果把三儿招到王家去，有些不懂道理的人要胡说瞎道，说我金宝有这样好的良心，怕人家绝后代，把儿子招到人家去？不是的，是眼热他家财产。格么，我心问心，口问口，他家就这一个独杆女，要是挨我家硬行娶过来，他家老夫妻俩不要哭杀得？再说，把三公子打发到王家去吧，钱氏夫人又不愿。我又在京里为官受禄，顾及不到家中许多琐事。钱氏在家当家把作，操心劳碌，如果有個初二、十六，躁杀得怎得了哇！

太师在那转了几个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金丞相左思右想：罢，人在马鞍上，不得不行走。就对安童说：“安童，替我请两个‘月老’来说亲。”众位，金相府请人说媒可要出门？不要，是信到奉行。只要带个信去，两个媒婆就来的。钱氏在高厅上望好了的，见媒婆才进他家门，她就连忙稀稀步子下来拍拍媒婆的肩头，背背她的衣袖——

媒婆呀，你帮我用点心，这门亲事很要紧。

说成王家千金女，我暗里赏你雪花银。

两个媒婆来到高厅，拜见太师：“太师，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？”“哦，媒婆，我在京里同王乾攀了门亲，攀亲的时候我不曾从心上出发，信嘴里一塌，准他将我的儿子给他家招婿的，哪晓得我家夫人不愿意，所以请你到王家说说看，是否可以让小姐过个门！”哎，媒婆的嘴巴子好哩：“太师哎，你请到我，没底高不妥。如果她家肯的，就拉倒；如果不肯，那老实不客气，我就向你借大帽子坎他的头！”太师问：“媒婆，你去准备怎样说？”“怎样说？你王家放漂亮点，金老太师说呱，小姐给他过门，两家欢欢喜喜，客客气气，是一门好亲；如果留落小

姐，金老太师是火光老爷，他有几个理哩——烧不着要敬他，烧着了也要敬他。他这遭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对京里一跳——

五鼓当皇奏一本，你家赖亲不嫁罪不轻。”

太师说：“媒婆，你不要乱说，办底高事体总不能离开规矩，你们做媒可有底高规矩？”“有的。”“你们的规矩怎么说的？”媒婆就胡说了：“太师，现在的乡风哪——

只有嫁娶二字，招贅二字不作兴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心上高兴。对媒婆说：“如果有这样的乡风，倒请你们去说说看。”钱氏说：“老太师，不能空口去说白话，把礼仪带了去。”这遭就配了千两金子千两银，珍珠玛瑙亮晶晶，绫罗绸缎廿四匹，康桃安枣十二斤。再加上——

茶花对果一杠担，又用四支万年青。

钱氏夫人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，写张拜帖。上写——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姓王人。

朝纲同你攀亲事，要把小姐娶过门。

打发小姐到金相府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留落小姐千金女，赖亲不嫁命难存。

老太师一看：“哎呀，夫人，你怎好这样写？俗话说，骗杀人不要偿命，打杀人照常要偿命嘛！等我来重写一张。”金太师另外又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。你看老太师怎样写？——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王大人。

朝纲同你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……

太师接着又写：“本相辞朝回转，告诉钱氏，夫人不肯，三儿不愿，今来与亲家翁母相商，权且将小姐娶过门。小姐过门之后，一家不接，一家不送，在金府过六个月，再到王府过半年春。

生到男来育到女，传接你王门后代根。”

钱氏一看，眼睛发暗：“太师，何苦唷，你倒说金府过六个月，王府过半年春。他们小夫小妻，恩爱稀奇，可肯过六个月半年啊？三天一跑，两天一趟，向南向北，跑得好看？”金太师哈哈大笑：“夫人哎，你懂底高？能够把我骗家来，就是我金家人了，还放她跑得掉！”

金相府门槛三尺三，进门容易出门难。

礼物备齐，安童挑礼。众位，做媒人竟要到金相府做嘛！随常人家礼物动身，安童前头走，媒人后头跟；到金相府做媒，阔气哩，媒人不用跑，有的是轿子。

媒婆身坐两顶轿，安童挑礼后头跟。

北门到南门不远，穿街过巷，走出南门，来到王府门前。媒婆用指头敲门：“门上有人？”守门安童问了：“是哪个？”“哦，我们是金相府请来的月老，来王府行聘礼的。”安童随手报到高厅说：“老爷，金相府有媒婆行聘礼来了。”王乾一听，喜之不尽。心想：哎，金相府为人竟好哩，又不是我家小姐把他家，是他家公子把我家，我家还未行茶过去，他家倒有礼上门了。随即吩咐安童大门正开。媒婆走到高厅，弯腰奉揖，拜见王大老爷。王乾接过拜帖，把纱窗推开来，二铜钱眼镜戴起来。念道：“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亲翁姓王人……”王乾鼻子一哼：“唔。”随即站起身来用手对北摇摆：“亲翁，不须客气。”又往下看：“朝纲同你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”王乾随即喊陆氏：“夫人，你来听听，别家可像你，小心眼狭肚量。你说他家要娶小姐过门的呢，他家怎不提！这拜帖上写得多客气啊，一拜上不算，二拜上；二拜上不算，三拜上；还说朝纲同我攀亲事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你看，不歇几天就把公子送到我家来嘛。”又往下看：“丞相辞朝回转，夫人不肯，三儿不愿……”王乾自语道：“小婿，我晓得，祖父祖母爱的是头孙子，爹娘惯的是荡江儿。你在金相府岁数顶小，爹娘把你当个惯宝

宝。小婿哎，你胆大点，上我家来没底高朝四两、夜半斤等你来做！我把实话告诉你听——

随你金相府多惯养，我王家还要胜三分。”

又对下再看：“与亲家翁母相商，权且将小姐娶过——”

一个“门”字不曾念得出，腮边不住泪纷纷。

王乾丢下拜帖，手对北门恨恨地一指——

亲翁哎，你我在朝纲攀亲末，准我王家招嗣婿，为何要把小姐娶过门？

亲翁呀，你娶走我王门千金女，叫我老来靠何人？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要哭，我可是一口断定他金丞相说话不算数的，要依官仗势把小姐娶回去的，你还不信呢？”“夫人，依你怎么说？”“依我哇，我也不想他家公子来招婿，他也不要我把我家小姐娶进门。

这样南北摇摇手，譬如不曾做这门亲。”

格么，媒婆倒催起来了：“老爷，你家到底肯还是不肯？肯末，写个允帖；不肯，要把句话我，好让我回金相府做个答复！”王乾揩揩眼泪问：“媒婆呀，我家亲翁可曾有底高话在你面前说过？”“有的。说小姐给他家过门，双方亲眷欢欢喜喜；如果不给他家过门，他是火光老爷，性子又躁，对京里一跳，五鼓当皇奏一本，说你赖亲不嫁你吃不消。”王乾一听，犹如头浇冷水，怀里抱冰——

叫声陆氏夫人哎，就怕高山上倒树留不住，要让他把小姐娶过门。

陆氏呀，我们只好捏住鼻子吃酸酒，哑巴吃黄连肚内吞。

夫人哪，苦是苦了我你人两个，不要连累小姐不太平。

夫人啊，恨只恨我官职小，鸡蛋怎好同石头拼？

王乾伤心哩，他揩揩眼泪，一头写允帖，一头哭——

“谨遵台命”四个字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亲翁，你家看到良时黄道日，就把小姐娶过门。

王乾喊：“安童、梅香，前来料理聘礼。照理，他家来多少我家要倍多少。今天，我家不收他的金银，可也不倍给他金银。只是——

茶花对果收一半，分他两支万年青。”

再说媒婆。二人得到允帖，忙得不歇，赶紧动身回到金相府。钱氏太太看见媒婆回来了，就问：“媒婆，我家亲事说得怎样的？”格么，做媒婆的人是反过来葫芦正过来瓢，反一说正一说，死人总要挨他说活的：“太夫人哎，我们一世的媒话说过来了，还不曾见过王老爷家的话难说。你晓得他家说底高？他家说：‘他也不想你家公子来招婿，你家也不要我把你家小姐去过门，就这样南北摇摇手，譬如不曾做这门亲’。”钱氏说：“从前我家亲翁倒在理的，就怕是你们去把话传错了。”媒婆说：“哎，太太，你等我把话说到底呀。我老实不客气，就用老太师的大帽子对他头上一克，他吓得命总没得，拿允帖写了对我手里一塞。”媒婆跟手就把允帖摸出来交给老太师。老太师从头至尾，上下观看到底，站起身来对南门指了三指：“王乾、王乾，你就这样胆小？竟被两个媒婆吓住了。我先前倒想说了试试看，你家肯么，顶好；不肯么，也只好拉倒。这遭，允帖对我家一来，我倒是一定要去娶亲了。怎？我有了把柄了。就是请你的先生张天官来作证，我也不怕。

你当皇告我说赖话，我要问，允帖怎得到我门？”

太师对媒婆说：“媒婆，你们且吃酒去，等我家看到周堂喜日好娶三娘娘，到时候再请你们来领轿。”媒婆说：“太师，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供在外面说这倒头媒话。东家到西家，成年累月不归家。现在趁我们在这里，你把通书万年历翻开来看看，何时有好日，我们到辰光就好到你家里来。”钱太夫人说：“好的，太师你查看看，几时日子好？”老太师拿通

书万年历在手里横相竖相，嘴里就是不念。钱氏倒心急起来了：“太师，几时有个好日子啊？”“唉，夫人哪，不巧，远的是太远，近的是太近。”“远的何时？近的何日？”“夫人，远，三年之内总没得好日子；近呢，就在这三天之内。”钱氏哈哈大笑：“好的，就这三天之内。”太师说：“你倒说得轻巧呢！我家娶长媳不曾摆銮驾，娶二媳也不曾摆銮驾，娶三媳再不摆銮驾，金相府的架子到底高时候才摆得成？”钱氏说：“要銮驾容易的，拿大红单条送到州官府就是了。

如果哪个不把銮驾送上门，叫他瘟官做不成。”

太师说：“夫人，还有桩事体。有了銮驾还要顶相配的轿子呢。”“太师，这也便当的。你的八大人轿好从京里坐到家，我家三儿媳就坐不得？”老太师又问媒婆：“我家三天之内娶三媳妇可嫌急促？”媒婆说：“太师，急促底高？还有比你家更快的呢。我们有一次上西门，杜老三家请我说门亲，随便哪个总想不到有多快——

早上说话中上成，黄昏就把媳妇娶过门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说：“好。”决定这三天之内娶媳妇，跟手叫人拿单条送到宾州府。这叫大官动动笔，小官忙得不得歇。宾州大小官员就议论了：“金相府做事刁呢，如果不叫我们送銮驾，我们连人情礼物总不要送，而且下次看见他，还好说点漂亮话：太师，你家娶三娘娘总不把我们晓得，我们哪里带铁筷子叉你家盆底啦？这下銮驾未行，人情倒是要先送过去呢！唉，送就送吧！”于是——

执行官提盘托盏，四城里保肩旗打伞。

仪仗队前呼后喊，没得哪个敢拖后偷懒。

这帮人到金相府里吃了酒。老太师把人数一点，没得这么多，缺少扛漏筛的，还少抬香亭的。便说：“安童，上街，把乡下人对家喊。”钱氏太太说：“不要，我家喜事堂堂，假使人家没工夫，硬七硬八把人家背得来，人家要骂的。”“夫人，胆大点，我只要把工钱，还有哪个不愿。”随手用梅红纸写几个大字对照墙上一贴——

大工开支一百六，小工开支八十文。

格么，有吃有拿，哪个不去？没得功夫挤也要挤出功夫来。大家到金相府把酒一吃，钱一拿，站站队，就动身。格么，金相府的銮驾是怎样摆的？

前锣铳，后鼓手，喇叭涨号，  
有笙箫，和细乐，不得绝声。  
青道旗，黄道旗，遮天蔽日，  
掩云伞，百脚旗，八面威风。  
香亭一座前引路，四角红灯耀眼明。  
有纱灯，和信灯，前面开路，  
有硬牌，和掌扇，后拥前呼。  
硬牌上，写的是，金殿接本，  
掌扇上，写的是，边关总兵。  
纱灯上，写的是，当朝一品，  
信灯上，写的是，相府迎亲。  
漏筛叉起高高举，上插狼牙箭三根。  
福星高照当中贴，又挂四盏状元灯。  
催亲官，骑白马，催亲结事，  
有兵丁，带链索，锁捉歹人。  
捆绑校尉好几个，八个中军官赛阎罗。

红黑帽子十六顶，喝道就像响雷阵。  
抬轿的扮作阿罗汉，护轿扮作吕洞宾。  
安童身上披红纱，梅香头上戴金花。  
三十六盏天灯高高照，七十二盏杨柳雪花灯。  
大红轿衣衬燕青，珍珠玛瑙亮晶晶。  
轿帘上面绣龙凤，五光十色耀眼睛。  
轿子生来四角平，轿子顶上放光明。  
三寸须头四面挂，六尺红头绳锁轿门。  
大明红烛用一对，还用一对老寿星。  
啊唷，多少人啊，里里拉拉不脱链，北门摆到祠三殿。  
相府娶亲闹热很，男家摆到女家门。

丢下这头不说。再说那个王乾将允帖写给媒婆带走，心上烦躁不安，带领安童在外面散步。正在烦闷之中，只听远处笙箫管乐，吹拉弹唱，闹热非凡。就问：“安童，今朝是哪里的菩萨出会，哪个承头，怎不把个信我？让我摆它一堂祭桌上个会，也让我好消消罪。”停了一停，王乾忽然叫道：“不好，锣鼓越敲越近，菩萨快要到了，摆祭桌来不及了。安童，赶紧替我端张椅子，供个团花纸马，摆个路头祭吧。”安童真正就去端张椅子，拿张团花纸马，舀杯净水来，恭恭敬敬在路边供起来。王老爷跪下去烧股香，点对烛，磕头，也算消灾降福。他正在那里拜菩萨，催亲官打马加鞭来了，一把拉住王老爷的衣袖，拍拍他的肩头说：“恭喜您呀！”

恭喜老爷福气好，相府到你家娶千金。”  
老爷闻听这一声，转过头来进前门。  
吩咐安童人两个，把前门杠得紧腾腾。

王乾想：随你们人多旺，我把门一杠，你们只好站在外头望，不得进去。哪晓得媒婆对他家熟悉哩，角壁角落透透烂熟。转呀转，转到半掩的耳廓门边轧进去了。来到高厅拜见王老爷说：“王老爷，你何苦啊！要得狠，只有不写允帖；写了允帖，他家娶不到人可就肯歇？现在生米煮成熟饭，这个事情也不得不办。”王乾找不到话说了——

媒婆呀，相府娶亲太慌忙，我家妆奁还不曾办停当。  
媒婆的嘴皮子薄绡绡，说起话来轻飘飘。你晓得她说底高：“老爷哎，没得妆奁不怪你，只怪丞相家看的日子近，小姐到了相府，还愁没妆奁用？就是等养了外甥么，再办也不迟。

哪怕等个三二载，车推船装送上门。”

王乾一想：“罢了罢了，安童开门。”门拿起来一开，淘淘罗罗的人对里直裁。媒婆说：“老爷，你来，把小姐轿子里的行规礼套接过去。”

你家小姐二九十八春，镇轿米有斗六升。  
掸草衣裙还娘席，富贵猪头发两门。  
拥轿被来踏轿鞋，千年旺盆取过来。

王乾拭泪叫道：“亲翁哎，你好无道理了呱！”

你在朝纲攀亲未准我王家招嗣婿，为何要硬将小姐娶过门？  
你知道我就该独杆树一根，呼前应后一个人。  
你把我小姐娶到金相府，绝了我夫妻后代根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哭有底高用？小姐在楼上还不晓得哩。我上去同她讲讲，让她早点准备准备。”

陆氏夫人站起身，揩揩眼泪上楼门。

小姐听见楼板响，抬头一望是母亲。“母亲，你怎到我楼上来？”陆氏眼泪挂下来了——

小姐呀，你还在楼上昏沉沉，  
可晓得你家父亲在皇城，将你许配相府门。  
金家全副銮驾闹得很，要把小姐娶过门。

小姐听见这一声，热身子泼上冷水盆。  
调过头来进楼门，又是抛来又是滚。  
亲娘连连叫几声：  
亲娘啊，你怎不走走前来望望后，王家可有后代根？  
亲娘啊，我指望在你们千年后，  
由我罗裙打结来化纸，做个传宗接代人。

不提慈贞小姐哭得伤心。再提催亲官只是催：“老爷，金相府对我说呱——  
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成亲。”

王老爷挨催亲官催得没法，只好揩揩眼泪上楼。

老爷上楼亭，对夫人说分明。  
打发小姐早上轿，反正已是别家人。  
陆氏叫声梅香呀，  
你把小姐搀去香汤沐浴洗个澡，  
早生贵子跳龙门。  
老爷叫声安童呀，你到高厅上去烧香点烛请个老。  
让我家小姐别过祖，金相府才好退家亲。  
这叫鼓打哔哔嘣，红烛亮彤彤。  
小姐换衣帽，高厅上别祖宗。  
陆氏叫声宗亲呀，当初生到小姐么，  
你们在高厅上也喜欢，今朝要别王家门。  
宗亲呀，我如今失落千金女，断了王门后代根。

小姐见娘哭得伤心，鼻子一酸，揩揩眼泪也哭起来了呱——

宗亲呀，你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有灵有感，  
保佑我母亲生到一位小弟弟，日后才有烧钱化纸人。  
宗亲哎，如果我母亲男花女花总生不到，王家是斩草又除根。

陆氏夫人一把背住小姐说：“小姐，你不要哭了。”随手摸出手绢替她揩揩眼泪，搀上楼去。媒婆说：“你们不要哭了，小姐好上头了哇？”

寿香寿烛上寿台，上头纸马供起来。  
弯下腰来拜三拜，脚踏相府发大财。  
小姐呀，你到别家去么，  
脚踏别家地，头顶别家天。  
你要紧开口来慢开言，  
话到嘴边留半句，理到足色要让三分。

小姐呀，你到人家去么，认得的人叫一声。  
不认得的人要立起身，你若是不叫人又不起身，  
等到人家来议论，要说你小姐是呆人。

小姐呀，你从此嫁夫着主了，  
我把锦囊言语吩咐你，你要牢牢切记在心。

陆氏将言说，小姐听分明：  
你到人家为媳妇，里里外外要照顾。  
堂前敬重你公婆，香房里敬重你丈夫。

公婆在说话，别把嘴去岔。  
遇事要忍耐，抵不得沿小在娘家。

未暗先点烛，五更听鸡啼。  
闲话要少说，多言惹是非。

夫妻要和睦，妯娌莫相争。  
邻舍相处好，遇事让三分。

劝善终有益，挑祸两无功。  
人无千年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说话要轻声，穿衣要齐整。  
吃饭要斯文，跑路要稳沉。  
坐凳要端正，堂前有外客。  
厨房莫高声。

说话不轻声，穿衣不齐整。  
吃饭不斯文，走路不稳沉。  
坐凳不端正，堂前来了客，  
厨房里放高声，人家要齿论。  
说你是下三等。  
小姐呀，敬重公婆敬重天，敬重丈夫称贤良。

小姐呀，你到相府里去么，叫安童到大米园里挽米淘。  
叫梅香到大草堆上拔草烧。  
你这遭头顶生天，脚踏生地，  
眼见生人，如同白鸽子上天天天旺，  
脚踏楼梯步步高。

陆氏在那里细细叮嘱，媒婆倒又催起来了：“老爷，放快点，金相府说呱，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成亲。”

打发小姐早上轿，不能错过好时辰。”

王老爷挨媒婆催得没法，二次上楼。

老爷对楼上跑，两手只是摇。  
夫人、小姐不必哭嚎啕，

怨不得我心肠狠，痛处割一刀。

小姐又哭了——

爹娘啊，我下无弟来上无哥，白白丢掉个暖被窝。

王老爷也伤心起来了——

心肝呀，你苦更比我命苦，

我家没得香烟后，小姐又没得抱轿人。

小姐呀，为父今朝来抱轿，你要包涵二三分。

话犹未了，脚夫等人轿子倒掌过来了。王老爷狠狠心肠，咬紧牙齿，走近小姐身前，夹腰一捧，

把小姐抱上花花轿。

脚夫人等七手八脚将拥轿被一拥，毡带抹得紧筒筒。

轿子掌出去，抽了短杠换长杠，打了几个喜圈郎。众位，过去人家嫁女儿，小姐上轿后，为底高轿子要在场上转？这是旧社会的风俗。如果轿子不在场上转，小姐要时常对娘家跑的；轿子在场上转三转么——

转得小姐头发晕，把娘撂到脚后根。

轿子正在场上转，王老爷端出一盆小姐上头梳洗的洗脸水，对轿脚下一泼——

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，你离开双亲要自做人。

脚夫人等忙忙碌碌，敲锣的摸锤子，吹喇叭的装哨子，吹笛子的贴膜子，打灯笼的寻媒子，抬轿的糊红纸。有的寻帽子，有的拔鞋子、系带子，东邻西舍赶来看轿子。轿子要动身走了，陆氏夫人越想越难过，赶紧下楼。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你又下来做底高？”“梅香呀，我下来望望轿子是对东折的，还是对西斜的？”“太太，对东折怎讲，对西斜怎讲？”“对东折旺夫家，对西斜旺娘家。”“太太，别难过，轿子平平正正，也不对东折也不对西斜，两头总发财。”轿子才出门，陆氏一把背住王老爷的手说：“你倒看望看——

轿子前头千盏火，轿子后面冷清清。

老爷呀，相府娶亲闹热得很，我王家怎没得送亲人？”

王老爷一看，当真的。随手揩揩眼泪，叫声：“安童，你来唷！”

安童呀，小姐长到十八春，她是善良厚道人。

你在我家三五载，她从未高声对你们。

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送送小姐女千金。”

一班懂得送亲规矩的安童就说了：“我们送亲不要跟轿子后面跳，要在轿子前面慢慢跑，叫押轿送亲。如果我们在轿子后面跳呀跳，脚夫跑得又哨，小姐就要晕轿；我们在轿子前面跑得慢，老爷家猪头才煨得烂。”这遭——

轿子走得慢吞吞，流星火炮不绝声。

吹吹打打进城门，城门外面等一等。

送亲的遇到接亲人。

送亲的安童回家转，接亲的安童领路行。

送亲的安童要打转啰，走到轿子跟前对小姐说：“小姐不要哭，我们走了。”

姑娘呀，你到相府权且过上一个月，我们来接你转回门。”

小姐见安童一走，更加哭得伤心。

高哭又怕人听见，咽咽低哭泪纷纷。

安童打转回禀太太，见太太还在呜呜啼哭，就劝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不要再哭了。

把眼睛哭得鲜鲜红，就怕小姐只当耳边风。

太太呀，你务必不要朝思量来夜肉麻，姑娘将来要赖娘家。”

这时，梅香也开口了：“倒也是的。太太，我也劝劝你。

桃花落地瓣瓣红，娘养女儿一场空。

花花轿子抬到别家去，亲娘丢在冷房中。

女儿养不得娘，草灰砌不得墙。

雪飘千里总得化，霜见日头不久长。”

太太依了梅香劝，揩揩眼泪上楼门。

丢下这头不说。再说小姐的轿子要到金相府了。抬轿的听见小姐还在哭，就说：“小姐，你不要再哭了。

小姐呀，你不要在轿子里泪涟涟，金相府里不愿养娇娘。

小姐呀，你如果在轿子里哭喳喳，将来是不旺夫家旺娘家。”

劝劝说说，轿子快到金相府了。催亲官打马加鞭来到太师面前：“恭喜太师，三娘娘的轿子回来了。”

轿子到门庭，太师喜在心。

安童忙不住，桥外去“退家亲”。

轿子到门庭，搀亲娘子喜盈盈。

双手来接宝，步步入高厅。

轿子到内厅，公子喜开心。

牵动红丝带，搀出女千金。

高厅上摆开八仙红桌，设供天地纸马，掌起通宵蜡烛。小夫妻俩手搀手，八拜天，八拜地，八拜虚空过往神，再拜夫妻同到老，又拜父母养育恩。

夫妻二人手搀手，到兰桂香房配成婚。

青春公子少年女，讲讲说说如一人。金福公子和慈贞小姐，恩恩爱爱，情投意合。

公子日间把书读，夜归香房伴千金。

金相府家规很严。每逢初一、月半要到高厅见礼。单说那天熊、桂两个媳妇到高厅拜见公婆，王氏小姐也走到高厅拜见公婆。钱太夫人一看，欢喜不过。为底高欢喜？熊桂两个媳妇的相貌就已经倾城难数了，而王氏小姐的相貌更是天下难寻。

总说我家长、次二媳相貌美，谁知三娘娘还要胜三分。

老太师说：“夫人，看你欢喜得这个腔调，你晓得还有人家在哭哩！”钱氏问：“哪家在哭？”“我问你，我说把三公子给王家做嗣婿，你要哭的？王家不曾招到我家公子，反而把小姐挨我家娶回来，他们夫妇俩不在家哭杀得！”钱氏说：“这倒是的。格么，我也问你：王乾进京可是为了把小姐送给人家的？”“不是的，他是为求官去的。”“那你可曾料理他为官？”“那倒不曾。”“喔，你这就马虎了。我说你呀，速速进京！”

照料亲翁有官做，好让他坐在衙门散散心。”

太师说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安童，赶紧备轿！”

太师身坐一顶轿，连夜赶了上皇城。

太师一路不曾耽搁。到了京都，明天一早来到巡检司朝房，把职官簿子取来观看。查到江淮二地、云桂二州、山东济南总没缺任。可查到广南，才知道四品陈太守官任完满，要交印回转，无人接缺。金太师一想，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好差缺，有心让他亲翁王乾讨封去广南接任。次日五更三点，金丞相执笏当胸，快步上了金殿，向万岁奏了一本。天子一听，心里想了：王乾大不了是个进士，两榜科甲，官底实在太小，哪好平步青云一下接任四品太守？于是对两旁众部大臣看看，看众朝臣的脸色。金丞相晓得这是朝廷破格加封，恐怕众部大臣

不愿，皇上不准。随手又把两个儿子搬出来：“启奏万岁：如王乾官卑职微，不足充任，就由我金宝和我长子接本御史、次子边关总兵共同担举。

父子三个在朝内，保举我亲翁受皇恩。”

万岁见金宝竭力保本，哈哈大笑：“爱卿，既有你们父子三人保举，不要说王乾还是两榜进士，就是白衣之人，也好加官受禄。”遂用圣旨一道，加封王乾到广南上任。钦差官奉旨，不分昼夜，赶到广西宾州极乐村王乾门前。安童来到高厅，回禀老爷：我家门前来了两位将军，说是要老爷接旨。众位，王乾家和金相府大不相同：金相府接圣旨是常事，王乾长到这么大年纪，才第一次听到圣旨上门。见圣旨一到，不由心上战战兢兢，放声高喊：“夫人哎，不得了啦呱！”，

小姐被亲翁娶过门，亲翁自己上皇城。

五更当皇奏一本，传出圣旨来召人。

夫人哪，把我召到京里去，是祸是福不知情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不要怕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小姐被他家娶过去了，又不是赖婚，哪有告发你之理？你要把钦差官迎进家来，把圣旨接过来看看，才晓得头底。”王乾想：倒也是的。便大开正门——

一来迎接皇圣旨，二来迎接钦差两大人。

王乾将钦差接到高厅，摆起龙凤香案，铺起绣绒毡毯焚香掌烛，二十四拜，钦差开读圣旨。

从头至尾读完毕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陆氏一看：“老爷，你方才听见圣旨一到，吓得魂飞魄掉；听了圣旨，又眉花眼笑。你喜从何来？”王乾说：“夫人哎，攀亲到底要攀大门第亲的。我前年进京三载，你说我芝麻绿豆总不曾弄到一粒；这次小姐过门才几天，四品皇堂就到手了。竟是港门不熟莫撑船，朝中无人莫做官啊！”

陆氏喜开怀，进厨办酒菜，

山珍与海味，款待二钦差。

酒宴饮毕，王乾拿出一百两银子走到高厅，对钦差说：“二位大人，你们一路跋山涉水，为我而来，这里有百两茶仪执把你们，聊表寸心，望莫见笑。”俗话说：抬轿的肩头吃肉的嘴，钦差收几个跑腿银子也不为愧。二钦差收下银子，叮嘱王乾速到广南上任，不可耽搁。王乾送走差官，回到高厅同陆氏讲讲说说，不禁眼泪珠抛。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真是货郎不来望货郎，货郎一来又着慌。既然上任，喜事堂堂，你哭底高？”王乾说——

夫人哪，我你多男多女不曾生，只生小姐一个人，

膝下仅有的独生女，又给相府娶过门。

我今到广南去上任，家里财产交何人？

陆氏说：“哦，就为这件事？你不要难过。

老爷呀，你到广南去上任，我做当家把作人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这话错了。你不陪我在任上，广南人要笑的。笑我四品太守，连太太总不该。

夫人呀，你陪我到广南去，坐在衙门散散心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我在家当家把作，不陪你去衙门享福。如果你在广南心焦的话，不妨请地方人士帮你为媒——

拣美貌小姐娶一个，陪伴老爷度光阴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我不是十七八、廿二三，我头发总花白了。

夫人啊，我为官不过三年整，怎好误失人家女千金？

夫人呀，我只身广南把官做，决不把偏房娶过门。”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我又要问你了：你去做官末，是做清水官还是浑水官？”“夫人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；清正官留芳百世，糊涂官遗臭万年。况且我这万贯家财将来丢把哪个还不得而知。我一不图财，二不为利，只求四方升平，官民同乐。夫人哪！”

我红笔黑笔随身带，不用广南任上人。”

王老爷整顿四季衣服，带了能作安童，乘官船一只，到广南上任去了。

## 卷二 寺庙得经

水东流，向前修，花正茂，遭冰踩。  
大江滔滔水东流，宝卷未满向前修。  
六月荷池花正茂，冰雹一来芳尽休。

《三茅宝卷》上册之文讲到金丞相以官恃势，强将慈贞小姐娶了过门，料理王乾为广南四品太守。王乾接到圣旨一看，悲喜交加，便辞别陆氏夫人，带了安童四个，雇官船一只，拔跳起程，到广南上任。

船头冲开千层浪，水路登舟往前行。  
四品灯笼船头挂，旗分八字两边飘。  
顺风扯起篷来走，逆风打纤支橹摇。  
路上行程数天整，到了广南一座城。

众位，广南码头离城有多远？只有二三里路程。王老爷就想：还不晓得前任官在此治理得如何？我倒要察访察访。

他未曾到任先私访，察看当地风土情。

王老爷吩咐水手抛锚落篙，靠岸掺跳。他头戴道士巾，身穿蓝布袍，手执竹板，进城而去。

手敲竹板来相面，私访广南城里人。

从北门访到东门，遇到一淘油头恶光棍。这班油头恶光棍，帽子三七欠，鞋子拖脚上，膝馒头上长鬼脸，哼哼唱唱抽老烟。要么台子一搀，来摸“十八张”；通夜点火，满屋乌烟，赌呀赌，输得伤心，就偷“九饼”。赌钱台上是三双眼睛看住两只眼睛，倒挨那三个赌伴看见了。这遭，拳头不装柄，三人背住一人钉。打得头破血流，像个血猴。王老爷一看，啊呀，那位前任，为官怎么这样糊涂？

我到此地把官做，决不容量这等人。

王老爷从东门访了上南门，忽见前面来了一壮胖汉子，就问了：“安童，这个人怎沿路跑沿路哼，颠颠倒倒乱骂人？”“老爷，不要管他，他喝醉了。酒是麻木水，多喝就软腿。他倚酒三分醉，酒后乱骂人，说不定要撒野打人哩！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呀，这种行为，伤风败俗，不能不治！”

南门访了上西门，胭脂卷到面前呈。

这个地方的女人，打扮得如花似玉，日里不做事，夜间作买卖。王老爷问：“这叫什么地方？”安童说：“叫夜市街。油头光棍找上门，嘻嘻哈哈度青春；来往客商从这里过，把他往里边拖，铜钱银子化得差不多，两手空空才让走。说夜市街是好听点，骨子里就是妓女行。”

老爷一听，大吃一惊。

这种邪风不整顿，是害国殃民的大祸根。

众位，王老爷在广南访了多少时间？

城里城外访了三天整，奇闻丑事尽知情。

王乾访了三天，依还来到船上。震炮三响，广南人知道新官来了。这遭，捐旗打伞，敲锣放炮迎新官，忙忙碌碌心喜欢。

就把老爷接到衙门里，个个敬重王大人。

王老爷第一天到任，前任官交过禄簿、册户，槽过皇银；第二天准备坐衙理事。到了第三天，老爷吩咐写告示张贴四门。上写：“本郡太守为安民正风，兴利除弊，特规定男子不准

酗酒，女子不准抹脂；帽子不准三七欠，鞋子不准拖脚上。有田种田，有店开店；不准开扬聚赌，不准掳掠妇女。男安正业，女守本份，不准明娼暗妓，不准为匪作盗。特此周知，违者必究！”

哪个不依告示做，拿到公堂不容情。

告示贴到四城门，城里城外都知闻。大众就议论了：“新来的王老爷究竟是清正的，有事情只管去向他禀报。”这遭，为一个钱的纠纷也到老爷面前去喊冤，为两个钱的瓜葛也到老爷面前告状。老爷从早接到中，不曾放点松；中午接到晚，不曾偷点懒。

眼睛对案桌上瞟一瞟，状子垛上来数尺高。

总是哪些案件？也有为小偷小摸，也有为强占良田，也有为奸淫拐带，也有为田土买卖。代书说：“老爷，这么多案件到何年何月能理完？”王老爷说：“把被告、原告都抓来，替我打！原告打三十，被告只打廿九。”老爷开口，衙役动手。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原被二告喊冤声。

嘿嘿，中午打到暗，人就退了一大半。告状的人走到衙门外就说了：“不晓得这位老爷住哪块？”有人说：“听说住宾州。”“宾州？不是的。这个老爷可能住溧水？溧水地方打铁的人多，叫溧水人做官——只会打。所以他接到状子就撒野，揪下来就打。”

往后有点小是非，不要告到衙门里。

请乡间老者讲场和，免得自找苦吃动干戈。

众位，这遭可有人来告状啦？有的。南门外有个张伯龙，叔侄两个为一棵菜，长在当合界，侄儿要挑去吃，叔子要挑去卖。吵呀吵，侄儿坐夜把菜对家一挑。叔子第二天望望这棵菜倒没得了，吵呀吵的告诉邻舍：“我家这个侄儿可犯着？这合界上一棵菜挨他坐夜偷去了。”格么，有的人就劝解了：“老爹呀，你们叔侄二人关起门来是一家人，不是外边人，大不了就一棵菜，能值几文？他挑去就拉倒吧！”众位，这个劝解的当然是好人。嘿，也有好唆事的人就说了：“现在一些后生家把年纪大的不放在眼里，处处想吞吃你。你不要当一棵菜是小事，小事不治，大事不止，将来还要锯你的树哩！”

听说新来一位王老爷，你何不到衙门去把冤伸。”

这个叔子给他一唆，不晓得多火。三个钱买一张呈文格式纸，请代书写张状子送到公堂。王老爷接过状子一看，眼睛发暗：“广南地方人这么坏？为棵菜呀，还到本府来告状？”老爷出张拘签堂票，把叔侄两个抓到公堂，惊堂木一拍：“我问你这棵菜值几钱，还到本府来告状？”“老爷，我这棵菜一个钱还值一个钱呢，到你老爷面前完钱粮国课，少带一个钱裁不到券！”“啊，你倒还有理，下去！”老爷又问被告：“这棵菜是不是你挑的？”侄儿的嘴巴子也不错：“老爷在上，这棵菜我不曾挑，我家男女出门挑野菜的，他不识得这棵是家菜还是野菜，就把它挑回来了。当时就招呼我家叔叔，这棵菜值几钱，我赔钱给你；如不要钱，我赔菜给你。我家叔子偏不依，要到你老爷面前来告状。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，你倒会辩理。衙役，替我打。”衙役问：“打哪个？”老爷说：“他们总有理，总要打，原告打三十，被告只要打廿九。被告本不要来，是挨原告背来的，所以原告要挨多打一记。”衙役动手，揪下来就打。

一五一十打完成，叔侄气死又还魂。

叔侄两个不分输赢，一起具结了事。他们走到衙门外面，侄儿拍拍叔子的背：“叔叔，官司你赢了。”“哎，怎我赢的？”“你打到三十，我只打廿九，比我多打到一记，不是你赢的！”“唉，我打三十，你打廿九，虽不伤命，总归现丑。侄儿哎——

今朝皮肉吃得苦，只怪我心高气不平。”

这桩案件过去了，以后可还有人来告状？有的。东门外面有个人虽穷，胆不小，绰号叫穷大胆。他中年丧妻，留下一个女儿，长到五岁。穷大胆没得妻子管束，更加放荡不羁，就在

茶馆里吃茶，酒店里吃酒，弄得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走投无路，就替小姐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了姓陶的人家，得六两银子。这六两银子你当点宝贝呢，他不！又到酒店里吃酒，赌钱场上伸手，倒又化光了。小姐长到十二岁，又替她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姓吴的人家，得十两银子。这十两银子到手你慢慢用啊，他不。到胭脂巷里过夜，钱倒又化光了。小姐长到十八岁，又打她的主意，替她把人家。把哪家？把东门外青货行毛老板做小。毛家看了良时好日来娶小姐。轿子经过吴家门口，吴家就问：“今朝毛老板家到哪块娶亲？”“唔，到穷大胆家。”“他家有几个女儿？”“还几个哩，一个也养不活！”“不对，这个丫头十二岁的时候把我家的，应该我家寻，不应他家娶。”随手抬起一顶轿子——

两顶轿子站起身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一路吹吹打打，灯笼火把。不一会，两顶轿子走到陶家门口。陶家问：“哎，这倒稀奇，你们这两顶轿子又不像回门轿，上哪家去？”“嘿，不要提，穷大胆这个贼，不说人话，一个小姐把我们两家。”陶家一听，大吃一惊：“怎？他家的小姐，沿小是把我家的，你们去，我家也去！”

三顶轿子站起身，齐进穷大胆的门。

穷大胆一看，眼睛发暗，咂嘴顿脚，实在为难：把毛家娶吧，吴家要争；把吴家娶吧，陶家要闹。“你们不要争不要闹，我一家总不发轿。”嘿，一闹三天，三家商议商议，齐齐一张禀单，总告穷大胆一女三许，赖亲不嫁。王老爷接到状子一看：这个广南地方的风气真坏哩，总说一家女儿不吃两家茶，他竟敢一女三许！随手出张拘签堂票把穷大胆抓到公堂。王老爷审问了：“下跪者姓甚名谁？”“老爷，我姓穷，叫穷大胆。”“嘿，本府看你的胆子确实不小啊！总说一个女儿不吃两家茶，你竟许把三个人家，这事体你可知罪？”“老爷，我知罪的。”“你可犯法？”“老爷，我也晓得是犯法的。”王老爷就想了：他又知罪，又晓得是犯法的，就是拖他去杀头，这个案子还是不得了结！只得把小姐传到公堂。老爷问了：“小女子，你的父亲把你匹配三家，你愿上哪家去？”老爷就等她嘴里一句话好定章程。

小姐跪在公堂上，青天连连叫几声。

我父亲做了没头的事，凌迟碎剐只嫌轻。

“老爷，我爹穷得没路走，才把我一女许三门。我现在横也难来竖也难，说上吴家去吧，陶家要争；说上陶家去吧，毛家要闹。

老爷哎，我舍得自己一条命，替我生父顶罪名。

我三个人家总不去，情愿了却命残生。”

女儿要为父亲顶罪。王老爷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小姐，你孝心真重！这里有钢刀一张，药酒一服，麻绳一根，我问你愿走哪条路？”“老爷，我为父伏法，不能将我用刀去杀，总要留我一个整尸呀！”“这里有药酒一服，拿去吃吧！”小姐一心舍己救父，捧起药酒就吃。

药性发作了不得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众位，来看审官司的人多哩。大家见了愤愤不平，说：“这个瘟官可犯杀！一个活蹦蹦的体面小姐，就挨他不分青红皂白，用药酒毒杀得。”王老爷也不着躁，他听到当没有听到。吩咐左右将毛家传到公堂。王老爷对毛家说：“我问你姓毛的，这个小姐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启禀老爷，她十八岁时把我家的。”“我再问你：你家出了多少银子？”“老爷，我家出了十六两财礼。”“那这样，我劝你再出十六两银子，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掉吧。”毛家一听，浑身松劲：“老爷在上，活人我是要的，这个死尸我不要。

死小姐娶了转家门，要笑坏邻舍许多人。”

老爷问：“你是真不要还是假不要？”“老爷，我真不要。”“当真不要？”“不要不要真不要，死活总不要这个人。”“你可肯画字？”“老爷，不要说画字，画刀我总来的。”

公堂上面具了结，非关姓毛的半毫分。

随即又把姓吴的传到公堂。王老爷说：“我问你姓吴的，穷大胆的女儿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老爷，是十二岁时把我家的。”“我再问你，你家出了多少财礼？”“老爷，我家出了十两银子。”“好啊，我也劝劝你，再出十两银子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了吧。”“老爷，毛家是刁的，我家也不是呆的。他家不要，我家也不要。”

把这个死尸娶上门，要笑坏亲眷许多人。”

老爷问：“你是真的不要了？”“真的不要了。”“你可肯画字？”“老爷，我双手画字。”

公堂上面具了结，非关姓吴的半毫分。”

老爷又把姓陶的唤到公堂：“我问你姓陶的，这个小姐是几岁把你家的？”“老爷，她是沿小把我家的。”“出了多少财礼？”“老爷，我当时出了六两银子。”“噢，我劝劝你，再出六两银子，买口棺木，买点衣服，把小姐承办了。”“老爷，小姐她沿小就把了我家，在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，我决不反悔！”王老爷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恭喜你量大福大。”

小姐一刻转还魂，好到你家做新人。”

王老爷吩咐衙役，把小姐的青丝细发打开来。只见王老爷胡须一分，喝口水一喷，小姐翻个身，倒动起来了。

小姐并非喝毒酒，只是蒙药口中吞。

冷水激面转还魂，喜坏了姓陶的一家人。

啊唷，这遭姓吴的和姓毛的急得没法，站在那里顿脚：“这个瘟官，早知道小姐得活，不要说出十六两，再搬十六两银子也舍得。”毛家说：“不管他，我们吃点亏，拦在半路上对家背。”陶家一听，吓得没命，连忙又去禀老爷：“王老爷，这个小姐我家也不要了，毛、吴两家拦在路上对家抢哩！”王老爷说：“你不要怕！”

本府官轿送她上你门，衙役扮作送亲人。”

众位，这个案件又过去了，以后可还有哪个来告状？有的。如果这么多案件统统讲来，就怕四天四夜也讲不完《三茅宝卷》。正因为王老爷为官清正，审案有方，一般刁民再也不敢惹是生非，前来告状的也就越来越少了。你看，衙门口清闲到底高样子？

案桌灰尘有半寸高，公堂上面老鼠跑。

乌龙板子烂了两三条，衙门口青草齐人腰。

差人衙役没事做，衙门里面把棉摇。

衙门里太清闲了，公差、衙役总要辞职回家。“老爷，我们不蹲这块了。老爷啊，我们家里不种田，就靠手上寻几个钱，只望有人来告状，我们手上才有进账。现在老爷为官清正，我们银子寻不到一星星。妻儿子女还小可，要饿倒八十岁的老娘亲。”老爷说：“哎，你们倒也有敬老爱幼之心。这样，替我挨家挨户将人口统统登记。”登记人口做底高？发赈。但老爷没有告诉他们。有些年老之人，经历蛮足，公事透熟，就猜想啦：老爷叫我们挨家逐户登记人口，不晓得是要抽丁还是要征兵？所以，十来个人口的一家只敢报七、八个；七、八个的只报四、五个；三、四个的只报一、二个。穷大胆一想：我寻死不如闯祸，一口报上十六个。王老爷拿起来一算，如果发赈，连自己的俸禄贴进去还不够。当时就写封书信打发安童送回宾州家中。陆氏夫人一见，开口就念——

陆氏贤夫人，广南遇灾情。

差役家贫困，灾民不聊生。

我老爷想发赈，国库少纹银。

万望贤内助，赠银度众生。

陆氏夫人大贤大德，见到老爷写信回来要银子到广南发赈，高兴不过。

老爷他为官清如水，修男修女修子孙。

他在广南做好事，我在宾州也放心。

陆氏夫人随手吩咐安童雇船，脚夫装箱，把银子搬到船上，水路迢迢送到广南。王老爷接到陆氏夫人送来银子，吩咐代书用梅红纸条写了告示贴到四城外面——

大口发赈米麦二斗整，小口一斗零半升。

大家说：“惹鬼，真是胆大赢胆小，胆小赢不到，我只当人口登记是要抽丁，哪晓得是发赈？”一班贫民灾户，天天把米麦对家背，顿顿就有得炊。王老爷在广南为官，真是口碑载道。

人人称赞王老爷，倒贴银子坐衙门。

丢开此事不提。再讲到金三公子在小书房读书。

金公子，在书房，辛勤苦读，  
读《春秋》，并《礼记》，夜昼操心。

哪一天，不读到，黄昏时候，  
哪一夜，不读到，鼓打四更。

天天读到东方白，金鸡一叫又起身。

他高读能像鸚哥叫，低读犹如凤凰声。

夜静夜静，啊呀，听出去不近。

公子读书不打紧，惊动玉主早知闻。

玉主端坐灵霄殿，左眼不跳右眼跳，心血来潮不安宁。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啊呀，应化童子转世失落红尘，只知勤读诗书，不知吃素修道。

等他再读三年整，稳是新科状元身。

玉主想：他有了官职坐衙门，就不思吃素办修行。顿时把三官大帝召到御宰台前：“三官，应化童子转世，现在宾州北门三里之遥安乐村金丞相府内，昼夜攻读诗文，不思修身了道，将要掼掉七世道功，你去指点他修行，就算你的徒弟吧！”三官大帝想：“我在宫中事情多端，难以分身，不如打发玉清真人临凡劝化。”于是，一阵仙风来到蓬莱仙山，对玉清真人说：“玉清，你赶快临凡，点化我徒弟金三公子吃素修行。”“师父，我不去。”“怎的？”“我是你的徒弟，他如在我名下修道应是我的徒弟，这究竟哪是哪的徒弟？”“啊，这样吧，我把个名目你。

我算他的名师父，你算他的领头人。”

三官忙传令，玉清下凡尘。

要问仙家何方去，东土里点化小书生。

仙人显神通，飘然一阵风。

不为这个点化事，无事怎肯下虚空。

玉清奉了师父令，来到金家相府门。

仙风一息，玉清真人对金三公子小书房一立。众位，这是什么时候？将中未中的辰光。金三公子瞌睡蒙忪，伏在书桌上曲肱而枕之，他倒睡着了。玉清真人顿时就变，变作白发童颜仙者模样。对他面前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金三公子醒来，金三公子醒来！”这不是喊他的人，是唤他的魂。金三公子抬头一看：“仙家，你唤我何由？”“嗯，非为别事。我问你是愿享清福，还是愿享洪福？”“仙家，清福怎讲，洪福怎讲？”“愿享清福，吃素修道，修成正果，日后是三茅祖师神职，应化真君之位；愿享洪福，勤读诗书，龙门高跳，有头名状元之衔。不过，这样你要掼掉七世道功，还不得成其本位哩！这事由你抉择，吾乃去了。”

仙家去是一阵风，公子惊醒出梦中。

公子惊醒，大汗淋淋，有点恍恍惚惚。梦中之言，忽中之语，记得清清爽爽，明明朗朗。他就把梦中之事对先生讲了：“先生，我梦一兆，就怕不妙。”“怎？”“我看见个人童颜白发，就像菩萨。他问我愿享清福，还是愿享洪福。我问他清福怎讲，洪福怎讲？他说愿享清福，吃素修道，修成正果，是三茅祖师神职，应化真君之位；愿享洪福，勤读诗书，龙门高跳，有头名状元之衔。这样，要掼掉七世道功，还不得成其本位。我不知此梦是好是歹？”先生说：“门生，春梦反也。你见的那个人莫非是魁星菩萨？”

门生呀，文曲魁星跟随你，稳中头名状元郎。”

师生二人在详梦，玉清真人早知闻。玉清真人说：“好啊，你不信我的话，反听先生言。看来，我不下无情手，你也不知神有灵。”就用拂帚对下界一闪。一闪，三公子一个哈欠；两闪，三公子两个喷嚏。

连闪三闪不得了，公子寒热上了身。

“先生呀，这叫天上风云有不测，人间祸福旦夕临。

才间我还好得很，现在毛病紧缠身。

头疼如同乱剑砍，腹痛犹如万箭穿。

眼目昏花不得过，生死在此片时辰。”

先生给门生哭呀哭，心上哭得像突粥：“门生，你不要哭。你朝朝用心，夜夜苦读，是劳心过度，心上积郁。现在百花盛开，万物放青，你出门散散心就会好的。

外出游春散散心，再到书房念‘五经’。”

公子提到出门游春，毛病轻掉八九分。他来到高厅，拜见母亲：“母亲，孩儿有礼。”“儿啊，你不在书房读书，到高厅来作甚？”“母亲，为儿要出门游春散心。”“儿呀，你说哪里话来？好男不游春，好女不看灯。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！”

男子游春是风流子，女子看灯要看花心。”

金三公子见母亲不准，心上发狠，困下来就滚。

娘亲呀，你不准孩儿去游春，为儿也不要命残生。

钱氏夫人就想：我儿平时娇生惯养，不要让他躁坏了。就说：“儿啊，你出门游春玩景，不要走远，要知道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“母亲，我游必有方。”“孩儿，你要速去速回。

早上去，要谨防，云腾致雨，

晚上来，又要防，露结为霜。

你出门游春玩景么，见人要懂礼。看见老者叫伯伯，少者叫叔叔；和尚叫真人，道士叫先生。

年少妇女叫贤嫂，闺门小姐叫千金。”

“孩儿呀，你出门么，要懂得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，叔嫂不亲授，长幼不比肩。好比你从人家瓜田经过，瓜藤一绊，鞋子倒绊脱了，宁可跑出瓜田再把鞋子拔起来，如若在瓜田里弯腰拔鞋子，人家要说你是偷瓜的。李下不整冠：好比你从李树底下经过，树枝把你的帽子刮歪戴头上了，你宁可走出李树下伸手将帽子戴正了。如果你在李树下伸手戴帽子，就有偷李子的嫌疑。叔嫂不亲授：在路上遇到年轻妇女，如果与她肩并肩，手挽手，这叫男女授受不亲，说你品行不正。长幼不比肩：看见摇篮里的孩童，如是辈分比你大的，要按辈分称呼，不可欺公别祖，称名道姓。

孩儿呀，如果欺公又别祖，算不得相府念书人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母亲，你不必叮咛嘱咐，为儿牢记心头。”钱氏夫人又说：“儿呀，你在家无好歹，出门要有新鲜。”随手翻箱倒笼，把好衣裳对外捧。三公子立刻打扮起来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
腰里束根丝罗带，粉底乌靴簇簇新。  
手执一把白纸扇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  
公子吩咐安童，用草料将马喂饱，鞍披备好，辞别母亲。  
公子跨上银鬃马，离开家门去游春。  
只见乡间人攘攘，不少儿郎放风筝。  
金三公子在小书房读书，从未出过远门，也不晓得外面世景，就同安童讲了：“安童，不要跑多远，我们玩一刻早点就打转。”“怎的？”“你可听见天上老龙喊？我在小书房听先生说的。  
老龙一喊要下雨，小龙一喊起狂风。”  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宁动冒失鬼手，不要开冒失鬼口。那个大的叫风筝，小的叫鹞子，不是老龙喊，是鹞子上的葫芦声。”公子懂了：“哦，这叫风筝。”乃作偈文——  
鹞子生得四角齐，篾作骨子纸糊皮。  
倘若一日棕线断，跌倒荒郊伴土泥。  
安童说：“少爷啊，亏你还是宰相之子哩，不说它的好话，总说它的霉话。给放风筝的人听见，要挨他骂的。”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就来说它几句好话。  
纸糊一把弓，脚踏一条龙。  
也是前世修来的福，今世才得伴虚空。”  
公子提到修行事，毛病轻了八九分。  
主仆双双对前行，看见少年寡妇上新坟。  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看啊，要得俏，常穿三分孝。这个女子啊，浑身穿了雪白，在那乱滚乱哭，不知她为点底高？”“少爷，看样子，她是死了丈夫，在丈夫坟上化银锭纸锞，所以要悲泪啼哭。  
这叫三月寡妇过清明，啼啼哭哭到坟茔。  
罗裙打结来化纸，逢社先要祭夫灵。”  
主仆双双对前奔，听见农夫唱歌声。  
金三公子说：“你望这个老公公，头上戴个草帽子，肩上杠根木棍子，可是在田里追兔子？”“少爷，他手里掮的是耙子，向南向北窖棉籽。”“啊呀，他胡须倒也花白，文章怎么不熟？还学得哼文章哩！”“少爷，他不是哼文章，是唱山歌。  
这叫县官出门一面锣，和尚出门念弥陀。  
戏子出门唱小曲，农夫辛苦唱山歌。”  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望哦，一淘丫头老小弯腰驼背，在田里像寻找底高东西？”“少爷，你不晓得，他们家里没粮吃，要盖锅断顿，在田里挑野菜回去度命。”“安童，我来作首偈文。  
有伯夷，和叔齐，推位让国，  
首阳山，采薇食，苦度朝昏。”  
主仆双双再起身，六板桥到面前呈。  
公子对河里一望：“安童，河里偌大的脚盆不对家里收，怎又没人偷？”“少爷，这不叫脚盆，小的叫舟，大的叫船。”“哦，这就叫舟。  
为人在世好比一只舟，天天总在水上游。  
木头一烂钉要锈，不如及早上坞修。”  
公子提到修行字，毛病轻了二三分。  
哎唷，公子对河里一望，欢喜了——  
河里水深鱼撒籽，青黛河里绿沉沉。

主仆双双对前行，望见宾州北城门。

金三公子又说：“安童，你看啊，乡下瓦匠多坏唷，总把锅洞门砌得朝外，天阴下雨，滑之滑塌，怎样烧法？”“少爷，你又开冒失鬼口了。”

远望很像锯齿口，近看都是鸟枪门。”

公子问：“这鸟枪门有底高用？”“怎没有用？

外国叛军来造反，鸟枪门抵挡他二三分。”

主仆两个进了宾州城。啊唷，宾州城里热闹了，三十六行店面对店面，招牌像雪片。

十字街上行人多，挤挤攘攘推不走。

老者倚杖街边过，少者孩提背上驮。

这边敲锣做把戏，那边喊看武少林。

东边敲板来相面，西边鱼鼓唱道情。

主仆双双到城中，看见一位老年翁。

扁担挑得像把弓，贩的胡州大蒜葱。

主仆双双站起身，学场到了面前呈。

三公子来到学场，抬头一望，面前是座孔圣庙。跟手下马离鞍，马对旗杆上一系。

双膝跪到尘埃地，拜拜山东孔圣人。

孔子三千门弟子，出到七十二贤人。

主仆双双出城东，听到三清寺里撞铜钟。

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不好了，你怎把我领到天子皇城来了？那不是皇上撞钟击鼓，天子要坐殿了？”“哈哈，少爷你说错了。这是三清寺道士撞钟上班拜忏。”“啊，钟声一响就是上班拜忏。我们可好进去看看？”“怎不好去，我家也算半个头山主哩。”“安童，何谓半个头山主？”“少爷，你有所不知。我听老太师说的，为修这个三清寺，我家出了一斗金子，一斗银子，所以，我家就成了半个头山主啦。”金三公子说：“我们进去看看。”

三清寺里走一遭，轻灾薄难一齐消。

主仆双双站起身，到了三清庙堂门。

二人把马对旗杆上一系，抬头一相，开口就念——

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惊。

“嘿嘿，这个口气真不小，能降龙伏虎，神鬼皆惊。”金三公子说着又对前跑。二人穿过天井，来到后殿，又见一副对联——

参礼黄金相，皈依大法王。
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个‘参礼’二字当‘拜’字解说。参礼么，就是拜。不好啦，我倒拜迟了。”

公子跪到尘埃地，拜拜虚空过往神。

三清寺的小道士看见了，说：“哦唷，这位金三公子，骨子里是个金三呆子。又没得菩萨在哪里，你着底高慌，着底高忙，跪下来磕枣木榔？”众位，金三公子是宰相之子，从来未被人奚落过，他挨这小道士一耻笑，说了就像挨骂了，骂了就像挨打了，打了就像挨杀了。

公子听到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朵根。

这时，三清寺的当家师走出来了，随即责怪小道士：“你这小囚，不懂道理。我们人有上中下三等。下等之人，见佛不拜；中等之人，见佛就拜；上等之人，望空而拜。

少爷他是上等人，望着虚空拜世尊。”

三公子回头一望，在后廊有个韦驮菩萨，面向朝北，身穿明盔亮甲，手执降魔宝杵。金三公子欢喜不过，对前直轧，背住它两只脚：“哥哥，说你在边关做总兵的呢，怎站在此地看

庙门？”安童说：“哎、哎，少爷，你怎同菩萨调起来了？这是韦驮菩萨，不是二少爷。”公子仔细一望，看见韦驮两边还有对联一副——

十世真童体，三洲护法身。

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个庙宇的对联，口气大的只嫌大，小的又嫌小。韦驮菩萨修十世，只在三洲做护法，还及不到泗洲大圣。”安童说：“三少爷啊，提到这句话，我听见人家讲过的，三洲同泗洲相距远哩。泗洲地方富了，富到底高样子？它有四大名洲：东胜身洲，西牛货洲，南赡部洲，北俱卢洲。东胜身洲驴吐布：说东胜身洲的驴子，把棉花吃下去会吐出布来，百姓不要纺纱织布就有衣穿。西牛货洲鸟呕油：说西牛货洲的鸟，把黄豆吃下去能呕出油来，所以货洲地方家家户户养鸟。南赡部洲蚕作茧：南赡部洲的蚕把桑叶吃下去，能作起茧来，抽出丝来，织出缎来。北俱卢洲骨出羊：说卢洲地方的人不种麦，不种稻，不吃五谷，都吃羊肉；羊肉吃下去，羊骨磨细了，对地里一撒，又生出小羊来。泗洲人讲道德，从不偷东西。金银财宝拿不动，摆在半路上画上圈圈，过了十天半月时间再去拿，总没得哪个贪小挨你的，就叫‘路不拾遗’。韦驮菩萨一看，泗洲那么富，我不蹲三洲，我要上泗洲去。三洲和泗洲隔一条黑河，要游水才得过去。韦驮菩萨就想了：我修十世修到这件明盔亮甲，不能脱掉，留在身上过去吧。泗洲人一看：你这小气鬼菩萨，你那一套衣裳，我们这块少朝宝哩。”

泗洲人就笑呵呵，怪不到三洲小人多。

泗洲地方不给你蹲，还到三洲去安身。

韦驮菩萨给泗洲人打得溜到三洲来的。韦驮菩萨哭了。佛祖说：你不要哭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你手执铁杵管山门。

诸位，凡是庙宇里的韦驮菩萨为底高总是面朝北？有解说的——

韦驮菩萨朝北撑，望望你泗洲可出小人。

要是泗洲出了小人，他就好回过来朝南的。此话不表。再讲到三清寺里当家师。他见金三公子一到，打躬作揖，招呼不及：“刚才小徒儿言语冒犯，多多有罪，万望公子宽恕。”随将金三公子接到缘堂，献上香茶一杯。金三公子说了：“老师父，你热水要烧，冷水要挑，我无功不受禄，怎好打扰呢？”“少爷，不须客气。

清茶不待无情客，杯杯总敬有缘人。”

三公子问：“师父，底高叫有缘，底高叫无缘？”“往常少爷来散心，我们师徒在经坛上诵经，不好歇下来迎接你，这叫无缘；今天少爷来散心，恰遇我在寺里守清净，这就叫——
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今朝与公子来相会，真可算是有缘人。”

宾主用过香茶，又到大殿上去浏览散心。金三公子看呀看，看见大殿上坐着三个菩萨，一样的脸相，一样的袍帽，两边一样的对联。金三公子就问：“老师父，这三尊菩萨是一样的脸相，一样的袍帽，还又是同一对联，他们是祖孙三个吧？”当家师说：“不是的。”“啊，可是父子三个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“可是弟兄三个？”“正是弟兄三人。”“这叫底高菩萨？”“这叫三官菩萨。”“啊依喂，这弟兄三个真舍得吃苦，一个个总修得成道作祖。师父啊，

他们弟兄三个一条真心修到底，我家弟兄三人倒有六条心。”

当家师说：“少爷，你这话我不要听，而且我也不相信。弟兄三个一人一条心，也只有三条心，哪来六条心？”“师父，果真不信，我讲给你听：大哥是接本御史，大嫂要望他拜相；二哥是边关总兵，二嫂望他封侯。

我么现在年纪轻，有心吃素办修行。

我的妻子王氏女，望我高中得头名。

师父啊，十三位算盘算一算，三人可是六条心？！”

三公子又问：“当家师父，这三官菩萨住哪里，他姓底高，叫底高？”当家师说——

提到三官大帝话头长，小道讲他并不难。

三官大帝本姓陈，父是中州陈梓春。

母是龙宫三王女，他是龙王家小外甥。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你这话不真，我一点总不信。陈梓春是凡间人，怎得到东海龙宫招亲？”“哦，你要问这个根由，我再讲给你听。

光明皇上改国号，逍遥帝主忙兴灯。

陈梓春，带领安童四个人，灵台县里看花灯。

学场上轧得头发昏，轧散了安童四个人。

太白星君下凡尘，变作李梓春。

结拜陈梓春，同到龙宫看花灯。

看灯看到鳌山脚，闯进龙宫十重门。

龙皇爱他书公子，一龙三凤配为婚。

龙宫招亲三宿整，生到三元弟兄三个人。

云台山上学仙法，迷魂洞里救父亲。

光明皇上封神职，三官大帝受香烟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我再问你：他可有底高经忏留下来？”“有的。有三官忏好拜，还有《三官经》好诵。”公子想了：要说拜三官忏嘛，我没得这许多人，也没这套家伙；《三官经》么，倒字分清，一个人好诵的。就问：“师父，《三官经》有什么用处？”“少爷，你还不知？父母健在诵《三官经》，可以加添阳寿得长生；如果父母亡故诵《三官经》，地府赎罪早超升。

免得生死轮回苦，报得父母养育恩。”

公子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师父，把这《三官经》卖给我吧。它是量了卖，称了卖，还是大约估估价钱？”“嘿嘿，三少爷，这部《三官经》一不称了卖，二不量了卖。人人都说黄金贵，它比黄金更值钱。”三公子说：“黄金虽贵，要份量还人，你到估估价看。”“不瞒你说，三天之前山东来了个酒肉汉子，精精壮壮，肥肥胖胖。

愿出黄金四百两，要买这部《三官经》。

千两黄金总不卖，只想送给有缘人。”

三公子一听，连声道谢：“多谢师父，你想把《三官经》送给我了？”“喔，怎会送给你？”“才间还说你与我有缘，一歇辰光你倒赖账啦。”“三少爷，我和你有缘没用，要佛祖和你有缘。这叫有缘得度，无缘就不度。况且，这部经卷还有几个‘不得’：荤眼相不得，荤手碰不得，荤口念不得。

荤口念了《三官经》，佛祖罚你瞎眼睛。”

公子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师父，你帮我烧香点烛，我来罚愿。”“三少爷，往常你来还香了愿，我可以替你烧香点烛；今朝你罚愿修道，只好自己点烛，自己烧香。

是经要从佛口吐，自点香烛才诚心。”

金三公子连忙烧香点烛，整冠理服，跪下来就拜：“三官大帝，我金福二十二岁，十月初三子时诞生。为上报父母，下免轮回，情愿舍妻弃读，吃苦修行。

到你面前初罚愿，永远不开酒和荤。

如果吃吃素来再开斋，南牢里拖到北牢里来。”

当家师说：“三少爷，不要信嘴里瞎嚼，瞎许菩萨啊！

看见西天好就吃长斋，说不定馋痨病一发又要开。

你吃素来我担忧，就怕长斋不到头。

要是以后再开戒，全盘功德一齐丢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再罚愿你听。

吃素当初最艰难，犹如肩挑重担上高山。

宁可一步高一步，绝不中途退下山。

我今好比南山一棵松，三丈六尺透虚空。

十万八千枝和叶，树大哪怕起狂风。

要说吃斋就吃斋，爹娘打骂永不开。

船到江心把紧舵，不被狂风刮转来。”

当家师见他蛮有决心，就说：“你真心吃素么，我来替你求堂忏悔吧！

初吃斋，就如同，新裁杨柳，

根又浅，土又松，怕起狂风。

求佛祖，洒甘露，微降细雨，

浇一浇，润一润，慢慢生根。

吃素修行苦向前，爹娘打骂你不还言。

十分情理你不要说，不成佛来也成仙。”

金三公子说：“师父，宁可钢刀头上滚，要我回心万不能。”他向师父作个揖，拿了经典就走——

你就算我名师父，经典是我领头人。

当家师一听，不大对劲：“三少爷，就算了吧，你不要走，经典还是丢把我。”“怎？”“假使你家老太师回来，晓得我是你的师父，说是我叫你修道的，将来我的性命不稳，头也不在颈脖子上滚啊！”“格么，依你怎说？”“三少爷，我把个名目你。

三官是你名师父，经典是你领头人。”

金三公子得到一部《三官真经》，辞别师父，正要走出山门，老道师又喊住他：“三少爷，你不要走，经典还是丢把我吧！”“师父，又为底高？”

你左肩高来右肩低，香房里必定有娇妻。

金三公子说：“有妻要什么紧？我不要她就是了。你如不信，我再罚愿你听。

今日取经回家转，永远不进绣楼门。”

主仆二人出了三清寺。金三公子同安童讲了：“安童，从此，我吃素修道，牲口骡马也不骑了。它也是前世不曾修，今世背驮日月难抬头啊！”

你替我解解笼兜松松绳，让它到荒山野地去安身。”

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这样做，不是修道，是在作孽啊！”“怎？”“一马有五口，它嘴里要嚼，四蹄要踏；嘴里啃呀啃，还要困下来打滚；五谷滚死不少，孽障作得不小。你把它放掉，不是在造罪吗？”“安童，我总归不骑它了，你替我骑回去吧。”“三少爷，万万不能。

我骑马走到宾州城，大小人等要议论。

金相府里奴欺主，这顶帽子要压杀人。”

三公子想了想，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牵了回去吧。”“哦，牵了回去是可以的。”

公子单身前头走，安童牵马紧随身。
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自家门在面前呈。公子说：“安童，这匹马的颈项里挂起牌来，牌上写起字来，‘在不准耕役，死不准宰剥，还要替它砌个坟廓’。”公子来到小书房写起三官大帝神位、三代宗亲牌位、南北星斗牌位来，供在小书房内。把“四书五经”——

一概放进书箱内，单诵三官一真经。

专心书房来修道，也不回转绣楼门。

公子得到《三官经》，朝朝夜夜忙诵经。王氏小姐在绣楼上问了：“梅香，你家三少爷出门游春可曾回来？”“啊呀，三主母，三少爷他回来了。怎么，他不曾到内楼来？”“不曾啊。可在暖阁楼？”“没得！”“可在万福厅？”“没得。”“可在小书房？”“也没得。”“难道他上天去了？”“天不曾得上，恐怕在那里搭上天梯了。”“奴才胡说，底高叫搭上天梯？”“主母呀，三少爷不像读书的腔口，倒像诵经的调头。”“梅香，你是耳闻还是目见？”“主母，我是耳闻。”“耳闻是虚，眼见是实。梅香，前面领路，陪我下楼！”

梅香搀住主母手，移动金莲下楼门。

二人来到小书房门口，望望小书房门关的。王氏说：“梅香啊，打断经，罪不轻。我们来听，听他念到‘终’字才好叫门。”梅香说：“不要说念到中，念到晚就怕也不开门。”“梅香，不是到中到晚，《三官经》念到头，要有‘终’字的，你只要听见一个‘终’字，就好推门了。”主仆二人对门外一蹲，接耳听声。金三公子这两天伤了风，鼻子管里“嗡呀嗡”。这一“嗡”就像“终”，王氏以为经念到头了。连忙走上前去——

经卷不曾念到底，王氏推开两扇门。

公子见了王氏到，好像来了对头星。

金三公子用手对王氏一指：“王氏，王氏，你还得了！

金相府里规矩重，你无事怎好下楼门。

我去告诉生身母，你违条犯法罪不轻。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啊，我出了好心没得好报，烧了好香得不到好兆。

我好心好意来张看你，冷落我慈贞为哪条？

公子想：啊呀，我骂王氏骂冤枉了。不过，我和她是夫妻，陪个笑脸也没底高稀奇。公子就用手背住她的衣袖，还又转上几个溜溜：“王氏啊，近不过夫妻，才间我说句笑话，你不要见气。”“少爷，你说话没轻没重。”公子说：“我以后不说好了。王氏，你晓我现在念的底高书？”王氏说：“我认得字的，你给我看。”公子拿《三官经》对王氏面前一摆，用手按住“官”字下面两个口，上面剩个宝盖头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我知道了，你念的《三字经》。”公子巴掌一拍，三个字猜着两个半，你好陪我办修行。

公子告诉王氏：“我‘四书五经’都不念，单诵‘三官’一真经。”王氏一听，眼睛发定。

三少爷啊，我在家靠父母。

出门靠公婆，香房靠丈夫。

亲亲丈夫啊，你倒修办道，叫我叶落归根靠何人？

三少爷啊，你年纪轻轻修办道，绝掉王家后代根。

哪怕是黄胖道人生一个，我王氏也没这伤心。

公子哈哈大笑：“王氏，既然修道，要男女做底高？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。养了鸡子就莫种菜，吃素修道就不要生后代。我同你好有一比——

我日后能像阿罗汉，你将来好做活观音。

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——

少爷啊，老来修道不嫌迟，切莫耽误少年时。

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这话错的！

修道要在年少修，老来修道气吼吼。

等你想到要修道，阎王要出票来勾。

修道要趁早，莫等腰驼背曲了。

念佛也念不动，手戳拐杖不能跑。

修道要趁少年时，六月荷花透莲池。

九月菊花遭霜打，到老修道只嫌迟。”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我问你，可有人家丈夫吃素，妻子也陪了吃素？”公子说：“有的。

夫吃素来妻吃斋，两朵金花一齐开。

同修道来同结果，同到西天伴如来。”

“三少爷，我问你，可有人家丈夫吃素。妻子吃荤的？”“也有。

夫吃素来妻吃荤，鸳鸯荷花两条根。

一支升到天堂里，一支埋入地狱门。”

“三少爷，可有人家丈夫吃荤妻子吃素？”“也有的。

妻吃素来夫吃荤，半河清水半河浑。

但看初八廿三月，半个明来半个昏。”

王氏说：“还有桩事我问你：你读读书蛮好，怎想到吃素的？真是闲思量，惹角落，吃得五谷想六谷。”“唉，王氏啊，我告诉你：

我在书房读‘五经’，越读越觉闷在心。

奉得母命赏春景，游看宾州四城门。

到了三清寺，遇到老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毛病慢慢才减轻。

不是念念《三官经》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”

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：“少爷，你倒出门游春玩景，得到经卷修道，我对家一坐，哪有经卷送给我呢？

少爷啊，你陪我花园散散心，我也好伴你去修行。”

众位，王氏底高心？她想：我把公子骗进花园，将今比古，将古比今，好劝他转意回心。就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先请啊。”“哦，王氏，别客气，你先请。”“少爷，夫到天边妻要跟，应当你走前面，妻走后面。”“王氏哎，假使到你王家去，我走前面你走后面；今朝在我金相府，应当你走前面我走后面，我不能坐家欺人。”“啊呀，少爷，你真客气。”

夫妻两个手携手，并并排排进园门。

王氏到花园一看，百花齐放，绿草茵茵，好不欢欣。

三公子，王氏女，花园玩耍：

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柳绿松青。

栀子花，和海棠，争相斗艳，

玫瑰花，开出来，血点鲜红。

十姊妹，并蒂莲，成双作对，

丁香花，茉莉花，香气扑人。

墙头长了虎尾草，盆里栽的万年青。

观音莲对垂杨柳，罗汉松对马尾松。

王氏抬起头来看，长春花紧靠月月红。

迎春花开赛黄金，木香花开满天星。

牵牛花开口朝上，山茶花开像红云。

夫妻双双往前走，玉兰花到面前呈。王氏看到玉兰花开得好看，就是几片叶子障眼。她心上着急，把叶子朝下一摘。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说你聪明么你一点也不懂事。

花开没得叶来遮，何年何月显荣华？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啊，我比叶来你比花，花开全靠叶来遮。

三少爷啊，你倒吃素修办道，我何年何月显荣华？

夫妻双双往前行，后花园里去散心。众位，金相府里的花多哩。各个花园总有花，花总归队的，一队对一队——

东园内，栽的是，“俞任袁柳”，

西园内，栽的是，“苗凤花方”。

南园内，栽的是，“滕殷罗毕”，

北园内，栽的是，“顾孟平黄”。

有石台，和石凳，“澹台公冶”，

金鱼池，银鱼缸，“雷贺倪汤”。

数九天，落几夜，“费廉岑薛”，

风刮动，树枝摇，“柴瞿颜充”。

王氏指着一朵花问：“三少爷，这朵花我怎不识得？”公子说：“这总不识得？你往常蛮聪明，给个哑谜你猜猜。这种花叫墙上长青苔。”王氏就想：墙上长青苔？莫非发了霉才长青苔。就说：“少爷，我晓得，这叫蔷薇花。”“哎，正是，正是。”王氏又问：“这盆呢？”“这一盆，叫东海里砌瓦屋。”梅香插嘴了：“哪家海里还好砌瓦屋。”王氏说：“这屋砌在海中间就叫海棠花。”公子大笑：“哈哈，又猜对了。”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王氏又问。“这一盆叫卖油郎不带秤。”梅香说：“不带秤不错把人家？”王氏说：“梅香呀，错不掉的。俗话说，骂不过看牛的，算不过卖油的。卖油郎算计最狠，一勺子四两，两勺子半斤。这就叫芍药花。”

公子听了笑盈盈，真是聪明伶俐的女千金。

王氏又问了：“三少爷，这盆花末？”“啊，这盆花叫兔子拜新月。”“哦，我晓得，这叫芙蓉花。”还有这一盆呢？”“这就叫姑嫂两个睡一头。”梅香说：“两人睡一头，人不挤杀得。”王氏说：“他们姑嫂二人合得好，这就叫罂粟花。”“哎，正是，正是。”王氏又问：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公子说：“这叫铁匠店里烧稻草。”梅香说：“铁匠店不烧煤炭怎烧稻草的？”王氏说：“没法子，煤炭贵嘛，就叫玫瑰花。”“三少爷，这一盆呢？”“这一盆啊，叫马上翻跟斗。”梅香说：“骑马一阵风，两手带住鬃，性命尚难保，哪还敢开弓？连开弓总不敢，还敢翻跟斗？”“梅香，可以的，他骑马熟练，所以叫簇旗花。”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！”

到底你是官家女，才学非比寻常人。”

王氏又问：“三少爷，这牡丹花有多少样数？”“啊，总共有二十四样。有青黄牡丹、紫白牡丹、墨绿牡丹、芙蓉牡丹、凤穿牡丹、芍药牡丹、荷包牡丹、枯枝牡丹……”王氏听到这里，又喊：“少爷，你来看啊，这一盆花多有趣，只成双不成单。”“哈哈，王氏你不晓得，这种花在我们中原只有三盆。皇上御花园里有一盆；皇亲刘驸马家一盆；我金相府有一盆。这就叫双头牡丹，要么不开，要开就是两朵。”

王氏听到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三少爷啊，牡丹花开成双对，我们为何要离分？

三少爷啊，你看看牡丹花的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

金公子心倒软下来了。说：“王氏，你不要哭，我们一同上楼吧！”他们夫妻游园，当方土地一直跟在身边。这时，花园土地想：“不好啦，今朝金三公子如果上了楼，要惯掉三茅祖师之职。”随即用手一扇，来了一阵狂风，把一朵花吹落地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望望看，好好的一对花，就剩一朵啦。这又有一比：我好比修行，你好比作孽。

修行的还在枝叶上，作孽的吹落地埃尘。”

王氏急得没法，在那指手大骂——

你这个瘟风啊，

我家少爷正要回心转，你活拆我夫妻为何因。

慈贞小姐连忙喊：“梅香快点上楼，替我拿针和绒线下来，把这朵花缝好，让两朵花攀在一起。少爷，这遭好同我上楼了吧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这话错的。

水在大海月在天，人死怎得再还阳。

月落明星看不见，花落怎好线穿连。

王氏啊，花开花落年年有，人老怎得再转少年。”

夫妻双双又朝前走，来到西花园里。看见一对蝴蝶，飞来飞去，穿枝透叶，自在翱翔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你望望看，它们合得多好哦！前面的飞到东，后面的也飞到东；前面的飞到西，后面的也飞到西。

三少爷啊，蝴蝶飞到东来飞到西，如同我你小夫妻。

三少爷啊，化生还要成双对，你为何一定要修行？

三少爷啊，你就看看蝴蝶的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”

三公子心又软了：“王氏啊，你不要哭，我同你上楼吧！”花园土地说：“不好了，他又要上楼了。”就变呀变，变作一对乳燕，飞过来一口，把一只蝴蝶衔了就走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倒望望看，好好一对蝴蝶，活活挨拆散了！”

蝴蝶心欢喜，双双展翅飞。

燕子衔了去，拆散好夫妻。

金三公子正要对慈贞小姐讲话，慈贞忽然又喊：“三少爷，你望望那对乳燕合得多好啊。两只合吃一个蝴蝶，吃下去了还你替他梳梳毛衣，他替你理理翅膀，多亲热唷！”

之乎与也者，也者与之乎。

虽然不言语，人不如鸟乎？

三少爷啊，乳燕还要成双对，你为何硬要办修行？”

三公子心又疼起来了：“王氏啊，你不要哭，我一定同你上楼。”花园土地一看不对，马上又变，变作八爪雄鹰朝下一攫，一只乳燕飞向东，一只乳燕飞向西。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望望看，好好一对乳燕又被活活拆散了。

夫妻好比同林鸟，雄鹰一到各自飞。”

二人正说这话，一个猎户来了。猎户拈弓搭箭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雄鹰鲜血淋淋，跌落在地。猎户捉起雄鹰朝虾笼里一灌，未曾跑出多远，一只猛虎又到了。猛虎头像笆斗，颈脖子像棉花袋口，前脚像抓钩，后脚像伐树锄头，尾子像刷场扫帚，眼睛像明灯，牙齿像银针，毒气对外喷，追了要吃人。

一阵虎风了不得，把猎户拖去囫囵吞。

三公子说：“嘿嘿，王氏你想看，花园多少稀奇事。蝴蝶遇乳燕，乳燕遇雄鹰，雄鹰遭猎户，猎户遭虎吞。

强人还遭强人手，恶人又被恶人欺。

王氏啊，你看看雄鹰猎户样，不如陪我去修行。”

夫妻双双又来到金鱼池。王氏说：“少爷你望望那对金鱼合得多好，前面的鱼游到东，后面的也游到东；前面的游到西，后面的也游到西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哎，一样的。我到东花园，你也跟到东花园，我到西花园，你也跟到西花园。”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又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，鱼儿还要成双对，你怎荷花失根藕无寻。

你看看鱼儿面上份，陪我回转绣楼门。

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只晓得乱哭，又不晓得鱼在前世里是底高？”“少爷，我不晓得。”“不晓得嘛，我告诉你。

张八赵九不曾修，投生鲤鱼水中游。

前头下了沉丝网，后面下了钓鱼钩。

连梢竹子当头打，不上网来也上钩。”

金三公子看看红日将沉，乌鸦归窝，就对王氏说：“你早点上楼吧，我也把句着实话你。

劝妻休想我，及早转楼门。

将军不下马，你另外定章程。

王氏呀，你到楼上慢慢过，我到书房去修行。”

王氏见公子一走，既伤心，又发火：“梅香，你来，我对你说句话。”“主母，底高话啊？”“我做鬼对金鱼池里坍，你就直巴嗓子喊。”梅香说：“主母，这我懂的。”王氏对金鱼池里坍，梅香就放开嗓子喊：“三少爷，主母投河死啰！”公子头也不回，直向前走。梅香又喊——

三少爷啊，你去念佛吃长斋，就怕要惹出人命来。

公子望也不望，只当没听到。梅香又喊——

三少爷啊，官盐当作私盐卖，也作兴以假弄成真。

公子停步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，一个趟子跑去抱住王氏：“你何苦呀，若在世上挨，莫对土里埋，阎王不寻你，你不要想发小鬼的财。”王氏对地上一坐，又哭了。

三少爷呀，我金鱼池里把命丧，让你无挂无碍好修行。

公子想：不要以假成真，断送命根。就说：“王氏，快点起来，我当真吃素修道啦？我是哄你的。”王氏听见这话，爬总爬不及：“少爷，我当真舍得这条命？我也是吓吓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跟我上楼吧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是不想让你寻死。我许了三官菩萨，道还要修的。

今朝如上了绣楼门，地府里罪孽重千斤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啰哩啰嗦，鬼话真多。

地府里罪孽千斤重，我帮你挑上八百斤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还有二百斤哪个挑？”“还有二百斤你挑。”“你要我上楼，不要说二百斤，二两二钱我总不担当。”梅香说：“主母、三少爷，你们不要愁，还有二百斤包在我们两个丫头身上。”金三公子无可奈何，只好跟她上楼。

王氏盯紧难脱身，缠住公子上楼门。

日落西山暗昏昏，忙叫梅香点银灯。

掌好银灯，备好酒菜。一歇辰光，酒菜端到绣楼。王氏问：“少爷，这遭好吃了？”“王氏啊，我午间罚愿，要到半夜子时才好开斋。”等呀等，等到半夜，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总好吃了！”“王氏啊，这个席不正，我不坐。”王氏又叫梅香把台子搀正过来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总好吃了吧！”“王氏啊，这个酒菜不烫，我吃了要醋心格。”王氏吩咐梅香把酒菜拿去烫烫。一歇辰光，酒菜又端到高楼。王氏说：“少爷，这遭可好吃了？”“王氏啊，你望望月亮到哪里了，可曾到半夜哩？”——

王氏推窗望明月，公子吹熄桌上灯。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现在已经是半夜时分了。

大星到了东南角，七撮星到月旁边。

正是亥时下三刻，等一刻就到子时辰。”

王氏正在望星望月，公子忽然翻脸，用手对王氏一指：“王氏、王氏，你还了得！你既然

望望月亮到哪里好让我开斋，为什么又要把银灯吹熄？莫非怕我先吃？

你劝我开斋都是假，还是逼我去修行。”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山倒下来压不死人，舌头根子要压死人哪！灯明明是你吹的，怎说是我吹的？”

总说相府没得冤枉事，这个冤枉海能深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王氏啊，不要哭。我问我，吹灯要化多大力气？”“少爷，不要四两力。”“喔，四两重的罪孽你总不肯担，还想你担当八百斤？少陪了。”王氏心里着急：“少爷，就算我吹的吧。”公子说：“我只听前言，不听后语。你要我在楼上，再给个哑谜你猜猜。你晓得：‘快刀劈竹’是底高？”“少爷，这我晓得的，竹子劈起篾来，打起箍来，把我们二人一天到晚箍在一起。”“嗯，你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

快刀劈竹两分开，到何年何月拢起来？”

王氏听听倒没指望了：“梅香，替我把门关关，窗子闩闩，叫他来得去不得！”

蜻蜓歇在蜘蛛网，苍蝇叮了面糊盆。

蚂蟥叮住螺蛳脚，要脱身来难脱身。

今朝我做撑门杠，看他怎得下楼门。”

王氏脸一青胖，像个五殿阎王。对楼门上一蹴，像个八太。公子想：“不好，今朝不发火，我不得走哇！”就来了个乌云推月——

把王氏推跌楼板上，将身跳出绣楼门。

三公子抬头一望，天上星光灼灼，寒气逼人。金三公子又当是底高菩萨晓谕他哩，连忙双膝下跪：“天地神明，三官师父，你有灵有感，要明察弟子的苦衷。

我是挨骗进沉香阁，师父要包涵二三分。”

三公子回到书房。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用夜点心。”“安童，你还不曾困？”“你还不曾用夜点心，小的怎敢困呢？”三公子用过夜点心，对安童说：“安童，我不能在小书房修了，王氏对小书房是旧马熟路，这遭她天天来吵，夜夜来闹，叫我怎好修道！你替我挑点空心草，把木香棚子夹夹好；能挡风，能避雨，在里头修道也不苦；再替我扛张抬子搬张凳，又好诵经又好困；日日夜夜没人问，我好一直修成正。”

金三公子想得周，一心成道作苦修。

谁知人前无直路，磨难日子在后头。

### 卷三 家书进京

苦作舟，不回头。遇恶浪，向前走。  
公子修行苦作舟，三灾六难不回头。  
不管风狂浪又恶，一路扬帆向前走。  
依还一部《三茅卷》，接过前文往后修。

前册已经讲到金三公子吩咐安童替他搬进西花园木香棚里修道，就朝诵《三官经》，夜诵《三官经》，也算得到安身处，日日夜夜来修行。

不提公子在修道，再提王氏女千金。

王氏在沉香阁见公子一走，她哭得发火。梅香说：“三主母哎，三少爷站起来与你一样高，困下来与你一样长，五点对五点，你怎压得住他？”

少爷修道劝不改，五点要请出六点来。”

王氏问：“梅香，哪个算五点，哪个算六点？”“你们夫妇同辈是五点，钱氏太太是他的母亲，比你长一辈，大一点，算六点。少爷不肯回心，要把钱氏太太请下楼，才管得住哩！”王氏一听，倒也相信：“梅香，你前头领路，搀我下楼。”

梅香挽住王氏手，拨动金莲下楼门。

主仆二人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来到暖阁高楼。王氏见钱老夫人，双膝下跪：“婆婆万福！”钱氏太太说：“三媳，既然祝我万福，为底高又要这样哭？”“婆婆呀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三少爷修道，他……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他修他的，与你有何相干？”王氏一听，更加哭得伤心——

婆婆呀，三少爷修道虽说不关我的事，但绝了我王门的后代根。

婆婆呀，他年纪轻轻就修道，你也少了个端汤奉茶人。

钱氏夫人一听，这倒非同小可。冤家怎想起修道的？他怎不知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？就问：“三媳此话可真？”“婆婆，一点不假。”“他在哪里修道？”“婆婆，他在小书房。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主母，三少爷不在小书房了，搬到木香棚里去啰！”钱氏说：“何苦何苦！三媳，你不要难过，这事由我作主。我们一同下楼。”钱太夫人头上用青丝包头一扎，拐杖对夹肘里一夹——

冤家要是不回心，我这龙头拐杖不容情。

婆媳二人由梅香引路，来到西花园木香棚。钱氏在外面一咳，公子一吓，抬头一望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，我的母亲来了！”跟手把经书盖起来，走上前去双膝齐跪：“母亲在上，孩儿拜见！”“冤家，我不要你见礼，我有话问你。你不蹲小书房读书，钻在这草棚子里作甚？”“哦，母亲，我只要心宽，不要身宽，我蹲草棚子里心倒蛮安。”“儿呀，在小书房读书有何人打扰你不安？”“这个……”“不要这个那个，你读的什么文章拿来把我看看。

只要你腹中文章满，送到京里受皇恩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母亲，我不是读的文章，是读的经书。”“喔，是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还是《易经》？”

亲娘呀，我不读《诗经》共《书经》，单诵一部《三官经》。

钱氏说：“你读《三官经》有底高用处？可好科考，可好治国平天下？”“母亲，只好修身，不好治国平天下。”“格么，你读它何用？”“母亲，你有所不知。父母健在念《三官经》，替你们加添阳寿好长生；父母亡故我念《三官经》，你们地府赎罪早超升。

免遭生死轮回苦，报答你父母养育恩。”

钱氏一听，很不高兴：“你这奴才，不用心攻读诗书，反诵读僧道经忏，不怕被人家议论？

相府容量你修道，要笑坏朝纲多少人。”

三公子不作声。钱氏又问：“冤家，这经要念多少卷数？”“母亲，我不论卷数，只论辰光。”“要念多少辰光？”“念三百年！”“你瞎说八道，人无百岁寿，花无百日红，你有三百年寿吗？”“母亲，我哪里连三百年寿总没得？

彭祖寿长八百岁，陈抟一忽睡千年。”

钱氏说：“冤家哎，你不要念三百年，三十年总不准你念。”“母亲，我同你商议，可不可以让我念三十年！”“三年也不准你念。”“母亲，你就准我念三年吧！”“半个月总不准念。”公子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母亲哎，我在小书房读“五经”，越读诗书越闷心。

奉你母命赏春景，遇到三清寺里老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毛病慢慢才转轻。

我今不念《三官经》，旧病一发要命归阴。

钱氏夫人心里想：孩儿毕竟是自己养的，一条痛肠一条恨肠。如果过份管得紧，弄不好也会断送命根哪！“儿呀，我准你念半个月，到了第十六天你要上楼。”“母亲，我晓得了。”钱氏夫人又对慈贞小姐说：“媳妇，你才间听到呱，等半个月，让他慢慢自转弯。他就上楼的。”王氏一听，喜之不尽。钱太夫人回转暖阁楼，王氏也回转沉香阁。这遭，王氏朝也望，晚也数，从初一数到十五。到第十六天王氏点好银灯，备好酒菜，等到半夜，三公子也不上楼哇！王氏就想了：我家三少爷诡计多端，可能要多呆一天才上楼呢？到了第十七天晚上，她又掌好灯火，备好酒菜，等到深更，三公子也不上楼。王氏暴躁如雷，用手一指——

天亮已是十七天整，你为何还不上楼门？

三少爷，你对我欺骗是小事，忤逆了生身老母亲。

王氏想想没办法，一夜啼哭到天明。夜静夜静，听出去不近。哭声惊动了熊、桂二氏，妯娌二人商议了：“三婶婶为底高一夜哭到天亮？我们倒去张张看。梅香，同我们下楼。”

梅香前面来带路，妯娌两个下楼门。

转弯抹角来到沉香阁，熊、桂二氏问：“三婶婶，夜静更深，你为底高哭得伤心？”王氏可怜哩，话在喉咙口说不出，只是哭：“啊呀，伯母哇！

你们越过越欢乐，我是越过越伤心。”

熊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你哭底高？不说点我们听听？”梅香插嘴说：“二位主母呀，三主母气得说不出来了，我说把你们听听吧？”梅香把王氏哭的原因说了一遍。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你不要哭，我们去劝劝他。”王氏说：“他是不听劝的。”熊氏说：“不是吹，三叔叔见我一到，就吓得笔堑笔——陡的。他在哪里？”王氏说：“在西花园木香棚。”“哦，我们去。俗说，长哥为父，长嫂为母，他不依我，我就发火，背起来好打的。”桂氏说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不是长哥为父，长嫂为母；是长哥为‘扶’，长嫂为‘磨’。就好比弟弟年纪小，父母亡故早，长哥要抚养他成人，长嫂要磨琢他读书，甚至还好磨他做活计。做嫂嫂的怎好撒野，背住小叔子打呢？——

叔嫂两个来打架，要笑坏府门里多少人。”

熊氏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桂氏说：“我看啊，小叔叔修道，我们去与他乱闹，吵得他心里发躁，他就陪三婶婶上楼了。”熊氏说：“那我们要分三路包抄，各说各的道理，劝三叔叔回心转意。”

妯娌三个像阵风，一齐奔向木香棚。

妯娌三个商议好了，来到木香棚外，两个向西，一个向东，面对面一碰。桂氏说：“啊唷，大嫂嫂，你到哪去？”“哦，听说花园里出了活菩萨，去问问我家大少爷几时拜相？”格么，二

嫂你上哪去？”“哦，我也听说花园里出了活佛，也是去问问我家二少爷何时封侯？”“三婶，你上哪去？”“哦，我也听说花园里出了灵菩萨，我去问问我家三少爷几时回心，不诵《三官经》？”妯娌三个齐打了个失惊：“啊呀，不好了！

走得慌来跑得忙，不曾请香烛进庙堂，  
梅香呀，花园又没设香烛店，只好撮土为香敬神明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梅香替我从南面拜这个活菩萨。”金三公子想：她们来胡闹了。我朝也修夜也修，修到点功劳被她们一拜，不是秤勾打钉——直扯直。哦，她从南面拜，我好转过来朝北的。梅香一看，又从北面拜。公子头一弓，转过来就朝东。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梅香，替我从东面朝西拜。梅香，你们姊妹多，替我把他四面围困起来拜。今朝看这个菩萨怎样转法子？”公子急得没法，站起身来手像舞绞车榔头：“不要拜，不要拜，我还不曾成佛哩。”

熊、桂二氏拍手打掌，哈哈大笑——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不曾看见转溜溜菩萨受香烟。

熊、桂二氏见到三公子，装着吃惊的样子说：“啊呀，哪里是灵菩萨，还是三叔叔哪！”“啊，是二位嫂嫂，好的，好的。

你们可知相府规矩重，无事不得下楼门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叔叔，相府规矩不在家，公公进京复命，规矩总带京里去了。现在金相府的人做官的做官，做鬼的做鬼，没得人管。”“嫂嫂，你不要出口伤人。哪个做官，哪个做鬼？”

“你家两个哥哥做大官，三叔叔做鬼坐草庵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嫂嫂你不要笑我。

两个哥哥做高官，比不上小弟坐草庵。

如不相信，我做个假皇帝你看看。我做万岁，二位嫂嫂做大哥、二哥，一文一武。我这里引磬木鱼一敲，好比金殿上钟鼓齐鸣，你们就上殿来见我。不过，你们不能对这块跑，要对金殿上爬，爬前百步，退后一步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这不像个鬼爬？”三公子哈哈大笑：“我原说的呢！”

两个哥哥在朝门，进朝是个鬼，出朝才是人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叔叔，你不要扯东拉西，我们是来劝你回心转意，夫妻团圆的。”公子说：“要我回心一点不难，我出个哑谜给你猜，猜得着，我就回心；猜不着，要我回心你们想总不要想。”三公子想了一想，出了一个哑谜：“一点红，紧同同，悬空挂，讨皇封。”熊氏一听，不晓多兴。“这我晓得的。这哑谜么，应在我家大少爷身上。如不相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大少爷头戴乌纱一点红，身穿蟒袍紧同同。

手执朱笔悬空挂，奏本上朝讨皇封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你猜错了。”桂氏说：“三叔叔，我晓得的，这条谜在我家二少爷身上。

二少爷头戴将军帽一点红，明盔亮甲紧同同。

手执长枪悬空挂，杀退番兵讨皇封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倒不是我说你们，摆来摆去是摆的金相府架子，你熊、桂二家可曾带点屑子来摆摆？我不摆则已，要摆就要摆自己。

东天日出一点红，我身在草庵紧同同。

《三官真经》悬空挂，修成正果玉皇封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叔叔，你讨到玉皇封还早哩，先由我们来替你封吧？

三叔叔修道真用功，头末修得对前冲。

前面好躲雨，后面好栽葱。

等到三叔修成正，成个饿佛上天空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不管它，倒底还修到个饿佛哩。”桂氏说：“慢，慢，我来加封我家三叔叔。

三叔叔修道心着慌，脸上修得像裱黄。

眼珠落进骷髅塘，背脊修得像稻床。

肋骨修得像纸糊窗，脚膀瘦得像细木桩。

手膀瘦得像柴棒，若是等你修成正。

一身枯骨见阎王。”

熊氏说：“我再来加封三叔叔。

三叔修道真用功，把三婶丢在冷房中。

身在草庵喝西风，腰么修得像把弓。

脚膀肿得像灯笼，等到你要修成正。

鼻子管里没得风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嫂嫂，我把你家几个小囡撂到井里的，这样刻毒地咒我？说我修成饿佛倒也罢了，竟要咒我死！”熊氏说：“这倒是的。梅香，替我倒杯香茶给三叔叔，向他赔礼。”梅香倒杯香茶给三公子。熊氏说——

叔叔呀，我们有言语冒犯你，你要包涵二三分。

三公子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大嫂嫂打了招呼就算了，我来替她求堂忏悔。

大嫂送我一杯茶，茶杯照见金菊花。

大哥朝纲做御史，子子孙孙享荣华。”

桂氏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叔叔修呀修，修得会说好话哩，我也来倒杯茶招呼我家三叔叔。”三公子说：“二嫂嫂跟我和解，我也来替她求堂忏悔。

二嫂敬我一杯茶，茶杯照见金桂花。

二哥边关做总兵，二嫂她寒穿绫罗夏穿纱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两个嫂嫂都倒茶赔礼，我也来招呼我家三少爷。”三公子对王氏看了一眼——

王氏送我一杯茶，杯里照见玉兰花。

我在草庵来修道，王氏她作得像叫花。

熊氏见机行事：“不错，不错。我家大少爷做官，我有吃有穿；二叔叔做官，二婶婶心宽；三叔叔坐草庵，三婶婶眼泪不得干。”三公子说：“二嫂嫂不要起劲，我再说给你们听。今朝一不过冬，二不过年，你们穿一身花花绿绿衣裳，可比鬼多两只耳朵？

大嫂穿红又带青，阎王看见当妖精。

二嫂穿红又带花，阎王看见当冤家。

我家王氏不打扮，素素净净老诚人。

阎王看见来迎接，南海来了个活观音。”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人可要霉杀得！把我们比作妖精，把王氏比作观音。我们不是鬼，你修道倒像个鬼哩！你两个哥哥在朝纲里做官，轿子一动，前呼后拥；鸣锣开道，喇叭涨号；八抬八极，像抬个活菩萨。”“啊，嫂嫂你可晓得，官高必显，道高则稳；官高官高，终结没得好的收梢。臣伴君王，犹如羊伴虎狼。

臣伴君王终有难，羊伴虎狼必身亡。

将军不离阵上死，猛虎也难逃陷阱塘。”

金三公子问熊氏：“嫂嫂，我这话你可懂？”“我不懂。”“不懂，我讲给你听听——如同老

虎和羊在一起，老虎一饱和羊子合得蛮好；老虎一饿，羊的个子不大，被它一口一个。两个哥哥在朝纲做官也是这样，桩桩事情好，君王不恼；一桩事情弄不好，君王就要大发脾气。

天子眉头皱一皱，御笔在手勾一勾。

两个哥哥纵然不挨杀，天牢里也要把他收。

摘下官帽革去职，你们凤冠霞帔一齐丢。”

妯娌二人听到这一声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熊氏大怒：“还不曾见这种人，这样不习上！二婶婶，我们走，随他去做鬼做人！”王氏说：“二位嫂嫂等我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你到哪里去？他念《三官经》，你要替我们念保佑经，保佑两个哥哥得太平。

保住你两个哥哥平平安安回家门，万事全休总不论。

倘若出了讹误事，一本脏账算不清。”

王氏一听，两滴眼泪倒挂下来了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恶言恶语对我总不关心，说了两个嫂嫂要多心。

三少爷呀，你若再不转心意，我决不回转绣楼门。

熊、桂二氏说：“三婶婶，不要这样了。我们既然一同来，还是一同走吧。我们劝不醒他，也许有人能劝得醒他的。”

妯娌三个站起身，禀告婆婆老人。

妯娌三个来到暖阁楼，拜见婆婆。钱太夫人见三个媳妇一到，眉开眼笑：“媳妇，冤家可肯回心？”“婆婆呀！”

三叔叔非但不回心，反而奚落一家门。”

钱夫人问：“冤家他说底高？”“他说官高必显，道高则稳。官高官高，早晚没得好收梢。他说臣伴君王，犹如羊伴虎狼。臣伴君王终有难，羊伴虎口必身亡。他还说大少爷和二少爷——

有朝一日犯王法，御笔一勾坐天牢。

摘下官帽革去职，我们凤冠霞帔戴不成。”

钱太夫人说：“媳妇，他不是金口玉言，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。”熊、桂二氏又说——

婆婆呀，他说了大二少爷总不关心，可知道，公公也在朝纲里伴君王。

打破水缸印破壁，连累我家公公老人。

钱氏一听，大发雷霆：“好哇！冤家不肯回心转意，我们就写封书信进京，把老太师请回来对他教训教训！”

冤家修道劝不改，把家堂老爷请出来。

熊氏一听，浑身来劲。随手拿纸折迹，磨墨掭笔：“婆婆，我先写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
您老膝下三个子，两个跟你在朝门。

三弟在家不习上，懒读诗书做道人。

伏望公公回家转，训他改正念诗文。”

熊氏写完，笔对下一搁。桂氏说：“让我也来写上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

你在朝中做大臣，赚到银子动秤称。

用斗对家量，簸箕对家畚。

出到一个‘好子孙’，懒读诗书诵经文。

万望公公回家转，训诲三弟早成人。”

桂氏写完，笔对下一搁。王氏说：“让我也来写上一笔。

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公公老人：  
准定王门招嗣婿，你仗势将我要过门。  
容量儿子来修道，害了我媳妇王慈贞。”

钱氏夫人接过手一看：“嘿，你们这样写法，不是请老太师，是怪老太师，骂老太师，等我老身亲自来写。”钱氏夫人拿笔写道——

閤門清靜度日月，太師萬福受皇恩。  
你我所生三個子，倒有兩子在朝門。  
三子在家沒出息，懶讀詩書做道人。  
妾身年老難處治，伏望太師轉家門。

三位媳妇一看：“唔，倒底婆婆才高识广，写得彬彬有礼，道道地地。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请将不如激将，何不再添上几笔。”下写——

頓首頓首再頓首，拜上公公老人：  
如果見書回家轉，家中息事又寧神。  
如果見信不回轉，婆媳四個要上皇城。  
一封家書寫完成，封條封得緊騰騰。

钱氏夫人忙唤金龙、金凤二位得力家佣，用过早餐点心，将书信打进包袱，急速赶路。又嘱咐家佣要日不停留，夜不住宿，日夜兼程。金龙、金凤说：“钱太夫人，日间好走，夜不可行，有关口要查问的。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你们不必担心。你家太师进京金字灯笼不曾带去，现在正好用上。

你把金字灯笼帶隨身，銅關鐵卡照樣行。  
路上有人來盤問，就說是相府的家書進皇城。”

这遭，金龙、金凤把马鞍备好，草料喂饱。

飛身甩上銀鬃馬，直奔天子午朝門。  
家佣急急行，一路不稍停。  
為了家書事，连夜趕進京。  
出门一去二三里，經過烟村四五家。  
看見亭台六七座，哪管八九十枝花。

慢走如同云推月，快走如同过天星，逢山不看山中景，遇水不问浅和深。

路上行走數天整，望見天子外羅城。

金龙和金凤就讲了：“金凤弟，人人都说皇城好，话不虚传确是真。”

无心观看皇城景，闯进天子罗城。

金龙说：“金凤弟，我们第一次进京，还不知老太师的朝房在哪里？”这时，有个巡街御史手杖一截，在街边走踱。金龙、金凤下马离鞍，上前深深一礼：“老者在上，请问金丞相的朝房在哪方？”“啊，二位免礼。金太师朝房从这向东，转弯向右，有白玉石铺街的就是。”

二位家佣动身走，太师朝房面前呈。

金龙、金凤跨下鞍，马对旗杆上一系，随用指头敲门。管门安童问曰：“何人也？”“我是滨州相府里金龙、金凤送家书到此。”管门安童开门一看：“啊，是你们二位哥哥。

你且门外等一等，我速报太师老人。”

金老太师得知家书来到。随即吩咐安童大开朝房正门，迎接老太夫人家书。

安童急忙站起身，迎接家书进府门。

老太师接过家书，吩咐金龙、金凤：“你们长途跋涉，吃辛苦，到厨房用膳去吧？”

家佣到厨房用点心，太师将家书看分明。

俗话说：“宰相肚里好撑船。”这不是他的肚皮大到好撑船，而是说他见多识广，事事胸有成竹。他看看家书，倒跟家书对起话来了：“托福、托福。”“不是的、不是的。”“正是、正是。”……安童对那一撑，接耳听声，说：“太师，你跟哪个讲话？”老太师说：“太夫人书信上写‘阁门清静度日月，太师万福受皇恩’，我答她是‘托福、托福’；‘我你所生三个子，倒有两个在朝廷’，所以我说‘正是、正是’，‘三子在家没出息，懒读诗书做道人’，我认为‘不是的、不是的’。这大概是我多时不曾回家，她们借此为名，要我回转故里张看张看。

金龙呀，可叹山遥路又远，老夫不能插翅飞。”

金龙说：“老太师，你再对下看，下面还有哩！”老太师不看犹可，一看呀——

气得脸上青云生，鞋线蹬断两三针。

“安童，替我到大夫衙门把我大儿子唤来！”

小小安童奉主令，不敢耽搁片时辰。

安童来到金大夫衙门，禀上老太师旨意。众位，金大夫在平常辰光人家来请，总要带拜帖，备八人大轿才出门。今天听是老太师唤见，不敢耽搁，立即乘一顶小轿动身。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直奔高厅见父亲。

大夫来到高厅，双膝俱跪。口称：“父亲万福，唤儿有何吩咐？”老太师说：“只因你母有家书一封到此，你观看明白。”金大夫接过家书，从头至尾，上下观看到底。

家书上下看完成，跟手拂落地埃尘。

老太师胡子一翘，眼睛一暴：“你这畜生还了得！

拂落家书非小可，忤逆你生身老母亲。

我五更当皇报一本，你违母逆父罪不轻。”

金大夫见老太师不理会他的心情，两滴眼泪倒落下来了。

父亲呀，拂落家书非为别，只恨三弟要修行。

老太师说：“儿呀，既是如此，你不要哭，我们来商议商议。你看我回转呢，还是不回转？”“父亲，你一定要回转。如果不回转，让他们婆媳四个赶到京城，叫文武百官一看，你的面子要失落一半。

婆媳四个上皇城，要笑坏朝纲武共文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儿，我朝纲事情多端，怎得回转？”金龙、金凤就说了：“当今做官之人回家有几种回法。有的告老回家，有的告病回家，也有的被革职回家。我家老太师可以告病回家。

老太师就称身有病，告病回家养精神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你信嘴一塌，不从实情出发。我脸上红泼泼，身上胖突突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，怎好告病？你们要晓得，我如告病不准，乌纱就不稳。”金龙说：“太师，这不要紧。你到参药铺买栀子三钱，荷叶三片，用槐花擦耳，荷叶水洗脸，一天洗三遭，三天洗九遭，就可变成面黄肌瘦，病腔就出来的。”老太师随手用散碎银子叫安童到参药铺买三两槐花，三钱栀子，三片荷叶，一天洗三遭，三天洗九遭，用青铜镜一照，哈哈大笑——

怪不得金家要发财，麻利军师总到我家来。

金大夫一看：“父亲，妥了，妥了。你真的面黄肌瘦，病腔出来了。

爹爹呀，你脸色如同裱黄纸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
看你毛病很不轻，告病回家定能成。”

金大夫将父亲的告病本章写好，等皇上五更早朝，面见皇上：“万岁，微臣之父有告病本章一折，伏乞我主龙目观看。”天子一看：“哦，金爱卿贵体失调，你把他扶上殿来见我！”金大夫想：“阿弥陀佛，好了装病，不然就怕命也送掉！”金大夫随手来到父亲朝房：“恭喜父

亲，皇上等你验病准本，不过你要装重点，说话声小点，要有病腔啊。”这遭，老太师扶住金大夫的肩头，金大夫抱住老太师的夹肘——

金大夫将父亲歪歪斜斜扶上金銮殿，  
他脚一蹬，手一松，金丞相一个踉跄跌倒在殿中。

万岁问：“卿家，你后面何人？”“万岁呀，是我的老父亲。”“老爱卿，抬头见我！”

丞相抬头把眼睁，万岁连连叫几声。

万岁，我现在头疼如同千刀砍，腹痛好似万箭穿。

耳目昏花不得过，四肢无力欠精神。

万岁呀，我热起来如同炉中火，冷起来好似水生冰。

万岁呀，我毛病上身就如此重，不晓得可有命残生。

金丞相是朝纲耳目大臣，万岁见他病到如此样子，倒也十分心疼。爱卿呀：

你三天之前还面如三月桃花红喷喷，今朝怎像九月菊花又遭霜。

爱卿呀，现在你是心肺不适，还是脾肾不宁，快诉于寡人得知情。

金丞相说：万岁呀——

我平常从无灾和难，这叫立时起风云。

昨夜东北风毛雨伤了我，就寒寒热热不分清。

万岁说：“金爱卿，你不用愁，这叫‘急惊风’。乡有民医，国有太医，我把太医召来，替你对症下药，细细调理，你的身体自会早日康复起来的。”金大夫一听，吓掉大半条命。他心里有话：若是被太医看出他父亲没病，这个欺君之罪如何担当得起？他就赶紧磕头，跪下来帮求——

万岁呀，恕我父亲有个家乡份，让他回去会会我生身老母亲。

万岁说：“爱卿，孤王江山千斤重，你父亲肩挑八百斤，他不在朝纲，哪个操劳国事呢？”

金大夫说——

万岁呀，父亲不在朝纲内，还有我兄弟两个人。

我帮执笔安天下，二弟帮皇治乾坤。

天子一听，果然高兴：“老爱卿，孤王准本，你速回宾州治病。格么，卿家，你是有功之臣，我对你也不轻欺慢待，赐你半副銮驾，八人大轿，把你送到宾州。”金大夫一听，连忙跪上一步：“请万岁免费龙心。假使我父亲用銮驾回转，逢州有州官接，过府有府官迎，在路上要耽搁时间，延误其服药调理。伏乞我主赐免见牌一扇吧！”

逢州不需州官接，遇府不要府官迎。”

天子准奏，赐免见牌一扇。金大夫谢主隆恩，退后百步，来到自己朝房，对金丞相说——

金殿上面若是转不过弯，就要步步踏进鬼门关。

“父亲呀，三弟年纪轻，你回去训教要耐心，不可用处治下官的法子来对付他。

三棒五棍把他来吓坏，对不起我生身老母亲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这我晓得。不过，我不在朝纲你要谨三分处事，退一步做人。

我今不在朝纲内，‘三年无改’父放心。”

金太师跟手向书仪官交过印信，又派人到水码头雇官船一只。动身之日，文官送出金銮殿，武官送出正阳门——

个个跪在码头上，就像童子拜观音。

金丞相站到船头上把手摇摇：“众位年兄不必客气，你们朝房事情多端，请速速回转吧！”丞相一路不停，来到宾州城内憩官亭。顿时放炮三响，惊动宾州城内民众、官员。这遭，众官员个个拈香，前去迎接，用八人大轿把丞相送到金相府。

钱太夫人闻讯走出高厅，正要上前，金太师已下轿相迎，一把搀住钱太夫人——

我想你想到肝肠断，望你望到眼睛穿。

钱太夫人也说一套客气话——

我把你当作怀中乳，时时刻刻挂在心。

夫妇两个手携手，并并排排进高厅。

太师来到高厅，梅香奉过香茶解渴。钱太夫人跟手吩咐厨房不要歇手，办菜办酒，为太师洗尘。一歇辰光，酒菜停当，端到高堂。老太师问了：“夫人，我多年不在家，金相府的人丁怎不兴旺？”钱氏夫人说：“你少说点，你不在家，我梅香也多买了几个，安童也多买了几双，人口只有变多了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我不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往常我回来有三儿迎，今朝怎不见小书生？”

太夫人说：“老太师哎！”

我家书上面写得明，你装聋作哑为何因？”

老太师说：“不错不错，怪我健忘。现在三儿在哪个寺院，哪个庙堂？等我去望望。”钱氏夫人倒为难起来了——

太师呀，千百间房子他不蹲，木香棚里诵经文。

太师一听，漫不经心：“夫人，还好哩，一脚踏牡丹——造化又造化。三儿修道只有我金相府晓得，外边人还不知道哩。安童，替我把三儿呼唤前来！”

安童奉了太师令，急急忙忙向前行。

安童来到木香棚，口喊：“三少爷，你还在这里念倒头经哩，不得了啦！”“奴才，大惊小怪，天塌下来啦？”“天塌下来不要紧，老太师家来了，叫我来唤你。”

三公子闻听这一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三公子说：“你这奴才，我家父亲回来怎不对我通报一声，让我好去迎接他？”“啊呀，还提迎接，我们晓得老太师回来，连忙备轿，他倒来到府门口了，怎来得及向你通报？”三公子一听，只好将引磬木鱼一搬，《三官经》对怀里一按，双膝跪到地上，叫声“师父呀！”

父亲准我修办道，我再回来陪世尊。

倘若不准我修行，就少陪师父领头人。

师父呀，若是我父言语冒犯你，你要包涵八九分。

师父呀，此番我若有长和短，你要照应我二三分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不要做鬼了，还不快点去，太师在那里立等哩！”

安童前头来引路，公子在后紧相跟。

三公子来到高厅，拜见父亲。老太师笑眯眯，走上前去：“三儿免礼。”太师用手一带，三公子对他怀里一蹴。“儿呀，金相府大概有人对你偏茶扣饭，让你瘦到这种样子？”“父亲，不是的。安童、梅香听说听道，不敢五难六犟。只怪我自作自受！”“哦，我晓得，是我儿读书用功，操心劳碌，吃点茶饭总不养肉。”“父亲，不是的。”“好，你把长文章、短文章，新文章、老文章，统统拿来把我看一遍，今年皇上开大考哩。”三公子一听，浑身松劲。叫声：“父亲呀！”

真人面前不说假，假人面前莫说真。

我‘五经四书’总不读，单读一部《三官经》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儿呀，好的呢，不管底高经，字嘛，一样的识，书嘛，一样的读。今年皇上开考是考‘三官诰’，这是天下诸子不为，唯是我儿独有。

只等皇上开大考，你稳中状元头一名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父亲，你说错了，《三官经》不好进京科考。”“喔，既然《三官经》不好科考，

读他何用！”三公子说——

父亲呀，我念经不是去赴考，为的是和阎王攀交情。

身后不受轮回苦，及早吃素苦修行。

金丞相说：“儿呀，我这么大年纪还不曾想到阎王小鬼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想到它的呀？要修么，到老来好修。”“父亲，你不相信，我说把你听。

小时不修老来修，老来修得气吼吼。

腰驼背曲路难走，黄泥护到颈脖头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冤家，我晓得你修行是拗气，其实是对妻房不满意。你大嫂嫂是熊总督家小姐，二嫂嫂是桂翰林家千金。王氏不过是四品黄堂太守之女，门第不高，生得又不美貌。这次等我进京，请六部大臣到侯爵府里帮你说一个。

娶一个美貌千金女，把王氏当做路边人。”

公子说：“爹爹呀！

要谈闺房女，好丑不能欺。

高田是祖产，丑女是真妻。

当年张敞嫌妻丑，天空里毁拆蟒袍衣。

即使妻子再美貌，也代替不了上天梯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哦，我晓得，你大哥是文，二哥是武，你无官无势，怕日后分家要吃苦。那我写封信到北荫山关把你母舅请来，早点替你们分家。

好田好地分把你，丑的分把你两哥哥。”

“父亲，此话错矣！田地是空的。”“怎样空？”“你不相信，我说把你听。

田也空，地也空，空挣田地，

到后来，只落得，七尺坟莹。”

太师说：“儿呀，你不要田，多分点房屋把你吧。”“父亲，房屋也是空的。

房也空，屋也空，空挣房屋，

到久后，四块板，就可安身。”

太师说：“你不要房屋，多提点金银财宝把你。

金银财宝你多得，另提几件宝和珍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父亲，金银财宝也是空的。

金也空，银也空，空有财宝，

到久后，见阎君，赤手空拳。

金银要惹事，财宝是祸根。

亲眷为它恼，邻舍为它争。

弟兄之间为钱财，骨肉亲当做路边人。

皇上为了金共银，两国相争动刀兵。”

太师挨他缠得没法，说：“你这冤家！”“啊呀，父亲，你提到冤家二字，我倒想起一个陈员外来了，他终年无子，就东庙里求神，西庙里拜佛，开头生一个儿子叫金银，后来生一子叫财宝，最后生一子陈员外嫌多了，就叫他冤家孽障。说，‘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你来把罪我受！’到了以后，阎王要捉陈员外了，他喊金银，‘金银呀，阎王要捉我了，你跟我到阎王家去，替我担当点罪孽！’金银说，‘我不跟你去。’又把财宝喊到身边，‘财宝，你跟我上阎王家去？’财宝说，‘我不同你去！’陈员外没法，把冤家孽障喊到身边，‘冤家孽障，阎王要捉我了，你陪我去，替我担当点罪孽！’冤家孽障说，‘好的，我陪你去。’

金银财宝带不走，冤家孽障紧随身。”

太师对他一相：“嘿，你竟打趣于我？我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好言相劝，你竟羞辱起我来！安童，头号枷锁嫌重，三号枷锁嫌轻，替我把二号枷锁搬到高厅上！”安童把二号枷锁搬来对高厅上一摆，三公子吓得不敢动弹。太师说：“安童，拿来看的？替我动手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呀！”

自从盘古到如今，哪有奴才枷主人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我老太师做主，石头化卤。替我把他枷起来！”安童没法，跑去对三少爷面前一跪。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不怪你，你们动手！”安童把三少爷的头对枷里一卡，罚他掮枷。太师在枷锁的封条上写道：一天回心，一天开枷；一个月回心，一个月开枷；一年回心，十二个月开枷——

三年不肯回心转，三十七个月坐死你马房门。

三公子问：“父亲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三年只有三十六个月，还有一个月可算饶头啊？”“冤家，这要看你的运气。三年闰中间是三十七个月，三年闰两头是三十八个月。

按规矩一天不得少，活活坐死马房门。”

丞相将言说，冤家你听清。

只怪你无义，莫怪我无情。

四个安童把三公子连枷带锁搀到马房门口说：“少爷，你是坐碎谷房还是坐马房？”“安童，碎谷房怎样，马房怎样？”安童说：“碎谷房和马房差不多，一排房子两个门。”“安童，我就上马房！”安童就问了：“少爷，你几时回心？”“奴才，我要回心不在高厅上回心，枷到马房就回心啦！”安童一听，浑身松劲。叫声——

少爷呀，你如三天不肯回心转，就要活活挽死我安童四个人。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你们丢手，等我一个人扛一歇工夫，你们出去相相再来换可好？”四个安童相互瞄着眼睛，齐齐一丢，压得公子眉头一皱。四个安童连忙又换起来。心想：啊呀，这个骨尸怎这么重的？一个麻利安童说：“你们三个人搀住，我出去一下。”他到竹园里斫四根紫竹，把枝梢一秃撑住枷锁四个角，上面再用链子横起来。这样，下不卡肩头，上不顶上腭，搬点砖头衬呀衬，给三少爷当张凳。哎，三公子往下一坐，又开起心来了：“安童，替我到怀里摸。”“三少爷，摸底高？”“把我的《三官经》摸出来，我要念哩！”“啊呀，你到这种地步还念这个倒头经？”“奴才，锁得住我的手，锁不住我的口，我有口气总要念的。”安童替他从怀里摸出经书来放在枷板上让他念。念到边，手不得上去掀。三公子叫声：“安童来呀，快点替我替经。”安童一听，连忙对外跑。三公子喊道：“奴才，快点替我替经啊。”“烧经烧经，我身边没得火，不去拿火怎烧得着？”“奴才，哪个叫你用火烧的？替我替到那半边。”“啊依喂，少爷，你是相府之子，读书识字，我家父母手里穷，沿小不曾开过蒙。

人倒像个冲天棍，斗大的字识半升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做个关目你总懂得的呢。我一遍念到头，用嘴一尖，你就替我替到那半边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你念经倒有功劳，我替经又没功劳。”“安童，我也分点好处给你。

功劳修到十分整，同你来个二八分。”

不说金三公子带枷念经，安童帮忙。再提丞相大人心狠哩，吩咐厨房一天只准送三碗汤粥，而且他亲自督厨，不准烧厚。梅香就想：“年少后生，一碗汤粥够做底高啊！况且三少爷平时待我们也好，就把粥碗舀满。”哪晓得汤粥薄，一端一渥，手指头烫得像根红蜡烛，跑去对枷锁板上一搁，嚅嚅突突就哭。三公子说：“梅香，你要做出这种腔调来做底高？你愿送就送，不愿送又没哪个强逼你？”梅香说：“三少爷，不是我不愿意送，是粥烧得薄，一跑一渥，我指头烫得像红蜡烛，你说我可要哭？”“原来是这样！”三公子对碗里一望——

梅香呀，我家廒房米麦千万石，今朝怎穷到这功程？

梅香说：“米是多哩，不过老太师监好厨的，不准烧厚。”公子把头勾起来对碗里一望：“安童，快点把我搀出去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不好，不好，马房要倒。”“少爷，这马房实墙实盖，怎得倒哇！”“你说不倒，怎晃动的？”“少爷，是粥汤起浪，照见屋梁在荡。”公子依还又对碗里望望，一望就怪梅香了：“你作孽啦。”“少爷，我作底高孽？”“粥汤么就汤点，春二三月芋头种很贵，你帮我园个芋头芽子在碗里，我吃了又能多饱多少时啊？”梅香一望：“少爷，碗里不是芋头芽子，是你的鼻影子。”三少爷一听，果然相信——

梅香呀，你不要再送粥来吃，我情愿饿死马房门。

梅香说：“三少爷你吃，一米度三关，充充饥也好的。”三公子没法，端起碗来做偈文一首——

一碗汤粥薄悠悠，鼻风一吹两条沟。

远看好像西湖景，缺少渔翁下钓钩。

三公子等粥冷尽，摒住气，一口喝到底，就两粒半段米，碗总不用洗。梅香收碗，三少爷问梅香：“你可从沉香阁经过？”“少爷，那是必经之路。”“你替我带个信把王氏，叫她在金相府里慢慢过吧！”

如果金相府不好过，就到娘家去安身。

譬如当年没出嫁，还是闺门女千金。”

梅香路经沉香阁，拜见三主母。王氏问：“梅香，你在哪里的？”“我送早点给三少爷吃的。”“喂，你告诉他，我公公回来了。”“三主母，你现在才晓得？三少爷已被老太师枷进马房里了。”“不枉的，他要念这倒头经哩！”“三主母，你心真狠哩。三少爷还叫我带个信把你……”“他说底高？”“他叫你好过么，在金相府里慢慢过；如果金相府日子不好过，就到娘家去安身。”王氏叹了口气：“梅香，有底高法哩？去帮说情吧，又没哪个帮我作证。”“三主母，你如去帮三少爷说情，我去帮你做硬证。”“梅香，你去帮我作底高证？”“三主母，这你不要问，到时候我会说的。”

一主一仆人两个，气气闷闷下楼门。

王氏来到暖阁高楼，一见婆婆，喃喃突突就哭。钱太夫人一看，心里很不高兴：“三媳妇，你何苦啊？我家三儿么，不过就为修道，已经给老太师押进马房了，你还要他怎样？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不是哇，三主母是来帮三少爷说情嘛。现在三少爷情愿回心，点火烧经，不修倒头道了。”“可当真？”梅香说：“太太，我还说谎吗？”钱太夫人说：“只要他回心，我去帮他说情。”

婆媳两个手携手，高高兴兴下楼门。

钱太夫人拜见老太师。王氏拜见公公。老夫人说：“老太师，三儿现在情愿回心，点火烧经，我来同太师商议商议，能不能看我的情面把他放出来。”“夫人，我跟他是爷儿父子，不是前世冤家，今世对头，只要管到他情愿回心就好啦！安童，替我开枷落锁，把他带来见我。”

安童奉了太师令，三步并作两步行。

安童来到马房：“恭喜三少爷，贺喜三少爷。”“你这奴才，笑我坐马房啊！”“不是的，老太师叫我来替你开枷落锁，带去见他。”“可曾有哪个帮我说情？”“只见三主母和老太太在那块，可能是三主母说的情。”三公子说：“王氏，你何苦啊！”

你真是有眼有珠不认人，白白为我费精神。

宁可钢刀头上滚，今世不开酒和荤。”

三公子说：“安童，你不要开枷。你们要懂规矩：当皇枷要当皇开，当府枷要当府开，当我父亲枷的，还要当我父亲开。”

四个安童连枷带人搀到高厅上，急坏丞相老人。

老太师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奴才，我叫你替三少爷开枷落锁，带来见我，为底高原封不动？”“老太师，不能怪我们。三少爷说我们不懂规矩：当皇枷要当皇开，当府枷要当府开，当老太师枷的，还要当老太师开。”丞相忍住一肚怒火，为三公子开枷落锁。

丞相运足千斤力，枷锁扳得碎纷纷。

叫安童眷到后花园，一概把它化灰尘。

老太师吩咐厨房动手，办菜办酒，一歇辰光，端到高堂。“儿呀，打不断亲，骂不断邻，只要能开荤饮酒，我们还是爷儿父子。来，陪我饮酒。”“父亲，席不正不坐。”“我家三儿拘礼哩。安童，替我把台子搀正了。”安童把台子放放正。“儿呀，这遭好坐了。”“父亲，父子不同科。”“哦，忌讳我老头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坐旁边，你一个人吃。”“父亲，热酒我不吃。”“好的，冷冷，冷冷。”又等一歇：“儿呀，这遭总好吃了吧！”“父亲，冷菜我不吃。”“好。安童，替我拿去回烫回烫。”安童又拿菜到厨房里热热烫，端到高厅。“儿呀，这遭总好吃了？”“亲爹呀！

要我回心又转意，我还要几件宝和珍。”

太师说：“儿呀，你不过要发财唷，我从京里回来的辰光不就对你说过，只要你开口，要底高我总归把你的。”“父亲，我家里没得。”“没得不要紧，可以进京向皇上要。”“父亲，皇上也没得。”“皇上没得，我好请皇上出旨到十三个省里去觅的。”“父亲，我们中国总没得。”“中国没得好到外国借的。”“父亲，天下总没得。”“冤家，你说说看，到底是底高东西？”三公子说——

父亲若要我转回心，西天太阳往东行。

母亲若要我转回心，东海龙潭起灰尘。

哥哥若要我转回心，人死到“五七”再还魂。

嫂嫂若要我转回心，湿水灯草着火明。

王氏若要我转回心，白发变作少年人。

钱太夫人说：“太师，可有几件拿把他？”太师一听，气得没命。说：“夫人啊！

他句句说的刁难话，退道心没得半毫分。

一件东西总办不到，看他回心不回心！”

老太师即命安童把家法板子请得来。安童随手将家法板子拿来对高厅上一放，两眼直望。“安童，家法请来是看的？替我动手！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他一岁是主，我百岁是奴。

世上没得奴欺主，奴仆不好打主人。”

老太师对三公子说：“嘿嘿，安童也看主仆之面，你竟不看父子之情！”金三公子说：“安童不打，你好打格。”

丞相闻听这一声，拨开心头火一盆。

一把抓住他青丝发，拳打足踢不留情。

丞相打人不在行，一记打在公子的性命堂，呜呼哀哉见阎王。安童喊：“老太师，三少爷挨你打杀了！”老太师手一松。三公子“崩叮咚”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身子一动也不动。王氏走上前去背背：“三少爷，起来唷，我们上楼。父打不仇，母打不羞，我们走吧！”王氏背呀背，三公子倒一动也不动了。

喊他不作声，两足不打蹬。

脸上白得像张纸，牙关骨咬得紧腾腾。

王氏毕竟跟他是夫妻，有感情的。一见这种腔调，叫声：“三少爷啊！”

你早也修来晚也修，修到这种祸场头。

公公呀，你既要把他来打死，何必把我娶过门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心中烦躁：“大胆王氏！三儿是我养的，我打死他与你何干？”王氏挨老太师一吼，只好住口。只是哭得不得过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年纪轻轻正好过，二八青春就不做人。

公公哎，人说虎毒不食子，乌鸦也知爱亲生。

我王氏前世又不曾盗你的墓，为何要拆散我夫妻两个人。

三少爷呀，你黄泉路上等等我，亲亲夫妻一同行。

王氏越哭越伤心，气直对喉头上涌。

高哭三声亲姊妹，她活跳鲜鱼也丧残生。

钱氏夫人对老太师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规矩重哩，管男女有用哩！打死三儿是自己生的，躁死王氏是别家人，可要偿命？

给你再蹲一个月，金相府要改作枉死城。”

老太师一听，随手吩咐安童备轿。安童说：“太师，备轿做底高？”“我进京啦！我在京里太平平，腾腾空弄封书信叫我回来。才给三儿稍微加点规矩，啊喂，她倒又心软了！”钱夫人想：“不能让太师发火，他对京里一躲，两条人命丢把我，我这日脚怎得过！”赶快走到太师面前，背背他的衣袖，拍拍他的肩头：“太师，我才间高声两句，你包涵不起，我来赔礼，家里出了这种事体，还要同你商议商议。”太师说：“好哇，有事应当商议。你们不要惊慌，我在京里见得多哩！——安童，舀碗阴阳水来。”安童一听，吓得没命：“嘿嘿，我家死一个不算数，死二个；死两个不算数，还要死三个、四个，这下有得死哩！”“奴才，你口出胡言！”“太师，你叫我到阎王家去取水，阎王不要捉我去变鬼？”“奴才，哪个叫你到阎王家去取水？”“喔，你叫去取阴阳水，不到鬼门关就取到啦？”“奴才，河水么是阳水，井水么是阴水。河水同井水一并就是阴阳水。”安童连忙拿副水桶，挑一担水对高厅上一放。太师说：“奴才，叫你取一碗水，怎挑一担来的？”“让三少爷和三主母洗个澡，好活快点。”老太师用碗舀上水，吩咐把小夫妻俩的头发打开。他三仙胡子一分，喝水一喷——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冷水激面又还魂。

夫妻转还魂，嘴里只是哼。

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金三公子对钱氏老母看看，叫声：“母亲，

譬如我沿小关节重，三六九岁丧残生。”

又对太师望望，叫声：“爹爹哎，

我才间到了鬼门关，两个童子用手搀。

阎王要我修办道，你为何又喊我把魂还？

爹爹哎，金相府里多余我，阎王家却少我善心人。”

太师闻听这几声，更加恼怒八九分。“好，你这个三冤家！‘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教而不改，可谓大逆矣！’安童，替我拿枷锁来！”“老太师，枷锁被你扳了得呱。”“不，那是二号枷锁，替我取大号的来！”仍将三公子一枷一锁，贴上封条，押进马房。

太师气昂昂，枷儿进马房。

任你生铁硬，久打必成钢。

老太师又吩咐安童：“替我断他饮食三天，不准送一滴汤水，看他还修不修！

哪个偷送茶和点，一起同罪受苦刑。”

安童架住金三公子来到马房门前：“三少爷，哪里安身？”“还是照旧，送我进马房。”三公子二进马房，安童仍旧用四根紫竹撑住四角，搬些砖头衬衬，让三公子坐下来。三公子

说：“安童，到我怀里摸摸看。”“三少爷，摸底高？”“把我的《三官经》摸出来念。”“三少爷，老太师吩咐断你饮食三天整，不晓你性命可稳。肚子这么饿，还念它做底高？”“安童，这不要紧，俗话说，‘三天不吃，挺肚子过桥’。你不信，我说点古人的事把你听。

孔圣人，在陈国，断粮七日，  
有弟子，公冶长，菏泽借兵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怎好与孔夫子比？他到有弟子到菏泽借兵解难，你有哪个到老太师面前说情？”三公子说：“格么，我不好与孔圣人比，好同伯夷、叔齐比。

有伯夷，和叔齐，推位让国，  
首阳山，采薇食，苦度光阴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更不能与伯夷、叔齐比。他们赌气不食周粟，还能在野外挑薇菜度日。你身上的枷锁千斤重，怎得抽身？”三公子说：“我不比伯夷、叔齐，还可以与颜回相比。

有颜回，在陋巷，不改其乐，  
一箪食，一瓢饮，苦读五经。”

安童说：“三少爷，你也不能同颜回相比。他还有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你半瓢在哪里？”众位，金三公子在马房遭难，第一天好过，第二天难熬，到三天饿得眼前金星直冒。他想想不得过，倒哭起来了：“师父哎，

弟子在马房遭磨难，你在灵山可知闻？  
总说修道有好处，我看不如劝世文。  
饿死马房我情愿，《三官经》丢下给何人？  
师父哎，你早来三天能救到我，晚来只好会魂灵。”

一口怨气不打紧，惊动三官大帝尊。

三官大帝端坐八景宫中，忽然坐卧不安，心血来潮。他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“啊呀，我徒弟在马房遭难危急，呼我搭救！”

三官大帝忙动身，蓬莱山到面前呈。

三官按落云头，站在仙山：“玉清首徒，前来见我！”玉清真人抬头一看：“师父，你无事不出门，到此有何吩咐？”“首徒，我给你一样东西，你即速下凡，赶到宾州金相府。金福公子被父责打，正在马房遭难，你去把他度到终南山，让他成其正果。”“师父，为徒即刻就去。”

玉清显神通，驾云又乘风。

前往金相府，度救修行人。

众位，玉清真人来到马房门口是二更以后，三更将初，半夜子时光景。玉清对马房里一望，四个安童坐在一起，轮流看望。玉清一想——

任我玉清道功深，一人难度他五个人。

玉清真人没主意，只好到当方寻“土地”。众位，土地菩萨住哪块？

土地老爷本姓张，住在村头角落上。

玉清来到土地庙前：“土地可在家？”土地老爷上街点卯去了，土地娘娘莲花夫人把头伸出来一望：“我才间眼皮发跳，猜有神到。原来是玉清真人啊！有何贵干？”玉清说：“我来向你借桩东西。”“借底高东西？拣有的拿。”“有是有的，不知你可肯借？”“借底高？”“借四条睡魔虫。”“有，尽你拿。”玉清真人拣了四条精精壮壮、肥肥胖胖的睡魔虫，对袖中一拢，来到马房门口。玉清真人手一松，四条虫子对四个安童鼻子里一攻。这四人齐齐的“阿呸”一个大喷嚏。打打呵欠，揉揉鼻子，眼睛涩罗呵，像是要做窝——

瞌睡一来了不得，打呼如同响雷阵。

玉清见安童入睡，就在马房门外面转溜溜，踢砖头，惊动一下三公子。金三公子想：有

人来了。

可是安童送茶点，端进让我度残生。

玉清一听：啊呀，他饿得厉害哩，要赶紧度他动身。随即口出诗言，让金三公子晓得——

远望青山绿沉沉，山旁站着一个人。

可惜腹中无一口，田中农夫一直行。

金三公子一听：“啊呀，这是一个字谜呀！——青山绿沉沉，哎，山是绿的；山傍一人，哎，是仙字；腹中无一口，哎，他晓得我肚子里三天总不曾有一口汤水进去；哎，不对，福应该是我金福的福。福中无一口，只剩示和田了；田中农夫一直行，是个神字。呵呵，我师父来了！”

诗中我知神仙到，师父连连叫几声。

师父哎，我在这里遭磨难，快来搭救落难人。”

玉清真人说：“师弟，我不是你的师父，是你的师兄，师父叫我来度你的。”“师兄，我有枷锁在身，不能开门。”玉清说：“我有四句佛言，你只要能对得出来马房门自然会开的。”三公子问：“哪四句佛言？”玉清说：“你修行好比栽棵稻，你晓得这稻是何时报的芽，何时开的花，何时结的籽，何时可归家？”三公子回答说——

三清寺得经稻报芽，木香棚苦修稻开花。

马房遭难稻结籽，师父度我稻归家。

三公子答出这一声，玉清打开马房门。

三公子问：“师兄，你来度我，可曾带干粮？”玉清真人说：“师弟，不要说干面，粃子总不曾带。”“师兄，你不要开玩笑，我饿得心里发慌，站总站不住，问你可曾带干粮！”“啊，干粮啊？师父有点东西给我带来的。”“底高东西？”“有半粒豌豆，带把你充充饥。”“啊呀，你真是小人做事不大，大人做事不小，这半粒豌豆够我做底高？还不够塞牙齿缝哩。”“师弟，你不晓得。

豌豆半个红来半个青，费了师父多少心。

五百年时间长一粒，带到马房来度善人。”

公子拿起来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酥松松，甜滋滋：“吾所欲也！”“师弟，你可饿啦？”“师兄，不饱不饿，真正好过。”这叫——

天赐灵丹药，凡人不知闻。

欲修成正果，自有度难人。

玉清说：“师弟，我们走哇。”“师兄，我身上有枷锁，叫我怎得走？”“啊，不难，我来念开脱咒：‘天开锁，地开锁，神开锁，鬼开锁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赦！’”

一个“赦”字非小可，枷锁脱落落地埃尘。

三公子说：“师兄，我金相府前门关的，后门闩的，围墙又高，又没梯，倒要插翅飞哩！”“哎，就是要插翅飞。师弟，你背住我的肩头，我背住你衣袖，你眼睛一闭，不要吸气。”玉清真人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把公子拨到云端里，飘飘荡荡就动身。

玉清一想：我不能一次就度他到终南山。不让他遭点烦，他也不知修道难。主意已定，真人将云头一收，把他对荒地一丢。公子抬头一见，前不靠村，后不着店。

师兄哎，一片荒地草萋萋，叫我修道往哪里？

玉清在空中叫道：“左手为东，右手为西，面为南，背为北，你速往甘肃，从特道州转个弯，径往终南山！

路在口边逢人问，寻访高山办修行。”

## 卷四 上终南山

苦尽头，难方休。神州度，任遨游。  
修身历尽千般苦，苦到尽头难方休。  
神州三官解厄运，极乐仙山任遨游。

上册之文方才讲到玉清真人把金三公子度到中途，把他对荒山野地一丢，告诉他终南山在甘肃特道州。金三公子直奔北方而行。他走过一里又一里，行了一程又一程，只觉衣衫单薄，疲乏难忍。玉清真人故意同他作难，用丝棉纸在手中一搓，仙气一呵，顿时天上黄橙橙，乌昏昏，北风呼号，大雪纷飞，三公子冻得牙齿敲铛当，浑身像筛糠。叫声：“师兄哎，  
修道之人运气低，出门遇到大雪飞。  
早知今日要落雪，怎不叫我带寒衣？”

玉清真人随手用灵芝仙草一变，变作雨伞一把，蓑衣一件，丢到金三公子面前。金福走近一看，前无人影，后无足迹。他想，一定是师兄送来搭救我的。

该应我修道又出家，师兄在云端里送袈裟。

他把雨伞拿到手，又吟偈文一首——

雨伞生来亮堂堂，山竹做柄篾做簧。  
寒冬腊月挡风雪，夏日炎炎遮太阳。  
蓑衣雨伞随身带，哪怕它雪重风又狂。

公子朝前奔，想起他父母两个人。

双亲呀，我已不在马房里，寻访高山去修行。

公子朝前奔，又想到妻子王慈贞。

贤妻呀，你在沉香阁享洪福，我在狂风大雪中。

玉清在空中一听，心上一惊：师弟，你思念父母出于孝心；思量王氏，莫非是起了邪念？既出邪念，不访让我来试他一试。玉清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绝色美女模样。看见公子一到，连忙对雪坑里一跳，嘴里就喊：“行路君子，过往客商，做做好事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公子想：人到难中须搭救，见死不救罪孽深。随即问道：“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玉清说：“如字没得口，安无宝盖头。”公子一想：如字没口，安无宝盖头，总是“女”字。就说：“呵呵，你是个女子，我不可救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少陪了。”公子越走越远，女子越喊越响：“欲知心肠狠，当数吃素人。

人落雪坑总不救，你枉到高山去修行。

歪心也能修成正，佛国里蹲不下许多人。”

公子一想：这话不错，如果我不去救，修到点道功，不要挨她咒骂掉？随即退回雪坑，把雨伞柄伸过去：“来，背住我的伞柄，好拉你上来。”

公子修道心意诚，伞柄搭救落难人。

公子前头走，女子后面跟。公子问：“女子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终南山。公子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也上终南山。”“啊，原来你是修道之人，这样我和你是同路。”公子想这就讨嫌了，弄个女子跟在身边，多不便呀。就撒谎说：“喂，你不要跟我走，我不上终南山。”“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天。”“呃，你上天，我跟你上玉皇家去烧香。”公子一听，赶紧就溜。女子说——

恩人腾云前头走，我好驾雾后头跟。

公子说：“当真哦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得上天？我去投海死哩！”“哦，我原要上海龙王家去看看水晶宫哩！”

恩人要去投海死，我要跟你到水晶宫。

“当真哩，我上马房去受罪，你可去呀？”“我怎不去？”

恩人呀，你上马房去受罪，我就替你来看门。

公子说：“你这个女子，不要头想尖了，心想偏了。”

我家有王氏四品太守女，哪个喜欢你歪心邪念人。

女子说：“恩人啊，你有王氏大娘，那再好也没有了。

我们两女合一夫，她做正来我做偏。

我早上起身快一点，洗脸水送到她床头边。

她睡被子我给她牵，她吃菜么我给她搛。

嘴么学得乖巧点，叫么叫她大娘娘。

生到男来育到女，好替我们三人接香烟。”

公子听了一肚子气：“你这个女子多没得道理，我救了你倒不是了？”“这叫我怎说呢？救倒救我上来了。”“怎说？你有夫家回夫家，有娘家回娘家。”“啊呀，恩人啊，说我命苦，好像盐卤！”

从小父母就丧生，叔伯抚养我长成人。

长到二八十六岁，嫁个油头小光棍。

到了夫家三天整，死掉公婆两个人。

丈夫他朝朝夜夜不归家，吃酒赌钱瞎胡混。

连三管他上正路，一命呜呼送残生。

蹲在他家没依靠，半夜三更逃出门。

衣单薄，天寒冷，多亏恩公救我出雪坑。

靠张靠李靠不到，靠你恩人配为婚。”

公子说：“不要胡说，我吃素修行，不来那一套。你就像蚂蟥叮住螺蛳脚——死总不脱身。”“啊呀，恩人啊，你既然不要我嘛，索性不要救我，我蹲在雪坑里，倒是五面着实，只有一面冒风。”“算你会说，东南西北只有四面，你怎说出六面来？”“喔唷，上头一面，底下一面，加起来不是六面？”“好的好的，既然天气寒冷，我这件衣裳是我师兄送把我的，我就把你吧。”随手把袈裟脱下来把她。女子把袈裟对身上一穿：“啊呀，我倒上你个大当，你这个袈裟领大，上面落雪都朝下灌！”“格么，我雨伞也把你。”伞也把了她。公子说：“小弟子好有一比。

雪里赠衣人间少，雨中送伞世上稀。”

女子拿了袈裟、雨伞：“恩人啊，你叫我对此一站，站到明朝中，不把膝馒头站腾空？你真正不要我么，还把我推到雪坑里去。”公子说：“人真邪哩，好人做不得！”公子急得没法——

就狠狠心肠把女子推到雪坑里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
玉清真人一阵仙风，上了天空。三公子回过头来一望，影迹无踪。叫声——

师兄啊，你不要三番五次来试我，师弟丝毫没邪心。

公子走啊走啊，越走岔路越多，心里倒急起来了——

师兄啊，日在东来月在西，不知终南高山在哪里？

玉清真人连忙叫当方土地去带路。土地说：“真人啊，我道功小哇，就怕度不到。”“哎，你去度度看嘛。”这下土地一变二变，变做樵柴汉子模样，带了绳索扁担，一路哼哼唱唱——

大雪落了一天天，片片盖在扁担上。

读书公子识不得，疑是青锋白玉剑。

三少爷一听：嗯，樵夫总出口成章，我不还他一首，算不得相家之子——

雪花飘东又飘西，落到地上盖土泥。

天赐银装裹山谷，地结玉毯衬马蹄。

土地问：“哪个？”“我，修道人。樵夫哥哥，你到哪块去樵柴？”“我到终南高山去樵柴。”三公子想：恐怕离终南山不远了。就问：“樵夫哥哥，这里到终南高山还有多远？”樵夫说——

你要问我几路程，三千八百十五里不差半毫分。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这么远的路去樵柴，你准备几个月家来？”“几个月，你倒不说几年！

杨木扁担软绵绵，樵担松柴白相相。

半途之中歇一歇，担到家中才出太阳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这样快？”“快？还有快的不曾说给你听哩！

寅时起身把门开，终南高山樵担柴。

杭州城里卖一卖，不到卯时就转来。”

公子说：“你这种快法子，挣的钱多哩！”“嘿，挣钱？

樵柴汉子心高命不好，逐日樵柴逐日烧。”

公子问：“可以带我去呀？”“带你去？带你去可以，你脚头子倒要放快点。”公子说：“你年纪大，我年纪小，追你总归追得到。”土地菩萨走前面，公子走后面，看他跑得不快，公子放趟子也追不到。土地菩萨越跑越高，跑到九霄，遇到玉清真人：“啊呀，我原说道功小度不到哩。”玉清真人说：“也好，度一段算一段。你丢下来我再去。”玉清真人摇身一变，变做放牛牧童。仙风一散，对地下一站。嘴里哼哼唱唱——

水满池塘草满陂，山衔落日浸寒漪。

牧童归去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

公子一听：“嗯，放牛童子，出口成章，我不还他一首，算不得相家之子。

笛子生来两头空，千歌万曲在其中。

宫商角羽配成调，调调都吹《喜相逢》。”

牧童问：“哪个？”“我，修道人。牧童，你到哪块去放牛啊？”“我上终南高山去放牛。”公子想：这遭大概离终南山不远了，刚才那樵夫是说昏话的。就问：“牧童啊，离终南高山还有多远呀？”牧童说——

你要问我几路程，三千八百十二不差半毫分。

公子想：啊唷，刚才年纪大的说三千八百十五，才间讲讲说说跑了三里差不多。“牧童啊，外面底高时候了？”牧童说——

东方发白晓星高，大庙和尚把钟敲。

正是万民在安睡，当今天子坐早朝。

公子说：“唔，天要亮了。牧童啊，你到终南高山放牛，几时回来？”“不歇多少辰光，我每天把这头牛啊——

牵到终南高山上吃饱草，西洋湖里洗个澡。

家来耕掉五十亩老沙田，碾掉十担谷子九担稻。

家务营生做一遍，接着再把晚茶烧。”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你怎这么快的？”“这么快啊？今朝我是用的牛，我家的马还要快哩？

我前天骑马上陕西，母亲抓米来喂鸡。

陕西城里回家转，鸡子还不曾啄到米。”

公子说：“真快，真快。”“快？还有快的哩！

我家妹妹同我赌东道，她点起火来烧眉毛。

我骑上一匹马，打马上如皋。

如皋城里回家转，望望她眉毛还不曾焦。”

公子不相信：“哪有这么快？”“嘿：还有快的哩！”

我在水碗上放根针，骑起马来上杭城。

杭州城里回家转，望望银针不曾沉。”

公子说：“这算顶快的了？”“顶快？还有快的哩！我家有匹飞毛腿马，那才真快！”

他耳在西天听佛法，足在北天踏云霞。

手在南天把仙桃采，身在东土乐逍遥。”

公子大吃一惊：“嗯，不慢不慢。牧童，你出口成章，读了多少诗书呀？”牧童手对天上舞舞，朝四面八方举举，又对胸口头拍拍。公子说：“这哑谜子我不懂。”“你不懂啊？这叫做——

天空当做一张纸，四海龙潭做砚池。

南山松树做枝笔，写不尽我腹中诗。”

公子说：“啊喂，你的诗这么多呀！牧童，你住哪里？”牧童说——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要问牧童家何处，世代居住杏花村。

公子说：“喔，的确不错。

杏花村上出好酒，居然也出大能人。”

“牧童啊，你今年多大年纪啦？”“老弯。”“九十？”“少弯。”“九岁？哦，你读过几年书啦？”“读过六年。”“啊喂，你真聪明。你三岁就开蒙啦？”“六岁。”“六岁？读三年读到九岁，哪里有六年？”“有个原因的。我早上念书夜里背，夜里念书早上背。

时间虽只是三载，连夜里算来整六春。”

公子说：“哦，你这么好的天资么，怎不读书，出来放牛呀？”牧童说——

去年端坐学堂中，先生称我是神童。

只因父母双亡故，今年来做放牛童。

公子说：“哦，不错不错，为了生活。所以说‘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’。往往沟头岸坎上埋没了多少人才啊！”牧童说：“修道之人，我还没问，你从何方而来？到哪方而去？”三公子想：他倒出口成章，我怎么好说俗话呢？就说——

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

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

牧童说：“喔唷，你出来千把里了吧？”公子说：“是的。牧童啊，你可不可以把我带到终南高山？”牧童说：“我做不到主呀，要问我这条牛哩。我的牛肯么，它就送角；不肯么，它就追人截。”公子对牛面前一站，叫声——

牛啊，你定是前世未曾修，背驮日月不抬头。

你度我终南高山去修道，免受轮回度神州。

这条牛真懂哩，把头低下去，把角向公子送过来。公子一想：我在三清寺得经时罚过愿的，永不骑骡马畜牲。就双膝对地下一跪，叫声——

师兄啊，终南高山路程远，我暂借此牛代步行。

这下，公子把脚对它角上一搭，往牛背上一夹。玉清真人说：“唔，背对背，靠好了啊！两眼要紧闭，耳听风响，不能睁眼，我这头牛跑起来快哩！”二人背靠背，双目紧闭。玉清真人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把它拨到九霄去，云雾滔滔就动身。

公子只听耳边呼噜噜噜如雷响，终南山在面前呈。

玉清真人歇下来：“修道之人醒觉醒觉，到了。”公子睁眼一望：啊呀，真正快哩。便问：

“师兄，你究竟家住何方？”玉清真人说——

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

你问家何处，祖先在蓬莱。

玉清真人一阵仙风，上了天空。这下公子上了终南山。不曾跑多远，山上跳出个武士打扮的人，手提竹节钢鞭追下来了。“大胆强人，这是仙人之境，你来何干？”公子一见：“啊，我倒被你一吓。我当你是草寇大王哩！你说是仙人之境，我倒不怕你了。我来修道的，你家师父哪个？”“我家师父是三官大帝。”“啊唷，我家师父也是三官大帝。”“格未，师父叫你来就不该叫我来，叫我来就不该叫你来。你来倒来了，我又不好赶你走。这样，我们来比一比，哪家官职大，就让哪个登在这个山上。”公子说：“好的。”众位，刚才跳出来的是哪个？是九门提督之子王天罡。王天罡就比势了——

我父亲在朝九门提督职，母亲皇封正夫人。

我是提督府里香烟后，拜师求道来修行。

公子倒笑起来了——

说你家父亲官职大，比我父亲低三分。

王天罡问：“你家父亲多大官职？”“多大官职？

他是当朝一品文宰相，母是皇封太夫人。

两个哥哥职位高，一大夫来一总兵。

我是金相府里三公子，有官不做来修行。”

王天罡说：“我来修道的，不和你比官势。俗话说一山不容二主，这山嘛，就算让你，但我有言在先，以后哪个先得道升天，就以哪个为主，哪个晏成仙，就帮为主的管山门。”公子说：“好的。”这下——

师兄弟两个拍手掌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

王天罡从此离开终南山，就到宁波府定山修道。他后来脱胎得道，还是金三公子去度他的呢。

王天罡晏了三天修成正，封为令官菩萨管山门。

丢开这个不说。单说三公子一路上山，一路吟偈——

弯弯曲来曲曲弯，弯弯曲曲上高山。

今朝来到山顶上，不成正果不下山。

三公子来到山上，见有草地一块，松树一棵，打算就在松树下修道。哪晓得一摸，《三官经》倒抛掉了。公子想不好了，经书不曾带，白吃辛苦到此地。不过不要紧，已经在家念了三四个月了，就背呀背，想呀想，倒背出来了。

日夜背诵《三官经》，忍受煎熬苦修行。

玉清真人想：我家师弟是凡胎哦，要吃人间烟火的，这里又没得五谷怎么行哦！遂用杨枝净水一洒，松果结得蛮大，球球累累，百鸟一见啄了吃。三公子想：百鸟好吃我也好吃。拾一个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油滋滋，酥松松。哈哈，我所欲也！

饥饿就吃松枝果，渴用山泉润口唇。

不提三公子来修道，再提安童四个人。

四个安童，到早上小雄鸡一啼，睡魔虫虫入泥，人醒过来了。“三少爷，东天上晓星了，起来念早经哦！”一望，哪有三少爷，六少爷总没得！枷锁脱在地上。安童喊：“不好了哇，三少爷溜掉了呱，赶快去报！”有个安童说：“去报哇？报呀报，皮鞭在那里跳哩！”

说我们只晓得兴得慌来相得忙，没得心事管马房。”

有个安童问：“这怎办？”“怎么办，我们把脚底老太师看。”有个冒老九安童把鞋子一

脱，袜子一拉，对肩头上一甩：“走啊！”“上哪去？”“噫，你不是说把脚底老太师看？”“啊喂，这样去要吃门杠。”“那到底怎办？”“溜走哇！”

东的东来西的西，各自改名换姓做生意。”

有个安童说：“你倒说得便当，我家老太师一品当朝，能管天下，对哪里溜？”“这样，我们先起个马前课。我们四个人互相背住，眼睛闭起来。到哪里，旋到哪里；旋到哪里，就蹲哪里。”这下，四个安童互相背住，眼睛闭起来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玉清真人在云端里望得清楚清楚。

拨金关一拨不费心，太行山到面前呈。

有个安童眼睛一睁：“啊唷，快点，不好了哇。

横一岸来竖一溜，跌在老太师家泥堆头。”

另一个安童站起来一望：“不是泥堆啊，泥堆没得这么大哇！你望望看，还有石碣，这是山啊。快去看看，这叫底高山？”有个萝卜花眼睛安童跑去一望：“哦，是太行山。”另一个安童对那一望：“唔，你眼睛萝卜花，到夜不认得家。‘大’字肚里有一点的。这是太行山啊，我们上太行山去修道啊！”“我们修底高道？”“唔，我家三少爷念《三官经》嘛，我们好去念‘三官号’呢！”“好的。”四个安童上山了。

第一个安童说：“弯弯曲来曲曲弯。”

第二个安童说：“弯弯曲曲上高山。”

第三个安童说：“今朝上山来修道。”

第四个安童说：“我现成瘌子做和尚。”

一来来到山上，遇见虚无老祖在山上访徒。安童对地上一跪：“拜见师父，我们来修道的。”“你修道念底高经啊？”“我们念‘三官号’。”“哦，只有《三官经》《三官忏》《三官诰》，倒不曾听说有‘三官号’。你倒念点我听听看。”这下安童到山上拾一根柴当木鱼棰子敲，就念“三官号”：“南无三官大帝菩萨，南无三官大帝老子，南无三官大帝老爹，南无三官大帝太太，南无三官大帝祖宗……”虚无老祖说：“呸！这叫什么‘三官号’，分明是胡扯乱闹！我教你，念六字真言。”“师父，怎样叫六个字真言？”“就是‘南无阿弥陀佛’。”

不表安童在太行高山得到安身处，另表相府一段情。

金相府的梅香，真是扁担戤城门——三年会说话，个个会做偈子的。早上起来，一个梅香说——

金相府里我第一，脸上不洗像黑漆。

眼睛睁得像玉碟，说起话来像霹雳。

第二个梅香说——

金相府里我出奇，叫我专门管放鸡。

鸡子赶它竹园里，鸭子赶它阴沟里。

狗子赶它场心里，一竹子打它脖里叽。

再把黄鼠狼请出来，叫它竹园里看小鸡。

第三个梅香说——

天光光来地光光，笤帚生来独柄装。

刷了前厅并后堂，还要替三少爷扫马房。

众梅香嘻嘻哈哈来到马房一望，心吓得直荡：三少爷和安童总没得了。立即来到高厅：“老、老太师哎，不、不、不好了啊！马、马、马房里挨贼偷了……”“奴才，慢慢点说，偷掉底高？”梅香说——

门不开来户不开，偷掉一张八仙台。

太师说：“去查查看，是好的还是坏的？”“老太师，好的怎说，坏的怎说？”“坏的，是夜把手偷了去换老酒，马马虎虎，不去追究；偷掉好的，拿张名片，送到宾州城，叫承审衙帮我看，限他三天。如果说——

他三天不把台子送到金相府，我叫他狗官做不成。”

梅香说——

太师啊，马房里偷走三少爷，顺带安童四个人。

老太师根本不相信，哪有贼子会偷人？

钱太夫人一听：“老太师啊，这点线索你总看不出来？”“夫人，你倒看出底高线索？”“我问你，三天之前，哪个在你面前说情的？”“我家三媳。”“亏你还记得，我看是年少夫妻恩爱，她买嘱安童，纵夫逃走。”

夫人说的无心话，太师以假就当真。

太师随即吩咐梅香：“替我把三媳王氏唤来！”

梅香奉了太师令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梅香来到沉香阁，拜见三主母：“老太师唤你，小人奉命前来。”王氏一听：“哎哟！

今朝婆婆不唤我，公公唤我为何因？”

有个快嘴梅香倒说起来了：“三主母，你不晓得？

马房里逃走了三少爷，又带走安童四个人。

还说是你买嘱安童，放他逃走的。”

王氏闻听这一声，跟手跌倒绣楼门，

又是啼哭又是滚，乌云扯得乱纷纷。

不好了哇，总说没得冤枉事，我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有个聪明梅香连忙跑去一把背住：“不格，三主母，我家老太师当朝一品宰相，不会冤枉人的。你去总归要去，太师要审问你嘛，你要笃行之，慎言之，明辨之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我家老太师不见得就吃掉你呀。”王氏没法，只得去见公公。她身上也不打扮，随手把楼门一锁。梅香说：“主母，你要锁门做底高，等会儿不上来？”王氏说——

梅香啊，我楼房户槛一尺三，下楼容易上楼难！

也有的梅香在暗里挤眉眨眼，交头接耳：“唔，她有数的，有数的……”

梅香挽住主母手，忧心忡忡下楼门。

王氏来到高厅上，拜见公公老人。

金丞相看见王氏一到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：“大胆王氏，你竟有吞天大胆，买嘱安童，放夫逃走！”王氏一听，直喊冤枉——

公公呀，少爷逃走我不晓得，安童逃走也不知情。

老太师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王氏，王氏，我晓得你咬口紧哩！”

我晓得东海潮头不会自转弯，你放夫逃走还夫难。”

“梅香，替我拿枷锁来！她放夫逃走，就要替夫担罪！”梅香拿了枷锁来到高厅，咣当对那一撂。有个梅香弯下腰来对王氏说：“三主母，你晓得三少爷逃在哪里！就照实说了吧！”

还出主仆人五个，省得你去做罪人。”

王氏说：“我不晓得，这是件冤枉事。你们该动手就动手吧！”梅香在老太师催督之下，只好把王氏枷起来。太师又在枷锁上贴好封条：今日还夫今日放，明日还夫明日放——

如果还不出人五个，活活坐死你在马房。

一枷一锁，梅香换了王氏就走。王氏回头对金丞相望望，边哭边说——

公公呀，你在朝纲为大臣，是非黑白不能分。

自己男女管不住，毒棒毒棍打好人。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口才，为底高在高厅上不辩上几句？”“梅香，在公面前有三尺禁地，我不能辩嘴。”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撵你上哪去？上马房还是上杂谷房？”王氏说：“三少爷在哪房？”“在马房！”“那就送我上马房。”

王氏进了马房门，哭哭啼啼泪纷纷。

哭声爹爹呀，你在广南为官好几载，至今怎不转家门？

爹爹呀，你怎不来到金相府，替我女儿把冤伸。

喊过爹爹又叫娘，你把我当作掌上珍。

自从嫁到金相府，他们当我是路边人。

亲娘呀，你要快来金相府，搭救女儿出火坑！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你母亲来接你嘛，家里又没人支宾待客，怪只怪你家三少爷要修哩！”一听这话，王氏又哭了——

三少爷呀，你逃走应该让我也晓得，我好跟你一同行。

三少爷呀，你走之前对我说一声，我替你担枷也甘心。

另一梅香说：“三主母，三少爷走如果把你晓得，你肯让他走？”“唉，梅香，只怪我自己啊！

我不怨天来不尤人，要恨只恨我自身。

总怪我前世不曾修，今世里才种下这祸根。”

梅香又劝：“三主母不要哭了。三少爷不是逃掉的，是出门收账的。”“梅香，你怎晓得？”“主母你看哎，账簿子还在这里哩。”梅香不识字，拿起《三官经》来把王氏看。王氏一看《三官经》，犹如钢刀戳她心。破口就骂——

《三官经》阿《三官经》，你是金相府的惹祸精。

依我性子要把你撕得粉粉碎，点起火来烧干净。

梅香说：“三主母呀，你不要撕。三少爷念《三官经》逃掉了，安童哥哥念《三官经》跑掉了，你念《三官经》么，念念你也作兴就飞掉了。”

梅香说的是无心话，后来就弄假成了真。

王氏说：“梅香，《三官经》是不好惹的，惹了它要招灾酿祸。我要修不念《三官经》，你们替我到观音庵抄一部《观音经》回来。”梅香照办。从此，王氏就一心念起《观音经》来了。

王氏千金女，披枷在马房。

前生做得孽，今世自承当。

不提王氏来修道，再说在广南为官的王大人。

王老爷在广南为官，耿直无私，官清民乐。他第一任三载完满，老百姓又留他复任三载。

王乾任满又复任，六载才得转家门。

众位，王老爷在广南复任三年，王氏在马房披枷修道三年，金福公子在终南修道也是三年。金福公子在终南山三年修得怎样了？

修道修了三年整，功劳不见半毫分。

金三公子在终南山松树阴下修道，饥吃松果，渴饮山泉，一气苦修三年。不见功劳，心里想了：总说《三官经》好，哪晓还不如劝世文。我要是依了生身父母，蹲在书房里诵读“五经”，倒也可以龙门高跳了。

三公子起了退道心，惊动南海观世音。

观音老母端坐洛迦高山，忽然心血来潮。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：金相府三公子在终南山

修道三载，没有成仙得道，让我下界助他。

观音菩萨站起身，带着善才龙女下凡尘。

观音老母云头一落，来到终南高山，叫善才童子变作孩提模样，拿把锹在半山挖井。金三公子看见就问：“你是哪个，为何在半山挖井？”“哦，我是修道之人。家里老母生病，嘴里干得要命，我拿锹挖井，取水回去烧茶给她吃。”“啊呀，你一锹怎挖得起井来？等你挖好井取水烧茶末，你母亲不干渴杀了？”“是呀，一锹是挖不起井来，但我修道人有长心。”三公子一听：啊呀，这是说的我啊！我也是修道之人，就是没有长心。他稀稀步子就跑走了。一跑到前山，看见一个老婆婆用根铁棒在石头上磨。这老婆婆是龙女变的。三公子上前深深一礼：“老婆婆，你在这里做底高？”“哦，我的孙女要绣花，缺少一支引线针，我在替她磨针。”“啊呀，你这么大年纪磨铁棒，等你把它磨成针么，你孙女已跟你差不多岁数了，还绣什么花啊？”“哦，相公，修道之人常说呱——”

世上无难事，就怕用心人。

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。

金三公子听见这一声，脸就红到耳后根。

金三公子直对山上跑。一路跑一路想：我修道三年不成正，说来说去还是道功浅哇！

九月菊花满地铺，华幡宝盖缀明珠。

不怪修行难成正，只因我还欠功夫。

依还回到高山上，再做刻苦修行人。

观音带善才、龙女回转，走到天空遇到文殊和普贤二位菩萨。文殊、普贤问：“三奶奶，你在哪里的？”“哦，金三公子在终南山修修没得指望，起了退道之心，我去劝他一把。”“可曾回心啦？”“又去修起来啰。”“好。这是他家师父马虎，不曾想到去度他。既然这样，让我们去度他成仙。”

文殊、普贤站起身，飘飘荡荡下凡尘。

来到终南高山，文殊拔根青丝细发一变，变做一只玉兔模样；普贤一变，变做斑斓猛虎一只，玉兔在前面溜，猛虎在后头追。玉兔溜得没处躲，就对三公子怀里一攻。老虎脚一扒一个潭头，尾子一甩像扫场扫帚，跳上趴下要吃他们。金三公子一想：玉兔是弱小生灵，还不够猛虎一口，要吃就吃我吧！猛虎知道三公子想的底高，就坐下来等。金三公子把怀一开，叫玉兔溜走，对玉兔说——

你盘山过岭要小心，备防猛虎再追寻。

玉兔一走，猛虎等吃金三公子。金三公子说：“猛虎，你肚子真饿，我来割块肉把你。”金三公子望望身上很瘦，就想用刀到左手膀子上割肉。可是没得刀，就用指甲代刀，揭下一块肉约有四两重，对盘石上一搁。猛虎眼一白，“扑秃”，倒吃下去呱。还在那舔嘴撩舌，还想吃。金三公子到右膀子上又揭一块，对盘石一搁。“扑秃”，老虎又吃下去了，但还不罢休。金三公子说：“猛虎啊！”

一只玉兔没得四两重，我两块臂肉重半斤。”

三公子又对猛虎望望：“猛虎，你肚子大哩。我身上这点肉斋僧不饱，困下来尽你咬，你喜欢我身上哪块肉就吃哪块肉！”猛虎可吃他？不吃他。就从他身子这边跳到那边，那边跳到这边。跳来跳去不过是吓唬他。

这边跳到那边去，那边跳到这边来。

今朝三月二十八，菩萨替他脱凡胎。

正是当年有此事，“圣诞”流传到如今。

文殊、普贤替三公子脱去凡胎，和观音一同回转。走到半天空又遇到玉清真人。玉清真

人问：“啊呀，三位菩萨在哪里忙的？”观音说：“我助金三公子修道的。”文殊、普贤说：“我们替他脱凡胎的”玉清真人问：“可曾替他换法名呀？”“这倒不曾。”玉清说：“让我去！”

有道是：人无法名不成仙，锁没钥匙怎得开？

玉清真人来到高山，变作一个道人，手执鱼鼓简板，唱起了道情——

小道下山来，黄花遍地开。

鱼鼓一声响，唱起道情来。

小道下山来，漫步走长街。

寻钱沽美酒，自斟又自筛。

小道下山来，逍遥又自在。

问我家何处？世居在蓬莱。

金三公子闻听道情声，“师父”连连叫不停。

玉清说：“你倒叫我师父，你晓得我是哪个？”“哎，怎不认得？是你把我度出马房在此修道的，我怎能忘记哩。”“哦，你既认得我末，我就告诉你：你已经由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位圣母替你脱过凡胎了。我是来替你换法名的。修道之时可以叫乳名金福公子；修成正果要取法名，不可再叫乳名。”

金三公子你听清，法名叫元阳小真人。

三天之内有黄鹤到，驮你上天讨封赠。”

玉清真人替三公子取过法名，腾空而去。观音来到南天门，人还未到，嘴里就闹：“三官，三官，你好不糊涂，好不马虎！你家徒弟在终南山修道，道功完满，你还不替他封仙，度他上天？”三官大帝说：“他还没有脱凡胎，取法名哩！”观音哈哈大笑：“你还蒙在鼓里。金三公子脱凡胎，换法名，已由我们姊妹三个和玉清真人帮他做了。玉清真人还准他三天之内有黄鹤临凡，驮他上天成仙哩。”三官大帝说：“啊呀，对不起，倒又烦劳你们了。”随即来到御宰台前拜见玉主。玉主召黄鹤前来，命黄鹤立即临凡。

黄鹤奉了玉主令，掠翅起飞下凡尘。

仙风一息，黄鹤对终南山松树顶上一立。口中叫喊：“元阳，元阳，我来驮你上天。”元阳只听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心想：“啊呀，我这个名字没得别人晓得，只有我家师父知道，现在是哪个喊我？”抬头一望，是一只灵鸟。元阳问：“啊，你可是黄鹤？是黄鹤你飞下来。”黄鹤飞下来，元阳一看，只有鸿雁那么大的个子。就说：“黄鹤，你能驮得动我？”黄鹤就说了——

三天之前我还驮不动，今朝轻轻驾你上天空。

元阳上前用一只脚一踏，黄鹤身子斜总不斜。两只脚一盘，像和尚坐蒲团。

翅膀一蓬尾一动，把元阳驮了上天空。

三官大帝弟兄三个正来天宫接表，元阳一见他们——

双膝跪到平阳地，“师父”连叫两声。

三官问：“哪是你师父？”“哈哈，三位总是我的师父。”三官说：“徒弟啊，我愁你中途要退道的，哪晓你竟还能修到底！”

三官挽住元阳手，到御宰台前讨封赠。

来到御宰台前，拜见玉主。三官对玉主说：“这是应化童子，已经修成正果，应该成其本位。”

玉主一看笑颜开，这等善人哪里来！

“元阳你吃尽苦中苦，我今朝要封你神上神。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三茅祖师治乾坤。”

三官大帝不眠笏，跪在那里求玉主加封元阳神职。玉主降旨——

元阳前来加封赠，应化真君你当身。

三官大帝仍不眠笏，还请玉主加封他神职。玉主再次降旨——

元阳前来加封赠，接本章童子你当身。

生死权在手，日日接表文。

加封再加封，可谓神上神。

玉主一封，还要到王母宫中再封，才得成功。王母娘娘对元阳说：“不好了，你要早来三天，我要封你个八仙。元阳一听，两滴眼泪倒落下来了——”

师父呀，八仙没得我的份，我枉修道到如今。

王母说：“元阳，你不要哭，我还有一仙不曾封呢！”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八洞飞仙你当身。”

王母顿时赐他钻天帽一顶，腾云鞋一双，袈裟一件，聚风带一根和慧眼一副。元阳说：“我朝也修，夜也修，怎就修到这些东西？”“嘿嘿，这是无价真宝，天下觅不到。你如不信，我来讲把你听。

钻天帽，头上戴，上天入地，

腾云鞋，穿起来，足底腾云。

袈裟衣，穿在身，佛家衣钵，

聚风带，腰间束，八面威风。”

“别看慧眼是两个框当，戴起来越望越清爽。对上望见三十六天堂，对下望见十八层地狱；对东望见扶桑国，对西望见老祖说法台。”“师父，你说的我总望到了，真是个宝贝。”“徒弟，你再戴起对王氏绣楼上望望看。”元阳一望，心里一荡——

楼上灰尘寸把深，王氏不在绣楼门。

楼下结满蜘蛛网，阶上青苔绿沉沉。

元阳想：“不好了，王氏上哪去了？在家一无依靠，可能到极乐村岳母身边去了？”他又把慧眼戴起来对极乐村一望——

岳母端坐高楼上，她越是年老越精神。

“啊呀，莫非到广南我岳父任上去了？”他又把慧眼戴起来对广南一望，只见岳父在衙门里开堂问事，精神抖擞，好不忙碌，王氏也不在广南。王母说：“元阳，你再对老陆地上看望，王氏可在你家老陆地上？”元阳说：“我家哪有底高老陆地、新陆地啊？”“马房就叫老陆地。”他回头对马房里一望——

王氏正在马房门，披枷戴锁做罪人。

元阳可认得王氏？认得的，但又不敢认。就怕一认末，师父要责怪他想妻。就说：“师父啊，这女子不晓得种我家几亩田，少我家多少粮。

看见一个女妓娘，点头数脑哭青天。”

王母说：“呵呵，不要吃了果子忘了树，尝了橘子忘了洞庭山。她不是张三与李四，就是你家王氏女妓妻。因你被玉清度上终南山，她被你父亲押进马房，替你担枷做罪人。你要赶紧临凡，把她度上北海浮山修道。”“师父啊，我不去。父亲同我三世里冤家，七世里对头，我哪能够临凡？”“徒弟，你抵不得从前了。现在你有百般仙法随身，能够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，唤雨来临，指山山崩，喝水断流，完全去得的。要不然，我再赐你一颗灵丹。”

元阳奉了师父令，带了灵丹就动身。

仙风一歇，元阳对马房门口一立。这在什么辰光？二更已尽，三更将初，半夜差不多。元阳抬头一望，梅香四个，结股成帮，四个人看住王氏一个。元阳想——

就凭我元阳道功深，一个人也难度五个人。

元阳想想无主意，也就如同当初玉清度他自己一样，向土地借了四个睡魔虫虫，向四个梅香鼻孔里一放。

梅香困觉如小死，麻麻木木不知神。

元阳真人在外面转溜溜，脚下踢砖头，嘴里咳断咳断吼。王氏说：“外间哪、哪个呀？”

可是梅香投送茶和点？快快端进马房门。”

元阳不做声。王氏想：啊呀，大概是跑路的，不认得路哇！就问：“你是找错户，还是跑错路？我告诉你——

向北就是金相府，向南通到宾州城。

元阳还是不做声。王氏想：啊呀，可不要是贼？公公对我无情，莫怪我对他无义。我也有一份家业，尽你偷吧。就说：“嘿，你听好，要吃东西进厨房，要偷衣裳进香房，要偷宝贝进库房。我家东库里是金，西库里是银，随你偷那桩。

多偷金来少带银，你快做逃灾避难人。”

元阳想：不好哇，把我当贼啦！我来喊她的乳名，让她晓得我是哪个。便喊：“慈贞小姐，你家亲丈夫家来了！”王氏一听，更加伤心，叫声：“不好了哇！”

夜半并深更，来了小光棍。

闯进马房内，冒名喊‘慈贞’。

我高叫安童捉拿你，送你披枷戴锁进牢门。”

元阳说：“哈哈，王氏，不要哭。我真的是你家三少爷。”“你是我家三少爷？我问你，我们游看花园，说过哪些话的？”“王氏呀，我记得呱，告诉你。

我比叶子你比花，花开全靠叶来遮。”

王氏说：“你这个油头光棍，在外头听见的，扁担头上套来的。你是我家三少爷么，你晓得我属底高？”“王氏啊，我们是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。

丁卯年来属兔生，卯年卯月卯时辰。”

王氏听见这一声，知道正是三少爷转家门。

三少爷啊，你离我倒有三年整，今朝怎思量转回程？

“三少爷，你快点走吧，不要连累我。

金相府要捉拿你，赶紧逃难去求生。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不要哭。我成了仙，上了天，捉不住我了。我奉师父之令，来度你的。”“少爷，你是白白来了。马房的门关的，里头的大门闩的。”“哈哈，这你不要愁，我能开的。”

元阳老祖道功深，大开马房两扇门。

王氏问：“三少爷，我问你：你是船来的，车来的，还是轿子来的？我这身上重枷重锁，一步总不得走。”“哈哈，枷锁是锁不住你的。”元阳随即念道：“天开锁，地开锁，神开锁，鬼开锁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敕！”

一个“敕”字不费劲，枷锁脱落落地埃尘。

王氏脱开枷锁，说：“少爷，我肚里饿来心里嘈，一步总不得跑。”“你坐马房么，怎不带点干粮来的？”“少爷，我哪晓得坐马房？早晓得这样，不要说干面，细籼也要抓两把带在身边来。”“哈哈，不是干面、细籼，是干粮哦。我到身边摸摸看，有没有吃的东西。”元阳到身边一摸：“哎，还有半粒豌豆。”“三少爷，你大人做事不小，小人做事不大哇！肚里饿，心里嘈，豌豆要嚼两大瓢哩！”“你胡说，不要吃胀杀得。只好吃半粒，吃一粒都要胀的。”王氏把豌豆对嘴里一撂，牙齿几嚼，闷酥蜜甜，连声说：“啊呀，不饱不饿。真正好过。”“好过？你不要当它是豌豆。

它半个黄来半个青，费了我师父许多心。

王氏啊，这豆五百年才结这一粒。三年前，师父带半粒把我，度我逃出马房；今朝我带半粒把你，也把你度出去。”“三少爷呀，我……我……膝馒头发松，直对下要壅。”“来呀，你背住我肩头，我保住你衣袖。如果耳听风响，你不要睁眼。”王氏照办，说声：“走、走哇，少爷！”“行、行哇，王氏！”一个说走，一个说行，二人脚底就腾云。

把王氏带出浮云三千里，北海浮山面前呈。

仙风一收，元阳把王氏对浮云山一丢。元阳说：“王氏，眼睛睁开望望看。”王氏一望，啊唷喂，平口泼浪的水。

一望无边东洋海，浪涌千里怕煞人。

王氏说：“少爷，此地四周总是海，脚下有个滩，倒像个浮余山。

我在家还有马房坐，此地何处把身安？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你要住房子容易的。你眼睛闭起来，我来帮你砌房子。”王氏眼睛紧闭。元阳用手招一招，千根木头趁浪飘；念动真言咒，张班鲁班下凡尘。凡人要造好几春，仙界只要片时辰。

张班鲁班下凡尘，蚰虾胡子两边分。

砧砧斫来斫砧砧，日出卯时造完成。

房子造好了，元阳说：“王氏啊，你再把眼睛睁开望望看。”王氏睁眼一望哦，金漆旺旺，鲜红堂堂。

屋上总盖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

元阳问：“王氏，这下可开心呀？”“少爷，又没有哪个陪我作伴哦！”“哦，这也容易的。”元阳念动真言咒，道魔仙姑下凡尘。道魔仙姑姊妹四个，齐叫王氏“三娘娘”，也有送她引线，也有送她木梳，也有送她镜子。王氏说：“哈哈，仙女呀，我不梳妆打扮，不要木梳镜子；也不绣花纳朵，不要引线剪刀。”“三娘娘啊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哪块觅得到？你如不信，我讲把你听。

引线生来两头尖，一头穿线一头连。

虾兵蟹将百零八，穿成佛珠念成仙。

木梳弯弯像把弓，天天搁在绣房中。

金丝秀发重整理，一忽睡到东方红。

镜子生来四角方，一块青铜亮光光。

前一照来后一照，照见你在望西方。”

元阳说：“王氏，这下可有点开心呀？好在此修行啦！”“少爷，那你到哪块去？”元阳说——  
我修道不忘师父恩，到福禄宫中接表文。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倒走了，把我丢掉，你几时来呀？”“噢，我将袈裟为凭。

文佛袈裟紫云衫，一心削发做和尚。

尔为尔来我为我，无事不到你浮山。”

王氏说：“三少爷，你有心成佛，我也有心上天。我也来表个心意。

文佛袈裟紫云衫，一心削发做尼姑。

修身来到汪洋海，不要你这小丈夫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福禄宫中接表文。王氏在北海浮山，由道魔仙姑姊妹四个陪她修道。

也算得到安身处，北海浮山办修行。

丢下此事暂不表，再提金相府内情。

第二天小雄鸡一啼，睡魔虫虫入泥，金相府马房里的梅香都醒过来了。有个梅香眼睛

不曾睁，嘴里就开声：“不好了，东天上晓星，三主母好起来诵早经啦！”另一个梅香说：“吵底高嗓？三主母，六奶奶总没得了！”众梅香眼睛一翻，只见枷锁一摊。七嘴八舌，吵得不歇：“这遭不得了啦！三主母又没得啰！你们赶紧去报。”“去报？报呀报，三十门杠发跳。你挨打三十，我挨二十九，又痛又现丑。我们去说谎吧！”“说底高谎？”“啊，说上天的谎，入地的谎，飞过海的谎。”有个梅香说：“我、我、我去说个脱节谎。”“好的，说谎说得脱节，打起来总不肯歇。”

说谎梅香前面走，圆谎梅香后面跟。

人还不曾到，两人就哇哇叫：“老、老、老太师……不、不好啦！”“大胆犬奴，怎样不好？可是楼房要倒？”“不、不是的，三年前的事体又到了哦。”“你这奴才，底高三年前三年后的事体？”

三年之前逃走主仆人五个；

太师问：“三年之后呢？”

三年之后，三主母逃出马房门。

老太师一听，拿梅香出气：“哈哈，我晓得得了，你们调得忙，笑得忙，哪有心事看马房！”“老太师啊，不要冤枉我们哎，我们掮枪舞棍，有瞌睡总轮流困，从来不曾离开她。就到这几天哦，不晓得翻点底高腔，主母在家念调儿‘梅香啊，我要成仙啦！嘿，我要上天啦！’

今朝到了半夜中，腾腾空空起狂风。

东边吹得滴滴搭，西边吹得叮叮咚。

谯楼更鼓三更响，又刮起一阵转溜溜风。

屋上吹了一个洞，吹得三主母上天空。”

太师说：“你这奴才，怎不背好了她的？”一个梅香说：“我背住她的手哇，给她一冲，一个倒栽葱，我就随手背住她的鞋后跟。

太师如果不相信，鞋拔衬还在我手中。”

太师说：“当点心，我要叫安童去查的。”“太师，尽管去查。”梅香说谎心虚的，赶紧在前头先跑。一双鳊鱼脚，倒有八寸八，一跑劈劈啪。来到马房门，台子上面垛大凳，捧住个门杠，冲掉三根椽子四块瓦，开了一个大天窗。等太师一到：“太师啊，你看呀，就是走这块出去，上天的。”

太师想想真稀奇，马房能有上天梯？

太师想想无主意，去对钱氏夫人说：“不得了，金相府今夜出了大事情。”“怎？”“三年之前逃走不孝子，今夜逃走了王氏三娘。”“太师啊，我在家当家数载，虾不跳，鱼不动。嘿，你到家规矩重哩！你会枷会锁哩！”

逃走公子是自己生，逃走王氏是别家人。”

亲家四品太守，也是个朝廷命官。他要是——

到金相府里接婿女，你怎还得出来他们两个人？

交不出婿女两个人，亲翁也不是省油灯。

太师一听，心神不定：“安童，替我划轿过来。我在朝纲里好好的，你们婆媳四个写家书进京催我回来。要说不回来吧，你们要赶了进京；现在我回来了，又把事情对我身上推。

我到朝纲去保主，非关我事半毫分。”

钱氏一听，吓了大半条命。太师一走，天大的事都丢把我了。钱氏夫人晓得老太师生气，赶紧陪个笑脸：“太师，不要动气，我们来商议商议。一人商议没得智，二人商议没得事。三年之前呀，宾州兴灯，多少人家小姐轧跑掉了，写个告示贴出去，也慢慢寻到的。我家不好出个告示？”“夫人，这个人家要笑的。出告示末，印又不曾带家来，告示不用印，算底高

告示？”“啊喂，你真真考究哩？红笔拖拖，画它几个螺螺。

告示张贴四城门，哪敢讹断你老人！”

太师说：“啊呀，夫人，八股文章我会写的，这告示我不会写。”“噫，你不会我会。我来开口，你帮助手。上面写它几个大字：‘金相府告示’。下写：‘当朝一品，同缘钱氏，终年所生三子。长子习文，接本御史；次子习武，边关总兵；三子金福，一不习文，二不学武，懒读诗书，好做道人。被父责打，送进马房，受刑不过，黑夜盗库金银，买嘱安童，带妻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送信者赏银五百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若藏金家儿、媳，一旦查出，满门抄斩，鸡犬不留。各各遵照毋违！’”太夫人说，太师写。写好了，太师叫来安童：“替我把告示张贴四门。”安童一听，对那里一钉，动总不动：“老太师，就一张告示，叫我糊贴四个城门？要说撕做四块，有头无尾，又看不到个鬼。要是不撕开贴吧，管到东门，又管不到西门；管到南门，又管不到北门。”

太师一听笑颜开，依还又照样写起来。

一张眷两张，两张眷四张，四张眷八张。

告示张贴四城门，城里城外总知闻。

俗话说：江湖常常流活水，南北道路有人行。上市上街的人就议论纷纷：“老朋友，我上当哩。钱粮国税完得早，不曾讨到巧。”“怎呀？”“城里有皇上告示贴出来了：监牢里罪犯赦一半，国课钱粮减三分。”“你这个老朋友哦，皇上告示么，有九头狮子黄金印盖上头的，它上面又没印，不是皇上告示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东门外面有爿绸缎店，只晓得卖，不晓得欠，他出告示招揽生意的，我们去买便宜货！”也有人说：“金相府里三公子跑掉了，出告示寻人。”“唔，作兴的。听说金三公子吃素修道，作兴成仙，作兴上天，也作兴给菩萨度走了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这种人家威风到顶了，不得再发达啦。”

也有人，说金家，气数已尽，

也有人，说金家，冤孽再生。

上等人，说金家，成仙了道，

下等人，说金家，出了“报应”。

相府告示像只红嘴绿鹦哥，买的少来看的多。

有的念告示的人想发财，头上不念，尾上不念，单零零念中间：“送信者赏银五百两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”哎，卖菜的老朋友倒听见了：“二老官啊，帮我把担子带家去吧。”“你上哪去？”“我上金相府啊。他家儿媳跑掉了，我去送信啊。”“亏你想得好，我来帮你带担子，你好去领赏？”“何苦哦，你我住在沟东沟西，请你这点事总不肯？”“老朋友，你不要想发广东财，他家逃走一子一媳，外加安童四个，还说库里少了金银，告示上又未曾载明少掉多少——

背不起他说句糊涂话，你倒要还他金子又还人。

这个卖菜的给他一吓，命总没得：“这样说，我不去了。”但他还想碰碰运气——

挑副担子就下乡，卖点百合和生姜。

耳朵放长点，眼睛放亮点。

如果碰到金家儿媳妇，赏到银子是一千。

不提相府出告示，再提广南王大人。

## 卷五 上告御状

为儿女，决雌雄。理在手，当太公。

王乾为了儿女事，要和亲翁决雌雄。

人间讲的情和理，有理重孙当太公。

上册讲到元阳真人把慈贞小姐度到北海浮山修道，金宝老丞相张贴告示寻找儿媳，此话丢开不表。单说王乾在广南上任三载，复任三载，六载完满，一心谢事打转。当地百姓见他为官清正，又再三挽留不住，就不迎新官，先送旧官，将王老爷送上舟船。众百姓依依不舍。

好一个清官王老爷，倒贴银子坐衙门。

真是夏至难逢端午节，百年难逢王大人。

王老爷站到船头摇摇手，嘱咐大众转回程。叫他们乐守田园，细作精耕。

三十六行总好做，不要做违法犯人。

父慈子孝千古道，忠君爱民牢记心。

众百姓打转，想起王老爷在此为官公正廉洁，爱民如子，就在东门外造起一座王乾庙，用檀香紫木雕起王乾金容相。

百姓不忘老爷恩，初一月半去了心愿。

王老爷带了百姓赠给他的万民衣、万民伞，乘船回转。

船头分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转回程。

陆氏夫人见王老爷回来，吩咐安童、梅香拈香执帖，出门迎接。陆氏夫人走到滴水檐前，一把搀住王乾。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高厅，先茶后酒，讲不住口，叙述六载离别之情。忽听门外人声喧哗，老爷问：“夫人，门外怎有许多人的？”陆氏说：“这是左邻右舍听说你老爷回转，那些张家侄男，李家侄孙，都要来看你。”老爷一听，就说：“这些侄男、侄孙都已长大成人，我不认识了。”随口就吟——

老夫六载在他乡，岸边杨柳长成行。

陆氏亦道——

门前红梅多结子，宅后绿竹添新篁。

王乾听了这一声，腮边不住泪纷纷。

陆氏问了：“老爷为何眼泪珠抛？可是遇到不顺心的事？”王乾连声叹气：“咳，看到隔壁顽童多得很，就想起你我没得后代根。”陆氏说：“啊呀，老爷你六载不在家，我倒忘记我家金福小婿和慈贞小姐的事了。”夫人提到这话，王乾问：“他们生到几位甥男，几位甥女？”陆氏叫声：“老爷！”

小姐出嫁六载整，不来不往到如今。

老爷说：“夫人，你的心太狠。小姐嫁到相府六载，你总不接他们回门？”陆氏说：“老爷哎！

我本想接她回门转，又少支宾待客人。”

王乾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不回来则已，既已回家，一定要把婿女接回门才是道理。”随手吩咐安童备四道名帖。安童说：“接姑娘、姑爷用两道名帖就算客气了，为何要备四道？”“安童，你不晓得，我家这门亲是一倍亲来几倍亲。一道名帖到东门拜请熊总督；二道名帖到西门拜请桂翰林；三道名帖到相府拜请亲翁母；四道名帖把女婿、女儿接了转回门。”安童说：“老爷言之有理。”连夜备起四道名帖。老爷一早梳洗完毕。用过早膳，整整衣帽，备了两项

轿子，辞别陆氏夫人——

王老爷乘轿就动身，去接婿女骨肉亲。

路上行走来得快，祠山殿对过是城门。

老爷来到城门口，城里城外闹盈盈。

王老爷来到东门辰光虽早，上街的人竟也不少。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安童放声就喊：“让开，让开，让我家老爷上街。”旁边就有人说了：“啊依喂，吓煞人，大不了是个四品谢事太守，摆出这种排场来吓唬哪个？不要睬他。”老爷一看：“安童，抵不得我在广南，当方土地当方灵。这次回到老家，对乡亲故里要放客气点。长者叫伯伯，少者叫叔叔，和尚叫真人，道士叫先生。

嫁过的少妇叫贤嫂，高楼上小姐叫千金。”

这遭，安童忙向前，对街上的人打躬作揖，招呼不歇。大众一听，倒蛮开心。众人忙着让车子，顺担子，搬摊子，腾出一条路来让老爷轿子进城。

老爷轿子进东门，乌鸦在头上喊三声。

老爷进东门抬头一看，望见城墙上贴的金相府告示，随即吩咐安童住轿。安童把轿帘落平，老爷步出轿门，摸出二铜钱眼镜一戴，看看金相府出的底高告示？只见告示上写道：“当朝一品。”“唔，亲翁官高极品，口气不小哇！”“同缘钱氏。”“嗯，拿亲家母出来摆架子。”“终年所生三子。”“亲翁，你哪里还有三子？我有半子份哩，你只有两子半。”“长子习文。”“嗯，金家长子莫非科相啦？”“大夫接本。”“哦，还是个接本御史。”“次子习武。”“大概次子封了侯位？”“边关总兵。”“唉，还是总兵之职。”“三儿年轻。”“啊呀，我的小婿可能中了状元？我不曾带贺礼来呀！”“一不学文。”“倒是能够吃苦，跟他二哥习武。”“二不学武。”“作兴他的发财心重，走商贾之道。”“懒读诗书，吃素修道。”“……啊呀，小婿你年纪轻轻，不帮皇定国，为社稷出力，反替佛面增辉，这就奇了。”又往下看：“被父责打。”“打得有理，养儿不教，父之过也！”“关进马房。”“啊呀，这就错了！”

不是盗来不是贼，因何押进马房门。

“受刑不过，黑夜私盗库中金银，贿买安童，带妻逃……”

一个“走”字不曾念出声，急得头上汗淋淋。

老爷一想，不能有失官体，揩揩眼泪再往下看。“带妻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送信者赏银五百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若藏匿金家儿、媳，一旦查出，满门抄斩……”

王乾将告示看完成，鞋尖蹬破两三针。

王乾说：“安童，替我打点烧酒来。”安童打来烧酒，王乾用酒对告示上一涂，就润潮涨糊；酒对告示上一喷，告示从墙上起身。叫安童细心点，从四角上对中间掀，整整端端不破边。王乾把告示折好，当个宝，对拜盒里一塞，打发安童将轿子抬了打转。安童说：“老爷接姑少爷还不曾进他门，怎又叫我们转回程？”老爷说声——

安童哎，我今轿子进东门，乌鸦在头上叫三声。

金家私杀儿媳妇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俗话说：人来投亲，鸟来投林。

我女儿、女婿总不在，我到相府里会何人？

老爷乘轿回家转，一路啼哭泪纷纷。

王乾来到自家门前，陆氏夫人老远就喊：“老爷，可曾接到女儿女婿？”王乾不作声，走出轿门来到高厅。陆氏又问：“女儿、女婿怎没来的？”王乾说——

夫人哎，要知婿、女今何在，拜盒里面看分明。

陆氏打开拜盒，拿出告示从头看起，一直看到底。

一张告示看完成，哭死过去又还魂。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说我家婿女还在不在世？”王乾说：“看那告示口气，十有八九是被金家杀害了。”陆氏一听，又放声大哭——

老爷呀！我的婿女死得苦，你要替他们把冤伸。

宾州城里告一状，伸不到冤枉不休兵。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金丞相官高职大，别说县里，就是州府衙门也告不动他。夫人哪！到六部三司去告状，也等于告诉面糊盆。”

陆氏说：“我家婿女死得不明不白，伸不到冤就这样拉倒？”王乾说：“夫人！要替婿女把冤伸，御状要告到午朝门。

只恨我官职还嫌小，不敢闯进帝王城。”

陆氏说：“就这样轻放他，我们不气死他金家脚丫里！”王乾一想：“罢、罢、罢！不提伸冤也就算了，提起伸冤，就要拼得一死。不然，人命不如畜生，下官还有日子过？夫人，叫安童搬块门板搁在高厅上。”安童搬来门板搁好。王老爷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整整衣冠，跑过去直笔笔对门板上一躺，叫声：“夫人，你替我头边点上一盏火，脚边点上一盏灯——

进京告状未知死来未知生，你望我面耳鼻舌根。

赢了今天是再生日，死了就算是周辰。”

陆氏说：“啊呀，老爷你还不曾进京，怎做出这不祥之事的？”“夫人，你要晓得，我官卑职小，动御状告金宝，就等于庶民告县官。如果万岁明察秋毫，依理而断，还能赢得金宝；倘若皇上徇情，包庇丞相，我就难有性命打转。所以，我今朝出门，生死难料！”

我拼一个五十六岁王太守，碰碰他当朝一品官。

陆氏说：“你进京我有几句话奉禀：

得收头处且收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话到嘴边留半句，理到七成让三分。

不要让天子审翻了案，我王家就无人把冤伸。”

老爷吩咐安童请来三代宗亲牌位，跪下灼化纸钱，告别祖灵。他一边化纸一边哭——

叫一声宗亲呀，你在则为人死则为魂。

我到皇城把状告，宗亲要做领头人。

又叫声金福和慈贞，你们阴灵跟我上皇城。

恐怕我在殿上“冤枉”二字喊不出，你们要照应我二三分。

白纸钱灼化蓬蓬飞，王老爷越哭越孤凄。

王乾别了祖，备了银子，上了轿子。陆氏送他动身。送到门口，陆氏说：“老爷哎——

我理当送你二三里，鞋尖足小步难行。”

老爷哭上阳关路，夫人哭回绣楼门。

老爷在路行，沿途莫稍停。

为了伸冤事，连夜赶进京。

在路行程数日整，赶到天子外罗城。

皇城景致无心看，要寻招商店堂门。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外面辰光不早，我们肚子不饱，要寻个饭店才好。”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到了招商客店门。

安童对老爷说：“俗话讲：生处好赚钱，熟处好过年。老爷前年进京求官是歇在张都司饭店呱。那时你官运不丑，升到皇堂太守；这次进京告状，我看还是住宿在张家为好。”老爷答应。随手来到张家门口，恰逢堂倌出来拉生意。口中唱道——

可有伸冤理枉人，来到京都帝王城。  
外面已经夜黄昏，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状纸呈上金銮殿，打赢了官司转家门。

王老爷一听，喜之不尽。这叫来得早，遇得也巧，第一个吉兆讨得蛮好。就吩咐安童住轿，把铺盖行囊，搬进店堂。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堂里面暂安身。

张都司老板见客人一到，眉开眼笑，倒杯香茶双手奉上：“请问客官尊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？”老爷说：“店主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广西宾州王乾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王老爷，久违了。王老爷，你那年进京科考是白面书生；前年进京求官的时候，胡须儿才露根；今朝见面看你额角上露筋，想必在广南为百姓操尽了心！”王乾一听，凄然下泪：“店主呀——

这次进京非别事，只为婿女把冤伸。”

张都司说：“王老爷，你且住下休息休息，这事么，须从长计议。”王乾吩咐安童拿出散碎银子，到街上买三尺六寸黄绫来写状子。安童对老爷说：“我们不要乱用钱，这场官司弄不好要拖好几年。写状子么，买张呈文格式纸就好了。”老爷说：“安童，你们不懂，对官府衙门里送的叫稟单，对金殿上奏的叫本章。写本章一定要用黄绫才好。朝中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大家总要看的。这遭，你一看，他一转，转到万岁手里就成破纸。状纸不好，皇上见恼，挨他撕掉，只好拉倒。”安童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即刻去买。”一歇辰光，安童把黄绫买进店堂，交与老爷。王老爷取出文房四宝，磨磨“大阁香”，笔头掭掭尖，想上大半天，状子草稿才成篇。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慢点眷正，先念给我们听听。道理说透点，证据摆足点，一字入公门，千斤拔不出。”“安童，你们懂底高？”“老爷，你为官虽好，在广南办案子也有时候弄错了呱！那时，小人不敢作声。”王老爷哈哈大笑。心想：“这倒也是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就说：“好的，我就念给你们听听：‘具状人广西宾州极乐村人氏，姓王名乾，状告金宝私杀儿媳一案。罪臣王乾，同缘陆氏，终年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金丞相的三子金福为妻。太师亲口所准，将金福送进王门招婿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传接王门香烟后代。不料丞相倚官仗势，硬将小女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不准婿女回转王门。罪臣蒙皇恩浩荡，升到广南为官六春，官任圆满，回归故里，迎接婿女不到，只见金府告示张贴四城，假言寻找儿媳，诬其私奔，实则谋杀已久，掩耳盗铃。金家杀其一子，尚有两子，而杀其一媳，便绝我王门九族宗嗣。伏乞圣天子作主，在要还人，死要还尸，埋入土中要还坟墓。或见其人，或见其尸，方可结案。’”安童说：“老爷写得不丑，言短意达，着实好眷正了。”

王老爷提笔忙眷正，心里像插进万根针。

安童倒杯香茶，劝劝老爷：“不要着慌，眷写清爽。”

一张御状写完成，专等五鼓进朝门。

东天刚刚发白，王乾就来到午朝门外。这时正是皇上坐早朝。

王乾舍死忘生，歪歪斜斜爬上金銮殿，冤枉喊得不绝声。

众位呀，王乾告状运气丑，状子偏偏落在金宝长子接本御史的手。金大夫逢三、六、九日接本，那天正是初三日子。这天他接到四道本章。第一道是东台御史报旱荒；第二道是西台御史报水荒；第三道是罗大夫告宋大夫吞吃皇粮；第四道是王乾的状子。他不知道王乾告他的父亲。翻开来看，上面写道：“广西宾州人氏。”心想：啊呀，是我同乡人。再看“姓王名乾。”啊呀，此人是我三弟的岳父。他不晓得我在京里做内京官，有什么事怎不与我讲讲？我不但能准，而且受本。再看他告何人？是金宝私杀儿媳一案。“不好了！”

爹爹在家闻了祸，御状告到紫禁城。”

金大夫想：我要是尽了忠，就不得尽孝；尽了孝就不得尽忠。尽忠的话，我就要忠心耿耿将御状呈上殿前，我父亲就要吃人命官司；尽孝的话，我就要将状子抽掉，那王乾又要枉吃辛苦。

金大夫一时难转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金大夫想：我必须做到忠孝两全，暂时抽掉状子，回到自己朝房用轿子将三兄弟的岳父接过来，然后再将父亲接得来。

请六部大臣说场和，省得两个亲家动干戈。

金大夫随手把王乾的状子并并折折，对靴筒里一塞，用手一指：“王乾退后，午朝门外候批！”王乾心想：乖乖，还算运气好，不用坐罪。回转客店不提。再讲金大夫将那三道本章呈上龙案：“万岁，本章在此，请我主观看。”圣天子接过本章一看，第一道报旱荒千里，除六准四；第二道报水荒六县，除四准六；第三道报罗大夫告宋大夫吞吃皇粮。万岁说：“金爱卿，宋大夫可能有些账目不清，人家猜疑，你奉孤家旨意到六闸京口去整饬宋大夫的账目，速速毋迟！”金大夫谢主隆恩，到六闸京口查账去了，却忘记了王乾告他父亲一事。再讲王乾回转饭店等候批文。眼睛一眨，到了初八，立即启脚，来到午朝门口一看：东台报旱荒，除六准四；西台报水荒，除四准六；宋大夫吞吃皇粮，派钦差大臣去六闸京口算账。左望右望，没得对自己状子的批文。心想：啊呀，莫非下任官告任上官要压下期？一期是五天，王乾仍然回转客店等候。眼睛天天翻，指头天天扳，等到十三，又到午朝门张看，还是不见他的批文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万岁，我川资带得不多，不要看我不化多少钱，经不起你拖几年。”没法，只好又回转客店。眼睛一眨，又到十八，王乾又到午朝门口去望，仍旧没有对他的批文，依还又回客店。王乾想想伤心，眼泪倒抛下来了。叫声：“万岁呀，自古有言——

求官不到还文章，告状不准还禀单。

御状呈进三期整，是凶是吉没下文。

恨不得爬上金銮殿，拼得不要命残生。”

王乾来到午朝门口看看，又没下文，就放声喊冤。这时，正逢吏部张天官退朝打转，经过午朝门口，听到有人喊冤，就吩咐脚夫住轿，问：“谁人拦轿喊冤？”众位，王乾虽是张天官的门生，倒有七年不曾见面了，也不晓得轿子里坐的哪位大官。随手上前叩头，叫声：“青天哎——

小人有件不平事，要请大人把冤伸。”

张天官问：“你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？”“大人，下官家住广西宾州，姓王名乾。”“啊呀，他是我的得意门生。”便说：“王乾，抬头看我！”王乾叫声：“青天大人哎——

雷阵渥闪我常常见，不敢抬头见青天。”

张天官又说：“恕你无罪，抬头见我。”

王乾抬头眼一睁，恩师连连叫几声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你何苦哇？别人有冤难伸，你愁底高？你的同乡金丞相是当朝一品，就是他们父子三个不帮你忙，还有我呢！告诉我听听，你究竟有什么冤枉？”“先生，我是要跟你讲讲哩。又怕要连累于你。我不告别人，告的就是金宝。”“啊呀，你告金宝？真是老鼠想娶猫——胆子倒不小。你告他何来？”“先生，我告他私杀儿媳。”“错的。儿子是他养的，媳妇是他娶的，关你何事？”王乾叫声：“先生呀——

他杀一子我有半份，杀媳是灭我后代根。”

张天官说：“如此说来，金家儿媳就是你的婿女唷？”“先生，你倒忘了，当年我到相府朝房求官，他请你为媒，我不敢推违。”“啊呀，如此一提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当初不是说好太师的三子送到你家去招婿为嗣的？”“先生，当时是这样提的，你也这样讲的，他也这样允的。后

来，他仗官高势大，硬将我家小姐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未回娘家，竟被他私害掉啦。现有他家告示为凭。”“门生，你进京几天啦？”“有半个月之多了。”“你的状子何时呈上的。”“先生，已有三期了。”天官屈指一算：“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……啊呀，门生，你的状子落在金家长子的手里了！”王乾一听，不好了，急得困下来就滚——

抛三抛来滚三滚，告示失落在地埃尘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不要哭，你第一张状子不准，第二张状子可曾写好了等？”王乾随手把告示捡起来，双手捧给张天官——

先生呀，这是我婿女阴灵来送信，要请大人把冤伸。

张天官接过告示，从头看起。看完以后，说：“门生，没有这张告示没办法，有了他丞相这张亲笔告示——

白纸黑字作为凭，海底里的冤枉总理得清。”

“门生，你不晓得啊，金丞相父子三人在朝做官，目中无人，一手遮天，哪个也不放过。去年外罗城有场人命官司，不曾经他父子手，他老老诚诚揪住我吼，险险乎要摘我的乌纱帽。”说到这里，天官用手对告示上指指：“金宝咬金宝，你终究也有这一天！”

只说你金家永世挂了无事牌，今朝也碰到我手里来。”

师生二人来到天官朝房，天官问：“你的御状草稿可在身边？”“先生，在身边哩。”随手摸出来送到天官面前。天官上下一看：“门生，状子写得不丑，就是还差一点点：上面少个锥子头，下面结尾不得劲，中间少两句紧要话。你看，还是你重写一张，还是我帮你写？”“先生，就劳你大笔。”“不过，门生，我只能帮你起草，誊正要你自己来。要是让金大夫认出我的笔迹，他要记我的仇，跟我做对头。”“好的，先生你写我誊正。”张天官说：“这张状子一开头就要用锥子头锥住他。开头这样写：‘救死拯命，替鬼伸冤’。万岁看到这样开头，一定要说：‘替鬼伸冤是为民不为己，告得在理，断不怪你。’接下去再写：‘具状人广西宾州人氏，姓王名乾，含冤负屈，控告金宝私杀儿媳一案’。这样，你告的是谁，状纸上就清楚了。下面写：‘罪臣王乾，受恩广南太守，同缘陆氏，终年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金家三子金福为妻，由张天官为媒，此为人证；金丞相亲口所准，愿将其三子送进王门招婿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传接王门九族宗嗣。岂料丞相不尊皇道，倚仗高官大势，硬将小姐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未许小姐回门省亲。下官受皇隆恩，在广南连任六载，官任完满，谢事打转，回归故里。迎接小姐不到，只见金府告示张贴四城，名曰寻找儿媳，实则谋杀已久，以此掩人耳目。他杀子是轻，杀一子还有二子；害媳是重，杀一媳便绝我王门后代。谨兹仰求皇恩扶法。他金家对我婿女，在则还人，死则还尸，埋入土中，还我坟墓。或见其尸，或见其人，方可结案，微臣拈香奉禀，伏乞我主龙笔超生。’门生，这张状子你看可好？”“先生，你才高识广，门生所不及也。”“门生，状子写得虽好，还要把这张告示贴附在后面作为物证，它是丞相的亲笔，到时候他要赖也赖不掉了。”

第二张状子写完成，告示一张紧随跟。

师生作了大半夜，只等五鼓进朝门。

次日清早，师生二人一同来到午朝门外。一群上朝的大臣就问张天官：“这是你的何人？”“众位年兄，他是我门生王乾。”“他跟你上朝做底高？”张天官说：“告御状。”“告哪个？”“告金宝。”大家提到告金宝，总说告得好；听说告金宝杀儿媳，个个都愿意帮王乾出力。天官说了：“众位年兄，不要你们助钱，只求你们帮言。”

耳听一声钟鼓响，大开龙凤两扇门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在门外看好我，我对你一相，你就喊冤。”张天官和众大臣徐徐步上金殿，二十四拜，参见礼毕，各自分两边站立。高祖皇开金口：“众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

朝。”王乾在午朝门口对里一望，金殿两旁刀枪剑戟，雪亮堂堂；文官像菩萨，武官似虎狼，他吓得不敢上殿！张天官想：王乾如果再不上殿，马上就要退朝啦。他随手转过身，头对外一伸，眼对王乾一相，王乾随即整整衣襟，壮壮胆子：“冤枉呀！”

战战兢兢爬上金銮殿，冤枉喊得不绝声。

今天正好是张天官值日接表。王乾对张天官面前一跪，双手呈上状子。这张状子张天官一手所造，他不用看就呈到高祖案前：“万岁，广西四品太守王乾喊冤，有本上朝，仰乞龙目观看。”开头是“救死拯命，替鬼伸冤”。天子说：“替鬼伸冤不是为己，告得有理！”天子又往下看：“具状人广西宾州人氏，姓王名乾。”天子说：“嘿，你王乾在广南为官，为何来替鬼伸冤？你到底是阳官还是阴官？”万岁又往下看：“含冤负屈，控告金宝私杀儿媳。”看到这里，万岁把状纸对下一搁：“岂有此理，金宝乃当朝宰相，有功之臣，哪有杀子害媳之理？”说着，将状子对前一推——

以下犯上告不得，状子拂落到地埃尘。

众朝臣看看高祖皇不纳本，就怕告不准。你对我相相，我对你望望，没人敢上前捡状子。张天官今天值日接本，只有他去捡状为宜。张天官没法，只好自己上前捡起状子，一跪三叩首：“万岁，还望龙目细看，王乾他究竟受了哪些冤屈？”高祖皇又往下看，一目到底，觉得此状不可受理；如果受理，不但金宝要挨斩首，还要连累到两个儿子——

孤家失落他父子人三个，似失擎天柱三根。

万岁将状子一拂：“下官告上官告不得。”他惟恐朝臣还要奏本，又重申几句：“告不得，告不得，告不得！”众朝臣面面相觑，各自心中有数——张天官说的，不要我们帮钱，只要帮他一言。于是八大朝臣一齐跪在殿前：“万岁息怒。下官告上官只要告得有理，就可告得。”这遭，东殿文官，西殿武将，大家齐心，异口同音：“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小官告大官只要告得有理，告得、告得、告得！”

万岁坐在龙椅上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天子一想，天有六空，地有六水，君有六部，臣有六房。没得六部大臣帮忙，孤家怎好为皇？张天官顺势又将本章捡起，呈上龙案：“请万岁三思，王乾敢动御状，其中必有深冤。”万岁将状子一翻，反面还有一张。众位，反面一张是附的金家告示。万岁将告示看到底，也觉得王乾告得有理，自觉于心有愧。先命左右殿官听令，将王乾送刑部关押坐罪！再御笔一批，唤出张千、李万、陈龙、赵虎四员校尉，立拿金宝，限七日到京受审。火速！火速！

有了火速两个字，哪还敢耽搁片时辰。

万岁龙袖一拂，文武官员退朝。张天官来到刑部大牢向牢头禁子打个招呼：“各位兄弟，我家门生王乾，含冤负屈暂住几天，有烦众位之处，我日后定当补情。”又对王乾说：“门生，状子已准，就等金宝一到立即对审。如果他矢口否认，你只要向他要人。如果你一时惊慌，想不到话答，只要对我袖管里一看，你就会想到话该说的。”王乾说：“多谢恩师指点，我王乾一定留心。”天官回府，暂且不提。再讲四个校尉到御槽牵出快马四匹，将召旨用黄布打成包袱，十字花对肩背上一捆——

翻身跨上银鬃马，不分晓夜赶路程。

蹄声得得快如飞，沙灰卷起赛腾云。

一路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宾州北城门。

四个钦差来到金相府门口。以往差官到相府要等安童对里通报，今朝只喊“立召”。安童晓得不好，连忙进去对老太师说：“老太师，你……你不好了！”“大胆奴才，我有底高不好？”“太师哎，不是你不好，是皇上圣旨到了。”“奴才，大惊小怪，圣旨到我家来，是叫花子吃冷棍子粥——家常便饭。你怕底高？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今朝不是圣旨是召旨。外面四个

大汉子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头戴将军帽子，身穿黄布马褂子，肩上背个黄袋子，里面‘悉哩索落’像有铁链子，就怕要锁太师的颈脖子。”太师怒喝一声：“快去开门！”门一开，四个钦差一拥而进。

金丞相整整衣冠，正要跪读圣旨，被张千、李万一把拦住：“金太师，今天用不上你开读了。且听着——

金宝金宝，触犯天条。  
杀子害媳，罪责难逃！”  
召旨听完成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太师他往常架子比天大，今朝竟比校尉还矮三分。随手叫安童到厨房置办酒菜，对张千、李万等四个校尉好好款待。太师手把壶头，身坐右首，送了一杯又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；先送几个接风盏，又送几个上马杯。酒过三巡，太师心里盘算：“自古说：先去挨打，后去挨骂，不去也罢，买上不如买下。”随即吩咐安童封出四百两银子送给钦差大人，打发他们先走。安童捧出四百两银子，然后提醒太师：“太师，乡间有句俗话，叫‘酒肉灌皮袋，公事仍在外’，就怕你这四百两银子掉在水里总不响。”太师只当没有听见。叫声：“四位年兄，这一点小意思，你们买饭吃不饱，买酒喝不醉，只好买杯茶解解渴。”四个校尉用手一推：“太师你不要弄我们受轧，我们不能得钱卖法！”

不要你的雪花银，只要你跟我们一同行。

太师说：“年兄，这又何必。不要说是为我的事情而来，就是四位路过这里，也不应让你们空手而过，你们说我出钱买法，难道我有什么把柄在王乾手里不成！”随手吩咐安童备轿，又到暖阁高楼跟钱氏夫人告别。太师来到暖阁高楼，叫声：“夫人哎——

马房里逃走主仆六个人，我告示贴到四城门。  
谁知亲翁回家转，他竟然不是省油灯。  
金殿上面告一状，圣旨召我上皇城。  
夫人哪，金殿上面来质审，我袖管里抛不出儿媳两个人。  
夫人哪，我是哑巴吞吃黄连药，心中苦难对谁言。”

钱氏夫人说：“老太师，你不用怕。

我二子朝中把官做，一文一武有名声。  
你朝中还有三十六个干儿子，一朝倒有半朝人。  
就是王乾有冤屈，金銮殿上也没处伸。  
如若他告诉你杀儿媳，你叫他当面拿凭证。  
你胆大心宽上皇城，稳操胜券转家门。”

太师由夫人陪送到府门外，夫人回转不提。再说太师身坐一顶轿，随同校尉走了。到京都外罗城，四个校尉对轿子前面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金家安童住轿！”太师说：“你们不要吼，我这里有二百两银子送给你们吃老酒。”差官接过银子，私下说了：“他平常死捞别人的钱，我们今朝捞这几个钱是从油锅里捡出来的——烫手呢。”他们依还押轿动身。穿街过巷来到里罗城。又叫金家安童住轿。金丞相说：“众位年兄，刚才吃过酒，怎又捉住我吼？我哪有许多银子？”钦差说：“太师，你睡到五更天摸摸心，开口银子，闭口银子，我们究竟得你多少银子？现在不是向你要银子，是要和你分个界限。我们和你犹如合种二亩六分田，在滨州地内，是你的一亩三分地，我们客客气气让你坐八人大轿；现在到了皇城，是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内，要公事公办，请你替我们把面子顾起来。”说着，随手拿紫金链子对轿门前一摆。校尉官可是要锁老太师？不是的。金丞相是四大金刚的帽子，城隍老爷的胡子——碰总碰不得。他们只是用紫金链子做个锁人的样子，对轿子四周一箍，中间绕个扣，拦门一把

锁。张千说：“恭喜老太师万福，这叫鸚哥衔索。”

丞相坐在轿子内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只为儿媳人两个，鸚哥衔索入朝门。

来到午朝门口，陈龙、赵虎看住轿，张千、李万上殿见驾交差。

万岁听见金宝到，撞钟击鼓召众臣。

天子出赦文一道，释文一纸，赦文到刑部放出王乾上金殿；释文到午朝门外释放金宝入朝。王乾走进午朝内，看见金宝坐在朝房，脸上青胖，像个五殿阎王。王乾上前双膝一跪，叫声：“老太师！”

我们亲翁对亲翁，不是冤家对头星。

今朝皇上审御状，你要让我二三分。”

金太师一看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用脚一梗，王乾对旁边一滚。太师大骂：“哪个是你亲翁？”

既看亲翁情和面，何必告我见当今。

金殿上面来对审，决不饶恕半毫分。”

这叫钉头与秤勾，钝斧头遇到硬木头，死黄泥遇到秃犁头，破畚箕遇到坏扫帚——

黄鼠狼遇上叱嘴狗，前世里冤家与对头。

张天官一见，“门生哎，你何苦啊！真是烂障好扶，烂汉难帮，你与他已经做成冤家结成仇，还在长他的威风，捧住他下巴撼？不要怕，到殿上你是原告，跪他的上首。”众朝臣站在两边，王乾跪在金宝的上首。金太师一见，干脆立而不跪。万岁问：“王乾，你有多大的官职，竟敢跪在太师的上首？”六部大臣一齐启奏：“我主万岁，今朝执审御状，不分官职大小，只论原告被告，理应原告在上，被告在下。”万岁一听，不好再贅。

东边跪的王太守，西边跪的金大人。

天子拉不下情面，有心袒护金宝。他不先问原告而问被告。叫声：“金爱卿，你家亲翁告你私杀儿媳，可是事实？说与孤家听听。”金宝爬上一步：“我主万岁哎，

麦芒挑刺肉也疼，哪肯钢刀割自身？

虎毒尚且不害子，我哪肯将儿媳丧残生。”

天子朝东边一看：“王乾，你亲翁说的不错，谁肯杀亲生儿媳，你有何说？”王乾一听，对那一定。

王乾跪在金殿上，默默无言不作声。

金宝趁热打铁，又奏道：“万岁，王乾告我私杀儿媳，是刀剑为凭还是血迹为证，有何见证？诬陷好人是有罪的。”天子对王乾说：“你亲翁说得有理，你告他私杀儿媳，如拿不出凭证，该当何罪？”王乾一吓，更加想不到话说。

王乾吓得两腿抖，就像鱼胶粘嘴唇。

金宝见势又紧追一步：“万岁，王乾诬告是实，请万岁作主。”天子大怒，拍动“镇山河”：“大胆王乾，你还有何说？”张天官在旁发躁，急得心肺直跳——

不好了，十成情理他说不出，谎告御状罪难逃。

于是张天官咳嗽一声，衣袖一动，袖管里露出一点梅红纸。王乾一见，顿开心窍。随即走上一步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我告亲翁私杀儿媳——

没有别的中和证，有他亲笔告示可为凭。”

万岁说：“告示何在？”王乾说：“万岁呀，告示附在状子后面。”但万岁还是袒护金宝。便问：“金爱卿，这告示可是你写的？”金宝只要说声不是，万岁也就不追究了。但金宝晓得，八张告示中有一张是他亲笔写的，其它七张是他的能作安童眷的。他又不知哪张告示被王乾

揭下附在状子后面，如果他的亲笔一张在万岁之手，又怕万岁识得他的笔迹，弄不好要犯欺君之罪，遭满门抄斩。

金宝他左也难来右也难，好像鱼骨卡在上腭间。

天子一看，心里想，我也护不住了。但还想提醒金宝：“你亲翁揭的告示，倒底可是你写的？你应该说一声呀！”金宝说——

万岁呀，说我打来未动手，说我杀来未动刀。

我实在不曾杀儿媳，儿媳逃走是真情。

万岁问：“怎样逃走的？你从实讲来！”“万岁，三年前儿子金福逃走，三年后——今年，媳妇不见。”万岁对王乾说：“金家并没有私杀儿媳，而是三年前逃走一子，三年后逃走一媳。你还有何说？”王乾叫声：“万岁，金丞相的口供与他写的告示不符。这张告示上说：‘黑夜盗库金银，买嘱安童，带妻逃走。’依他说，是一次逃走的，依我说是一次挨杀的。格么，是逃是杀，他在要还人，死要还尸，埋入土中，要还坟墓。伏乞万岁明鉴！”

万岁想想这话有道理。随即对金宝喝道：“金宝，金宝，你胆倒不小！

你口供与告示不相同，是逃是杀说不清。

自己儿媳总管不好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”

天子大怒，立即吩咐左右殿官，将金宝摘去纱帽，剥下蟒袍。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永世不要他入朝门。

天子又问金宝：“你犯下杀子害媳嫌疑罪，是愿责还是愿罚？”“万岁，愿责如何，愿罚怎讲？”“愿责，四十皇封御板；愿罚，一千两银子。”金宝叫声：“万岁呀！

罪臣年老责不起，愿罚千两雪花银。”

万岁问：“何时交银？”“万岁，我不晓得御状输绝了气，随身未带千两银。我想同亲翁相商，等我回宾州，将一千两银子送上王府。”万岁说：“你有这样好说话？等你回到宾州，赖账不把，王乾还是要来告你！”

你不交千两雪花银，押入天牢做罪人。”

张天官想：“让他天牢坐罪，我对不起他两个儿子。我不如做人情吧。”随即启奏万岁：“万岁，金丞相确实不曾随身携带金银，准备挨罚。依微臣之见，他的长子在朝为大夫，次子边关做总兵，在他两个儿子名下各扣五百两俸银，让他赎罪回转吧。”天子问金宝：“依天官之奏如何？”金宝当然求之不得，随即谢主隆恩，下殿去了。

王乾想想御状虽赢，又不曾要到人啊。叫声：“万岁呀！

我不要千两雪花银，只要婿女两个人。

婿女叫他声声应，金银喊它不作声。”

万岁说：“王乾，你不要再追究了。你告他私杀儿媳，他说是逃走的；你们在明处，孤家在暗处。不管是杀是逃，现已将他削职回乡，罚他千两银子，也就够了。

孤家就将他一刀分两断，也还不出你婿女两个人。”

天子站起身，龙袖一拂转宫门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御状审到这种地步，你也就算全胜全赢了。恐怕你婿女死得不明，把银子带回去，用五百两超度你小婿，五百两超度你小姐，越快越好。如果等金大夫从六闸京口回朝，在万岁面前奏准了本，那就糟了。”

金殿上面再翻案，你就难得转家门。

师生两个下殿去，文武也各自转回程。

众位听到这里要说了：金宝恶处儿媳，押在马房遭难，应该责打他四十大板，让他尝尝受折磨的滋味。格么，大众要晓得，皇上责打朝廷大臣，不像官府衙门责打一般罪人，一二

三四五，慢慢对下数，一刻工夫就打完。打御板可不容易呀，一板一板都有名堂的：打第一板叫龙摆尾，从东殿上爬进来；第二板叫虎翻身，再从西殿上爬过去。打一记讲经的还要发一个和声，大众要念几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这样念下去，三茅祖师要见怪了：你们见我父亲挨打，还念“阿弥陀佛”，这不是笑话他吗？

免打四十皇封板，念佛功劳似海深。

大众又要问了：“御板免打，二人的官司可算结案啦？”众位，本来这场官司就很难结案。王乾告金宝杀子害媳拿不出真凭实据；金宝申辩说不曾谋子杀媳，他又还不出人来，所以——

金殿上面审不清，敝案官司到如今。

此话丢开不表。再提金丞相走到门口，正好遇到他长子金大夫从六闸京口回来，看见父亲垂头丧气，晓得王乾告了父亲的御状，就问：“父亲，御状审得怎样？”金宝喊声：“我儿哎！”

我今御状输绝了气，革掉官职又赔银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父亲，你太性急了，何不拖两期，等我回京与他对审。”金宝说：“不要提，一路上差官催得狠，到京就对审。”“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先到我朝房里休息几天，然后我送你回去。”“儿呀，我无意再登京里了。这遭，天天你来张，他来看。

表面上跑来劝慰我，骨子里羞辱我老身。”

父子来到朝房，金宝对金大夫说：“儿呀，这场官司幸亏张天官，若不是他与我知己，我就倒大霉了。

不是天官保一本，我要到天牢里做罪人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父亲，你想错了。张天官与王乾是师生之情，说不定这内中是他出的主意，坏了我家的事体。

他场面上帮你保一本，暗中他里外做好人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这也不管他了。我已年过半百，也好回家纳福，犯不着再在朝中操心劳碌。不过，儿呀，我不在京里，你凡事要小心啊！”

在朝做事须谨慎，我在宾州才放心。”

不提太师回家转。再提王乾将一千两银子带到张天官朝房，叫声：“先生，这点银子我也不往家带，送给你先生补养补养吧！”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赶紧拿走，不要害我。等金大夫晓得，说我得你千两银子，包打他家官司，这还得了一千两银子莫看轻，牵动了多少人的心。

赶快动身回家转，超度你婿女二亡灵。”

王乾随即谢过先生，来到张都司饭店算清吃宿费用，吩咐安童备轿两顶，一轿抬银，一轿坐人。众位，一千两银子用十六两秤称了算，净重就是六十二斤半，非用轿子抬不可。次日天明，王乾辞别店主回转宾州。在路上王乾与安童讲了——

我这次进京告御状，犹如王子去求仙。

遇到天官张大人，一颗仙丹入心田。

天牢里关押方七日，金殿上对审像过几千年。

赢得御状回家转，就像升入九重天。

不提王乾在路走，再提太师转家门。

一路安安稳稳，太师来到宾州北门自己的府上。轿帘落平，钱氏夫人接到滴水檐前：“恭喜老爷，平安回转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总算平安回家，不曾坐天牢。倒霉的是——

虽然免打四十板，罚掉千两雪花银。”

钱氏夫人又问：“王乾可曾要到女儿女婿？”太师说：“他到哪里去要？”夫人说：“太师哎，这场官司还是我们赢的。”“怎算我们赢的？”“这叫拎到头么顺算，拎到尾巴倒算。革去官职么，我们已年过半百，正好在家纳福；罚千两银子，在我们家是雁身上拔根毛，照样飞，照样跑。他王乾失去女儿女婿，倒是永世绝了后代，我们不是赢了他几分？”

太师听说这一声，悔恨当初欠思忖。

我一不该保举王乾去上任，也不该不准三子诵经文。

三十载官场如一梦，丢名失利毁自身。

老太师，在高厅，扪心自问，

叫一声，我夫人，细听分明。

我三儿，年虽轻，心境磊落，

他总说，做高官，没好收成。

我们从此守清静，不如及早也修行。

钱氏夫人说：“对的。我们也到三清寺抄部《三官经》，到观音寺抄部《观音经》。”

二人在家也诵经，把一场烦恼丢干净。

不提金宝夫妇修道。再提王乾在路上行走多日，到了宾州南门极乐村。陆氏夫人听说老爷回来，连忙接到门前：“老爷，御状可曾全胜全赢？”“多谢夫人，御状总算告赢了。”“可曾追到女儿女婿？”“追到了，你看哎，在后面轿子里。”陆氏夫人一看，轿子只有一顶，只当轿子里坐的女儿，就说：“我倒不是怪你，怎不把小婿接回来？”老爷说：“总接回来了。”陆氏说：“你怎打小气算盘，八百个钱雇一顶轿，两顶轿子不过一千六百个钱，你总舍不得化，还让他们一个坐轿子一个步行？”“夫人，你错了，他们小夫妻俩情愿一处坐，我怎好叫他们分开来。”

陆氏一听笑颜开，难得婿女一齐来。

随即来到轿子面前叫声：“小姐下轿。”一次不作声，二次又叫：“慈贞，下轿！”仍无回音。三声小姐不答，四声小姐不应。陆氏说：“六载不曾接你回门，可是生我老娘的气啊？”陆氏扶住轿帘，安童抬到高厅，将轿帘一撩，安童将银子包袱重重地对台上一搁，陆氏夫人眼泪往下扑落索索。叫声：“老爷，

你进京不为婿女把冤伸，为几个锞儿买路文。

千两银子有何用，难买婿女后代根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且坐下来，让我细细说你听——我告金宝私杀儿媳，他说小夫妻俩黑夜私逃，我和金宝双方都没有凭证。万岁说不管是杀是逃，总怪金宝管教不好。

削去他当朝宰相职，罚他千两雪花银。

夫人哪，千两银子你莫看轻，还费了我先生许多心。

不是先生照应我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”

当今天子说呱，五百两银子作小婿，五百两银子作慈贞。

我得收头来且收头，理到足色让三分。

陆氏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叫安童用秤来称，五百两银子供在上首作小婿；五百两银子供在下首作慈贞。午时供饭，早晚供粥，让我天天来哭。”王乾想：这一千两银子倒成了祸害啦，等夫人看见就哭，哭坏了身体不要陪女儿女婿？我看不如请和尚、道士来把这一千两银子敲掉吧！王乾随手叫来安童：“替我到三清寺里请道士，报恩寺里请僧人。

做它七七四十九天斋，把婿女灵魂召回来。”

安童来到三清寺请道士，道士经担一挑，一请就到。又到报恩寺里请和尚。安童见正门关闭，就从廊门进去，只见老和尚敞开胸，捉“半风”，撂口中，一嚼“乓崩又乓崩”。叫声：“师

父,你往常出门一天收铜钱八十,今朝怎在家捉虱?”老和尚一吓,手一松飞掉一只白虱。赶紧起身说:“安童哥哥,请进去坐坐,你做底高的?”“我是极乐村王老爷家安童。老爷叫我来请你……”“是唪经?”“不是。”“是礼斗?”“不是。”“是放焰口?”“也不是。”“今天是廿四,请我念灶经?”“更不是的。”“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,总不会请我去薅棉花草吧?”安童说:“不,是请你去做道场。”“可是一天头忙丧道场?”“不止。”“三天?”“还要增加点。”“七天?”安童有点口吃:“不、不、不,是七、七、七,七七四十九天哩!”老和尚一听,喜之不尽。一把搀住安童手——

老和尚笑嘻嘻,叫声安童小弟弟。  
王老爷请我做交易,先同老爷来商议。  
要预付铜钱三千二,好到东门典当里。  
赎回铛铛铙钹共法衣。  
再同老爷来相商,先付铜钱三千三。  
好到城里西水关,小押店里赎经担。

安童一听,浑身松劲。心想:何苦,何苦!竟被我家梅香妹妹说应了。她说——

报恩寺里霉和尚,头发不剃像罪犯。  
脸上不洗像黑炭,眼睛睁得像油盏。  
一天到晚关灶上,肚子吃得像炮仗。  
没得一副好经担,不要请他吃素饭。

安童说罢,回头就走:“不请你了,经担总没得,倒要先付铜钱六千五,我家老爷不吃你这个苦。”老和尚没法,小和尚在旁边说:“往常没交易做么,四面八方去打听;今朝上门来请,你又回他做底高?如果把王老爷家交易接过来,铜钱银子好对寺里用箩抬哩!”“徒弟,你不要说得轻飘飘,总不好用铜勺铲刀出门敲;没得经担,怎好到王老爷家去拜忏?你有办法你去哎!”小和尚赶忙来到山门口,对外招招手:“安童哥哥慢点走,没得经担总有我。我家师父是个老好人,每次陪人家吃酒,总不让人家掏兜包口,钱用光了就用经担抵押。我跟他后头帮赎,赎回来收寺里不放心,寄存在我师叔家里哩。不要说一副,三副、四副我总有,只需一刻工夫,我们就到王老爷家来的。”

安童一听笑盈盈,小小和尚真聪明。

安童说:“小师傅,既是你有经担么,就请你当手。不过,我还得要看看你的经担里东西可齐全,挂绿可漂亮。”小和尚说:“不是吹,我们的经担要用车子推;不信,我们一同去看看。”小和尚前头走,安童后面跟,一刻工夫到了东岳庙门口。小和尚说:“安童哥哥,你在门外稍等片刻,我进去望望我的师叔可在家,经担是我亲手交给师叔的,非我来取不可。”小和尚叫安童山门外等候,自己来到禅堂拜见师叔。老和尚说:“徒侄免礼,一旁请坐。今日你来有何要事?”“师叔容稟,今有南门极乐村王老爷家要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,我们人手不够,经担不全,故此来请师伯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弟,还要配上一副好经担。”“好的,他家可有人来?叫他进来看看。”

当家师傅开清单,香火人忙着搬经担。  
一点欢门共彩幡,二点挂帘穿牡丹。  
王老爷家要行香,带上八件大鹤氅。  
铛铛合子共绰板,大锣小锣装进担。  
笙箫唢呐样样带,胡琴笛子拿手上。  
整整齐齐动身走,赶到王府做道场。

僧、道两班来到王府高厅,拜见王老爷。和尚说:“我们的经堂要设在东边,如来佛要坐

上首。”道士说：“我们三清玉帝、太上老君是道家祖师，也要坐上首。”王老爷说：“我家房子多哩，不分上下首，每家各用一个厅堂。”

前厅上面供佛像，后厅堂中设道坛。

这遭，管香火的摆场子，小和尚忙着挂幕子，吹唢呐的装叫子，吹笛子的贴膜子，拉胡琴的紧弦子——

敲起来，唱起来，如来佛袖子供起来。

道士也忙，设立忏堂。铃具叮当，灯烛辉煌。洗手漱口，走进忏堂。锣鼓喧天，婆螺汪汪。召唤亡魂，速回家乡。志心朝礼，口称“玉皇”。

三清三境朝南供，太乙救苦大天尊。

僧道两班设经坛，唪诵真经拜大忏。

吹的吹来唱的唱，锣鼓家伙打闹场。

一班道士一班僧，拜忏诵经文。

“延生”添阳寿，“往生”度鬼魂。

一班道士一班僧，念经又拜忏。

拉的拉来唱的唱，铺设下来吃夜饭。

功课一歇，夜饭一吃，香火人打铺，客师安睡。睡到鸡叫三遍，大家起身，洗过手脸，道士敲家伙，和尚念弥陀。早课完毕，用过早点，客师上忏。老和尚一手拿一支羊毫笔，一手拿搭表黄纸，走上高厅，叫声：“王老爷，你家做‘延生’还是做‘往生’？将你庄名图甲报出来，年庚生辰开得来，我们要写疏出榜文哩。”王乾说：“我家要做‘延生延延生’，‘往生往往生’。”老和尚问：“可是廿四天‘延生’，廿五天‘往生’？”“不是的。”“三天‘延生’四天‘往生’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老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我们功课疏文怎样写，升天榜文又怎样出？”王乾说：“师傅，我家要做‘故现’道场。”和尚说：“故呀现，我会写师傅们也不会念。”老爷说：“会写不会念，请你们来做底高！”王老爷来了火，老和尚立起身来就走。来到经堂对众师傅摇摇手：“你们不要吹，不要唱，收收经挽回庙堂。

我老僧活了六十春，不曾做过‘延延生’、‘往往生’。

别人家佛事总好做，王家的素饭吃不成。”

小和尚说：“师父你息怒哎。我们出门做交易么要客随主便，随他家烧粥煮面。王老爷不好惹呱，我们来倒来得，去是去不得。不要发无名火，不送了菩萨我们不得走。这样，你来拜忏，让我去一趟。”小和尚来到高厅，拜见王老爷说：“我家师父好贪杯，昨晚你家铺设酒不丑，他多喝了几口。他酒后失言，冒犯老爷，我来赔罪。”王老爷说：“小师傅你坐下来，我将根由说给你听。我家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给金丞相三子金福为妻。过门六载，我从广南任上回转，迎接婿女不见，我告了金宝私杀儿媳，他说是黑夜逃出家门，不曾杀害，故而生死不明。现在如果做‘延生’，婿女死了有何用？如果做‘往生’，婿女不曾死又有何用？所以要做个‘故现’道场。”小和尚一听：“老爷我明白了，做‘故现’道场先要做个‘故现’牌位，用半边红纸半边白纸拼起来，红纸上写现在的‘现’字，白纸上写亡故的‘故’字。”

如果你家婿女健在，天宫里挂号添阳寿。

假使婿女已亡故，地府里赎罪早超升。

王老爷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真是有志不在年少，无志空长百岁。”

你家师父六十三，及不到你这麻利小和尚。

王老爷将合家人等的年庚生辰开好，对小和尚说：“这次道场你当手，你家师父在这吃现成酒。”小和尚走来对师父说：“怎样？年庚八字开来呱，好做‘故现’道场了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徒弟你来拜忏，他王老爷出难题目我做，让我来作首偈语趣趣他。”

颠颠倒来倒倒颠，颠三倒四诵真言。

黄叶不落落青叶，白发反来哭少年。

小和尚说：“师父，你年纪这样大，出门就惹祸。王老爷是四品太守，识字呱，等他见了同陆氏太太讲，两人前也哭，后也哭，明天早上想不到吩咐梅香烧粥，和尚道士只好歇搁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徒弟，你不要‘假’，看你门上的对联怎样写？”“师父，我有这个肚子吃这个泻药。上联是‘真经一卷，上透天堂之路’；下联是‘法鼓三通，震开地狱之门’。”

王老爷家做大斋，门对大字贴出来。

念经、拜忏，数日如常。这天王老爷前来吩咐——

僧道两班听清爽，明日午后要跑方。

和尚会飞铙，道士把阵跑。一个左青龙，一个右白虎，一个跑朱雀，一个摆玄武。你跑天门阵，他跑八卦图。和尚会站梅花桩，道士跑个剪刀钳。

僧道二班跑过方，吹吹打打又进忏堂。

又过几天，王老爷又来对僧道说：“今日点烛敬天，明天午后‘行香’。”第二天，僧道两班各做五色旗幡，和尚披八件大袈裟，道士穿八卦鹤氅。两班十六人，吹箫咏笛，锣鼓喧天，到各庙里行香。

宾州城里的庙宇总行到，依还又回转诵经文。

又过几天，王老爷又来吩咐——

僧道两班细听真，明天晚上要放灯。

到了晚上，“香火”人拉棚搭台，小道士忙搬站牌。

锣鼓一响惊天地，婆螺声声召鬼魂。

僧道两班唱对台，各显本领。你敲纱帽头，他敲鱼卜嘴；你敲浪子踢毽，他敲狮子滚球。

僧道今夜来“放灯”，吹打唱念到二三更。

锣鼓敲得不绝声，惊动一位女佳人。

这个女佳人是前村陈员外之女叫陈金定。那天夜上她端坐绣楼，锣鼓声听得入耳，就问梅香：“今夜哪里菩萨行香？锣鼓敲上半天？”“姑娘，你不晓得，你的心腹之人亡故啦，今夜为她做斋。”“你这大胆贱货，口出污言，我是闺门绣女，哪来心腹之人？”

你今若是还不出，五十皮鞭不容情。”

梅香说：“小姐你息怒。你的心腹之人不是北门王慈贞？她嫁到金相府六载未回门，听说挨金相府害死了，王老爷在家为她做斋，超度她哩。”

陈金定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整整一夜睡不着，金鸡三唱就起身。

金定小姐一早起身，来到高厅，拜见父母双亲——

未曾开口先流泪，叫声双亲听原因。

“女儿闻听梅香之言，极乐村上我干姐姐王慈贞亡故了，现在王府请僧道两班替她做斋，我念她当年对我传授绣艺——

我要到她灵前去悼念，表表当年传艺恩。”

陈员外说：“此言有理，你尽可去，但要速去速回。”随即吩咐安童上街备办三牲祭礼、银锭纸锞。小姐回转绣楼，梳洗打扮。此刻她就想了：我若穿红着绿，恩姐是个丧事；若是穿身素服，我又父母俱在，都是犯忌的。

金定小姐真聪明，里穿白来外穿青。

安童将祭礼备办停当，员外写好礼单，吩咐安童备轿，小姐来到高厅拜别双亲。

小姐身坐一顶轿，啼啼哭哭往前行。

陈金定小姐轿子一到，王老爷吩咐安童大开正门，问明来由，随手来到楼台对陆氏夫人说——

陈金定小姐来吊丧，快快接她到高厅。

王老爷没有想到会有人来吊他女儿的丧，一时手忙脚乱，无所适从，着急慌忙将羊绒皮袄反过来穿，羊绒帽子反过来戴——

枯竹子上绑红纸，反做磕头礼拜人。

陈金定小姐走出轿帘，一把搀住王乾，双膝跪下还礼。叫声：“伯父，小女经受不起。”

恩姐神位在何处，我要叩拜她亡灵。”

陆氏一把搀住小姐：“多谢你父母情重，多谢你小姐义深。”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慈贞小姐灵前，安童将礼品摆好，请小姐下拜。小姐先是拜过陆氏伯母，然后再拜慈贞灵位。哭叫一声——

恩姐呀，愚妹今朝来看你，你在冥府可知闻。

有灵有感来受课綰，地府里赎罪早超升。

恩姐哎，你当年教我绣花么，

山也高来水也弯，凤凰难飞九重山。

棚子上面咚咚响，绣花容易配色难。

恩姐哎，你叫我金元线配银元线，深桃红配浅桃红。

月白配上鹅黄色，豆沙色配燕尾青。

恩姐哎，你在世么，聪明过人，才智出众。

宾州城里你盖世，天上仙女也欠三分。

你教我一绣天上星拱月，二绣快马走高桥。

三绣玉兔衔仙草，四绣喜鹊登梅步步高。

五绣乌龙归大海，六绣花船浪里飘。

七绣八仙来过海，八绣王母赴蟠桃。

恩姐哎，你教我三针挑个梅花瓣，四针挑个桂花心。

六针挑个蚂蚁脚，九针挑个歇鹤亭。

你把凤穿牡丹教会我，又教鲤鱼跳龙门。

鸳鸯戏荷水中乐，万字栏杆靠池边。

恩姐哎，你教我绣个螳螂到山东去招亲，壁虎子领头做媒人。

暴眼睛蜘蛛墙上走，稳笃金刚捉苍蝇。

恩姐哎，你把百样花名总教会我，你怎就早早赴黄泉？

阴曹地府里等等我，奈河桥上好一同行。

陈金定小姐越哭越伤心。再叫一声：“恩姐哎！”

叫声恩姐叫声天，望你阴灵接纸钱！

王老爷听见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父养女儿吃尽亏，嫁到夫家不曾回。

指望曾子养曾皙，谁知颜路哭颜回。

王乾伤心不过，叹道：“悲哉，天丧于我！”陆氏夫人想想不得过，倒也哭了起来了——

娘养女儿苦难当，好似雪上又加霜。

只说养女防身老，谁知倒过来哭儿郎。

我十月怀胎空带你，三年哺乳枉费心。

梅香在旁听听倒也哭起来了——

小姐哎，往常你叫陈小姐学绣花，我们端汤又送茶。

多多少少你不计较，冷冷热热也不骂。

今朝怎满碗端来满碗去，酒菜不动半毫分。

众位，这犹如——

桃之夭夭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
之子于归当堂坐，宜其家人哭哀哀。

陈金定说：“伯母，你不要过份悲伤，就是哭杀了，我的恩姐也不得活转过来唷，侄女今朝来么，一是怀念恩姐，二是劝劝伯父伯母，望你们二老保重身体。天光也短，我也要早些回转了。”陆氏夫人说：“小姐，我有心要留你住几天末，你家父母又不放心。

我家心肝又不在，独少随身作伴人。”

王老爷说：“外面辰光不早，陈小姐肚里不饱，你陪她到内房用饭吧。”陈小姐刚起身用饭，老和尚在旁边又闹起来了：“我们肚里不饱，烟囱管要倒。”立即叫香火人搬素盘供菩萨，盛斋饭供牌位。王老爷烧香点烛，小和尚敲家伙，老和尚拿铃具：“我来念饭。”老和尚走到王氏三代牌位面前气喘嘘嘘地念：请哎、请哎，咳、咳请哎，嘿、嘿……王老爷在那化纸钱对老和尚望好了的，见他吼气勃勃，牙齿不关风，念饭不成功，念不像念，唱不像唱，调子唱不上，就说：“老师父你年纪大气力衰，还让小师父来念斋。”小和尚赶紧从老和尚手里接过铃具：

“我做道场我当家，念斋要唱《浪淘沙》。”

生下离娘胎，铁树花开，哺乳在娘怀。不是龙天来供养，怎做人来。

老来白发催，渐渐衰萎。腰驼背曲步难行，耳聋听不见人言语，眼怕风吹。

病倒呀在罗帐，倒呀在罗帐，浑身疼痛骨酸凄。晓夜不语连声叫，妙药难医。

死去见阎王，苦痛难当，两眼珠泪落胸膛。哀告阎王慈悲主，早判生方。

苦了不顾妻，儿女难依，头南脚北手东西。万两黄金带不走，尸拌土泥。

一阵好清风，吹得江中，浪里逞英雄。如果天空收拾去，影迹无踪。

生铁炼成金，水底捞针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纸造舟船难过海，虚度光阴。

唐僧去取经，流沙河深，十万八千程。取得真经归东土，度尽亡魂。

召请来召请，召请亡魂，台前午斋化白钱。

当斋有灵来受领，早托升天。

召请召请三召请，惊动元阳小真人！

元阳真人在八景宫中坐立不宁，耳烦心躁。忙将慧眼戴起来对凡间一望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呀，我家岳父母当我同王氏魂归地府，不在人世，正请僧道两班在家做斋，超度我们哩！”三官大帝说：贤徒，你何不乘此时机下凡，劝他们也吃素修道呢？

劝你岳父岳母齐修道，同做龙华会上人。

元阳真人辞别师父，驾起祥云，先到北海浮山。王氏接见说：“三少爷，你说永世不到浮山来的呢？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王氏哎，无事不到三宝地，是来张张你可曾回宾州老家，豆腐、面筋、香干、百页吃得可惬意，铜钱银子拿得可烫心？”王氏说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元阳将慧眼对王氏头上一套，她对凡间一照，看见父母在家像发呆，长声嚎啕哭哀哀。王氏问：“这怎生是好呢？”元阳说：“这又何难。我带一部《三官经》，送给你的老父亲；你把《观音经》交给我，送把我的老丈母。”

待我下界去化解，规劝他们齐修行。

王氏将《观音经》交与元阳真人——

飘飘荡荡归下界，极乐村去显神灵。

## 卷六 总兵失阵

到桥头，下钓钩。三结子，早回头。

元阳真人到桥头，身作渔翁下钓钩。

不钓鲤鱼三结子，单钓鲟鲸早回头。

却说王乾在京都皇城告赢御状，得到一千两银子打转，在家为婿、女设醮做斋，惊动元阳真人来到北海浮山，会见其妻王氏慈贞。王氏将《观音经》交给元阳真人，元阳又带《三官经》一部下凡，指点岳父、岳母修道去了。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半夜子时下凡尘。

来到极乐村，元阳按落云头，对王府屋上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岳父岳母醒来！岳父岳母醒来！”王乾说：“陆氏夫人，外面有人喊岳父岳母，不晓得可是婿女回来喊你和我？现在还不知他们是鬼还是人，我们不要随便答应他们。”过一刻，元阳又喊：“岳父岳母醒来！岳父岳母醒来！”陆氏说：“小婿，你可是只有来的盘川，没得去的路费？你不要半夜三更吓人，等到天亮以后，我来多化点银锭纸锞。

多带银锭早动身，速速回转冥府门。”

元阳又连喊几声，王老爷说：“陆氏，不像鬼喊。据说鬼的声音越喊越低，人的声音越喊越高。莫非是我小婿成仙了道打转？我们倒不如开门让他进来，看看究竟是底高一回事。”陆氏想想也对，就对外面说：“好的，我来开门，你进来吧！”这时元阳一想：“我是仙体道貌，不要让我岳父母吓坏了！”他立时就变，变作原来的读书公子模样——

头上梳的柳头角，身上穿件青背心。

若是有人不相信，三茅神轴上看分明。

元阳一进门，王乾一把搀住他的左手，叫声：“贤婿，你如今在哪里安身的？还有我慈贞小姐呢？”“岳父大人哎，我现在已修成仙，上了天。小姐她也在北海浮山修道，也有半仙之份了，你们不必为她挂念在心。”“贤婿，我想你想得肝肠断，哭你哭到眼泪干，你从此不要走，就在这里陪我们吧！”元阳说：“岳父岳母，我万万不能在你家。你进京告我父亲私杀儿媳，他已经被削职回乡，等我父亲晓得在你家么，他不告你窝藏婿女，反诬他杀子害媳？你怎得了哩！”“小婿，你胆放宽心！”

天塌下来由我顶，王法下来我担罪名。

只要你贤婿在王府，我披肝裂胆也甘心！”

元阳说：“岳父，你丢手。”王乾将手一松，元阳一阵仙风，站到半虚空。叫声：“岳父，我送你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慈贞送岳母一部《观音经》，都放在你家暖阁厅。你们将僧道打发走，安童，梅香也都遣散了吧！”

房屋改作三宝殿，装金塑佛来修行。”

王乾同陆氏夫人睡到天明醒来，才知是南柯一梦。王乾问：“夫人，你今夜可曾看见小婿回来？”陆氏说：“看见了。他说是送经书来叫我们修道。”王老爷对暖阁厅上一望，两部真经黄纸黑字，新鲜堂堂，放在桌上。王乾说：“夫人哪！”

只说贤婿遭杀害，谁知他已成了仙。

梦中之事恐有假，经书在面前总是真。

不如就依小婿的话，一心吃素办修行。”

这边，王老爷来到经堂先回僧人：“和尚师父，不要敲，不要念，你们收收经挽回寺殿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我们是写错了，还是念错了？你家功课还未满，怎又回我们打转？”王乾说：“不

错归不错，我家佛事已不要做。”“格么，你回我倒好回，对客师怎样打发？”王老爷说：“把工钱如数算给你们。”僧人师父一想：这样倒也合算的。你当我们从早到晚台子脚好拜啊？这边就吩咐众僧人收收经担，回转寺院。

总算银钱不吃亏，一斋一衬转山门。

一班道士见王老爷将和尚回走，就嗓门放放高，木鱼出劲敲。有个道士说：“王老爷家识货哩。和尚拼命念别字，明明是‘南无’，他念‘那摩’。不怪王老爷发火，他们走了，功课全部归我。”话犹未了，王老爷来到忏堂说了：“各位先生，你们也回转，工钱我王某如数照算。”这遭，一班道士也收收经担回山门。佛家、道家有个矩规，叫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他们拿了王老爷的钱，依还在寺院里又摆起忏堂，各自把经忏拜完。

经也完来忏也完，神也喜来佛也欢。

王老爷将和尚道士打发散伙。陆氏说：“老爷，说了修，就要修，万贯家财一齐丢。”

安童梅香都解散，鸡鸣骡马齐放生。

王老爷对安童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一不做官，二不放债，三不做生意买卖，一心修道了，你们也各自回去吧！”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我们不回去。在你家是饭来张口，活来动手，我们回去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遇到天阴落雨，安身的地方都没得。”“安童，你们不要愁，我不亏待你们的。

你们在我家好几春，决不让你们走空身。

每人铜钱三千三百三十文，银子三两三钱又三分。

米麦三石三斗又三升，卖身契退了转家门。

槽里所有驴和马，众位弟兄大家分。”

这边，秤称银子手数钱，米麦黄豆用斗量，骡马畜牲对外牵，一齐摆到大门前，听从王老爷赏赐。一个安童想拈尖，尽拣好的东西捡，嘴里唠三叨四，心上得意洋洋：“这遭不用受人管了，没得‘三代’落在哪个手里，开口安童，闭口安童的。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依喂，虽说那人不中用，还不曾把‘三代’退给你哩，你倒逞凶啦！”旁边的安童说：“我原说的，你人还不曾走，倒摆起架子来吓人。”王老爷来到那个拈尖的安童面前：“安童，你们回去么，心地要善，‘六品’要良。

遇事要说公道话，不可尖刁坏良心。”

王老爷又把众安童喊过来——

你们大家听我言，春天要勤辛苦力摇摇棉。

夏天要起早带晚种好田，寒冬腊月要领着儿女早点眠。

不要上街下乡赌铜钱，弄成个败家子沿门乞讨站街檐。

种田要锄草，读书要赶考。

开店要起早，养鸡莫养鸟。

节俭又勤劳，日脚自会步步高。

安童呀，我句句说的肺腑话，切莫当作耳边风。

安童遣散以后，陆氏又对梅香说：“从此我们修道，不要你们侍奉我，你们也替我回去。”“太太，我们不回去。安童哥哥是男子汉，他们上有肩膀，下有脚板，我们是妇道之人，鞋尖足小，路总跑不动多少。

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回家只好拉拉老棉条。”

陆氏说：“梅香，你们不要发诈杠，我也不轻欺你们。

你们在我家好几春，也不让你们走空身。

正因你们是女流辈，要比安童拿双份。

铜钱六千六百六十文，银子六两六钱又六分。

米麦六石六斗又六升，卖身纸退了转家门。

还有多少鸡和鸭，梅香姐妹大家分。”

这边，一众梅香忙捉鸡，鸡子吆得篷篷飞，总要想捉新母鸡。有个梅香手脚不慢，捉的鸡子还在窝里生蛋；有个梅香驼呀驼，捉住一对鹅；也有梅香鞋子一搭，捧住一只好籽鸭；一个拐子梅香跳呀跳，鸡鸭鹅儿一个总不曾捉得到。她就发火，赖在老爷家不走。陆氏夫人说了：“拐丫头，你不要发诈杠，张口畜牲也不是好养的。鸡三合，鸭半升，鹅儿一顿要吃二三升，你收到点五谷也不够喂鸡哩！你么，慢人有慢人福，烂泥菩萨住瓦屋。你家老爷上了几趟沙，收到几担板白花，用部车子送到你的家。

摇摇翻翻做本钱，锭子头上出细纱。”

拐子梅香说：“主母太太，我晓得了，棉花堆在你家地板上，受不到潮气，我家里没地板，堆在地上怕霉烂，我好将麻包口翻了朝上的。”“你这个二百五，不是这样翻的。你回去要把棉花绞成棉皮。你在我家看不到，到了乡下就看到的。一部绞车两只脚，两个耳朵两边插，手一摇，脚一踏，绞起棉皮白刷刷。再用弹花弓把它弹松开来就好了。”

弹花弓来三尺高，腰里插根枯竹梢。

枣木榔头拿在手，敲一记来雪花飘。

“棉弹成功，再用棉条芯，棉条板，搓起棉条七寸长，拿到棉车上去纺。”

棉车生来十根楞，一根弦线串中心。

摇两转来压一槿，锭子头上出黄金。

拐子梅香说：“主母太太，你给我一张切饼刀和一个小畚箕。”“做底高？”“锭子头上黄金多哩，我用刀出劲刮。”“二百五哎，你到锭子头上刮煞得也刮不到黄金，你要翻哩。”

朝也翻来夜也翻，赚到铜钱三千三。

买它一匹好“宝兰”，请个裁缝做衣衫。

赶庙会，上戏场，省得跳东跳西借衣裳。

“格么，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，穿身新衣裳，人品也变得体面多哩。你也这么大了，身上穿戴也好葺理葺理。

外面加个盘底肩，四周钉点桂子边。

到龙华会上烧炷香，谁不称赞你这伶俐的大娘娘。”

安童梅香总打发走了以后，陆氏夫人对王乾讲了：“老爷，我们作得孽呱。”“怎？”“男子无女不成家，女子无男乱如麻。他们单身独汉回去怎样过日子？”王老爷说：“这样，他们不曾跑多远哩，我来替他们匹配成夫妻。”王老爷对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安童，梅香来呀？你们慢点走，我来替你们配成伙。”一个梅香一跑脚一踏，一双好小脚，满头青丝发，梳头不用菜油塌，体面得像个活菩萨。这时她正和管账先生打鬼杠子：“管账先生，如果配夫妻，我们二人在一起。”“好的哩。好配好，丑配丑，我们二人在一起再好也没有。”王老爷看出了她们的心，就想：如果好的配好的，他们回去要开典当；丑的配丑的，回去讨饭也寻不到路。就说：“安童站东边，梅香站西边，我站中间，闭着眼睛从两边对中间背，背到一双就配成一对，没得更改。”管账先生同体面梅香站在面对面，只等王老爷去背。王老爷的眼睛可闭？嘿，他半睁半闭。看准了，好的丑的牵搞牵搞，配得蛮好。

背一个体面梅香赛观音，配一个驼里驼巴的瘌花精。

那个体面梅香性子躁，对王老爷身边跳：“这个人我不要。他又没得蒂都蒂，我跟他上哪去？”这个瘌子又不是瓦檐草脊瘌子，是光头雪朵瘌子。王老爷对他说：“你怎不好找个西瓜皮遮遮头的？”瘌子急得没法，去找西瓜皮。寻呀寻，找呀找，找到一只土布袜子对头上一

套。啊唷，早先是雪朵瘌子，现在倒变成鸡冠瘌子了。

雪朵瘌子虽难看，鸡冠瘌子要啄人。

王乾说：“梅香，我在中间为媒证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”

你们到南山同栽鲜桃果，恩恩爱爱过光阴。

王老爷接着又背——

背一个梅香是“萝卜花”，配给管账的小当家。

管账先生很气恼，把那梅香对那一撂：“老、老爷，我不要，就让我一个人过日子倒也爽快。弄这个‘萝卜花’，到夜又认不得家；相起人来像木匠弹线，跑起路来像船夫背纤，说起话来像演武场上射箭。老爷，我、我不要！”“安童，没得更改！”

丈夫不可嫌妻丑，妻子不可嫌夫贫。

就从王老爷把媒做，直到如今总配不平。

王乾说：“安童、梅香，我们从今以后，就不再是主仆关系了。

下次路上来相遇，婶母叔叔两相称。”

王老爷说：“我既然替你们配成家，也给你们有个生财之道。我家说要修，就要修，万贯家财一齐丢。我还有九典当，八钱庄，十二个庄房，另外还有——

水旱良田几千亩，安童弟兄大家分。

各自当家过日子，各支烟囱各开门。”

年轻的安童、梅香走了，还有两个年老家佣没处去。他们头发花白，拐杖一戳，似西天的太阳，等等险要落，他们说了：“主公主母，我们不回去！”

主公主母来修道，我做烧香点烛人。

王老爷说：“你们年纪大了，就不要回去吧。替我上街，把‘六匠’请家来。”众位，底高叫“六匠”？就是木匠、瓦匠、铁匠、彩画匠各种各样做手艺的。老安童就问了：“主公，请‘六匠’回来是砌房还是造屋？”“安童，房子不要砌了，是将房屋改造改造。我来开口，你叫他们动手。”

大前门，小前门，重新油漆，

正厅堂，改造成，九梁翻轩。

两旁边，一长廊，改造十殿，

棋盘板，格子窗，拆下重装。

桁条上，要彩画，朱雀玄武，

屋脊头，换一双，对口金龙。

前门改成山门屋，后堂改作念佛厅。

房屋改造好了，王乾说：“安童，还要塑佛装金。我开口，你叫他们动手。”

塑如来，和释迦，殿前设供，

塑东岳，和城隍，左右分陈。

塑文殊，和普贤，二大圣像，

塑善才，和龙女，朝拜观音。

塑十殿，老阎君，掌管生死，

塑夜叉，和小鬼，出票拿人。

塑哼哈，二大将，一左一右，

塑韦驮，朝北撑，看管山门。

正厅上，塑三尊，三官大帝，

后厅上，塑一座，泛海观音。

王府改成了三宝殿，一心一意来修行。

一一如一，把六匠的工钱算得冰清玉洁。王老爷一看，这个府门改殿，有点不大像样。又请工匠在照墙上刻起十六个大字：“皇图永固，帝道遐昌；佛日增辉，慈航普渡。”这边大殿上登起钟鼓木鱼，挂出长幡宝盖。

朝念千声弥陀佛，晚拜南海活观音。

再说元阳真人知道这件事，在八景宫中对三官大帝说：“师父，我算有功之人了。家中岳父岳母都被我劝回了心。”三官大帝说：“你倒算有功之人啦？还早哩！你大哥在朝为谏议大夫，左右君王，要人生就生，要人死就死；你二哥是边关总兵，刀剑又快，杀人如切菜。”

你也要把他们劝回心，陪你一起办修行。

元阳说：“师父，我再去劝两个哥哥好了。”

先到京都劝大夫，再去边关劝总兵。

为了劝说大兄长，大罗山上借妖精。

元阳一阵仙风，来到大罗山中。叫声“野狐虫前来见我！”众位，何谓狐虫？就是多年狐狸精。野狐虫立时磕头：“呼小妖前来为的何由？”元阳问：“你可会变女子？”“真人，我变男子不会，变女子老内。”元阳说：“我要你变一个绝色美女，到皇宫里托梦给皇上。说他三十六宫，宫宫脱空；七十二妃，生不到太子登基，要纳七十三妃，才生太子登基。”“真人，我不去。京都有外罗城里罗城，千军万马守皇城。

况且张天师神通大，小妖不敢进皇城。”

元阳说：“这你放心，我可以把你藏在袖管里带进去。”“好的，我一定依你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带了野狐进皇城。

元阳一阵仙风来到午朝门口，将云头一收，把妖精对午朝门里一丢。妖精使阵风，钻进皇宫，一变二变，变作彩女模样。对万岁龙床边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高祖皇醒来！”天子睁眼一看，见是一位绝色美女，心中好不喜欢。只听她说：“万岁你三十六宫，宫宫脱空；七十二妃，还没得太子登基。”

万岁呀，纳得七十又三妃，才生到太子坐龙廷。

万岁一想：果真不错，我到现在还未生到太子。就说：“格么，你就不要走，蹲在宫中陪我。”“万岁，千万不能！明君不做暗事。你明日早朝坐殿和众朝臣商议，问他们可容你纳七十三妃？纳得，我就来；纳不得，我就不来。”万岁问：“朝中可有哪个认得你？”“万岁，金大夫是茅国的根基，我是茅国之女，与他同宗合祖，你问他，他总会知道的。好的，我去了。”

妖精去又一阵风，惊醒天子梦一场。

次日一早，天子坐殿，东华门撞钟，西华门击鼓。

文听钟声朝皇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众文武二十四拜，口呼：“我主万岁，不知召臣上殿有何要事？”高祖皇将梦见美女入宫之事，向众朝臣说了一遍，就问：“众爱卿，你们看，是纳得还是纳不得？”众朝臣心里总觉纳不得，但不敢开口进言。只有金大夫对皇上忠心耿耿，跟手奏本——

万岁呀，梦里的美女好姿容，醒来原是一场空。

这如同灯草撞铜钟，皂纸上画乌龙。

灯草撞钟钟不响，皂纸上画龙影无踪。

“万岁呀，你如不信，我将古人比你听。

纣王为了妲己女，万里江山一旦丢。”

天子一听，龙心大怒：“你这大胆逆臣，孤王纳七十三妃，原想生个太子登基。你别的不比，竟将我比作商纣，我害过满朝多少忠良的？嘿！我知道你肚子里装的底高货色的。”

以为你金家权势大，起了谋王篡位心。

万岁随即传令：把金乾推出午朝门外，放炮三响，摘下官袍，扯下纱帽。

把他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东天牢里去做罪人。

他诽谤皇帝非小可，六十天杀罪不容情。

大夫出午门，啼哭泪纷纷。

披枷又带锁，送进天牢门。

天子又下令把金大夫的朝房一封。安童一路啼哭，来到东天牢里会见金大老爷说：“现在朝房挨封锁，我们都挨赶走了。”金大夫说：“我坐罪也连累了你们。去替我请礼房官写封书信送回家吧！”安童就到朝房拜见礼房官说：“我家大老爷说的，请你帮他写封书信让我送回家。”礼房官说：“他老早说我们是‘瘟司’，他是财神，现在也来求我们这瘟司菩萨了？没工夫！这几天旧官入牢，新官上任，人总忙坏了，哪还有工夫替你写信？要写么，等一百天再来。”安童没法，依还又去告诉金大夫。金大夫想了：“我是六十天杀罪唷，等一百天写信回去有底高用？”就说：“安童，再替我跑一趟，向他借文房四宝来我自己写。”安童仍旧又跑到朝房见礼房官：“先生，我家老爷说向你借个文房四宝，他自己写信。”礼房官把眼睛朝安童翻翻，慢条斯理去找了一支秃头笔，到窗台上寻一段墨蒂头，又拿了巴掌大一块白纸，对安童手里一塞，说声：“去、去、去。”安童将笔墨送到天牢，金大夫将手上链子对上抹抹，哪晓得金大夫将笔握在手，两手只是抖，写不起来唷。就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写。”安童说：“老爷，你把难题目我做了。我家父母手里穷，沿小不曾开蒙。”

我人倒像冲天棍，不曾读多少“上大人”。

金大夫说：“安童，你不要客气，我晓得这几个字你能写的。”“老爷，我来试试，你说我写。”金大夫就说——

告诉我爹娘和贤妻，为我切莫来悲怜。

我犯诽谤皇帝罪，活期只有六十天。

告诫后代休读书，宁可在家苦种田。

安童：“老爷，为底高书总不好读呢？”金大夫说——

我磨穿铁砚苦读书，天牢里哭瞎眼乌珠。

人生识字忧患始，得糊涂来且糊涂。

安童：“老爷，我替你再添一笔。

三十六行总好做，不要在朝中伴君王。”

安童收好书信，打入包袱，拜别金大夫，又招呼牢头禁子：“我家老爷在你们手下，要望你们多多照应才好。”“安童哥哥，请你放心就是了。”

安童连忙站起身，背了书信转家门。

众位，安童在金大夫身边的时候，与他讲讲说说倒不心焦；安童一走，金大夫坐在牢里夜长更深，越想心里越难过。更鼓打一次，他就叹息一次——

一更鼓打“哗啦嘣”，天牢里面暗通通。

扁螂又要咬，虱子又要攻。

脚又不得散，手又不得松。

身子一点不能动，只好尽他喂蚊虫。

想起父亲在朝中，高官厚禄一时红。

只因为了三弟弟，一跤跌到“水晶宫”。

二更二点鼓声闻，天牢里面闷沉沉。

风又不得进，气又不得伸。  
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没得哪个问一声。

想起我自身，朝中做大臣。  
昨日还提笔判生死，谁知今日入牢门。

三更三点月正明，翻来覆去不安宁。  
眼又不得闭，耳又不能静。  
屋梁上的老鼠猫能大，跳上爬下要扒眼睛。

想起二弟做总兵，昼夜里都操心。  
有朝一日失了阵，就怕也没好收成。

转眼之间已四更，越思越想越伤心。  
伴君披肝胆，无事不忠诚。  
只要一点言不慎，肩披枷锁进牢门。

三弟一番话，值得细思忖。  
他说做官没好处，不如吃素修前程。

五更天，东方晓，耳听鸡鸣鸟雀叫。  
身在囹圄多苦恼，不如一只天边鸟。

堂前父母不知情，楼上妻室不知晓。  
我的天啊我的佛，几时才能出天牢！  
不提金大夫叹五更，再讲安童转家门。

安童肩背书信不分晓夜行走，回到宾州相府，拜见太师说：“大老爷有书信回来了。”  
太师拆开一看，如遭晴天霹雳！

太师将书信看完成，浑身躁得汗淋淋。

熊氏听安童说大老爷有书信回来，就来到高厅，见过公公。太师叫声：“长媳，我家遭了横祸了！”

金乾犯了弥天罪，眼看性命活不成。”

熊氏听见这一声，如同天雷击脑门。

熊氏用手一指，叫声：“三叔三婶哎！”

只要你们有一个在金相府，这本账算不清。”

熊氏跟手拿股香到佛前焚起来，跪下祷告——

叫声三叔三婶呀，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有灵。

有灵有感保住你大哥有条性命回家转，我夫妻情愿办修行。

桂氏一看，暗中欢喜。心想：“往常大哥一回来你摆架子，说底高文官动动嘴，武官跑断腿；文官动动笔，武官忙了不得歇。我晓得文官做不长的。我家老爷做武官虽然苦一点，倒是吃苦人常在。”元阳在虚空听见，说：“二嫂你不要笑张笑李，晦气星马上临到你了。”元阳一阵仙风来到八景宫中，拜见师父说：“我家大哥犯了诽谤皇帝罪，挨打入天牢，他们夫妻

俩像是回心转念，立意修道了。”三官说：“你家大哥是文官，容易劝化。你二哥是杀戮星临凡，我看你要想去劝他，是乡下人读祭文——难字在头。”“师父，我有办法。这叫文用文策，武用战略。我可用战书一封，送进中原，挑起我二哥领兵出阵与我交战，让我在战场上将他擒获，自然叫他就范。”元阳随手修好战书一封，仙风一吹，飘进皇城。正好被巡街御史捡起，送给天子观看。

天子把战书看完成，拨起心头火一盆。

跟手撞钟击鼓，召集文武。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一齐上殿参见万岁。天子说了：“众位爱卿，终南山无名大王有战书打进皇城，要孤家领兵与他交战。能胜，他愿意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；若败在他手下，他将杀进紫禁城，江山与他平半分。有哪位爱卿能领兵出征，剿灭高山无名大王？”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官上加官重封赠。”

这遭，文官背背武官的手，瞅总不敢瞅。就怕多多言，先向前；多多嘴，要变鬼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天子一看，无人回话，长叹一声：“可怜呀！”

国家将兴必有祯祥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。

朝中没得忠勇将，总是些贪生怕死人。”

众朝臣见天子发怒，一齐跪下来奏本：“万岁，金总兵武艺高强，要得平定叛乱，只有请他出征。

他一人能抵千员将，单刀能退百万兵。

我主要得江山稳，金总兵召进午朝门。”

天子立即准本，随差皇命官肩背圣旨，急速上路。

皇命官跨上银鬃马，连夜行走召总兵。

金总兵见到圣旨，满心欢喜。他想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剿贼灭寇，哪肯疑迟！

急速跨上高头马，领了圣旨上皇城。

金总兵上殿见驾。天子说：“爱卿，只因甘肃特道州终南山无名大王兴兵作乱，所以召你回朝领兵出征。你如能剿平叛乱，可以子赎父过。”总兵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当即说：“万岁啊！”

随他叛贼多厉害，只要我到总太平。”

万岁问了：“金爱卿，你要多少人马！”“万岁呀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我只要三千精兵，数名勇将。”万岁一听，龙心大悦，随手传令——

金坤爱卿听封赠，征西元帅你当身。

赐你精兵与良将，择日祭旗就出征。

金总兵帅印到手，赶紧策马来到校场。

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河南御林军。

老者不过三十岁，少者二九十八春。

老兵弱将总不要，个个是擒龙捉虎人。

会用刀，刀一把，会用枪，枪一根。

件件武器寒光闪，杀气腾腾吓坏人。

金总兵接下去又点起探信官、旗牌官、解粮官、押阵官……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还点起长刀手、短刀手、钢枪手、弓箭手……再点一龙旗、二凤旗、威虎旗、百脚旗、十面大堂旗……

擂鼓三通咚咚咚，顿响三声狼烟炮，

队队兵马出皇城。  
红旗如同烧山火，黑旗好似暴头云。  
乌鸦难从枪林过，蛇虫钻不过马蹄边。  
兵马来到白沙滩，离终南山还有一百余里，金总兵传令安营扎寨。三里一小营，四里一大营。

营盘扎得如铁桶，水线不漏半毫分。  
总兵领兵出皇城，元阳真人早知闻。

元阳真人晓得二哥领兵出阵，随即来到八景中拜见三官大帝：“师父，我二哥武艺高强，还有精兵勇将，我这仙体道骨怎敌得过他呢？”“徒弟，正是你仙体道骨，才能与他匹敌。”三官大帝说声“变”！元阳就变成丈八金刚模样。牙齿像板凿，脚膀像辘轴，眼睛像铜铃，一手举千斤。元阳说：“我没得兵啊。”三官说：“你在终南山不是有三千灵鸟？叫它变三千精兵，就好与你二哥交战了。”元阳真人一阵仙风来到终南高山，唤出三千灵鸟，说声“变”！这些灵鸟个个梳毛衣，拍翅膀。拍呀拍，梳呀梳，变得差不多——

斑鸠身穿十样锦，喜鹊穿的黑背心。  
孔雀生来茄花色，野鸡身穿燕尾青。  
三千兵衣不同色，真似草寇杂牌军。  
一阵仙风来得快，云端里落下对阵兵。

元阳真人离开终南山，领了三千兵马来到白沙滩。双方埋锅造饭，打发探马打探军情。金总兵得知无名大王的兵马来了，随手用战书一封，约定日期到沙滩交锋。这天，元阳披盔挂甲，来到沙场。金总兵用手一指：“你这大胆魔贼，竟敢窥视我汉室山河！”

等我今朝捉住你，剥你皮来抽你筋。  
元阳也用手一指：“你这中原庸将，竟有吞天大胆敢与我比手，还不下马归降！”  
等我今日来动手，叫你一个也活不成。  
二人说话“当当响”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  
一回二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  
五回六合龙争宝，七回八合虎翻身。  
大战交锋数十合，胜败不分半毫分。  
一打金鸡独立，二打古树盘根。  
三打众星拱月，四打海水奔腾。  
打得山崩地裂，杀得天地昏昏。

元阳真人想：二哥的武艺真不丑，我虽是个仙人总不能取胜于他。金总兵也想：这个草寇本领确是不小，怪不得敢向中原下战表！

一个越战越有劲，一个越战越精神。  
杀得乌鸦停了翅，杀得百鸟不开声。  
大战一天一夜整，谁也不肯让三分。

元阳就想了：仗打了一天一夜，二哥还不曾有滴水下肚，将他饿坏了怎对得起父母双亲呢？

同胞兄弟看娘面，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元阳故意用手一指：“金总兵，我你交战已一天一夜，腹中饥饿，各自回转用过点心，明日再战如何？”金总兵一听，正中其意。心想：我腹中原饿哩！于是各自鸣金收兵回营。元阳一阵仙风，来到总兵营中，对营帐上一站，听总兵吩咐小兵做饭，说吃饱了明日再去打仗。元阳想：哥哥你好无道理。我倒肉麻你，不让你饿坏了，你倒准备吃饱了好杀我哩！随即到

当方土地那里借来一对睡魔虫。元阳手一松，睡魔虫对金总兵鼻孔里一攻，总兵顿时瞌睡蒙忪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呼呼大睡。小兵见总兵睡觉，一个个也跑去睡了。元阳就把沙灰对营盘里一撒，营盘处处着火。火越烧越旺，吓得小兵魂不附体，大叫：“总兵大人，火烧兵营啰！”总兵睡得糊里糊涂，没有听清：“不要吃烧饼，明天打了胜仗吃大肉。”小兵一听不对劲：“主将不问，就怕要失阵，我们倒不如挂冠逃走吧。”众位，底高叫挂冠逃走，就是把号衣号帽脱下来溜之大吉。

兵将顿时乱纷纷，各奔东西去逃生。

元阳见哥哥的兵马跑掉了，他也把鸟兵全部放掉。明日天亮，金总兵点兵出阵，一看，兵营里空无一人，心里一慌：“啊呀，我的兵马怎不见了，今朝怎好出阵迎战？倒不如闭营自守，料他总不敢到我营盘里来厮杀。元阳想：哥哥，你倒刁哩！随手就单枪匹马来到总兵营前，高叫一声：“金总兵，我你今朝不准带一兵一卒，杀它个高低如何？”金总兵一听，正中下怀。

总兵跨上银鬃马，杀气腾腾出营门。

骑马一阵风，两手不带鬃。

手提生铜棍，总兵逞英雄。

来到沙场就比手，个个杀得眼睛红。

金总兵，朝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
元阳仙，对下杀，鳌鱼翻身。

金总兵，朝山杀，山崩地裂，

元阳仙，对海杀，海起灰尘。

总兵越杀越有力，元阳武艺欠三分。

元阳真人看看杀不过总兵，口中轻轻叫喊——

师父哎，徒弟在沙场吃败仗，你在灵山可知情？

假使我哥哥得了胜，要想他修行万不能。

他仰面朝天叹口气，惊动观音大士身。

观音晓得元阳杀不过他二哥——

跟手念起真言咒，捆仙索一根下凡尘。

大悲观音从天上“嗦嗦落落”撒下一根捆仙索，把总兵捆得紧腾腾。

元阳用刀柄一梗，金总兵从马上对下一滚。元阳对他身上一跪，刀对他颈项上一搁，喝声：“看刀！”金总兵吓得连忙求饶——

将军哎，猎户也不打笼中鸟，好汉不杀败阵兵。

你今饶我一条命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

元阳说：要我饶你容易的，不过么——

把卖国文书写给我，方可饶你命残生。

金总兵虽不是卖国之徒，但他心里已经糊里糊涂，身不由己，也就答应写卖国文书。元阳真人取出文房四宝来——

总兵笔在手，书写卖国文。

上到青云顶，下到黄土根。

卖尽中原十三省，又卖万岁紫禁城。

卖国文书写好了，元阳说：“我不用手接，你对后面撂。”金总兵把文书对后面一撂，正好被皇城派来的探信官接到，他就速速回转向万岁一报。元阳真人一阵仙风来到虚空，将捆仙索一收，把金总兵对沙场上一丢。金总兵站起来看看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一个人也没有，

他很觉奇怪——

人马兵器全丢失，满腹狐疑进皇城。

金总兵来到金殿拜见天子：“微臣请罪！”天子一见，龙心大怒：“你这大胆逆臣！兵马丢失干尽，卖国卖到紫禁城，贪生怕死留狗命，有何面目见孤君！”立即吩咐左右殿官，将金坤推出午朝门外——

把他官职都削尽，西天牢里做罪人。

只等六十天期满，开刀问斩不容情。

安童听说金总兵犯了卖国罪，就到西天牢里来张看。总兵说：“安童，我犯了卖国贪生罪，难有性命转家门。你替我送封书信回去，好让我父母妻子晓得。”“二老爷，书信怎样写呢？”“安童，我说你写。

拜上我父和我娘，再拜桂氏我妻房。

只因兵败强敌手，逼我辱国又丧邦。

圣上定我卖国罪，难有性命回家乡。”

安童写好书信，打好包袱立即动身。临走时又对牢头伯伯打了招呼：“请大伯照应我家二老爷。”

安童赶上阳关路，凶信二次送进门。

安童送书信回家，不必细表。再提元阳真人来到八景宫中拜见师父：“我大哥犯了诽皇妒帝罪，关在东天牢里遭难；二哥犯了卖国贪生罪，押在西天牢里受苦。只等六十天期满，就要挨杀啰！”三官说：“你可有办法去救他们出牢？”“师父，我有办法。”元阳真人一阵仙风，来到万岁宫中。一变二变，变作东海龙王模样。对天子龙床前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高祖皇醒来。”天子在睡梦中只见是东海龙王。就说：“啊呀，龙王老爷，你到我宫中有何贵干？”“吾非为别，只因你东天牢里关了金大夫，说他诽皇妒帝，有谋王篡位之心；西天牢里押了金总兵，他写下降书，有卖国贪生之罪。我问你，你梦见妃女，现在妃女何在？说金总兵卖国，你江山可曾少了一角？这两件事情，全属子虚乌有，所以我来替他们伸冤，望你即速将他们赦出！如若不然——

大水淹到你金銮殿，看你怎样坐龙廷？

天子记住南柯梦，早朝坐殿论吉凶。一班文武大臣说：“万岁，就赦了他们吧！”万岁说：“君无戏言，不能赦罪。”众大臣叩头，跪下来帮求：“梦中之言虽然不可全听，但也不可不听。金大夫下狱是陛下信了梦中之言；金总兵坐牢，是信了终南山大王一纸无名战书。终南山乃佛门之境，素无强寇占山之说。万岁呀！”

这两件事情出得奇，伏望陛下细思忖。”

万岁一想，此话在理，随出赦文二道——

东天牢里赦大夫，西天牢里赦总兵。

赦文来到东天牢，金大夫说：“要赦，将我弟弟也赦出来，我一个人不出去。”赦文来到西天牢，金总兵说：“要赦，将我哥哥也赦出来，我一个人不出去。”传令官说：“不错，赦的就是你们弟兄俩。”

大夫总兵全赦免，回转家中做良民。

大夫从东天牢里放出来向西，总兵从西天牢里赦出来向东，两人对面一碰。大夫说：“人多不碍路，何人往我身上撞？”总兵说：“船多不碍港，何人同我碰肩膀？”总兵抬头一望：“啊呀，是哥哥。”大夫用手一指：“啊呀，是弟弟。”二人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既是胞兄胞弟，又是难兄难弟。二人路过金殿，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既然蒙恩得赦，要到金殿去谢恩哩！”大夫说：“我们虽然得赦，总归是犯人，怎好上殿？再说，你金殿还不曾爬得够

啊？

往后是个白衣人，不必上殿去见昏君。”

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回宾州老家去，身边没得盘费哩。”大夫说：“这不要紧。俗话说，船到浅处，人到急处。身边没钱，一路上我唱莲花落，你打卖拳，带跑带唱，譬如讨饭。”

兄弟二人说得轻，元阳在云端里听分明。

元阳想，我两个哥哥没有回家的路费，如果让他们沿路卖唱，以后他们修炼成神，人家要笑他们是叫化子菩萨，那将是贻笑千古。”随手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将两个哥哥拨到云端里，飘飘荡荡往前行。

一阵仙风，飘到宾州城下。总兵立起身来叫声：“哥哥，我们才翻一个跟头，怎就跌到宾州？”“弟弟，你少说点，若是两个跟斗，不要跌到‘冻州’！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如不信，我们听听这里人说话可是宾州口音。”众位，各地方的人说话的口音不同，当然是听得出来的。二人静心一听，这里人说话真是宾州口音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日里不回去，夜里回去。日里回去，人家看见要笑呱，笑我们往常回家骑马坐轿，威风凛凛，今朝回来怎裸头素服，战战兢兢。”大夫说：“我们在城里玩它一天。我记得从前西门最闹热，听说现在东门、南门最繁华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要晓得——

三十年富贵轮流转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”

弟兄两个没得事，跑跑转转来到东灵寺。只见庙宇倒塌，香火冷落。大夫说：“老早这里闹热哩。前后房屋簇簇新，菩萨身上总装金，来来往往烧香客，昼夜不熄长明灯。如今怎倒霉到这种功程？”总兵说：“哥哥哎，

神明也有兴和败，何况我你两个人。”

兄弟二人，挨到黄昏，才敢进门。总兵用指头敲门。管门安童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“是你家大、二老爷回来了。”安童赶忙向里通报：“老太师，大二两个老爷回来了。”老太师一听，喜欢得老泪纵横，随手吩咐安童大开正门。弟兄二人来到高厅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父亲连连叫几声。

老太师问：“啊呀，我儿怎得回来的？”“父亲，我们是跑家来的。”“啊，逃家来的？”

等到皇上捉逃犯，连累全家不太平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我们是皇上赦回来的。”太师叹了口气：“儿呀，我们真是漏屋偏遭连夜雨，破船又遇顶头风。我被革职才几载，你们怎又弄到这光景？”

大夫对父亲，仔细说原因。

为儿把官做，耿直又忠心。

只因皇上纳妃事，稟陈利害给他听。

谁知忠言反逆耳，诬我起了篡国心。

总兵对父亲，一一说分明。

为儿守边关，忠心保朝廷。

谁知高山出强贼，沙场上面来交兵。

不幸为儿被打败，写下降书求活命。

万岁知道龙心怒，弄成现在这光景。

老太师说：“都不怪你们，只怪我一个人。”

我一不该答应王门招嗣婿，二不该将王氏强行娶过门。

三不该毒棒毒棍打儿媳，惹得王乾告状上京城。

如今身败又名裂，亲生骨肉两离分。

大夫叫声：“爹爹呀！”

三弟年纪虽然轻，说话做事很聪明。

他说做官没好处，不如他吃素来修行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我们现在是车到山前已无路，只好陪三儿修行了。”大夫和总兵说：“我们也愿遵父命，不知熊、桂二氏是何心？”熊、桂二氏正在旁边，一听就说：“我们早就许了三叔的愿了——

只要二位老爷有幸回家转，我们情愿去修行。”

大夫说：“我们说修就修，到三清寺抄部《三官经》，一面诵经，一面做好事。”可是没有想到：

他们修道三载整，粮草没有半毫分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。金相府万贯家财，堆金积玉，修几年倒没吃啦？众位要晓得，全家闭门只顾修，人家少他的粮钱不对家收；贫苦人家向他借，还照样对外发。父子三人没俸禄，三年下来还不穷光啦？

烟囱成天不冒烟，锅子盖得紧腾腾。

大夫说：“弟弟，家无营生做，吃尽斗量金，坐山山吃尽，坐海海吸枯。我们既然奉佛修道，何不出门化缘？”总兵说：“好的，我们一同去。”

兄弟都做化缘人，跑遍宾州一座城。

弟兄两个来到陈三庆员外家门口，对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龙奔沧海，道奔善门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。斋斋我出家道人，功德无量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管门安童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大胆道人，五忙六月的时候，黄汗淌来黑汗流，看不见和尚、道士的脚趾头；才只钉耙上梁口，到上我家来化缘呢。依我性子搬起门杠宰了你们！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可要霉煞得！宁可人求己，不要去求人。”弟兄两个气塌塌打转。在半路上遇到陈三庆员外。陈员外说：“啊呀，文武二位老爷，你们倒难得出门，做底高的？”众位，金大夫顶要面子。就说了：“哦，我们收账的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哩。要饭就说要饭，腾腾空怎说要账？”员外说：“啊呀，你家怎穷到这种样子？好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即刻打发安童送粮送草来。”这遭，三三两两，谣谣言言，说金家落难了，有从前得过他家好处的，都纷纷对他家送粮送草。

粮草送了三天整，家里堆得密层层。

老太师一看：“不对呀，我们在家烧香念佛，让大家送现成的给我们吃，修到点功劳还不够抵罪孽！”随手写了斗大的“谢”字对府门上一贴——

谢谢乡亲不要送，我今生今世还不清。

原先送来点粮草能吃多少时啊？

时间不曾过一载，粮草倒又用干净。

熊氏说：“大老爷，屋望里响了。”大夫问：“底高叫屋望里响？”“断粮呢。”桂氏对总兵说：“二老爷，屁股头响了。”总兵问：“底高叫屁股头响？”“断顿（凳）呢。”弟兄两个说：“我们还是出去化缘。这次我们借修东灵寺为名，化缘既是为修东灵寺，也是为修我们的‘五脏庙’。”

大夫叫总兵，听我说原因。

来到东灵寺，你我罚心愿。

弟兄两个来到东灵寺一看，庙宇倒塌得不成样子。

东庙山墙对下壅，西庙山墙直隆通。

柱棵脚子半腾空，菩萨坐吃西北风。

屋面上头开天窗，椽子根根荡叮当。

行坛菩萨少袍帽，坐坛菩萨少金装。

大夫、总兵走进山门，拜见当家师父说：“东灵寺倒塌到这种样子怎没人修的？”“二位老爷，从前只有你金相府能修，现在哪修得起唷？”大夫、总兵说：“我家现在没这批银本修末，我们倒有心化缘来修的。”当家师说：“有你们二位大人出面修末，何愁修不起来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倒问问菩萨看，到底可修得起来？”大夫来到东灵菩萨面前，双膝一跪，不知怎样问菩萨的话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这里有个签筒，求堂签诗问问。”大夫手捧签筒摇，口中忙祷告：“东灵神明有灵有感，我们有心化缘修寺，求你老人家付堂签诗。修得起来付上上签，修不起来付个下下签。”大夫捧住签筒摇三摇，筒里跳出一根签条来。总兵捡起来一看，是第二十八签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拿签诗簿翻开看看是好是丑？”大夫翻开签簿一看，是上上签。签诗这样说的——

八中秋月正明，长空时刻起乌云。

可喜狂风吹散去，一轮圆月伴繁星。

总兵说：“哥哥，签诗的意思是好的，可能我们要遭到些磨折，最终还是修得好的。”当家师问：“你们化缘么，算是哪一教的？”“师父，你看我们算哪一教？”当家师说：“如果你们算释教，出门要念‘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’。”总兵说：“道教怎么念法？”“道教念‘志心朝礼三清三境太乙救苦天尊’。”总兵说：“这个调口我们不会哼。”当家师说：“这样，我教你们儒教夹道教，再和点释教，就叫三教并一家。口念‘三洲感应，护法韦驮天尊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斋斋我们出家道人，南无阿弥陀佛’。而且空身出去是化不到的，必定要肩背韦驮，口念弥陀。”总兵一听，浑身来劲，捧住韦驮两只脚，对夹肘里一夹，准备出门。小和尚说：“你偷我寺里的韦驮。”总兵说：“你家师父叫我背的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不是背这个泥塑韦驮，它的斤两重，你也背不动。我庙里有纸韦驮哩。”总兵说：“活的不背，背死的有何用？”“不是死的是纸的，是用硬板纸画的韦驮像。”总兵对大夫说：“哥哥，我们走千家不如走一家，扯豇豆不如拾棉花，挑野菜不如挖萝卜。我们寻到哪家大富户，募化他独修东灵寺。”大夫说：“弟弟，哪家修得起啊？从前，只有我相府马马虎虎修得起，现在哪家能出这些银子？”总兵说：“让我爬到城头上去望，哪家富就上哪家去。”兄弟二人爬到城头上一望，只有皇亲刘驸马家最富，房屋层上层，树木紫腾腾，决定就到他家去。

兄弟二人往前行，白虎厅上化皇亲。

大夫说：“我们到刘驸马家去，数目不要开小，如果问我们要多少，开口最少要化一吊；如果他肯出一吊，我们要他出一挂。”众位，当初的一吊是几钱？是一千个钱。一挂是多少？是十吊。总兵说：“如果他答应一吊一挂末，我们就要说，‘老爷，我们两个人，每人要一吊一挂’。这样，钱就多了。”

讲讲说说走得快，不觉来到驸马门。

一到刘驸马家门口，弟兄两个用引磬木鱼一敲，对门里就喊：“三洲感应，护法韦陀天尊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斋斋出家道人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一阵顺风，这声音送到白虎厅上。刘驸马就问安童：“外面说底高三斗干面，腌菜塍塍，做点馄饨。可是这话？”“老爷，不是的。是两个道士在府门外面化缘。”“喔，是道士。安童，道士不能从正门进来，将耳廓门打开，叫他们从那里进。”安童把耳廓门一开：“道士先生，我家老爷叫你们进去！”大夫说：“可霉煞人。过去我们不管到哪家总从正门进去，驸马公架子倒不小，叫我们从廓门进去。”“哥哥，这叫人在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。就从廓门进去吧。”

弟兄上前来施礼，拜见驸马老人。

驸马一见就问了：“二位先生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？”金大夫上前一步，叫声：“驸马老爷！

若问我家家不远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”

“我们住本城北门金相府，父亲是当年文宰相，母亲是皇封正夫人。

我们二人职不轻，一大夫来一总兵。”

刘驸马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你这大胆逆贼，自己丢官革职，正事不做，反而沽名钓誉，想发我的钱财。我晓得你们今朝一吊跑不掉。”“老爷，一吊不够。”驸马说：“一吊不够再加一挂。”“老爷，我们弟兄两个，每人要一吊一挂哩。”刘驸马说：“是的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安童，替我拿根麻绳来！”

大夫吊个扳弓样，总兵吊成老鸦飞。

刘驸马一双势利眼，将大夫总兵当犬欺。

这叫人情薄如纸，金钱重如山。

为人一倒运，认钱不认亲。

大夫说：“弟弟，我们今朝是人落陷阱铁落炉，还不晓得挨吊到何时？”总兵说：“我的喉咙比你大，我来呼救——皇亲刘驸马家吊杀人啊！刘驸马吊杀人啊！”一阵顺风，送进公主娘娘香房。公主娘娘问梅香：“梅香，东边哪家吊杀人？”梅香说：“公主，不是东家吊杀人，是两个化缘道士挨驸马爷吊在屋梁上。”公主想，驸马公怎这样待人无理？

打僧骂道多作孽，诽谤佛法罪不轻。

公主说：“梅香，搀我下楼去看看。”公主娘娘跑去一看，两个道士连声口喊：“救命啊，驸马宫里吊杀人啰！”公主说：“安童，替我把两个道士放下来。”哪晓得两个狠心安童，用刀将麻绳一割，“叭嗒”一声，大夫和总兵从梁上朝下一脱，命总没得。公主倒是好心好意，叫声：“梅香，替我给点钱他们，请他们出去买顿饭吃。”弟兄两个一听，吓得没命。就说：“公主哎，不要请我们吃饭啰！”

我铛铛明杖总不要，只要留我命残生。”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快做逃灾躲难人。

弟兄两个离开驸马宫已是鸟雀归窝的时候了。总兵说：“我们今夜不要回家。”

东灵寺里过一宿，等到明朝再定章程。

弟兄两个仍旧来到东灵寺，找到两个拜凳，就对上一困。大夫就与总兵讲了：“弟弟，看来化缘不是件容易事，必定要学前人做点苦戏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就是性急，这里八字还不曾见一撇，怎又想到做土基？”“不，兄弟，不是做土基，是做苦戏。”“底高叫苦戏？”“兄弟，你不曾见过？从前化缘的和尚、道士，先是善募，口念弥陀；后是苦募，穿腮、割耳，甚至也有剁手募化的。”“格么，我们也就剁手募化吧？”“兄弟，看来只有这样了。不过，哪里有刀呢？”

二人虽然说得轻，元阳却已听分清。

元阳真人一想：我家两个哥哥是一片真心要剁手募化，若用凡间钢刀把手一剁，将来是接不起来的唷！他随手扯片柳叶，呵口仙气，变作柳叶钢刀一张，对东灵寺门口一撂，弟兄两个吓了一跳。大夫说：“兄弟你困里边来点，外面落刀了。”总兵说：“不是落刀，凡人不知仙人知，我们说要剁手没得刀，天上送刀来了。”大夫说：“你要剁哩，你先来呀。”总兵说：“是的，应该我先来。小时候穿衣末，我穿新的，你穿旧的；书房读书末，我用新书，你总用旧的。”大夫说：“兄弟，你不要说气话，我就先来。”大夫将刀拿在手，浑身只是抖——

针尖挑刺肉还疼，何况钢刀割自身。

大夫打算动手了。总兵就对哥哥说：“你不要着慌，我们二人，一个剁左手，一个剁右手。你留住握笔的手，将来好写缘簿。”金大夫是文人，拿张刀准备对下剁，想想又不敢。元阳真人一想，哥哥他自肉割不深，还是让我暗中帮忙。只见大夫手指一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只手剁下来了。鲜血像筛酒，跟手抓把香灰对创口上一按，权作止血灵丹。

也是当年留俗例，香灰止血到如今。

金总兵问哥哥：“可有点疼呀？”大夫硬住头皮说：“还好哩，有点麻辣酥酥。”总兵是常常杀人的，手狠胆大，拿过刀咬紧牙齿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倒喊起来了：“啊依喂，哥哥你骗我的，人总痛煞得了。”“兄弟，我早先说痛，你怎肯剁？”总兵也抓把香灰一按，血就止下来了。耳听鸡鸣报晓，东天放毫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要上街呀。这剁下来的手放哪里呢？”大夫说：“天井里有稻草哩，我们搓根稻草绳系起来，将它挂在颈项里，随身带上街。”“哥哥，早说要搓绳么，我们不会把绳搓好了再剁手？现在没得手怎样搓呢？”“不要愁，我们一个用左手，一个用右手，二人合起来搓。”

弟兄两个忙搓绳，寅时动手卯时成。

辰时三刻就动身，街坊上募化有缘人。

## 卷七 捉拿驸马

问萧何，佛如何？黄金贵，值钱多。  
昔有韩信问萧何，问他楚汉佛如何？  
人人总说黄金贵，我看是欢乐值钱多。

却说大夫、总兵在东灵寺剁手募化行苦计，忙了一夜，眼睛闭都不曾闭。抬头一望，东天发亮。

东天日出宝莲开，弟兄两个就上街。

上街遇到哪个？木匠店的老板起身开门探阙，喊店里的客师：“你们这些师傅还起身？乡下上街修牛额头的人总到门口了。”店老板再仔细一望，啊依喂，这两个道士剁手募化修东灵寺的，鲜血淋淋，岂不伤心。“道人，你这双手挂在脖子里很吃力，我送一只木盘给你，既好让你们放铜钱，又好伏在这木盘上写缘簿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帮他上缘簿，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木匠店老板发善心，将这木盘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手艺越做越精明，四方买主涌上门。  
砧砧研来研研砧，做出东西冠全城。

弟兄两个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有缘人。又遇到哪个？木行里的老板。“道人，你们募化修东灵寺么，吃这么大的痛苦！要三排五排木头到我家来放，不收你们分文，算是我来斋僧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：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木行老板发善心，成排木头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货色卖得干干净净，账目算得笔笔清。  
生意兴隆通四海，顺风顺水上南京。”  
他们肩背韦驮站起身，再去募化有缘人。

前面是砖瓦石灰行，老板也慷慨得很：“要多少砖瓦石灰，用船到我家来装，我不要你们付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”

砖瓦石灰行老板发善心，砖瓦石灰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砖瓦烧得四角方，石灰烧得白如霜。  
引来千万买卖客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  
他们肩背韦驮对前撑，米行老板也斋僧。

“道人，修东灵寺开工到完工要吃多少米，用船到我家来装，我不要铜钱的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”

米行老板发善心，将雪白大米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柜台像个紫禁城，店先生是活财神。  
乃积乃仓库连囤，南城门堆到北城门。  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油作里老板也斋僧。

油作坊里的老板说：“道人你们剁手募化修东灵寺么，真是千诚意来万诚心，我也诚心诚意来斋僧。你们算一算，开工到完工木匠要吃多少油，到我家来挑，我不收你们的钱。”

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油作坊老板发善心，成作的豆油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磨子口里出黄金，生铁榔头檀木柄。

油砧煞得紧又紧，一作出油廿八斤。

肩背韦驮朝前撑，水面店老板也斋僧。

水面店老板看见这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随口喊出了声：“啊喂，罪过哩！道人，修东灵寺要吃多少水面到我家来称，我不要你的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水面店老板发善心，将龙须水面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磨子口里出黄金，箩具下面堆白银。

头铺二铺擀面卖，三铺四铺做烧饼。

五铺六铺做汤饼，七铺八铺做酱饼。

九铺十铺没处吃，老板用它洗面筋。

锁面如同神仙手，跳面如同活财神。

切的切来称的称，面篮子活像舞龙灯。”

他们肩背韦驮对前撑，烧饼店老板也斋僧。

“道人，修东灵寺要吃多少烧饼，到我家来搬，我也不要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你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烧饼店老板发善心，烧饼馒头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个个馒头包白糖，只只烧饼葱花香。

蒸的蒸来煎的煎，买客涌到炉子边。

人头上面接烧饼，夹肘缝里收铜钱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豆腐店老板也斋僧。

豆腐店老板一见：“啊依喂！昨天是个假道人，今朝是个真道人，剁手募化是真道功。道人，修东灵寺从开工到完工要吃多少豆腐百页？到我家来称，我也不要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豆腐店老板发善心，豆腐百页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珍珠进磨出银浆，点起花来像白玉霜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众考生。

一班童生进城赶考，见两个道人剁手募化就说：“道人，我们有盘费银子，布施你重修东灵寺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赶考童子发善心，将盘费银子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考场上遇文曲星，宗师大人来照应。

榜文高挂城门口，不是秀才也举人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上学公子也斋僧。

一班上学公子对两个道人说：“我们买书笔纸墨多到几个钱，也来布施修东灵寺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上学公子发善心，省下铜钱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上学公子好记性，又伶俐来又聪明。  
背诵诗书如流水，不用先生打手心。”  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高楼上小姐也斋僧。

高楼上小姐对下一望：“啊依喂，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鲜血淋淋，岂不伤心。梅香，替我撂点钱下去。”梅香拿钱对下一撂，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天上落钱了。”抬头对绣楼一望，原来楼上小姐也斋僧。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也来替她求忏悔。

高楼小姐发善心，撂下铜钱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绣起龙来龙摆尾，绣出虎来虎翻身。  
绣个姑娘要出嫁，壁虎子也赶来作媒人。”  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种田人。

乡下农民上街看见这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也摸出钱来对木盘里一放。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种田老爹发善心，拿出铜钱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。  
“回头青”上秀小麦，“癞宝草”根长萝卜。  
丝瓜不长筋，黄瓜不长钉。  
豇豆长得像竹节鞭，茄子结得像油瓶。  
种它一园扁白菜，一棵称称有七八斤。”  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盲人也斋僧。

弟兄两个遇到一个瞎子，用明杖在街上“秃、秃、秃”摸路跑。听说有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也站下来说：“道人，我也有钱斋僧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盲人先生发善心，也将铜钱斋道人。  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  
保佑你，‘报君子’一敲叮呀叮，穿街过巷来算命。  
东家请你排八字，西家请你合婚姻。  
修修来生做好事，眼睛睁得像晓星。”  
三十六行我说不尽，略表几句散散心。

再讲元阳老祖在八景宫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我这遭可算圆满功德，合家都修心念佛。”“贤徒，你还有三件大事不曾做哩！一，要报你父母养育之恩，度他们脱胎换身；二，要替你两个哥哥在七天之内把手接起来，过时血脉凝固，医治无效；三，——

捉拿皇亲刘驸马，罚他独自造东灵。”

“师父，要我做好这三件事，我就即刻临凡。”元阳老祖一变二变，变做小时候坐马房修道的模样，随身带了接骨丹——

仙风闪闪就动身，再到宾州来度善人。

元阳多年不曾回家，连金老太师总不认得他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道士，我家五载之前大做好事，斋僧布施的时候你不来，现在我家穷下来了，与你做一样个营生，你到我叫化子碗里分饭吃，我哪有钱来布施你呢？”“太师，你没得缘分把我不关事，你可认得我？”“唔，人倒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就是不认得你是哪方道人。”元阳说：“太师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就少陪了。”元阳真人一去，太师就同夫人讲了：“夫人哪，才间这个小道士，走路的走相、说话的声

音倒跟我家三儿差不多。”元阳真人一听，喜之不尽，随即来到太师跟前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爹爹连叫两三声。

太师说：“这倒稀奇，你叫我父亲就有缘化把你？”“父亲，认错衣裳好穿，认错帽子好戴，还有哪个认错父母拾到老子叫啦？”太师说：“你如是我三儿，你把我金相府二载之前的事说给我听，我才相信。”“父亲，要谈家中情况，我了如指掌。”

我在小书房里读“五经”，读读文章闷在心。

奉了母命游春景，三清寺里遇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小书房里办修行。

满门家眷劝不醒，一封家书送进京。

父亲一见怒气生。

父白：唔，当然不欢喜。

你就别驾转家门，

父白：高楼训子无效验，

将我押进马房门。

父白：你想想看，可怪我老头子？

马房遭磨难，玉清下凡尘。

度到终南山，到底修成真。

白鹤驮我进天门，玉皇大帝重封赠。

我在天宫接表文，三茅祖师我当身。

从此脱凡登仙界，永做逍遥自在人。

太师说：“冤家，你既然修仙了道么，又回家作甚！”“父亲，我从南天门经过，遇到个瞽目大仙，说我不好离开祖基，离了祖基，父母要成嗝气。我回家来——

一来张看我双父母，二来会会王氏女千金。”

太师一听就生气：“你这冤家把王氏带走，又家来害我！”“父亲，我被度出马房后，你对王氏下狠心。我的王氏年纪轻，背了父亲行‘短径’。”

若不还我王氏女，不怕你是宰相身。

太师叹了一口气：“冤家，还宰相宰相，宰相在哪里？这总是为了你这个冤家！

从你冤家出马房，我告示贴到四城门。

寻找儿媳人两个，音不通来讯不闻。

你岳丈从广南回家转，揭下告示进皇城。

当皇天子告御状，圣旨捉拿我老身。

一场御状输绝得气，革职回家做修行人。”

“父亲，你革职在家，我大哥总该接你的相位了吧？”“不要提了。他犯了诽皇妒帝罪，被打进了东天牢。”“我二哥总该封侯了吧？”“还提这个霉话，他六月初三在白沙滩上吃了败仗。

犯了卖国贪生罪，西天牢里做罪人。”

“父亲，我少陪了。”“冤家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啊？

哥哥天牢里遭磨难，我要做提茶送饭人。”

“儿呀，他们不在牢里，被赦出来了，与你做一样的营生，在家吃素修道哩。”“这样么，我就上老陆地。”“你有底高陆地买在哪里？”“我早先修道在马房，我到马房去看看。”“他们不在马房，在街坊募化修东灵寺哩。”“嘿嘿，父亲，好的，好的。

我们弟兄三个同是父母生，你待我怎有两条心？

我当初修道你把我对马房里一押，两个哥哥修道就让他散手散脚，不受你一点处罚。”

父子两人正谈论，大夫总兵转家门。

弟兄两个进门，看见有人在与父亲谈话。只听两人一问一答，十问十答，但又不知是从哪来的贵客。弟兄两个也就问他是否是僧人，将断手对半墙上一撂，对高厅上直喊：“父亲，你与哪个七谈八嚼？”太师说：“三儿呀，你快点躲起来，你家两个哥哥回来了。”“父亲，小时候我怕他，现在我还怕他不成？”元阳真人对屏风后面一隐，大夫总兵来到高厅问父亲：“你才间跟哪个讲话？”“儿呀，我没有跟哪个讲话。”“父亲，我们要搜查的，搜到请他吃木棍。”“儿呀，你们不能打！”

他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你三弟转家门。”

两个哥哥说：“提到三弟我更加要打。他是全家的祸根，把金相府弄到这个功程！”这时元阳真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：“哥哥，请罪请罪。”大夫说：“请底高罪？”元阳说：“哥哥，我们难得会面，今朝回来一齐向父母双亲请罪。我们兄弟三个能够团聚，也是祖上的德气，父母的福气。”两个哥哥说：“要请罪你去请，我们在家天天向父母下拜的。”元阳说：“你们天天在家拜，我又不在家。今朝难得爷儿父母同堂，一齐叩拜父母岂不更好。”这遭，揪呀揪，两个哥哥每人少只手，就怕要现丑。他们三人并排排，来到父母跟前：“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元阳看看两个哥哥，对太师说：“父亲，小时候我不懂礼，现在他们长大了怎么也不懂礼？我作整揖，他们为底高只作半揖？”总兵说：“不要乱说，还有底高半揖整揖？”“哥哥，不相信我站中间来，让父母亲看看清。”元阳对中间一站，两个哥哥对两头一分：“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元阳看好两个哥哥手一舞，只有一只手着地，一只手套了一个空衣袖。“啊，你们两人只有两只手，还有两只手挨皇上剁掉啦？”“三弟，还提这个祸场头哩！不是被皇上剁掉的，是为了募修东灵寺，我们自己剁的手。”“啊呀，修东灵寺剁手，修西灵寺倒要剁脚，修北灵寺还要剁头哩！”

只见三头六臂马灵王，不曾看见独臂菩萨坐庙堂。”

元阳又问了：“哥哥，你们的手呢？”“手在外头半墙上。”“快点拿来让我替你们接起来，不要被馋狗偷去吃掉。”“兄弟，你小时候溜东溜西，到现在还虚天虚地。他哪里是台子脚、板凳腿，断了好接？”熊氏听说接手，就问：“叔叔，可要买点鱼胶、广胶？”桂氏也问：“可要买点红绿麻线？”元阳说：“买这些东西做底高？”“用鱼胶、广胶粘起来，红绿麻线捆起来。”“嫂嫂！”

鱼胶广胶总不用，只用清净水一盆。”

熊、桂二氏一听，不晓得多高兴：“我们去取水，单看三叔叔变的底高鬼。”“嫂嫂，你们把眼睛闭紧，不好偷看。

如果你们用眼睛瞟一瞟，接起来是一肩低来一肩高。”

妯娌两个被他一说，当真把眼睛闭起来。元阳真人就想了，大哥哥是文官，手指头是尖的；二哥哥是武官，手指头是秃的，不好接错，接错了就要成笑话。他用净水一盅，大显神通，画符念咒，步罡踏斗，用符咒灰和接骨丹一拌——

法水连连喷三喷，两手接得紧腾腾。

元阳修成仙，两手接上肩。

道功深如海，神法大无边。

元阳说：“嫂嫂，你倒来看看，手接得可好？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“不信，你好来看的嘛！”这遭，你一背，她一掀，根根筋络通到心，当真接得蛮好。

你一背，他一拉，没痕没迹没伤疤。

熊氏忙烧香，桂氏忙点烛。

谢天谢地又托福，拜拜我家活佛三叔叔。

元阳问：“哥哥，我才间看到你们背上好像背个底高东西？”“啊，是背的韦驮，出门募化用的。”“哥哥，你何苦唷，你们初办修行，怎好将韦驮背出去骗人？”

你将菩萨带出门，污了神明罪不轻。

“哥哥，我还看见你们有个竹爿爿的那个东西作何用？”“啊呀，底高竹爿爿？是敲琴锣的竹板。”“哥哥，琴锣敲起来乒乓乓，远听起来像保方，大户人家失了窃，你们若是查不到——毛竹板子有你打，问你们保的哪一方？”

元阳又问：“哥哥，我看你们夹肘里好像夹的是缘簿，给我望望看。”元阳拿起来一望，上面记的砖瓦、石灰、木头、水面、豆腐、烧饼、馒头等等。“啊依喂，三十六行，行行都出钱的。哥哥，我看你们其它东西不要备，倒要打起几双铁草鞋，穿在脚上去要钱呢。我说啊——

你们千家万户总不要走，只走宾州一大家。”

两个哥哥问：“兄弟，你对宾州城里情况可熟悉？”

元阳说：“嘿嘿，这总不晓得？”

宾州城有个刘皇亲，比我金相府还胜三分。”

大夫说：“兄弟，我们领教过了。”“化到多少？”“化到一吊。”“哎，一吊钱也不算少。”“哪里是一吊钱，是一根绳啊！”“绳也好的，长的结络绳，短的做担绳，修东灵寺也用得上的。”“弟弟，刘驸马拿出一根绳——

把我吊做扳弓样，二弟吊作老鸦飞。”

元阳说：“哥哥，他只好吊你。对我，碰总不敢碰。让我去！”两个哥哥一听，不晓得多高兴：“好哎，我们也跟三弟一同去。”兄弟三人跑到半路上，大夫说：“我不去了，我看见他家旗杆就怕的。”总兵说：“我也不去。现在我无官无职，只有挨他欺侮。”元阳说：“你们不去就回转吧，让我一个人去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到了皇亲大府门。

高喊三声刘驸马，远山里来了小道人。

今朝是刘龙、刘虎弟兄两个看门。刘龙、刘虎说：“你这个鬼道士，黄鳝没四两——就一条声。你在吵底高？”元阳说：“你赶紧替我向刘驸马通报。”刘龙、刘虎说：“我们不替你报，如果让驸马公知道，惹他发躁，你又是三十杠杠发跳。”元阳说：“你真不报假不报？”“真不报。”你再说三声不报，惹我发躁，把你家石头狮子捧起来对你脑壳子上一撂。”“你这个鬼道士，口出胡言，你晓得狮子多重？”“这总不晓得？称总称过了。”“你何时来称过？”“三天前头，我在东门外面唪经。

唪经唪到二三更，走到你家门口口撑一撑。

犬儿咬得不绝声，手里拿把戥山秤。

把两个狮子称一称，左边狮子千斤重。

右边狮子九百斤。

两臂轻轻举一举，狮子托到手掌心。”

刘虎说：“鬼道士，替我滚远点。不要说用手托，你就用两只手捧住撼，也撼不动它。”“你不信替我取杯水来。”刘虎、刘龙说：“他用脱身法了，叫我去取水，背了我们他就溜走了。这样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去取水，一个看住他。”一歇工夫，刘龙把水取来了：“道人，水取来了看你会变什么鬼。”元阳得到净水一杯，嘴里就念：“嘛咪嘛咪哄。”眼睛一闭，哈口仙气。用水对狮子眼睛一抹，狮子眼睛直眨；对狮子毛衣上一洒，狮子毛衣直抖。

法水连连喷三喷，两个狮子总动身。

狮子一声叫，对元阳手上一跳，元阳托在手掌就撂。

右手撂到左手来，活像加官出戏台。

越撂越高，狮子倒看不见了。

一个撂到天宫去，一个撂入九重霄。

元阳说：“狮子呢？”“啊呀，看不见了。”“成仙去了，上天去了。你这遭可报？”刘虎说：“要我报你叫狮子喊把我听听，我才相信。”众位，石头狮子可会成仙？不会成仙。可会喊？也不会喊。格么，要劝刘驸马独修东灵寺，多少菩萨在暗中帮忙啊！提天大王捉住得，托天大王托住得，四大金刚捧住得，哪吒太子挑住得。元阳真人站在府门口，用手对虚空一指：“狮子，驸马家安童要你喊，你就喊呀！”哪吒太子在空中答应——

“嘟嘟嘟嘟”连喊七八声，吓坏了安童两个人。

“安童，你可报？”“道人，我报，不过要把狮子归到原位。”元阳真人用手一指，狮子对门口一抛，“扑秃”，打坏了门厅一个角。狮子横七竖八对门口一拦。元阳说：“安童，我少陪了，改日再见。”刘龙、刘虎说：“道人你一走，不是害了我们么？我家驸马公明天要行香，轿子从门口通不过，我们怎得了呢？”元阳真人说：“你对里报么，我叫狮子归到原位。左边的还蹲左边，右边的还蹲右边。”两个安童立即奔到白虎公堂，双膝一跪：“驸马爷，府门外有个鬼道士化缘，要我们向里通报；我们不报，他就把狮子对天上撂。”“安童，你怎信他的？他是跑江湖出身，有遮眼法的。他骗我骗不过，只好哄哄你们。唤他进来！”刘氏两兄弟领命而去。刘龙对刘虎说：“我们对小道士要客气点，不要说驸马爷唤他进来！就说驸马爷请他进厅。”二人走到门口：“驸马公有请！”元阳真人手一伸，刘龙问：“你向我要底高？”“唔，他请么，要有请帖。”“哦，不是请，是叫你进去。”元阳又用手一伸：“他叫，要有叫票，拿叫票来。”刘虎说：“你到底进去不进去？”“不进去我来作甚的！我晓得，你家驸马爷不是请我进去，也不是叫我进去，而是唤我进去。”刘氏二兄弟悄悄说：“这个鬼道士长弯耳朵，驸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。”

刘龙、刘虎前引路，元阳真人紧随跟。

元阳进府就不像两个哥哥的懦弱样子了。底高样子？他一跑一挺，像个当朝一品。刘驸马一见心想：唔，这个鬼道士架子到大哩？我来趣他一下。

小犬嫌路窄，

元阳想：他打趣我哩，我必定要还他一句——

大鹏恨天低。

刘驸马一惊：这个鬼道士可能来头不小！但还要跟他比才，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比起来了。

刘：我是青峰白玉石，泼水不进。

元：我带朱砂红丹果，点石成灰。

刘：吾乃老君炉中火。

元：我搬黄河水来浇。

驸马公比不过他，就喝道：“鬼道士，为何进门不行礼？”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要我行官礼、行佛礼、还是行道礼？”“鬼道士，官礼怎样？”“驸马公，你白虎公堂坐坐好，恐怕吓得你要倒。论官礼，你大不了是个皇亲国戚，占了皇上的光，吃点太平粮，你没有生杀大权。我呢？”

父亲是当朝文宰相，母亲是皇封正夫人。

我们拍拍肩膀一样高，无须对你把官礼行。”

驸马问：“佛礼怎说？”“佛礼呀，我与观音姊弟相称，十八尊罗汉与我结拜兄弟，我对你也没有佛礼可行！”“那道礼呢？”“论道礼呀——

三官大帝是我先生，我是元阳小真人。

你驸马见我要下拜，跪请我真人进府门。”

驸马说：“你这个鬼道士，说话不从心上发，信口乱塌。你怎晓得我这白虎公堂好坐不好坐？三天之前东门外面有个举人在这堂上坐了一歇，回去就头痛发热。”元阳走上去一坐，巍然不动，稳稳重重。这遭驸马更加不敢小看他了。停了一歇，驸马又问：“道人，你既是宰相之子，为什么头发这么长，像个死囚犯？”“驸马公，这就是你的无知了。我是带发修，终生不剃头。

耳披青发长念佛，留个沙门那摩头。”

“道人，你既是宾州人氏，还没有通名报姓呢？”“哦，你要问我名和姓，我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现住北极陀罗国，我名就叫‘度众生’。”

“你这个鬼道士，你晓得我属牛，有意来侮辱我，度我这属牛的中牲哩！”元阳说：“我不是将你比作中牲，我是度众生。众者是众多的人也。”元真十问十答，九问九答，驸马挨他缠得没法。就喊：“梅香，替我到厨房里弄点素茶素点，让他吃了好早点走。”梅香就想了：驸马爷也是欺善怕凶，三天前有两个道士拙口钝舌不会说，挨驸马爷一吊，对家溜得蛮哨。今朝这个道士有张能说会道的嘴，还骗到一顿吃哩。驸马公又对安童说：“替我称点银子给他，让他早点回家。”安童说：“驸马爷，三天之前来的道士挨你一吊，银子也不曾弄得到，今朝怎舍得给银子这鬼道士的？”“安童，我有这样的好处待他？出家人是不爱财的，我今天要试试他。

他如果受了我的银，我磨磨钢刀杀道人。”

一歇辰光，安童将五十两银子用钱盘托到高厅。“道人，我家驸马公有五十两银子送把你，说你山遥路远，让你好早点打转。”元阳说：“银子我不要。你家驸马公说我出家人不好爱财，我如果拿了他的银子，要挨他杀的。”安童把这话回禀驸马。驸马说：“你们这些冤家，这两句话怎好去告诉他？”“啊依喂，老爷，我气总不曾叹，不晓得这鬼道士从哪里听到的。”

主仆两个正谈论，公主娘娘早知闻。

公主娘娘多时不见驸马上楼，就问彩女。彩女说：“娘娘，今朝驸马爷遇到一个厉害的道士，同驸马公辩嘴，驸马还辩不过他哩。

你如不去帮驸马爷，就怕他今夜不得上楼门。”

众位，按规矩公主娘娘是不轻易下楼的。她要是不下楼，又怕驸马爷对出家人胡来，所以——

她急急忙忙下楼门，一帮彩女紧随身。

驸马见公主一到，立即起身相迎。驸马对公主把嘴一撇，公主对驸马开口一笑，也不理睬元阳。

元阳说：“你们两口子到合得蛮好，恭贺你们。

恩爱不过小夫妻，未曾开口笑眯眯。

随你夫妻多恩爱，阎王一到两分离。”

公主一听，道人话中有话，也不生气，反而叫梅香倒杯香茶给道人解渴。梅香连忙把香茶捧来，元阳真人又说了一——

公主送我一杯茶，茶杯里面泛兰花。

驸马把你当珍宝，出家人当你是烂冬瓜。

梅香说：“公主，此人可识抬举？你好好赐他一杯茶，他反过来将你比作烂冬瓜。”元阳说：“要我把你比作好冬瓜也容易的。

头上去掉两枝花，换掉罗裙穿袈裟。  
陪我元阳去修道，功高德满坐莲花。”

公主说：“我陪你这鬼道士出家？”元阳说：“不是陪我出家，是学我吃素修道哇！”刘驸马挨他一羞，这个面子哪里肯丢？但又没得办法对他，就跟他扯淡，出难题他答。“道人，提到修道，我倒要问你：你晓得我们前世里是底高人投来的？”元阳说：“你取杯净水来，我只要用净水对屏风板上一喷，就现出你们夫妻原身，看见你们前世里究竟是底高根。”“安童，去取水。看这鬼道士变底高鬼？”元阳真人得到净水一蛊，大显神通——

吸口法水喷一喷，屏风上现出两个人。  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一个尼来一个僧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这就是你们前世里的样子，望望可像？”驸马公一望，他前世里是个和尚，公主是个尼姑。一个在寺里诵《法华经》，一个在庵里唪《金刚经》。两人平时不得相见，要到大年初一才会上一面。这年大年初一，正好一个进山门，一个出山门——

二人对面笑一笑，结下姻缘海能深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可相信？”“我不相信。前世里的事情是渺茫的。你晓得我现在过的底高日子？”元阳跑去用手一抹，将屏风板上的人影抹掉了。

法水再来喷一喷，屏风上现出两个人。  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荣华富贵两个人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再来望望可像？”刘驸马一望，与现在景象一模一样。他头戴乌纱帽，身上穿蟒袍，脚蹬粉底靴，手执象牙笏板。公主一望，她头戴凤冠，足蹬御绣花鞋，身穿金丝霞帔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。元阳打趣地说：“驸马公，公主在那现世呢！你前世里的丑总把她现出来了。”驸马又问：“道人，前世不谈，你晓我来世里可以过底高日子？”“我晓得的。”

法水再来喷一喷，现出来世两个人。  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沿途乞讨度晨昏。  
元阳用手一指：“驸马公你来望望看。”驸马公一望，两个人个子不高，沿街钉刀，强讨硬要。公主娘娘一看，张嘴就笑，笑驸马公沿街乞讨，元阳说：“公主你不要笑，你到来世里是双目不明的女瞎子，在街上用明杖‘秃、秃、秃’，口喊：‘先生们呀！少爷们呀……  
做做好事把点我，救救瞎子落难人。  
有眼胜在天堂路，无眼似在地狱门’。”

驸马说：“你这些鬼法子都是假的，快点替我抹掉。人也看霉了。”“驸马公，你不要不信，我将你三天之内的晓谕现把你看。但是你要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，才看你出的五行凶吉哩。”刘驸马依元阳真人，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。元阳一看：“驸马爷，你进是乾巽水，退是坤离木，三天之内要遭回禄。”“道人，这个不要你说。皇上给我的俸禄，今朝不到明朝到，明朝不到后天断定要到！”“嘿嘿，不是皇上有俸禄，是你家要遭回禄之灾。”驸马说：“烧那块？”“烧马房三间。”“你这个鬼道士赖在我家不走，咒我家失火。你说烧厨房我也有点相信，你说烧马房，火星星总不得进去，怎烧得起来？全是一派胡言。安童！”

把他关进夹墙内，外面封锁紧腾腾。  
三天之内如失火，相信这个鬼道人。  
三天之内不失火，将他身首两离分。”

刘驸马开口，安童动手，把元阳关进夹墙，外面封锁起来。元阳真人道功深，哪怕他这夹墙啊！

只听一阵砰砰声，飞身来到南天门。

元阳真人来到南天门拜见师父，三官大帝问：“徒弟，东灵寺修到底高样子？”“师父，不要提唷，我劝刘驸马用尽多少花样经，他毫无半点从善心。我又预兆他三天之内马房要失火，他又不信，将我对夹墙里一关，用我抵押，他说三天之内话不应，磨磨钢刀杀道人。”“徒弟，这事在我。”三官大帝随时来到御宰台前参见玉主，打发火德星君下凡。火德星君说：“哪家要起火，只要请到我。”随手带上火种火苗，火尺火球。火种撒到哪里，火苗透到哪里，火尺量到哪里，火球滚到哪里。又吩咐火兵火卒，带上水龙。火兵火卒说：“既然要烧，还带水龙去帮他救火？”“不，要护住他的正厅。”

火德星君下凡尘，火水二龙紧随跟。

火德星君说变就变，变作斑斓猛虎模样。头像笆斗，脚像锄头，尾子像扫帚，眼睛像铜铃，张嘴要吃人，毒气对外喷，哪个敢上身！一阵虎风，对花园里一攻。一班安童看守马房哩，看呀看，看到第三天，看见一只老虎进来，连忙向白虎大堂通报：“驸马爷，这个鬼道士，作兴是老虎精，饿了三天现出原身啰。”驸马说：“安童，有点小财发发哩。捉到活的我有赏。捉到死的拿起一剥，皮是皮肉是肉。皮给我做虎皮毯子，骨头熬虎骨胶，肉到街上去卖，一千个钱只割巴掌大一块。人家说怎这么贵的？你们就说，‘这是老虎肉’！”驸马又说：“安童，你们不要放松，替我带鸟枪去轰。”安童说：“驸马爷，不可。鸟枪一轰，惹火的祖宗。烧了马房，还怪我们安童。”“那怎么弄？”“只好带钉枪钻角去戳。”一班安童带了钉枪钻角来到花园。这里站一个，那里蹲一个，一眼不眨，等老虎进闸。老虎进来了，这里也喊打，那里也喊捉。一阵虎风，对马房里一攻。安童说：“该死畜牲，不要说打，将马房门一关，饿就要饿死你了。”有个安童说：“不要让它饿，饿瘦了一斤，少卖不少钱啊！”这遭，安童搬梯的搬梯，上屋的上屋，脱掉几片瓦，开个天窗，对下一望，照准虎头，用钻角对下一戳，老虎颈项一缩，钉枪对磨砖上一戳。“扑秃”，火星冒了满屋。这遭天火夹凡火，火星越来越大。开始菜籽大、绿豆大、豌豆大、团圆大，后来就斗样大、箩筐大。安童连三喊救，火苗对屋上直透，三间马房就怕不够。只听——

乒乓崩来乒乓崩，马房就在火当中。

元阳真人呼唤一阵鬼头风，瓦灰总吹得空打空。安童朝里通报：“老爷，烧了马房三间，正厅没得焦斑。”驸马跑去一望，瓦灰星子总没得半点。“安童，这地方干干净净，哪个把马房搬到别处去烧的？”“啊依喂，还有哪个搬到别处去烧呢，火还不曾熄，遇到一阵鬼头风，瓦灰星子吹得无影踪。”刘驸马想：“这倒惹鬼，真是该我倒霉。”

吩咐安童开夹墙门，放出那个小道人。

元阳真人来到白虎堂磕头到底，就像鸡子啄米，驸马老爷天，驸马老爷地，叫总叫不及。说：“驸马爷，恐怕预料不准，你就磨刀杀吧！”“道人，烧掉马房不是你能算到的。我这马房本来作孽不小。先是做厨房，后来开糖坊，再又做马房，触犯了东厨司命，糟蹋了九龄灶君，该要挨天火烧。烧掉了就算啦！”驸马公找个借口又说：“道人，再替我看三天之内可还有底高晓喻？”驸马又依元阳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。元阳说：“驸马公你不要见气，你眉心上面暴青筋，露红筋——

就怕在这三天内，阎王要请你去谈心。”

驸马公想：你这个鬼道士，先是咒我家失火，现在又咒我要死。我吃得蛮饱，脸上红堂堂，身上肥胖胖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，三天之内就有飞来之祸啦？我不信。“安童，再替我把他关进夹墙去！”

我三天之内命归阴，相信道士有神灵。

三天之内不归阴，我要剥他皮来抽他的筋。”

驸马开口，安童动手。把他关进夹墙门，外面封锁紧腾腾。元阳真人就想了：两个哥哥还不曾脱凡胎呢？我不如趁此时机把他们弄到这夹墙里来，替他们脱凡胎吧。半夜辰光，呼的一声，元阳走出夹墙，对自家门前一站，口中喊：“大哥，你开门唷，你家三弟回来了。”大夫对总兵说：“二弟，我们同去开门，三弟回来了。”门还不曾开，弟兄两个先问：“三弟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从刘驸马家夹墙里回来呱！”总兵说：“啊依喂，你从刘驸马家逃出来呱！三弟，你快点走！”

不要等刘驸马家捉逃犯，连累全家不太平。”

大夫说：“二弟呀，同胞弟兄看娘面，千个桃子一树生，开门让三弟进来。”兄弟二人将门一开：“三弟，三弟，你人在哪里？”人影也看不见。两个哥哥以为三弟已经死了，是魂灵回来的。心上一急，倒哭起来了——

三弟呀，你偏偏要去化皇亲，真是到老虎头上拍苍蝇。

三弟呀，你挨刘驸马处死夹墙内，阴魂不散来显灵。

这时，金太师也来了，说：“儿呀，你们也不要急，等天明你们弟兄两个去探听探听。如果你家三弟弟在他家，我与他一笔勾销；如果挨他处死夹墙里——

我到衙门去告一状，替你三弟把冤伸。”

一夜五更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天刚放亮，弟兄两个起身洗脸，用过早茶点心，辞别父母双亲——

弟兄两个站起身，张看三弟一个人。

众位，他们弟兄两个去过刘驸马家，路是熟悉的。穿街过巷来到刘驸马家门口，引磬木鱼一敲，直把嗓子对里喊。刘龙、刘虎赶得俏，连忙向里报：“驸马公，今朝又来了两个道士。”刘驸马说：“今天是月半，明朝十六是旺汛潮，一定有道士船到了。安童，随他多少，唤他进来。”安童来到府门口说：“驸马公有令，唤你们进厅。”

刘龙刘虎前领路，弟兄两个紧随跟。

弟兄两人转弯抹角，来到白虎堂——

双膝跪到平地上，驸马连叫两声。

刘驸马问：“道人，你们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”“驸马公，你倒不认得了？我们是六天之前在你家化缘的，挨你一吊，一个钱也不曾化到。今朝来问问：三天之前可曾有个小道士到你家来化缘？”“有的，是你家什么人？”“是我家三弟。”“喔，蟑螂虫同灶蟋子，是一个灶头上的。安童，替我动手！——

把他们关进夹墙内，三人一道共死生。”

弟兄两个也关进夹墙里了。两人对里一望，乌漆墨黑——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元阳真人想：“啊呀，我的两个哥哥进来呱！让我来叫他们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为了我，又连累你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三弟在西边哩。”大夫说：“在哪头？看不见啊！”二人手挽手捉迷藏，从东对西摸。元阳从西头跑到东头：“重重叠叠上瑶台，两个哥哥又寻得来。”“嘿，三弟又到了那头啦。”弟兄两个又对东摸。元阳真人脚一伸，对地上一困，混身冰硬，弟兄两个捧住他就哭——

三弟弟呀，你今坐死夹墙内，连累你哥哥也不太平。

三弟弟呀，我们弟兄三个死在夹墙内，绝掉金家后代根。

弟兄两个哭呀哭，元阳伸手对哥哥脸上摸。“啊依喂，三弟你好坏，装死吓我们。”元阳说：“那个叫你们来的？”大夫说：“为了寻你这冤家。”“你们可要出去？”“三弟呀，来倒来了，去怎么去得？”元阳说：“我来放你们出去。你们用劲向前攻，攻到尽头就可以出去的。”这

遭，大夫、总兵用劲向前攻，只听“碰叮咚”！一个倒栽葱，一个头朝西，一个脚朝东，鼻子管里没得风，呜呼哀哉命送终。元阳说——

归去兮，归去来，夹墙里面脱凡胎。

元阳真人呵口气，两个哥哥又活过来。

元阳说：“从此以后，大哥叫凡阳，二哥叫回阳，我叫元阳。”

三阳从地起，五福自天来。

修成花仙果，同去会如来。

真人将两个哥哥带出夹墙，用手一指，面前现出三条大路：“哥哥，你们上哪条路？”“三弟，这三条路各通哪里？”元阳说：“这一条路通天，那一条路入地，还有一条路回金相府。”大夫、总兵就说：“三弟，上天嘛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道功；入地嘛，我们也不愿去，还是让我们回去修道吧！”

元阳真人显威能，又送哥哥转家门。

大夫、总兵回家不提。再说元阳真人仙风一阵，来到地府，拜见五殿阎君。五殿阎君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从宾州来的，向你要张勾魂票好捉人。”“捉那个？”“捉皇亲刘驸马。”五殿阎君将生死簿扳起来一看：“啊呀，刘驸马还有十八年阳寿哩。地府里不好错捉，勾魂票我不借。”元阳说：“你真不肯，还是假不肯借？”阎君说：“这个不好开玩笑，我真不好借。”元阳说：“好的呢，你真不肯，我少陪了。这遭，我就找我的师父，向他借根生铜棍，对阴阳界上一撑——

不准死来只准生，吵得你阎王做不成。”

阎王一听，大伤脑筋，就想了：“格么，龙王管水，阎王管鬼。我鬼总没得管，还做底高倒头阎王呢？”

阎王老爷站起身，拱拱双手问来人：

你可是三官大帝的门生，应化元阳小真人？

“岂敢，岂敢，你猜着了。”“真人，我只听到你的名，还不曾见过你的人哩！”

麻布洗脸初相会，烧饼不熟面又生。”

阎君道：“早知是你借张票子么，哪要你亲自上门，只要带个信来，我就将刘驸马捉了送去的。这样吧！”

你在逍遙宮中等，我叫鬼使去拿人。

三天之内交还你刘驸马，汗毛总不少半根。”

元阳一走，阎王就想了：刘驸马寿延未满，就是捉来还要送他打转，不可在此久押！就想个办法，将刘皇亲的名字颠倒过来写：阳间亲皇刘，打僧骂道，罪孽不小，配他午夜子时到案！勾魂票交给无常鬼。无常鬼是执票的，晓得刘驸马威光大，要带点鬼使去才捉得住。这遭，无常鬼就点鬼。先点牛头马面、夜叉小鬼，后点高子鬼、矮子鬼、摸壁鬼、吊杀鬼、车口鬼、缩节鬼、冒失鬼、鲜翻鬼、瞌睡鬼……

阴风闪闪就动身，拿捉驸马一个人。

无常带着众鬼，来到刘驸马家，喊门神开门。门神问了：“你是哪个，做底高的？”“我们来捉人的。”“捉那个？”“捉你家当家人。”“啊呀，我家当家人还有十八年阳寿呢。阳寿一满，我开门迎接；阳寿未满，这门我不能开。”无常说：“你真不开门？”“不开。”无常想：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走哪里？走后门。一班鬼使走到后门口喊：“钟馗老爷，开门哦！”众位，钟馗是哪个？是看后门的门神。钟馗问：“外面哪个？”“我们来抓人的。”“捉哪个？”“捉你家当家人。”“啊呀，我家当家人还有十八年阳寿哩。阳寿一满，我开门迎接；阳寿不满，我不开门。”

日里只准活人走，夜里不准鬼上门。

这时冒失鬼对无常说：“我为底高不开口？开到口总叫我‘冒老九’。当方土地当方灵，你不用当方土地，到哪里捉到人？”无常说：“这倒是真的。你出的好主意，我们再去寻土地。”

土地菩萨本姓张，住在村头角落上。

上山先要拜土地，他是保长先生管当方。

鬼使还不曾到，离老远就闹：“八老爷可在家？”众位，土地老爷不在家，上街点卯去了，只有莲花夫人在。她问：“是哪个？”“哦，我们来捉人的。”“啊，是你们，进来坐坐。我听我家八老爷说，往常他上街去点卯，你们待他蛮好，烧饼馒头尽他咬，还有带给我老嫂嫂。啊喂，你们早点来呢，我也好去切点面，买点蛋，给你们烧点小夜饭。我锅里倒烧了东西哩。”鬼使问：“烧的底高？”“土物毛芋头。”无常鬼就说：“好的，是时鲜货，我们城里人平常吃不到。”鲜翻鬼说：“我来烧火。”馋嘴鬼说：“我来上灶。”才只烧了两把草，锅里才有点响，馋嘴鬼掀开锅盖来就先尝。鲜翻鬼看见就吵：“还不曾圆气，你怎就先祭。”馋嘴鬼说：“不问，带点生才香呢。”格么，无常鬼个子又高，不得进去，在外面就喊：“也好给两个我吃吃！”鲜翻鬼又刁，就捡几个最小的芋头塞给他。无常鬼一望：“该死，这个八老爷天天上街赌钱，头总输昏了，芋头总不种种好，倒有螺蛳大，一把抓到几十个。”莲花夫人说：“我家芋头长得不小，不信我把个你望望。”无常鬼对莲花夫人手里一望：喔，像小猫。“哦，他们作弄我的，让我进来。”无常鬼又高，头对庙里一躬，腰顶到屋脊，头顶到北壁，身子动也不得动。他倒骂起来了——

土地土地实在刁，收到锞锭上腰包。

舍不得把衙门造造高，顶头顶脚又顶腰。

正是那七谈八嚼，土地菩萨回来了。无常说：“啊唷，八老爷回来了。”土地问：“城里有公事到的？”无常说：“是的。捉皇亲刘驸马。”土地连忙说：“走、走走！”无常说：“唔，这倒稀奇，往常来么讲讲说说大半天，还招待我们几袋烟；今朝怎像退鬼似的，不打等就赶了走？”土地说：“不要提，我几次要找他的岔子呢。他有二亩六分六厘田，种在我这庙门前，年年世世哄骗我，‘土地菩萨，你保我五谷丰登，我为你买猪头哩。’我不怕你们笑，就贪祭个猪头肉。我总保他棉花拾拾几滚包，棉桔拔拔动担挑。啊唷，他早也思量不到，到大年三十深更半夜，才打发安童打盏灯笼买了三个钱肥拍肉，一块豆腐水落笃，一对笔杆烛。我还不曾动筷呢，安童嘴一吹，‘拍秃’，说驸马拿回去照小麦。我有多恨！”

这叫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土地领鬼上门来。

连夜捉拿刘驸马，阎罗面前好交差。

## 卷八 登山显圣

付东流，弹弓钩。霜怕晒，出票勾。  
大江滔滔水东流，鸟怕弹弓鱼怕钩。  
嫩菜怕霜霜怕晒，人怕阎罗出票勾。

却说当方土地带领一班鬼使去捉拿皇亲刘驸马——  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前面到了张家墩。

一众鬼使来到张家墩。土地说：“大众慢点走，我有桩东西漏在家；回去拿下子。”“八老爷，你忘记底高东西不曾带？”“有个拂帚漏在家。刘驸马威光大哩，要用拂帚扫他的威光。”“好的，你快走，我们在这块等你。”土地去拿拂帚，一班鬼使蹲在张寡妇的屋后等他。这个张寡妇家婆媳两个总是寡妇。老奶奶年老手勤，天天积麻纺纱，赚到几个钱，买买油和盐。媳妇筋总懒皱起来，天天睡到日高三丈，总要婆婆起来烧早饭。这天，婆奶奶精神不佳，有点寒涝涝、热暴暴，就对媳妇说：“今朝我没得劲，你去把锅碗洗掉吧。”一催不动，二催不动，真正挨催得没法，媳妇才从床上爬起来，丧声丧气地说：“洗嘛就洗，人家没得婆奶奶还不要过日子！”婆婆说：“你这个懒鬼，难得洗一次锅碗，嘴里不干不净对哪个？”格么，媳妇才跟婆奶奶吵嘴，总有点气咕唠叨的。她把锅碗用水荡荡，扯以抹抹，用洗碗布揩揩。要刷锅子啰，可寻不到洗锅把子，就问婆婆：“洗锅把呢？”婆婆说：“可在里灶？”“没得。”“可抛在灶脚下？”“也没得。”“水缸板上可有？”“总没得。”婆婆说：“这也没得，那也没得，鬼吸去啦？”一班鬼使说：“人也霉煞得，又不曾有哪个进她的门，倒栽害我们偷她家洗锅把哩。”无常鬼说：“土地倒有点贼嬉戏呱，不晓得他可曾偷哩！”一歇辰光，土地摇呀摇走过去了，鲜翻鬼又鲜翻，促狭鬼又促狭，连忙跑到土地身边，背住他的衣袖一捋，拂帚对地上一脱，无常鬼走上前去给土地一个耳光，说：“你这个贼保长、贼土地！拿人家洗锅把你偷在身边，还害我们鬼使偷的。”土地说：“人也挨冤枉煞得，这不是洗锅把，是拂帚。”“哎，该死该死，才闹打你冤枉了，你不要见气，我来赔礼。”

一班鬼使又动身，驸马府到面前呈。

来到驸马府门前，无常说：“八老爷，我们不是不曾来，来过一趟了。前面门神不开门，后面钟馗不许进。人家说要想进门只要寻土地，所以请你来出主意。”土地说：“这样，前门是双岗，一个叫神荼，一个叫郁垒，这二神是要吃鬼的，你不要想进去；后门是钟馗看门，虽然他也捉鬼，但他的头老是仰面朝上，不对下看，你们不要声张，轻手轻脚从他夹肘窝里攻进去。”无常鬼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这遭，一班鬼使跟在土地后面，“嗦落嗦落”来到后门口。土地说：“你们不要作声，等我先进去。”土地正对里跨，有个下作鬼真下作哩，见到土地要进去，他一欢喜，“哈拉”一笑，惊动了钟馗。钟馗拿起鞭子一豁，本来是吓鬼的，哪晓得下作鬼对下一压，压得土地的肩兜。土地的肩膀一塌，所以人家说“土地菩萨的肩兜——塌的。”

也是当时吃一鞭，当方土地是塌肩。

土地说：“不是你这下作鬼一笑么，我进去了。这遭怎得进去？”大家想想没办法。无常鬼捉不到人啊，着急，只是顿脚。土地说：“有办法，走陈家弄。”大家问：“有多远？”土地说：“这个地方你们总不认得？就是灰尘弄。东厨老爷姓陈，从东厨老爷家烟囱里进去，他家没人管门。”一班鬼使说：“这真是土地老爷死儿子——绝庙的主意。”土地说：“不好了，出了主意还挨你们骂，下次哪个肯帮你们忙！”格么，骂归骂，笑归笑，公事要紧。刘驸马家屋檐高哩，怎上得去？无常鬼说：“不要紧，他家屋檐头高，我的个子也不矮。”他对下一蹲，鬼使

对他肩头上一站，一个一个送向上。送到最后剩一个下作鬼。他对无常肩上一站，嘴里喊：“高高哩！”脚下一塌，对前一滑，“扑通”一个倒栽葱——

跌得鼻肿眼又青，下作鬼又成了丑妖精。

无常说：“不能怪我，怪你下作。”下作鬼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这遭脸上破皮，可有底高药医？”无常说：“来呀，吐口馋沫你抹抹。”“呀，我稀罕你用馋沫塌？”“啊，馋沫不是药，处处用得着。”土地催了：“你们快进去呀。”鲜翻鬼说：“我先进去。”土地说：“你先进去，嘴里要念咒语的。”“念底高？”土地先念一遍——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站在灶面前。

这遭，一个接一个——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坐在汤锅上。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坐在水缸上。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一个个进去坐灶上。

无常鬼人高块头大，坐在烟囱上不得进去。土地说：“你进去啊，你带班的不进去，叫他们在里面怎好下手？”无常说：“只怪我块头大，灰尘弄里通不过。”调皮鬼说：“你试试看呀？”无常鬼下去了，对里一攻，不紧不松。本来通得过的，哪晓得他家请个冒老九瓦匠砌的灶，烟囱束腰的，到了中间对里一卡，上不得上，下不得下。土地说：“不着躁，我来用拂帚对下拂。”调皮鬼说：“我们背住他两只脚往下拉。”这遭，上头拂，下面拉，无常对锅堂里一脱，身上弄得墨漆烂黑。从前的无常鬼穿白袍——

就从当年捉刘驸马，白袍无常换黑袍。

一班鬼使进去，东厨老爷签了字，家堂总圣画了押。来到驸马房前。刘驸马在做底高？夫妻两个在高楼上饮酒。一班鬼使说：“我们动手。”土地说：“慢，不曾好哩。要等他家阴阳人开口，才好动手。”底高叫阴阳人？就是女人，公主娘娘。刘驸马边吃边说：“安童，前天鬼道士说我三天之内要死呱，今朝已经第三天，又到这辰光，不会死的了。他说话不灵，明天替我拿三把刀磨磨快，把鬼道士统统杀掉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公，不要这样。凡事看淡点。一个人在世能活几十年？今朝穿了鞋儿袜，未知明朝着不着。”土地说：“唔，阴阳人开口了。”馋嘴鬼嘴馋哩，看见他们在那吃酒，馋沫只对下流，要想弄他们的酒吃。怎吃到呢？促狭鬼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包你吃到。你靠近他身边，躲在他下巴底下。”刘驸马端起酒杯来正朝嘴里倒酒，馋嘴鬼用手对上一托，杯子底朝上，刘驸马不曾喝到酒，被馋嘴鬼吃去了。刘驸马说：“这倒奇怪，才间明明白对嘴里倒的，嘴里又没得，身上又不湿，这酒倒哪去了？哪里被鬼吸去了！”一班鬼使说：“明明是馋嘴鬼一个人吃的，驸马他一棒打十八个桃子，连我们都说到内。”众鬼使不服气，总对驸马身边靠。驸马的威光也减弱了。腾腾空“阿呸”，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阿呸”一声惊动了台下的狗，  
“啊呜”一大口咬了馋嘴鬼的脚趾头，  
鲜血淌来紫血流。

为了馋口酒，惹出这种祸场头。

土地拿起拂帚就扫。一扫天光，二扫地光，三扫威光——

连扫三扫不好了，驸马毛病上了身。

皇亲刘驸马顿时头昏脑胀，毛骨筋酸，大叫一声——

公主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  
才间我们讲讲说说好得很，怎腾腾空毛病上了身？  
公主呀，我头痛如刀砍，心疼似箭穿。

一阵寒来一阵热，寒寒热热分不清。

公主呀，我太师椅上坐不住，搀我到牙床去安身。

公主对驸马说：“不要难过，哪个吃了五谷不生灾。”就扶驸马上床。驸马来到牙床，坐卧不安，公主倒害怕起来了。说：“安童，替我请个名医来替驸马看看。”安童说：“要得好，到郑洛桥请郑大先生。”“好的，替我快点去。”

安童奉了皇姑令，急急忙忙往前行。

安童来到郑洛桥去请郑大先生。郑大先生不只是个名医，而且兼开药铺。他出门看病与别人不同，他将药草随身带的。底高病吃底高药，随手配好随手煎，等病人把药汤吃下，毛病见退，他才回去。郑大先生见是替驸马公看病，哪敢怠慢，随即——

三步改作两步走，一只药箱紧随身。

郑大先生来到驸马府拜见千岁娘娘。公主娘娘说了：“乌星黑夜，有劳大驾。先生，请你帮驸马公看看是底高毛病？”郑大先生走到驸马床前，将被头掀开来对他看看，问：“驸马，你哪里难过呀？”“先生，我现在头疼，疼起来不知神；肚痛，生姜汤总不中用。”“啊，头疼、肚痛。”

头疼肚痛请到我，我来替你开药方。

川芎治头疼，肚痛用砂仁。

紫苏能发汗，补药用人参。

郑大先生跟手把药配起来，用紫铜吊子煎起来，随手一灌，驸马吃了一半，病好了呱。一班鬼使一看：“啊依喂，这个先生厉害哩。”促狭鬼说：“等我来。”用手一撩，驸马的牙齿一突。“啊依喂，我的牙齿又痛起来了。”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痛断命。郑大先生说：“这个毛病移动的？不要紧，有我哩。

牙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点药名。”

金铃果子一点红，长在草上像灯笼。

人家说它没用处，拌和冰片好治牙虫。

用它一塌，驸马牙齿一点总不痛。淘箩鬼说：“我来。”淘箩底是圆的，放在他肚子上几转，痛得他浑身冒汗。驸马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肚子又痛起来了。”“驸马，你熬住点痛。肚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开药方。”

花椒拌大黄，红糖共生姜。

再用两枝葱，服用葱姜汤。

驸马的肚子痛刚好，吵报鬼又上去到他身上乱搔，他浑身就起水泡。驸马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身上痒煞了。”郑大先生把被头掀开来一望，浑身是水泡疖子。公主说：“郑先生，我家驸马怎害这种毛病，治到哪里害到哪里，可是小时候多吃了芥菜，发芥菜癩？”“不是芥菜癩，是小本钱客人贩大麦的。”“啊呀，是痒疮，怎害这个东西的？痒疮痒起来没法，恨不得要用刀上去刮。先生，可有底高药替他医？最好用种药一擦，一世总不发。”“千岁，你放心！”

痒疮毛病请到我，开箱倒笼来点药名。”

申药和硫磺，山楂共槟榔。

香附蜻蜓蛇床子，搽搽擦擦一扫光。

痒疮才治好，驸马公又喊：“公主，我又不好了。替我用被头盖盖脚。”才只把被盖好，驸马喊：“快点拿掉，人总要热杀得了。”公主问：“先生，驸马怎得这种病，一刻寒一刻热？”“唔，这是个好呆艮——鬼毛病。”

乌珠用七只，桃条用三根。

白钱纸用七张半，“三日子”好了休做声。

促狭鬼说：“让我来！”用手在他脚膀上一捏，驸马喊：“不好，我这脚膀发肿了。”公主叫安童把被掀开来一望，驸马的脚膀发光刷亮。问：“先生，怎这古怪病，又跑到脚上来的？肿到这功程，可是结毒火丹？”郑大先生说：“不是火丹，是倒头流火。”“流火哇？”公主娘娘嘴里不说心上想：流火破皮，就怕要下泥；流火发紫，就怕要死。先生说：“千岁，你不要愁。不要说是帮驸马公看病，就是替一般人看病么，我也不肯马虎。前年在山东峡，医只流火脚，中午时候还肿得像灯笼，到了下晚就消肿。”郑先生嘴上说好话，心里也在想：俗话说，头肿三年，脚肿眼前。驸马的毛病未知可得好哩！但还是要开药方的唷。

流火破了皮，冒失鬼郎中不会医。  
一把龙胆草，六钱海蛰衣。  
要得消肿块，绑块冬瓜皮。  
马脚合，癌铃铛，既不圆，又不方。  
人家说它没用处，手心拍拍敷烂膀。

无常鬼说：“这个郎中倒真厉害哩。让我来！”他人又高，块头又大，走上去一脚，把他的煎药吊子踢爆掉了。安童喊：“先生，药吊子爆掉了！”郑先生不信，说：“我这吊子是紫铜的，半世郎中做过来，从来也不曾坏过，今朝到你家来怎煨爆掉的？”回过头来对公主说：“千岁娘娘，我最说得爽直，看来我只能医到他的病，医不到他的命了！”

千岁娘娘呀，驸马的毛病我不看，你另请高明好先生。”  
公主听见这一声，急得死去又还魂。

公主说：“先生，多谢你为我家用掉这许多药，费了这许多心。你说，要补你多少药本？”“千岁，这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与驸马不是一日之交。只怪我本事丑，如驸马公毛病好转，我还要买点东西来张张他哩！”“先生，如此说，我怎得过意呢？你真正不肯收钱么，我这里还有件衣裳料子送把你，表表我的谢意。”旁边有个会做裁缝的能作安童说：“我也要巴结巴结郑大先生哩。郑先生，我来替你缝成衣裳带回去，省得你回去再请裁缝。”先生说：“那又烦劳你了。”安童说：“我和你郑先生蛮要好，替你做件适用的时式衣服。”郑大先生说：“底高时式？”“右边衣袖长，左边衣袖短；前面甫头长，后面甫头短，适合你们行医的穿。”

右边衣袖长，正好拢药包。  
左边衣袖短，号脉不用撩。  
前面甫头长，医杀小孩兜起来就好跑。  
后面甫头短，到公堂上挨打板子不用捞。

郑大先生说：“说你的梦话！”把衣裳对那一撂，拔脚对外飞跑。

郑大先生回家转，公主更加苦伤心。

安童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不要哭。郎中先生说的，医到他的病，医不到他的命。最好请个瞎先生来算算看，他的命根可牢，可有药医。”公主说：“好的，你去请。”

安童奉了公主令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元阳真人一想：这个命别人不会算，只有我去。一变二变，变作瞽目先生模样。左手拿根“护身符”，右手提个“报君子”，瞎头闭眼，在府门外面用“报君子”一敲，“啞、啞、啞。”安童问：“瞎先生，这么晚你到哪去？”元阳说：“我是瞎子磨香——没晓夜。你是哪一位？”“啊，我是驸马府里的安童。”“哦，安童哥哥，你这么晚上哪去？”“请你去帮我家驸马老爷算算命。”“好的。不过，你家不是平常人家，门槛高哩，我没得眼睛，你要搀住我哩！”安童将瞎子搀到楼上。瞎子说：“哪位是千岁娘娘？”公主说：“是我。请你帮驸马公算算命根可做主？”“千岁娘娘，驸马公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多大年纪？这、这我倒不记得了。”“不记得他的年纪么，可晓得他属底高？”“这我记得的。驸马公属骆驼的。”瞎子说：“十二生肖之中，没有属骆

驼的，只有属牛的。”“对的，是属牛。先生，我都气昏了，驸马的年纪都忘了，属相也忘了，我又吃不准，不知他是属黄牛还是水牛？”“哎，属牛就属牛，不管他黄牛、水牛。我要问的是多大的牛？”“大概五十上下。”“几时生日？”“吃馄饨的日子。”“是底高季节吃馄饨的日子？人有三节，鬼有三节，早烧清明晚烧冬，七月半馄饨不到中。是清明、七月半节，还是过冬呀？”“这我记得的，是最热的天气，七月十五日。”瞎子又问：“底高时辰生的？”“黄昏头”“哦，是戌时。”大众一听，又不相信：好好的皇上公主怎这样糊涂的？俗话说：家里有个病人，外面有个罪人，愁昏了。元阳真人眼睛一闭，掐指头就替他算了：“驸马属牛，五十二岁，七月十五戌时降生。算来乙丑年、甲申月、癸亥日、壬戌时，生男命八个字。男看三方，女看四正，排定时辰八字。生你的年代其年闰月，腊月十六交春——千岁娘娘，他家父母可好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戌时生得强，派他先克老子后克娘。驸马可有哥弟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有哥弟要派隔胞生。驸马是铁公星，山头上开门独家村，校场上旗杆独一根。千岁，驸马无哥无弟是独子。”“对的，是独子。”“驸马六岁行根，儿子多大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戌时生得真，没得后代根。千岁，你属底高？”“我和他是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（庚）。”“两造同庚好，夫妻倒不绞。说你不要见恼，你们命里子孙没多少。”

刘驸马，大流年，五十二岁，  
乙丑年，甲申月，壬戌时生。  
夫妻俩，同年庚，不绞不克，  
到后来，只好是，你送他终。  
去年有点小灾星，直到如今未太平。  
今年又得罪小道人，派他死绝流年在命根。

“先生，你帮他排排流年星宿看，可有救星？”“好。正月罗纪，二月太岁，三月太阳，四月血神，五月灾煞，六月文昌，七月白虎，八月飞廉，九月岁破，十月月德，十一月五鬼，十二月勾绞星过年。嘿嘿，千岁，我不是没双眼睛瞎嚼，驸马的领头星宿不好。罗呀罗，要挨磨；纪呀纪，只口气。倒要当点心哩！”

正月二月星宿好，三月四月总太平。  
五月六月交好运，秤称银子斗量金。  
“七月里不好了哇。七月是白虎当堂坐，非灾即是祸。”  
八月里，飞廉星，飞来之祸，  
有道人，进府门，要募金银。  
九月里，岁破星，失时倒运，  
小道人，要你家，独修东灵。  
眼下又交勾绞星，绞得驸马不安宁。

公主说：“驸马流年星宿不好，再请先生帮起堂文王课。”“好，你到家神面前烧三支香，朝门外作三个揖。”公主依瞎子烧了香，作了揖。

元阳真人拿课筒在香头上绕三绕，又“笃笃笃”摇三摇，念道：“天何言哉，地何言哉，求之则诚，祷之则灵。奉请伏羲文王鬼谷先师，袁天罡、李淳风先师问卜：信女皇亲公主，为夫驸马，行年五十二岁，七月十五戌时降生。奈于即刻得染寒热疼痛等症，未知祸福凶吉。谨此，祷祈八卦大神，八八六十四卦大神，抑或命根短限，抑或鬼使作祟，有凶断凶，无凶断吉，赐予仙方灵散，驱邪祛逆。掌卦神君、翻课童子断定凶吉。”瞎子拿课筒里的卦筹对外一摊，假意用手一摸，“啊呀，是单单册内三爻兑卦，册册单外三爻艮卦。艮为山，兑为泽，合成一卦。”元阳将课筒又摇三摇，将课钱对下一倒，是“三爻”两字，又摇三摇对下一倒，是两个字“三爻”——

单单册来册册单，驸马不得过难关。  
单单册来册册单，查查“鹿马”看如何。

公主问：“‘鹿马’怎样查法？”“用八仙台子放在堂屋正中，每个台角上摆一只碗。一碗棉花一碗米，一碗泥土一碗水。摸到棉花有衣裳穿，摸到米有饭吃；摸到泥土要下坑，摸到水要变鬼。”安童把台子摆好了。四样东西放好了，元阳用手摸呀摸，瞎头闭眼用手对水碗里一戳。公主问啰：“先生，你查下来鹿在哪里，马在哪里？”“千岁，我告诉你。

马在刀上走，鹿在滚汤锅。  
妙药医不好，一命见阎罗。”  
虎追病马过竹桥，纸造舟船浪里飘。  
滚汤锅里煮冰片，驸马有命总没毛。  
公主闻听这一声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  
安童呀，你拿出铜钱五十文，好让先生转家门。

元阳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你不要哭，我劝劝你。”

千岁呀，你不要哭来不要哀，快替驸马买棺材。  
少要哭来少要啼，做它几件送老衣。  
不要哭来不要哼，一心替他办前程。

元阳一走，一班鬼使来火。拿铁链子对前一套，拖起来就跑。哪晓得链子套错了，不曾套到驸马，是套着了土地。土地喊：“搞底高鬼，我不是刘驸马，我是当方。”“啊，壮胖？暴病死的本来就不瘦。”“不，我是土地。”“啊，你上古溪，还早哩，先要到县主城隍身边过个堂，才解你上古溪。”“不是的，我是八老爷。”“啊，是八老爷，我们弄错了。”这叫——

东厨老爷撕灶星，灯草拼命吸油瓶。  
海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家人捉了自家人。

这遭，鲜翻鬼上去在驸马肩膀上钉了两拳头，驸马肩膀上马上就是盆样大两处铁青。驸马喊：“皇姑，不好了，我肩膀上痛哩，困不住，背我起来坐坐。”刚刚才坐起来，一般鬼使用铁索链子绕个扣扣对他枕头上一放。促狭鬼到他腰里又是一拳头，驸马喊：“腰里痛哩，让我困下来。”头才对枕头上一搁，套进了铁索，鬼使背起来就走。驸马他——

两手只是伸，两脚只是蹬。  
喊喊不做声，眉毛根根竖。  
牙关骨咬得紧腾腾。

一班鬼使作弄他了——

你在阳间做官贪呀贪，背你到荆棘丛中钻一钻。

不提鬼使把刘驸马拖走。再提公主娘娘见驸马不哼声，就问：“你现在可要好过点？”好过底高哩，驸马眼睛一闭，馋沫一滴，一点也没气。公主不得过哇——

亲夫呀，你怎走得这么快，丢下我苦命好忍心。  
驸马呀，现在我们日脚正好过，谁知阎王真无情。

公主在那哭得伤心，有个呆头呆脑的梅香牙齿一呲说：“公主呀，人心总同的。在生离不得，靠皮靠肉舍不得，死么已经死啦得，买口棺材置啦得，抬到田里窖啦得，你不要在家哭杀得。”皇姑说：“你这冤家，你懂底高？梅香呀！”

我要将驸马的尸体放家七天又七夜，表表夫妻结发情。  
梅香呀，你替驸马头脚上边点盏火，好让他亮亮堂堂往前行。  
安童呀，你也替他供碗倒头饭，白钱纸盖脸遮死神。  
给他左手浮棉饼七个，右手桃木棒一根。”

不提公主看守驸马尸体。再提一班鬼使把刘驸马真魂背到鬼门关。元阳真人一变二变，变作在他家化缘的模样，口中就念——

东岳酆都地藏能仁，可有铜钱斋斋我出家道人？

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

哎哎，这个道士三教归宗。驸马抬头一望：啊呀，他曾在我家化缘的。横相竖相，可真是的。“师父，你底高辰光死的？”“说你的梦话。只有你死，我哪家不去。天上玉皇家，地上凡皇家，阴间阎王家，海里龙王家，我家家总到。”

地府总共十三家，家家留我来喝茶。”

驸马说：“阎王怎待你这样好？”“待我好？十个阎王有九个是我的老表！”“啊，你和阎王是亲戚，可不可帮我说个情，带我家去？”“我认得你住哪里？”“唔，应该认得，你在我家化缘的。”“我就靠化缘吃饭，只有千个施主认得一个和尚，哪有一个和尚认得千个施主？”“师父，你在我家替我现世的呢！”“我八处里替人现世，哪记得许多？”“师父，你记性真丑，你曾关在我家夹墙里的呢。”“哦，慢慢慢，我吃过伤心苦是不会忘记的，让我来想想看。啊，你可是皇亲刘驸马？”“啊依喂，轻声点，他们在这里捉我哩！”“他们捉你，我也要同你算账。”

我们到阎王家去讲理，你打僧骂道可该应？

驸马说：“师父哎，

望你不要念旧恶，今朝带我转家门。

我一份家当千万贯，情愿用它来斋僧。

师父呀，你只要让我们夫妻会一面，情愿陪你办修行。”

“喔，情愿陪我修，一份家当总愿丢。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？”“师父，我是真心诚意。”元阳说：“话是风，笔是踪，你要写出舍契文书来。”“师父，你写我来画字。”“啊，我写你画字？你现在好说话，等你还了魂，你比鬼还凶，我弄得过你啊？”“格么，你帮我向阎君家借枝笔，寻张纸，我自己写。”元阳说：“不对，我同你一对一，没中没证，你好赖的。”驸马说：“这怎弄？”元阳说：“去请县主城隍来写，十殿阎罗做证画押。”“格么，我不去请，我望见阎王就怕的。”“你怕就由我去请。”元阳随手将城隍老爷请来。城隍说：“往常坐堂主判，今朝只好做代书。”他笔头掭掭尖，就写了：“皇亲刘驸马，孽重愿回头。家有千间屋，金银并细柔。田地并树木，家产一齐丢。独修东灵寺，决无悔改由。”写过年月，驸马具名签字，十殿阎君做证画押。舍契文书写好之后，元阳对驸马公又敲弓击弦：“驸马，你可后悔？”“我决不后悔。”“你可修道？”“我一心修道。道人，你如不信，我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请师父做我领头人。

今朝当你罚誓愿，永世不开酒和荤。”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既然吃长斋办修行，弃产独自修东灵寺，就送你打转。不过，以后若有半点反悔，还是要送你到阎王家来呱！”“师父，决无反悔。”元阳说：“阎君老爷，请你送他打转。”阎君吩咐两个童子——

速速送他转还魂，不可耽搁片时辰。

童子问：“驸马公，山遥路远，你可认得打转？”驸马说：“我怎认得？”童子说：“你对西南上望望看，那一个大星一个小星就是你的家。”

大星是你头边火，小星是你足头灯。

步步对着西南走，立刻就到你家门。

阴风阵阵来得快，白虎堂到面前呈。刘驸马说：“童子哥哥，到了我家啰，这个地方我认得的。”驸马走进高厅，看见有一个人困在门板上。童子问：“你可认识他？”驸马说：“我不认识，这是哪个困在我家？”“你再仔细望望看。”驸马把头一低，童子一口还魂汤对驸马嘴上

一喷，只见驸马手之舞舞，足之蹈蹈。童子用力一推——

驸马真魂入了窍，苏苏醒醒还了阳。

驸马手一伸，足一蹬，熄了头边火，碎掉脚头灯，揩揩眼睛坐起身。安童、梅香一吓，命总没得。梅香喊：“安童哥哥，来打僵尸鬼唷！我原说买口棺材窖啦得，看呀看，看到这点好处。”公主听见赶紧走来说：“梅香呀，你不要怕。

也作兴阎王捉错了，今朝又送他转还魂。”

公主毕竟与他是夫妻，一点不害怕，一把将驸马捧住：“驸马哎！

你可是年纪轻轻不服死，丢不下我苦命一个人？

你可是缺少路费不得走，等我化点纸箔你再动身？”

刘驸马听得清的唷，不是少路费，是真的还了阳。只是口里说不出话，光用手在舞。公主说：“安童，倒杯茶来。”驸马喝到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；吃到两口汤，身上热堂堂；吃到三口汤，说话声音响琅琅。叫声：“公主呀！”

千间房屋把我卖得干干净净，寸土没得半毫分。”

“驸马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家不是铜墙铁壁在这块。”“皇姑呀，算不到我家的了。才间一班鬼使把我捉到鬼门关，幸好遇到在我家化缘的道士，我就拜他为师，依他修身办道，愿将全部家产舍出去修东灵寺。舍契文书我总写给他了，字也画了。”公主一听：“啊呀，怪张怪李，只怪你自己。那个时候我说他是道士，不要得罪他；你说他是游方生，不要睬他；我说他化缘的，你说他舞鬼的。这个鬼舞得不大不小哩，总舞到阎王家去了！”驸马说：“公主哎，你不要怨恨了。

叫安童，到夹墙，开枷落锁，  
将道士，放出来，再看分明。”

人放出来了。元阳真人对大夫、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跪他白虎厅上去。”弟兄三个来到白虎公堂，双膝一跪：“驸马公，你没有死唷？还望刀口饶命，笔头超生。”“师父，我才走阎王家打转。你们三人走吧，从今我吃素修道了。”元阳说：“你这才肯叫我师父？你既认我师父，我就收你为徒了。我来替你号法名。人无法名枉吃斋，锁无钥匙怎得开。你驸马叫端清，公主叫正直。”

端清、正直两个人，端端正正诵经文。

驸马说：“师父，你就来拆房子吧！不过要上半年暖和和的时候来，不要等下半年冷天风雪来。”“我上半年不来，下半年也不来。”“那你要拣月大来，月小不要来。”“我月大不来，月小也不来；亮星夜不来，暗星夜也不来。”“那你怎弄？总要等晴天来吧？”“晴天不来，雨天不来，起风也不来。”“你这也不来，那也不来，难道你不来拆了？要我写舍契文书是吓唬我的？”“唔，还有这服好药你吃？不来则已，要来立时三刻。”元阳离开驸马府，对哥哥说：“我到御宰台前禀奏玉主，准备到刘驸马家拆房子。”仙风一阵，元阳来到御宰台前启禀玉主：“刘驸马已愿吃长斋，舍出千间房屋，独修东灵寺院。我来求玉主派天神天将帮我去拆房子。”玉主说：“元阳功劳不小，依本准奏。”随即玉旨一道，交出点将簿子。

元阳手执点将簿，南天门下去点兵。

一点东方甲乙木，风伯雨师下凡尘。

二点南方丙丁火，雷公雷婆齐动身。

三点西方庚辛金，搬动哪吒二郎神。

四点北方壬癸水，托塔天王来压阵。

五点中央戊己土，八方天兵紧随跟。

众天兵天将下凡，腾腾空满天作变——

东南上方乌云起，西北上方紫云生。  
白云过去紫云跟，轰隆轰隆响雷阵。  
三个雷阵四个闪，狂风暴雨落凡尘。

驸马家夫妻二人欢喜哩：“师父说呱，起风不来，下雨不来，晴天不来，雨天不来。只要不来，哪怕天天落，落到过年，我家又不种田，又不是没钱。”元阳真人就在他头顶上，倒听见了：“啊，你们就这种心！”随手放出两条睡魔虫，对他夫妻俩鼻孔里一攻，只见他们眼睛发红，瞌睡朦胧，倒下来就困。

夫妻两个只是睡，人事不知半毫分。

观音圣母在洛迦高山，听到雷声隆隆，问声：“今朝哪个值雷？”二郎神连忙答应：“今日我临时值雷，帮元阳真人拆刘驸马的房子造东灵寺！”观音说：“小元阳瞧不起我，我倒要做不速之客哩。”随即仙风一闪，对元阳面前一站。“元阳真人，你真瞧不起我，怕我不会帮你扶柱棵？”“圣母，你说哪里话来。你身份高贵，我不敢惊动你啊！”“我倒跑上门来了，可多余我？”“我正要同你讲讲，这房怎么拆法呢？”“格么，你打算怎样拆？”“瓦末盘下来，望板砖搬下来，椽子挠下来。木是木，砖是砖，把它堆起来……”“哎，你这样啰哩啰嗦，倒要拆几年哩！”，

千间房子拆成功，不动万工也动千工。”

“圣母，依你怎说，你可帮我想想办法？”“啊，我来嘛，就是帮你动手的。依我之见，这千间房子用绳索箍起来，原封不动背走就是了。”“圣母，哪有这么长的绳子？”“我有。”观音老母将鹦哥索取出来。元阳拿起来望望，只有三尺多长。“圣母，这三尺绳子怎够箍房子？还不够系根柱棵脚？”“元阳，你别看这绳子短，长起来可以从南天门拉到北天门，东天门拉到西天门哩！”元阳说：“试试看。”观音说：“你是买主，照规矩你要先上房探掉三片瓦，我们才好动手呢。”所以，后来人家拆房子，总要让房主或者买主先上屋探掉三片瓦，这是显示尊重房主的权利。

也是当时兴此例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元阳真人先上屋脱掉当门上面三片瓦，用根鹦哥索，先箍门厅屋；缠住正厅梁，再箍白虎堂；看看索子还有三尺长。这遭，将粮房库房、廡房厨房、台凳桌椅、家伙什物、锅灶火木——捆好，望望索子还有二三尺长。“啊唷唷”，大家打声齐心号子，托天大王托住，哪吒天王背住，四个金刚扶住——

鲁班用斧轰呀轰，风伯刮阵龙卷风。  
大树吹得连根倒，小树吹成反扳弓。  
磨子吹得调烧饼，石砾吹得舞流星。  
老者吹得爬爬跌，少者吹得乱“打千”。  
乌风暴雨了不得，驸马宫吹到半空中。

观音说：“房子腾空了，东灵寺的老房子可曾拆掉腾出空地啦？”元阳说：“那倒不曾想到这件事。”“何苦啊，你这没胡子宰相，嘴上没毛，做事不牢。”扫帚星说：“让我来。”他这遭用铁扫帚一扫，沙灰缭绕——

一扫帚扫到黄河北，飞沙蔽日到如今。

千间房屋落下云头，对那一顿，平平正正。大悲观音说：“元阳，像这个样子，香客不进来烧香的。人家不说东灵寺，还当驸马府。”元阳说：“圣母说的不错，要改装改装。”鲁班说：“要改装，我们来。”

白虎堂改作三宝殿，府门改作前山门。  
暗楼改成明楼景，收藏经文劝善人。

青灰砖墙重新刷，姜黄色刷得亮锃锃。

不提元阳改寺院，再提驸马家两个人。刘驸马一醒，公主娘娘眼睛一睁，望望木皮皮没一根。倒又火起来了——

师父，你朝朝夜夜劝我修，修到这个好兆头。

你晴天白日不来拆，半夜三更做贼偷。

元阳真人用手一指：“驸马，公主，你们到底肯不肯拆？真心不肯，趁我背出去不远，再送它打转。”“啊呀，师父，你还在哪里？我是嘴上说说的，拆总拆掉了，我当真还要吗？”公主仔细望望，四周空空荡荡，凳也没一张，连床总搬走了。“驸马，我们房子没一间，牙床没一张，坐哪里修啊？”驸马说：“不要愁，我替你留好了的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“我家坟堂不曾卖，我们上坟堂去。”

夫妻两个没处蹲，就到坟堂暂安身。

刘驸马夫妇二人才到坟堂，元阳真人来了呱。公主说：“师父，你怎又来了？”“啊，东灵寺少三间化纸炉，拿这三间祠堂去派用场。”驸马寻不到话说。公主娘娘毕竟是皇家出身，她见识大，就说了：“师父，你可讲理？”“我怎不讲理？”“既然讲理，就要凭据说话。——

你拿我家舍契文书摊一摊，我不曾卖去祠堂屋三间。”

元阳说：“你倒会找理哩。我再问你一声，你们究竟肯与不肯？不肯，我再找阎王去。”驸马听见阎王二字，命总吓掉了。说：“皇姑哎，随他去吧！”

我家满船芝麻总沉掉，不要再到糖边上剥芝麻。”

这遭，张班鲁班又动工，兴兴轰，搬腾空，一阵风，吹了上天宫，坟堂屋又拆走了。公主说：“师父，人有恻隐之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蹲哪里？”元阳说：“有东西呢。我有块玉皇屏风板给你们，你们好遮风雨。”嘴里说话脚头走，元阳真人又上天空。元阳一走，公主说：“驸马你来呀，这块板怎样挡风避雨？”驸马说：“是这样：起东风遮东面，起南风遮南面，起西风遮西面，刮北风遮北面，落雨顶头上。从前我家是四关厢，现在有五关厢哩。”公主说：“你不要穷开心，给师父听见他又拿去的。”哎，提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元阳真人对驸马面前一站，说：“徒弟，你这个五关厢住不成了。”“怎的？”“佛老爷面前少一块搁手的板，我要拿去派用场。”驸马说：“师父，你真正要嘛，就拿去。”公主问：“驸马，这遭蹲哪里？”“坟堂里有大树哩，我们在树下修道。”夫妻二人才把树下刷刷干净，元阳又来了呱。“徒弟，东灵寺里少一个荫棚，我要把树搬了去。”驸马说：“既然东灵寺少个荫棚，我好事就做到底吧，你拿去！不过，你把我千间房子拆走，我总不曾看见你怎样拆法，这下子又要我这棵树，你是连根伐走，还是锯倒搬走？”“唔，不瞒你说，我一不伐根，二不锯断，而是拔桩。”“格么，怎样拔法，可让我看看？”“可以。但你们要离远点，不要挨风刮上天跌下地掼煞了。”啊依喂，驸马眼睛白呀白，只是对后缩。

张班鲁班兴呀轰，风伯老爷刮阵风。

大树摇摇就腾空，吹到东灵庙堂中。

炎天暑日香客多，省得再来搭荫棚。

驸马公主蹲哪里？只好蹲破窑。是当年造驸马府烧砖瓦的窑。二人来到破窑，暗洞洞没法蹲。驸马揩揩眼泪对窑里望望说了：“皇姑，我十六岁中新科状元，皇上爱我才貌双全，将我招为驸马；我现在穷到这种地步，怎对得起你龙胎凤骨？”

皇姑呀，我们从此两分手，你到皇宫去安身。”

公主说：“你这话错的。美男不可嫌妻丑，富女不好嫌夫贫。我不跟你分手。”“你真心不肯离我么，那就在外面等我，我进去倒倒刷刷。”这遭，驸马进去这里一揩，那里一轧，脸上弄得黑漆墨塌。公主一看：“驸马呀，你脸上怎忙得像锅底菩萨？我来替你洗。”嘿，不洗拉

倒，越洗越黑，黑得放光，就像黑脸玄坛赵公明。

后来驸马修成正，封为五路黑财神。

却说东灵寺改修成功，元阳真人谢谢各位天神天将，回转天空，把两个哥哥带到御宰台前。玉皇说：“善哉善哉，大有功德，我来封你们神职。

还阳前来听封赠，大茅祖师你当身。

回阳前来听封赠，二茅祖师你当身。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三茅祖师你当身。”

弟兄三个封了神职，谢过玉主，来到自己家门，先是拜见父母，随后会见熊、桂二氏。熊、桂二氏对元阳说：“三叔叔，东灵寺修好了吗，也好带我们去看看。”“嫂嫂，诸人好去，你们不好去。你们妇道之人不懂底高，到那里白话连天，废话连篇。”“我们去，只看不开口总好的呢。”“啊，既是如此，我带你们去吧。”叔嫂三人来到东灵寺，眼前焕然一新。她们哪肯不开口。熊氏说：“叔叔，到底你年纪轻，是没胡子宰相，菩萨的坐位总分错了，大菩萨坐在边上，小菩萨倒摆在中间。”“嫂嫂，我原说不带你们来的，晓得你们要说冒失鬼话的。要知道——

弥陀佛虽小当堂坐，金刚虽大看山门。”

桂氏也开口了：“叔叔，有哪家像这个庙里，把锅堂门砌了朝外的？逢到天阴下雨，烧火老爷岂不吃尽大苦。”“嫂嫂，你说的也不对。那不是锅洞，是化纸炉；那不是烧火老爷，是韦驮菩萨。”“韦驮？小气鬼菩萨。”“嫂嫂，你怎晓得他小气的？”“啊，他还不小气？他对这块一站，人家从山门外大担小担的东西对里挑，他望总不望，如有哪个从庙里拿根草叶子对外跑，他勒头暴眼看好你的。”“啊，怪道你说他小气呢。他不是小气，他在庙里只派站这个位子。”

韦驮菩萨是十世真童体，敕封三洲护法身。

手执一支降魔杵，望望泗洲可出小人。

嘴里说，脚下走，前面又是一重门。元阳说：“这是佛门，你们进去看吧。”熊、桂二氏头对门里一攻，元阳大显神通，喷出三昧真火，烧得熊、桂二氏没处躲。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二位嫂嫂脱凡胎。

元阳一阵风，回到父母修道的住地。点起南方丙丁火，草庵烧得火熊熊。元阳叫声：“父母双亲跟我走！”老丞相说：“孩儿，我们怎跳得过火坑哩？”元阳说：“你看得过，跳得过。”丞相对火坑里一跳，元阳念动真言——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
父母双亲朝前走，逍遙自在上蓬莱。

元阳真人又到北海浮山替王氏脱过凡胎，带上东灵；到极乐村替岳父岳母脱过凡胎，也带上东灵。再到破窑用脚一踏，窑对下一塌，刘驸马夫妇二人对窑下一压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公主、驸马脱凡胎。

元阳又来到太行山替四个安童脱了凡胎——

把他们度到东灵寺，个个成道坐莲台。

元阳一阵仙风，又来到御宰台前：“启奏玉主，我到哪里显圣？”玉主说：“既要显圣，我赐你三只黄鹤，你们弟兄三人各乘一鹤，寻找圣地去吧！”——

云雾腾腾就动身，三人骑鹤下凡尘。

仙鹤腾云展翅，一飞飞到通州太兴，对下一站，地对下一陷。“啊依喂，不好，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蹲的，土地太软。”

太兴地方站一站，留下一座小茅山。

依还又跨鹤腾云，飞到靖江孤山。孤山三十六丈高，对下一站，陷下去十八丈。

孤山顶上蹲一蹲，留下一座“三茅峰”。

年年有个三月三，善男信女上孤山。

孤山地方不好蹲，飞过大江到秦王山。

秦王山上蹲一蹲，留下一个歇脚墩。

仙鹤展翅向西寻，来到丹阳句容山。这座山身跨三地，一边金坛，一边丹阳。仙鹤对下一站，一点总不陷。元阳说：“唔，这个地方才是我们蹲的哩。”走到半山，前面来了一位长老，白发苍苍，好似银霜。弟兄三个走上前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请问长老尊姓大名，主管何事？”那位长老对他们一看，眉舞眼笑：“三位不要见笑，老夫勾龙是也。玉皇派我替三茅看山的。”“啊，替三茅看山的？我们是奉玉主旨意来此修炼的，此山可否让给我们？”“可以，可以。不过，玉皇已封我为半山土地，但还未立个庙门，你要替我在半山上造座土地庙，让我有个安身的地方才好。”“要造多少房屋？”“多少不论，哪怕是一间，只要造得高些。”“要造多高？”“我会射箭的，箭射多高，就造多高。”元阳晓得勾龙是位水土英雄，箭法很好，就心存戒备。只见勾龙牵过马来，跨上马背，打马加鞭，在山上溜了三圈，而后拈弓搭箭。“嗖”，元阳用手往下一拍，箭离弦只有丈把高，“啪秃”，箭头对下一落。所以——

土地菩萨心高命不高，庙堂只有一人一手高。

句容山是座荒山啊，元阳登山显圣么，没得庙宇房屋怎办呢？大悲观音知道了，就想：此事还得我去帮忙。她用杨枝净水一洒，半山的枯井里就冒出木头来。三茅祖师见到井里对上长木头，就一手一根对上拔。左一根，右一根，山上堆得密层层，井里还在对上出。老古话：涨东西的时候不好声张，一声张就不再涨的。就在这时，大茅祖师跑来问：“兄弟，还有吗？”这一问，井里就不对上出木头了。所以，三茅大殿的正梁短二寸，也没有多余木头换下来。三茅祖师用手一招，张班鲁班下凡，把木头锯锯断，长的做柱子，短的做横梁。锯到最后，有一根正梁只差二寸长，就是搁不上。张班弄得没法，就用斧头柄对下一压。鲁班说：“哥哥，这算底高？”“你不要管它，就算梁脚。”众位，在这之前砌房子是不用梁脚的——

也是当初造三茅殿，梁脚沿用到如今。

这遭造起——

大茅二茅三茅宫，巍巍宫殿到顶峰。

一切安顿就绪，钱太夫人说了：“我们满门家眷总修炼成正，脱了凡胎，还有你母舅钱毛龙在镇守北荫山关，还未度他成道。”三茅说：“母亲，我去劝他。”大茅说：“让我去。”三茅说：“你要去就让你去。”大茅道貌岸然，来到北荫山关。他变呀变，变作米样大的一个弥陀佛像，躲在母舅的饭碗里。如果让他拣到，只要说声“佛”，那就度成功了。哪晓得钱毛龙在饭碗里扒呀扒，扒到一个鬼东西，说声：“饭碗里怎有这个鬼的？”大茅听见母舅说他是鬼，晓得度不成，立起身来就走。大茅回到句容山对三茅说：“兄弟，母舅无心念佛，我劝不动。”二茅说：“让我去。”二茅来到母舅衙门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二八青春美女模样，对他柴房门口一站。烧火丫环捧柴的，看到这一美女像观音活佛站在柴房门口，随手禀报钱老爷。钱毛龙说：“怪不得柴草不见烧？快点替我捉住这偷草鬼！”

二茅听见这一声，就怕母舅打外甥。

还是三弟道功深，让他来劝母舅转回心。

二茅回去，三茅又来了。三茅来到母舅门口，在手掌上写一个“雷”字，用两只手掌合起来使劲地搓，雷就在上空轰隆轰隆不绝声。雷越响越近，越打越响，几个耀眼闪电一闪，像蛇添子伸来直刺钱毛龙的眼睛，要把他吞吃下去。钱毛龙虽然是个武将，这时心里倒怕起来了：“天哪，我虽然杀人么，总是杀的敌手，没有杀无辜良民啊！”这一说，雷电渐停。钱毛

龙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长眼睛的。”三茅祖师对他面前一站：“舅舅，你早念阿弥陀佛，就不要受这种惊吓。”“啊呀，还是你外甥唷！”“哎，我是奉母命来的。我家满门吃素修道，都已修成正果，你既晓得佛法无边，我也来度你成仙。”随手在衙门里烧起熊熊大火——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钱毛龙在火坑里脱凡胎。

仙风阵阵，三茅祖师又到宁都府。王将军当初在终南山跟他拍过手掌的。哪个迟修成正，要替早修成正的看管山门。三茅祖师来到宁都府替王将军脱了凡胎，带他到御宰台前。玉皇查出封神簿一看，王将军比元阳迟三天得道，封他为令官菩萨。

也是玉帝一句话，令官菩萨管山门。

三茅祖师仍旧回到句容山，安点神位，奏明玉主敕封。封到最后，全家满门男女老少，连四个在太行山修道的安童都有神位和座位，只有三茅的母舅虽有东岳神位，在句容山没他的座位。钱东岳问了：“外甥，我不愿修，你罚我修，修到最后座位总没得！”三茅祖师说：“母舅，你不要愁，茅山上没有你的位子，你到无锡惠山上去。”“外甥，我不去。你们一家都在句容山，香客总上你家茅山烧香；我一个人在无锡惠山有哪个去进香啊？”“母舅，你放心，如果没人敬你，就来找我。”

钱东岳菩萨没奈何，只好惠山去安身。

此话丢下不表。再提陈式金其人。陈式金家距凤凰山十里，是穷苦人出身，靠樵柴为业。他逐日樵柴逐日卖，卖到铜钱买米买盐买小菜。那天到凤凰山樵柴，看见一只五颜六色的彩鸟歇在一块石头上。他虽是樵夫，见识也不小，断定是一只凤凰。古话说：凤凰不立无宝之地。如今凤凰站在这块石头上，这块石头一定是件宝贝了。他的力气又大，扛起石头就上街。

急急忙忙朝前奔，扛上京都外罗城。

陈式金在外罗城喊“献宝”，外罗城的把关说他是骗子，他的脚挨斩掉了。又到里罗城喊“献宝”，里罗城的守将说他是呆子，他的手挨斩掉了。又到午朝门外喊“献宝”，值殿官说他是疯子，他的头又挨斩掉了。他的头滚在地上还喊“献宝”，皇上一想，这个人杀冤枉了，这块石头可能真是件宝贝。就吩咐御前校尉凿开来一看，果然里面有三颗金印。一颗“天子万年”，一颗“灵宝大法师”，一颗“三茅应化真君”。随手吩咐钦差将“灵宝大法师”金印交把张天师使用。“天子万年”印是皇帝的，由皇帝执掌。但是皇帝不信有“应化三茅真君”。恰巧有一天他游看湖景，四周一些妖魔向他要一颗宝印，皇帝就将那颗“应化三茅”的印对外抛。

三茅将金印一调，皇帝倒将“天子万年”印抛出去了。妖精吃了这颗金印，立时化为乌有。皇帝回转皇城拿出来一望，自己的金印没得了，只有“应化三茅”的印。想想没法，就将“应化三茅”几个字磨掉，刻起“天子万年”四个字来。哪晓得明明刻的是“天子万年”，用朱砂印泥打上去还是“应化三茅”。皇帝看看倒火起来，一剑斩去了一个角。所以茅山上的印是缺角印。你到茅山烧香——

打到一个缺角印，一年四季总太平。

后来皇帝一想，陈式金为献宝送命，杀得冤枉，实在对不起他，就追封了他的官职。

陈式金献宝遭冤死，一门九族受皇恩。

再提三茅祖师在茅山显圣，吩咐金坛地方来替他开青黛河，引水上山，给香客净身沐浴，煮饮烹茶，河开成功，腾腾空一阵狂风，将挑土的扁担吹上虚空。扁担对下一落，堆成一座扁担山。

青黛河里船来往，扁担山上毛竹多。

从此善男信女，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朝山进香。有个黑面武将，听说三茅菩萨灵验哩，

也就诚心诚意上山烧香了，而且三天之前就斋宿。底高叫斋宿？就是既不吃荤也不夫妇同居。黑脸将军心是诚的，就是到了半山，脚膀不得向前，一步也走不动。他就想了：“我是真心诚意来的，为底高不得上山？”左思右想，想起来了，原来他脚下穿的靴子是皮的。三茅祖师灵感真大哩，穿双靴子在脚上总不得上山！想想没法，就把靴子脱掉，赤脚向山上爬。一到山门，看见一个人挑整猪整羊来敬三茅菩萨。他心里就思索了：我穿一双靴子还不得上山，这个人整猪整羊怎准他进来的？再望望东殿上有只大鼓也是皮蒙的。他嘴里不语心上说：菩萨太不讲理了。人有蛮人，菩萨也有行蛮的？你这面鼓不是皮蒙的，怎好安在山上的？三茅一听，叫王令官走上去一鞭：“嘣！”鼓皮爆掉啦。当家和尚又用皮蒙上去，“嘣！”又爆掉啦。当家师没法，就用麻布蒙。

麻布蒙的茅山鼓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三茅菩萨就托梦给黑脸将军：“你虽诚心斋宿三日上山，可为底高还穿皮靴呢？这叫知法犯法。挑整猪整羊来的是农妇村夫，只晓得礼越重心越诚，所以我不计较他。”黑脸将军一想，这倒不错。可是王令官已同他结了冤仇，盯住他三年。若是黑脸将军做事心意稍有不正，就要请他吃鞭。这年六月中心，天气酷热，黑脸将军领兵出征，口渴不过，走到一家瓜田里去买瓜。种瓜的人见到兵来，吓得逃离瓜田，没人看瓜，黑脸将军就摘瓜吃。王令官想：今朝要请你吃鞭了。不论甜不甜，你还肯给钱？就将鞭子执在手，准备往下打。黑脸将军倒底是清官，瓜摘下来不论甜与不甜，先称斤两，后估价钱。瓜肉子吃掉了，将钱放在瓜皮里合起来放在原地，等人家来摘瓜么，钱在瓜里。王令官拿不住他贪赃，就去看他的兵马吃饭可爱惜粮食？哪晓得黑脸将军的军纪很好，在饭里吃到稻子，一粒粒拣起来去喂马，一粒都不浪作。皇上要他到边关抵敌，他来茅山许愿，保住他抵敌得胜，他捐一条紫金槛装到三茅祖师的殿门上。后来他到边关抵敌，真的连打三个胜仗，把敌国犯兵赶走，回来就送了一条紫金槛。紫金槛嘴说是金的，实则是假的，是用紫金皮包在木槛上的。格么，茅山上三条紫金槛啊，还有两条哪来的呢？贺员外求子，到茅山偷了道士的一条旧棉絮回去，生到一个儿子叫贺石良，十六岁中了新科状元，也铸一条紫金槛送来，说是紫金的，实则是铅的，上面包一层紫金皮。等到后来皇上去茅山还愿，才铸了一条真紫金的。

茅山上三条紫金槛，两条假来一条真。

钱东岳菩萨在惠山上等啰，一等也没人来烧香，二等也无人来许愿，他到心急起来了，就下山去看望外甥。才出得山门，熊、桂二氏从茅山赶来了。“唔，说母舅在惠山显圣的呢，怎不在正殿的？”钱东岳听见喊母舅，晓得是外甥媳来了，赶紧回来。他不好意思对里跑，就脸朝外对后退。才只退到天井里，熊、桂二氏手里拿的香头，对他脚上一抛，他的脚像挨钉钉在那里拔不出来了。所以，惠山上的东岳菩萨不在正殿，站在天井里受香火。

蹲不蹲来撑不撑，娘舅不能怕外甥。

惠山有个钱东岳，站到如今脚可疼？

三茅祖师晓得无人到惠山娘舅身边进香，站在茅山上向众香客教诲——

惠山比我茅山高，我娘舅在惠山东岳庙。

不到惠山去烧香，茅山上烧香也没功劳。

惠山要从无锡过，无锡城里耍货真不少。

买上几个泥娃娃，带回家去哄宝宝。

无锡城里通草花，带给亲戚小姐家。

买块湖绉包头巾，带给你生身老母亲。

买些梳篦红头绳，绣花绒线绿沉沉。  
务必嘴里别作声，带给你原配正夫人。

乡下人家小娃娃，五忙六月地上爬。  
烧香经过无锡城，买部六角好栏车。

乡村许多老婆婆，腌菜搭粥真受苦。  
惠山烧香来经过，无锡城里买好腐乳。

雷阵渥闪轰呀轰，一阵雨来一阵风。  
无锡城里雨具多，买它几只大斗篷。

天阴落雨水滴滴，栽秧耥稻在田里。  
要得不被雨淋湿，买件长毛好蓑衣。

散碎铜钱带得多，横一摸来竖一摸。  
乡下人欢喜吃籼子饭，买只单鳌平底好淘箩。

东西买得成了堆，没法再朝身上背。  
靖江人过江上了岸，叫部小车对家推。

车子推起来咿呀嗡，时也济来运也通。  
保佑种田田出谷，行船出港遇顺风。

走到天妃宫转个弯，北门十里有座山。  
三茅曾在这孤山歇过脚，就是当年三月三。

长江滔滔水东流，孤山像头小困牛。  
劝你们弟兄莫淘气，妯娌不要结冤仇。

一席教诲真正灵，四海之内总知闻。  
从此茅山与惠山，香火日夜不消停。

高祖皇帝晓得三茅祖师在茅山显圣，带了文武百官也来进香还愿，钦赐一条紫金槛。  
回到京都又召集一班风流才子——

写出一部《三茅卷》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再出榜文一道，张挂到各州各县，建造三茅殿——

塑起三茅金容相，普天同庆好烧香。

朱明春、陆满祥、陈子轩、王国芳 演唱  
吴根元、郭寿明、缪炳林 搜集整理